

編者話事」之「雙色鬱金香」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故事主角馬獅龍赴英參加一名好友的喪禮,剛抵達即被一名男子追殺,經歷了一連串驚心動魄、險死橫生的遭遇後,該名男子終於被國防部人員拘捕,馬獅龍才知道自己被人點錯相,誤把馮京當馬凉,被該名「雙色鬱金香」的間諜男子追殺……其後馬獅龍答允國防部工作的好友龍津,把「雙色鬱金香」押解回港,在回程途中又遇上連串緊張刺激的遭遇

,更險些客死異鄉,幾經艱辛回到香港,却因一次

ANN DE PROPERTIE DE LA PROPERT

巧遇,發覺自己被人出賣……故事情節曲折離奇, 迴峯路轉,佳作當前,萬勿錯過!

久休復出的伴霞樓主今期特為本刊撰寫中篇連載小說「一代天嬌」,本故事內容新穎,情節曲折, 文筆流暢自然,喜讀伴霞樓主佳作之朋友,又可一 飽眼福!

下期巨型小說乃吳道子先生新作「毒劍金鈴」, 請拭目以待!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雙色鬱金香(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

馬獅龍爲了參加一位故友的葬禮而來到英國, 甫下飛機,便遇上連串怪事…………………………… **南 宮 宇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一 代 天 嬌(新派武俠連載故事) ◀一▶

茶餘共話興亡事 巾幗英雄說古今 ··········伴霞樓主 63 法 輪 九 轉(新派脫俗武林恩怨錄) 奉母命了斷過節 嘆親兒受人利用 ········高 皐 73 東 風 傳 奇(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二▶ 西鳳三元被據 自薦權充說客 ·········東 方 玉 79

金風細雨樓(「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强出頭失敗遭擒 施援手克敵制勝 …………温瑞安 97 刀光千里(天涯俠客無刄刀故事)

喜遇獄中恩師 得悉邪教誕生 ·········西門丁 103 加(俠義奇情中篇連載)

救王妃不懷好意 作人質索取鉅金 … 司 空 羽 11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江湖情仇恩斷消(新派武俠長篇) 四海村探索出路 傷心塔別有洞天 ···· 逍 遙 客 121 督印人:羅輝主編:羅斌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 俠 世 界 出 版 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

—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3

外 連 連 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 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

武侠世界 第31年 第14期

> (總號 1562) 1959年 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式樓 電話: H四六六七九九

· 每册港幣十元 ·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典型病例

- 1. 林春桂,女,26歲,門診號:128031,右胸背皮膚發病,伴羣狀炎症丘疹皮疱疹23天, 診斷,帶狀疱疹,經採用複方片仔癀軟膏2天後皮疹發病開始減輕,用藥5天而癒。
- 柯文慈,男,59歲,口唇周緣發痛發癢,伴發帶紅暈小水泡3天,診斷單純疱疹,經外擦複方片仔癀軟膏,2天後見效,4天而乾涸治癒。
- 3. 占學海,男,30歲,門診號:308761,面類部扁平疣2年,漸多,經用其他療法無效, 用複方片仔癀軟膏4天後少數皮疹開始平薄,共用藥20天而全部皮疹消失。
- 4. 楊瓊,女,4歲,面部膿疱瘡2天,經用複方片仔癀軟膏2天,皮疹乾涸治癒。
- 5. 何惠娟,女,19歲,門診號:63006,面部掉瘡,3個月漸多,經用複方片仔癀軟膏外擦6天後,漸開始好轉,共用藥14天,皮疹基本消失。
- 6. 吳魏,女,22歲,門診號:77967,面部脂性皮炎4個月,給予複方片仔癀軟膏,4天 後好轉,共用藥20天皮疹消失。
- 7. 邱路聰, 女, 76歲, 門診號: 319247, 面頰部黃褐斑 4 個月, 以複方片仔癀軟膏外擦, 第 6 天起斑點漸退, 共用藥14天面頰部黃褐斑消失。

漳州市製藥廠出品

總經銷:香港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5-783721(4線)

電掛: "5396"

軟膏(外用)

電傳: 63033 TSH HX 傳ᇦ: 5-8068649

赴英奔喪

終於降落在英國的希斯路機場。 經過二十多個小時的飛行, 飛機

馬獅龍伸伸懶腰。

上工作 ,從機艙的小窗向外望,只見機場 這是一架珍寶客機,下機的人極 人員很多 ,大小車輛來往

機艙,馬獅龍看看手錶

他忽忙的來英國,並不是旅遊 '惜馬獅龍的心情却不是 倫敦,是出奇的晴朗

而是來參加一個好友的葬禮 他們之間的聯繫並不多,不過 摩亞的確是馬獅龍的一位好友

好朋友並非一定要常常在一起。 隔兩地, 他們的心靈是相通

一直感到 在接到摩亞死訊前的一天,馬獅 一種難以言喻的不安,直

> 險 死還生

因。 到電報來了,他才明白自己不安的原

電報是這樣寫的:

「家父逝世,請節哀。 發電報的人,是摩亞的女兒利碧

利碧加應該是十歲左右,而今屈當年馬獅龍在摩亞家中養傷的時

利碧加應該是十 ,她應已是十八歲了

摩亞的年紀並不太大, 時光無聲逝去,故友也是如此 應該是接

近五十歲,正當盛年,怎會無端死

利碧加本人,而是她的姑母 個電話給利碧加。接電話的並不是接到電報之後,馬獅龍立刻打了 他是一個十分精壯的人

得他是八年前,一 雖然對馬獅龍的印象十分模糊,只記她的姑母是個十分坦率的人,她 個曾就在摩亞家裏

話 不過,利碧加的姑母仍重複那句 馬獅龍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對於那些毒犯是深惡痛絕的

馬獅龍一向最恨毒品

,因此

,他

之後便放下了電話 摩亞會自殺? 他實在不相信

只要看看他的職業,你便不相信 摩亞是一個十分樂觀的人

他是個會自殺的人!

但並不是普通的工程師,而是太 他是個工程師。

事務的太空專家。 空系統的設計工程師,他是英國國防

不該絕。

八日也沒有人經過。不過,那山坡是個荒野之地,

馬獅龍

命

雖然他的太太已逝世,但他有一個活,並且有足夠的金錢過舒適的生活, 漂亮的女兒, 足以使他生活愉

因 告訴我的,我問你也沒有用!」 我的,早已告訴我;假如你認為不能 麼我會在一個無人的山坡上受傷?」 問摩亞:「爲什麼你一直不問我,爲什

當摩亞聽到馬獅龍緊張刺激的遭

好豁達的言詞!

摩亞笑道:「假如你認爲可以告訴

當馬獅龍傷勢好轉,他忍不住的 他們只談一些有共同興趣的事 的中國人。

她只哀傷地在電話中說道:「摩亞

國際毒犯

那是八年前的事。

那年他到英國, 為的是追捕一個

之上。

那時已入黑

馬獅龍從車上推了下來。

馬獅龍遍體鱗傷的倒在一個

山山坡

到那毒犯,

· 毒犯,却又給他逃脱了,並且把不過,他雖然費了最大的努力捉

摩亞有豐富的學識 、健康的身體

竟讓他在家中養傷,一住便住了個多

馬獅龍並不想張揚這事,

而摩亞

摩亞因事經過,

段日子 馬獅龍回想着過去在英國的那 一個這樣的人,他怎會自殺?

沒

有追問自己的身世以及受傷的

原 直

最令馬獅龍感激的是, 那實在是一份難得的友情 對於一個流落在外國的中國

摩亞一

人來

他便緘口不言 時的好奇, 雖然也有所追問, 他也沒有多發問,言談之間,! 當馬獅龍略有遲疑之意

送給利碧加的禮物 獅龍步出了 機場,他摸摸懷

的士站前去。 馬獅龍携着十分簡單的行李, 接機的人充塞了 整個接機的大堂 向着

的士站的人也不少

生?」 人走近馬獅龍,恭敬地說:「馬先 忽然,有 一個身材十分矮小的男

機。 馬獅龍並沒有叫摩亞的家人接

他也沒有預料會在機場遇到任何

承認了 龍的回答也有點猶豫,不過, 那男人的招呼充滿了疑惑 自己是馬獅龍。 他仍然 馬獅

那矮小的男人道:「請過這一

那矮小的男人轉過身來 馬獅龍並沒有隨着

但並不是一枝普通的鬱金香 一枝花! 一枝鬱金香-實在罕 突然遞

是一枝莖上長有兩朶花的

,

一樣! 更爲罕見的是, 兩朶花的顏色也

N4

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 南宫宇 飛

紫紅色的 一朶是深紅色的,而另一朶却是

雙色鬱金香

N5

馬獅龍接過了那枝花 端詳着花

那矮小的男人道:「車子已準備好

認錯人? 獅龍忽然有 一個 奇 怪的 感

叫自己馬先生。 沒有理由!因爲這矮小男人明明

另一個念頭立即又起 這罕見的雙色鬱金香又表示什 有人玩

馬獅龍是個好奇的人。

了那矮小的男人 他本想不理會這人,但脚步却跟

在英國 那矮小的男人恭恭敬敬地開了車 前面是一部美國式的巨型轎車, 這樣的車子是十分罕見的。

車廂十分寬闊 馬獅龍入了車子 9 而 且 一設 備現代

化 子却十分寬大,相對起來,非好笑,因爲這人實在太矮小了, 馬獅龍見他坐下,立時覺得十分 那矮小的男人也進了司機位

却十分寬大,相對起來,非常滑笑,因爲這人實在太矮小了,而車

一般的高 那人坐在司機位上 如果從車外看來,只看到 ,似與駕駛盤

> 會以爲沒有人駕駛 他的頭部一點點,假若大意一 點 , 還

馬獅龍正想說話。

都升了起來,馬獅龍立時覺得有點與電子內所有的玻璃都升了起來,連中東子內所有的玻璃都升了起來,連中東 外界隔絕的感覺。

心理 他 一向是抱着既來之,則安之的

他並不後悔。

明知是個陷阱,自己也毅然踏下

重 去 怨不得人,只怨自己的好奇心太

倫敦的街道,也有一些印象。 離開了熟悉的街道,本來,馬獅龍對 而車子已在鬧市中飛馳, 轉眼便

個郊區。 而今車子從一個郊區,轉入了另

那應該是駛往摩亞的住所

答話 回過頭來,只作了 馬獅龍敲敲前面的玻璃, 一個鬼臉,並沒有面的玻璃,那男人

鈕 馬獅龍按了 一下車門上幾個 電

所有電鈕都是由中央系統所控制 換句話說,一切開關的權力,都 這些電鈕却沒有什麼作用,

龍並沒有不舒服的感覺,他只好閉上車內的空氣調節十分充足,馬獅

落在那司機的身上。

忽然,車子停了下來

五鎊, 55,那折合港幣是七十多元,這隧馬獅龍看着他,見他付了差不多

太多

不

好 隧道是筆直的,照明系統並不算

感覺是 汽車是高速的前去,但並沒有 他倚在舒服的真皮沙發上 -好像進入了時光隧道

東西!

去的 但昂身一看 他並沒有看錯一

看來

候

眼睛一會

條隧道,那司機正在收費站付款。

道的收費確是驚人。

換句話說,這隧道一定十分長

時候,

出 現, 一連串的問題在馬獅龍的腦海 最重要的是使車子停下來。 但這並不是解決問題的 時中

馬獅龍睜開了眼睛,只見前面是

體 自

車子進入了隧道

簸的感覺

前座竟沒有了司機一

可是,所有玻璃都是無法移動

處交通要衝。可是,周圍的車輛並既然收費那麽貴,這隧道一定是

顚

?候,他以爲那矮小的男人縮了下馬獅龍立即從沙發上起來,開始

但車子仍然是以高速在行駛着! 司機位內竟沒有了司機!

小的鑽石

兩旁的日光管在飛逝,馬獅龍的

忽然,他發覺車內似乎少了一樣

玻璃棺材之內! 在一輛豪華的轎車上,而是坐在 馬獅龍覺得,而今自己並不是坐

己一定會成為這玻璃棺材內:馬獅龍知道不能再遲疑,否 兩邊的日光燈仍然飛馳而過 的則屍,

開 玻璃裂開,裂紋像蜘蛛網前面那塊阻隔着司機位 一與 般的散

可是,玻璃仍然在那裏 紋風不

動

也不易穿過。 這些玻璃實在很堅固, 相信子彈

否則 尤其是長隧道, 不過,馬獅龍知道, 前面仍是一條畢直的路。 駕車司機因奈不住面前不變 一定不會太過筆直 隧道的設計

駛的車子 的情况,而會覺得想睡。 假若自己再不離開這一輛無人駕 ,一定會撞向前面 0

可是,怎樣出去?

哀悼自己的花朶。 想不到這罕有的花朵,竟是用來 他看看手中的古怪雙色鬱金香

風不動, 馬獅龍再用力推開車門 他暴躁地連揮幾拳。 也是紋

那不是辦法。 那是送給利碧加的,那是 他想起了懷中的禮物 一顆 小

不很大顆,他同時脫下了皮鞋。 他立刻把那盒子拿出來,鑽石並

幸好而 今流行的鞋子都是膠底

的 馬獅龍把那顆小小的鑽石 ,用鞋

底壓在車門玻璃之上,用力一拉 玻璃應聲有了一條劃痕。

痕 他再用力, 又劃開了另一條裂

己的生命一 幸好這是第一次, 馬獅龍 次,而這一次也救了自 生人也沒有買過鑽石,

他再一拳打在裂痕的當中

足以使他伸出車外把車門拉開。 車門玻璃立 一個洞, 這個

洞 他單手抱頭,再推車門 他感到一陣汚濁的空氣從車門透 ,一滾身

車子的速度本已很快,馬獅龍配

合着車子的慣性力量向前滾去。 假若不是馬獅龍的身手敏捷 那力量實在非常巨大。 ,

與肩膊,也擦傷了不少。 定會遍體鱗傷。不過,馬獅龍的雙手

牆壁,當他剛剛穩身,前面便傳來 馬獅龍一沾地,便已滾向隧道的

着 接着,整輛車子也在火海之中 是暗暗的隧道,立時光亮起

震耳欲聲的聲音,

在隧道中廻響

來

兩邊都傳來了警號 幸好附近並沒有什麼車輛

只有一隻; 那裏去了。 有一隻鞋,另外一隻,已不知飛到痛楚,看看自己,衣衫不整,脚上馬獅龍站了起來,只感到全身骨

故作爲頭條。 明天,報紙 一定以這宗離奇的事

急出路 新聞人物,他看看附近 馬獅龍不想惹麻煩 , , 見有 也不想成為 一道緊

馬獅龍走到那處 推門出 去 並

好也可以使人看清楚一連串的石階。 且隨手關上 這出路內只有一 盞暗燈照明 9 幸

點發軟的時候,來到了另一個出口 走了足有一刻鐘, 馬獅龍連忙沿着石階而上 他的雙腿也有 0

出一支鋼針,三兩下手脚,門便開這個出口離去,於是,他從銀包中拿倒馬獅龍,但他不想有人知道他是從出口的門是鎖上的,這當然難不 了出

個山 馬獅龍沿着山坡下去。 坡,長滿了高至膝蓋的野草。 看來時間並不早了 附近 一帶是

是沒有了 馬獅龍的衣服足夠保暖,最痛苦的却風相當大,而且帶有寒氣,幸好 一隻鞋

山下是一條公路

並沒有人理會他。 是大貨車, 公路上並沒有太多車, 馬獅龍試圖揮手截停,經過的 但全

酒 店 順風車, 到了差不多天亮 他只好一面走,一面再截車 只發現了一 一間小小的汽車

店。 馬獅龍十分尷尬的走入了汽車酒

已是看慣這種衆生相。 **狈的情狀** ?情狀,但他並沒有追問,看來他那店主人用惺忪的睡眼看着他狼

了傷口,然後躺在床上,希望好好睡馬獅龍洗了一個熱水浴,並包紮 覺。

打探了附近的形勢,原來這地方離摩當天亮時,他向汽車酒店的主人 亞的故鄉,也有一段路程。 可是,他總無法入睡

吃了早餐之後, · 早餐之後,便往附近一處租了 馬獅龍依汽車酒店主人的指示 - ,

報紙。 在租賃汽車的附近 , 他買了 一份

果然成了頭條新聞。不過新聞的內容 ,却與北愛份子攀上了關係。 昨天隧道發生的汽車爆炸事件

於這件事牽涉了北愛份子, 便有很多不同的忖測 有發現屍體,一定會引起哄動, 本來汽車發生爆炸之後, 新聞記者 完全沒

有人說北愛份子專門破壞隧道

炸意外 有 人說是他們運送炸彈途中發生了爆

, 這是一宗私人謀殺案! 可惜, 那些記者完全沒有忖測

馬獅龍嘆了口氣。

恐怖! 而見不得光的事情,比恐怖份子還更以大聲指責恐怖份子,其實很多恐怖名,私下幹着恐怖份子的事,他們可 世界上很多人正利用恐怖份子之思維青四

馬獅龍駕着車子 來到了 條岔

小心觀看一番 他把汽車停在一旁,拿出 在一旁,拿出了地圖

晚時份到達摩亞的故鄉,計算一下日 明天應該是葬禮的日子 假如選擇正確的話 他可 在

找不到摩亞的故鄉。 的風景也不錯,可是到了傍晚, 馬獅龍小心地駕駛着汽車 却沿伤途

他知道走錯了路。

禮,連奉上 迢而來,竟然要錯過這個好朋友的葬錯了,他有點怨恨自己,難道千里迢 他又在 他再看地圖一遍, 一枝花的機會也失去? 一間汽車酒店 才知道自己看 中過了

上。鄉的路綫 鄉的路綫,清清楚楚的畫在地圖之清楚了汽車酒店的主人,把到摩亞故這次,他不再靠自己的摸索,問

來到摩亞故鄉的時候, 翌日,他一早便出發 剛好是正

立刻知道,並不是摩亞的死亡令當地 片愁雲慘霧似的,看來摩亞的影 這鄉村地方並不大,却像是彌漫 當他來到摩亞的故居

發生了一次爆炸,這次爆炸, 的婦女,才是愁雲慘霧的主要原因! 個女人ー 人不安,而是昨天晚上,摩亞的房子 在這平靜的鄉村,死了幾個無辜 死了幾

她 摩亞的女兒利碧加接待了馬獅 一見了馬獅龍,便顯得有些激

馬獅龍安慰她說:「你父親是個大

碧 加 道: 「你 應該 昨 天 來

「是的, 我在 途 中 出 了 些麻

「那其實是一件好事!」 利碧加似乎舒了一口氣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吧?

的那一邊。 你住在那一邊……」她的手指指向屋子一假若你昨天到來,我一定會招呼

「什麼好事?

那是爆炸場下的一邊!

他的心凛然一震 馬獅龍沿着她的手指望去

女人,而是自己! 麼,被炸死的並不是那幾個無辜的假若他不是大意而延誤了一天,

看來他在機場遇到的事件, 他有些內疚,也有些慶幸

是簡單的事件。 並不

死亡! 有人要害自己, 並且蓄意要自己

位恩人的葬禮,完全沒有牽涉其他自己這次來英國,目的只是參加 而且知道自己行踪的人也不多一 那麼,牽涉入一個漩渦之中,並 馬獅龍一時之間,實在想不透!

不是自己,那還有什麼人? 只有一個,是摩亞。

麼國際大陰謀之中?沒有人知道。 甚至他的女兒也不知道。 摩亞是個大好人,他會牽涉入什

地方 不覺得她的父親之死,有什麼可疑的摩亞並沒有遺言,而利碧加也並

疑心。 今,經過兩次爆炸事件,他已肯定了 本來,馬獅龍早已有點疑心, , 並不是自然死亡, 他 而

中。

十分忙碌, 馬獅龍本想與利碧加詳談, 而且在這個時候, 她也不 但她

會想到什麼

一堂追思禮拜之後,他們來到了葬禮終於在午後開始。

女兒與他的姐姐。 摩亞的親友並不多, 最親的只是

後 ,仵工把棺材放下早已掘好的墓那位年邁的牧師,爲死者祝福之

穴。 利碧加哭泣着,拋下了第一束鮮

花。 下鮮花 她的姑母也顯得十分激動, 也拋

其他的親友也紛紛拋下鮮花

花 他走近,恭敬的抛下手中的 馬獅龍也不例外 鮮

「別了……」他口中呢喃。

赫然有一朵十分特別的花朵 忽然, 他看到棺木上的鮮花堆中

馬獅龍連忙環視墳場一周 而且是雙色鬱金香!

走。 似乎有一個矮小的人正迅速地奔

死者的大大不敬。 正在祝福,假若這時候走開,那是對 馬獅龍眞想追上去,但是,牧師

葬禮終於完成了。 他無法去追那人。

好言安慰。 衆親友都圍着利碧加與她的姑媽

,另一方面,也是因爲馬獅龍是異國龍,一方面是覺得馬獅龍十分重情義而其他鄉中的老紳士都圍着馬獅

只有那朶雙色的鬱金香! 馬獅龍敷衍着他們 ! 這花代表什

枝罕有的雙色鬱金香, 幸好馬獅龍命大 ,而是一個死亡的預兆! 他在機場接過這 那並不是什

這次的雙色鬱金香,又會代表 不過,幸運不會永遠跟着自己

些什麼? 道又是那個在機場接馬獅龍的男人? 還有, 那個矮小的男人是誰? 難

看來,這可能是一次蔑視。 獅龍的另外一次挑戰!從另一個角度 假若是他,他的胆子實在太大。 也許,他不是胆子大,而是向馬

利碧加與她的姑媽回到家來。 馬獅龍在雜亂的思維中, 陪伴着

前的瑣事。 接近黃昏的時候,有人來敲門 他們坐在大廳之中,談着摩亞生

炸事件。 原來他們是來調查前日發生的爆 是兩個高大的英國人,他們衣着保守

利碧加走出去開門,迎入來的却

知道事主家中有喪事,因此等喪事完 其實他們早已來過一次 但他們

畢之後再來。 鄉村的警探,

有人情味。 果然是比城市的更

在閒談間,兩人都提起龍津。 馬獅龍也被他們兩人問了一些話

「是的!」其中一位叫大衞的幹探 「什麼?龍津是你們的上司?」

說:「他一會也許會來!」 另一個叫彼德的幹探道:「你認識

國防部,爲什麼他會……」 龍津?」 馬獅龍點點頭,道:「龍津一向在

這小鄉下的警局坐一下 他不想再負那麼重的責任,便來到 彼德說:「那是因爲他快要退休了

義

遇到了這麼繁複的事情!」 「他本想好好的歇一下, 想不到又

大衞道:「我看事情並不太繁

馬獅龍沒有再說什麼。

但馬獅龍却給他一個中國 人,而是一個個子高大的英國人。 他有一個普通的名字 他想起了龍津, 龍津並不是中國 化的 約翰, 名

防部時地位崇高 à時地位崇高,想不到他也快退休 龍津本是一個活躍的人,他在國 龍津。

龍津的打扮,仍然是那麼英國紳 他們在閒談中, 一件乾濕樓、一柄雨傘。 龍津果然來了

N8

現? 他進門之後,便問道:「有什麼發

會才叫道:「天呀!是你!」 馬獅龍走出大廳,木訥的站着 龍津看着他,起初不在意,呆了 他的嗓門仍是那麼大

你? 馬獅龍道:「是我!爲什麼會是

「恩人?對, 「摩亞是我的恩人!」 龍津道:「你爲什麼會在這裏?」 這句話包含的意思實在太多 你們中國人,最重恩

喪 「快要退休了。」他的話有點 馬獅龍道:「你怎麼了? 頹

快走吧? 的事,看來他們並沒有甚麼頭緒 龍津點了點頭, 「你與國防部仍有聯絡? 馬獅龍道:「你先說 馬獅龍與龍津同時開口 他們見沒有甚麼,便要告辭 馬獅龍與他閒聊幾句,又問及爆 「我不知怎麼能忍受這日子 不用再做。 道:「你沒有這麼

「明天我會去倫敦。」 「好,在甚麼地方?」 「好極了, 馬獅龍搖了搖頭 ,我也去倫敦,我們再懷舊 我們可以詳談

> 番 去那處我們常光顧的酒吧。 人相約好之後,握手而別

翌日, 馬獅龍一早便乘火車到倫

裡 龍津, 但從汽車車廂逃生時, 送給利碧加,本來他已早有預備的 1,因為他想買回一粒小小的鑽石其實他到倫敦,並不是要刻意會 已不知掉在那

的鑽石,然後往那間酒吧。 到了 倫敦,他首先買了一顆小小

兩知己,吹一輪牛皮。 酒吧並不是一定爲喝酒,大多數是三 倫敦人最喜歡泡酒吧,很多人泡 出乎意料之外,龍津早已在酒吧

酒 「甚麼?你這麼早便喝酒?」 我不喜歡在辦公時間內喝

「是的,這是我的辦公時間 龍津苦笑,道:「那是一種掩飾而 馬獅龍叫了一杯啤酒。 「辦公時間?」 「你不是在鄉下做警探嗎? 0

部 已 龍津用眼色示意他不要那麼大 馬獅龍道 :「那麼你 仍 在國防

部 聲 「我仍 在 國 防 部 機 密 文件

> 葬禮, 「是的,馬獅龍,你來參加摩亞 「做些入檔案的簡單工作? 沒有其他任務?

誼 馬獅龍搖搖頭道:「純粹是

「奇遇?你說的是艷遇?」 「不過,我有奇遇。」 「不過甚麼?」龍津追問 「我也是……不過……」 我希望是事實!

事 複述了一遍。 於是,馬獅龍把希斯路機場的故 「不,是幾乎喪命的奇遇

當馬獅龍說完,他便問道:「你遇 龍津專心地聆聽着。

到的那個人,是否手持一枝鬱金香?」

金香。」 「是的,一枝雙色鬱金香!」 「是的,我倒忘了,是一枝雙色鬱

・「我們國防部,正爲這事而煩惱。」 「我不知道……」他頓了一頓才道 馬獅龍追問:「那是代表甚麼?」 「國防部?」

的工作並非入檔案那麼簡單。 仍然非常謹慎的左顧右盼後才道:「我 這時酒吧並沒有太多人,但龍津 龍津點了點頭。

今看來, 爲龍津快要退休了,不想傷腦筋 十分吃重的。 馬獅龍聽了有點尷尬, 他在國防部的工作 因爲他以 仍然是

龍津又道:「我如今的身份 外表

N9 看來是一個鄉村的警探,其實這是掩 總而言之,一切爲了國家。 ,國防部有很多工作是很難解釋的 馬獅龍道:「那麼,你們對雙色鬱 看來龍津是一個愛國之士

金香 馬獅龍聽了,也有點撲朔迷離的 一點頭緒也沒有?」 而是撲朔迷離。」

殺手 個恐怖份子……」 馬獅龍對於這一個人,開始感到 龍津道:「雙色鬱金香是一個亡命 、一個十多個國家的通緝犯 `

感覺。

龍津道:「先回我的 辦公室再

說 馬獅龍沒有異議

國防部 但龍津並不是立即與馬獅龍回 而是分先後離去,龍津先走津並不是立即與馬獅龍回到

鎖匙。」

完了啤酒 這酒吧不遠,他待龍津離開之後, 他的辦公室並非設在政府的大厦 馬獅龍拿着龍津的地址, 才漫步往他的辦公室。 知 道離 喝

而是在 外表看來, 一間古老的會所似的建築物 並沒有人知道那是國

根本找不着我! 內。他解釋道:「假如不是我帶領,你 迎接, 並帶他

他們進入了 一間小小的辦公室。

辦公室雖小,但收拾得非常整

料 齊 上的電腦螢光屏道:「我們先看 龍津招呼了馬獅龍坐下,指着桌 一些資

馬獅龍移近螢光屏

按着整個螢光屏。 出 現了一些數字,然後, 龍津一按,等了一會, 龍津用手掌 螢光屏上

命

一會 電腦螢光屏才出現了幾個

「高度機密」。

才可以自己隨時索閱。」 不超過五個,而且只有其中三人龍津道:「可以看這個機密檔案的

密碼,而是利用我們不同的掌紋來作「我們的電腦十分先進,並非採用 這些檔案,果然是高度機密

第一個檔案出現: 怪不得他要用手掌按着螢光屏。

軌死亡,死因裁定爲意外。 十六歲, 電腦科學家,駕車撞向鐵路一九八二年三月,保頓,四

然失踪,相信已死亡。 十九歲, 皇家軍事學院國防專家, 一九八三年四月,高利 · = 突

傷, 十九歲,雷達設計專家, 被認爲死於自殺。 雷達設計專家,在家中受槍一九八五年三月,希路,四

廿六歲, 雷腦分析家, 一九八六年十月,沙里夫, 死在自己的汽

> ,然後車子被高速開動,令他頭頸因的頭,另一端則拴在一棵大樹的樹幹車之內,一條繩索的一端套着他自己 繩索收緊而折斷,被認爲死於自殺

馬獅龍搖搖頭。

「其實還有十八人,

「有甚麼特別?」

常 有裁定他們死於自殺。 突然的, 「你認爲不是? 防事務的專家,

收入穩定,他們那有理由去自殺!」 「當然,他們正當盛年, 「不是自殺, 便是被謀殺!」

有共通的一點,就是他們死亡時正在是,他們的死亡方法雖不同,但他們能津肯定地點點頭,道:「我相信 參予高度機密的國防計劃。」 馬獅龍道:「有人顛覆?」

有份參予美國的星戰計劃。」 人之中,大部份也曾到過美國,並且

自 合地面,做成了這一個計劃。」 由世界的安全,利用人造衛星, 「這計劃最令人咬牙 切 齒 的

「當然是那些北極熊。」

龍津問:「想再看嗎?」

然的,事後完全找不到證據,只以事務的專家,他們的死亡是非第一,他們都是年輕的、專門研

「不一定單是指英國,因爲這廿二

1世界的安全,利用人造衛星,配「是的,美國總統列根,爲了保證 「星戰計劃?」

是……

都是死於非 學識過人 足。」 呢? 疑。 作。 法是花樣百出的:有人被膠袋套頭、並不會引起懷疑,而且他們的死亡方 的科學家,尤其是參予尖端科學工作馬獅龍道:「我曾聽人說過,西方 駕駛着一部裝滿氣體燃料的車子撞牆 的人,大都感到空虚,因精神上的空 蘇格蘭場, 爆炸……你認爲這是自殺?」 廂內而吸入過多一氧化碳、有人無端 有人遭電殛、有人引廢氣回自己的車 假若這廿二人是自殺的,他們的死亡 虚而趨於自殺!」 並不能參予這種非一般性的刑事工 龍津道:「我也聽過類似的說法, 「他們的最高負責人認爲有 「他們表示意見? 龍津道:「他們是維持民間秩序的 蘇格蘭場是英國最重要的偵探組 過了一會,馬獅龍才道:「你們的 馬獅龍並沒有表示意見 馬獅龍又問:「你們的『零零』組織 有甚麼高見?

似乎沒有以前的占士邦那麼幹勁十 龍津道:「我們這一代的占士邦

隸屬的部門,專門從事反間諜的工作英國的「零零」組織,便是占士邦

早已名聞遐邇。 「他們也沒有辦法?」

獅龍,似乎馬獅龍是他的希望。 龍津似乎有點氣餒,並且望着馬 馬獅龍道:「那麼我們還有甚麼辦

的按着他的肩頭。 他站了起來,走近馬獅龍,輕輕

上的 龍津道:「我希望你考慮一下。」 他想卸開,但龍津仍然按着他。 力量是非常巨大的 獅龍突然感到,龍津放在他肩

他竟然開門見山的提出。 内的事,無論那是爲了甚麼種族本來以馬獅龍的性格,儆惡懲奸

而是牽涉入國際政治糾紛之中 甚麼人等 如今事情不是那麼簡單

然而馬獅龍却相信,那些間 有人說,間諜是沒有人性的 諜

很多時候連獸性也沒有-龍津望着馬獅龍,忽然也覺得 一點可取,但間諜則全無。 有獸性的

那手持雙色鬱金香的人。」 龍津道:「好, 馬獅龍道:「我最感興趣的,只是 他鬆開了按着他肩膊的手。 我們又再由那點開

自己給予馬獅龍的壓力實在太大

手中? 的朋友摩亞,豈不是可能死在他們的馬獅龍道:「咦,我想起來了,我 始

龍津道:「是的 他也是一個與國

「炒賣?」

防科學有關的人。」

我的救命恩人。」 其實我們之間只有純友誼,而且他是 有關……他們以爲我與摩亞之間…… 「我被他們襲擊,也更可能與他們

此簡單。」 「也許他們所得的資料,並不是如

亞是否死於非命,我看我不能袖手。」 馬獅龍想了一想:「爲了弄清楚摩 龍津聽了,十分高興。

對鬱金香有甚麼看法? 馬獅龍道:「好了,我想問你, 你

幾乎家家戶戶也有人栽種。」 「鬱金香是荷蘭的國花,在歐洲

分析

0 _

色鬱金香有點像你們中國的蘭花?」 「那是罕有的品種,你可知道,雙 「可是,雙色鬱金香呢?

些 有經濟的價值, 普通品種,只有欣賞的價值,而 「當然不是,你們中國的蘭花, 「不是外形吧? 可是, 一些稀有品 種 沒

對中國事物竟有如此深刻的認識 却是價值連城。」 馬獅龍不禁暗暗讚歎這位英國

蕩產。 富 植 物,但在他們眼中, 一盆稀有品種的鬱金香, 「鬱金香在荷蘭也是如此,有人爲 在我們 們眼中,却是一種財 可以傾家

賣鬱金香。」 「是的,據說直到現在,仍有人炒

> 來吃,而是以高價,互相競買。」 「是的。」 馬獅龍笑了起來,道:「並不是煮

鬱金香是真的話,那實在不簡單。」 馬獅龍道:「假如那人手持的雙色 「是的,對我來說,最低限度是表

示他們與衆不同,價值連城。」 馬獅龍道:「一枝罕有的雙色鬱金

炫,他定然有極度的自信。」 定他是一個殺手的話,他竟以此爲自 香,極度惹人注目,而一個殺手,假 龍津道:「對,我們也有過這樣的

你們一班國防專家的命運一樣, 會累及他的女兒。」 , 我一定要先離開摩亞的故居,否則們一班國防專家的命運一樣,那麼 馬獅龍道:「如果我們假設摩亞與

求,我會盡力提供給你。 龍津道:「你要居處,或者任何要

我的風格及方法,我希望你們不要干馬獅龍道:「龍津,我做事一向有

的身份提供幫助。」 我們完全不會干預,我只是以朋友 龍津笑道:「老朋友,我當然知道

他早已受到上司多次的譴責。 件事,早已眉開眼笑,因爲這件事 其實,龍津得到馬獅龍答應插手

疑是他的一個希望 在毫無辦法的情形下, 馬獅龍無

給馬獅龍

獅龍,道:「假若你在英國需要任龍津從內袋裡掏出一張卡片,遞

何協肋 你便會得到協助。 ,只要向政府部門出示這張卡

仔細一看

不過是一張普通商人的卡片 上面並沒有甚麼國防專家的稱號, 馬獅龍接過了名片 面印有一 間公司的名稱 中間 只

在英國是十分普遍的。 也印有「龍津」的名字,不過 這名字

卡片收好,說了聲謝謝,然後立刻向,這張卡片定然有他們的秘密,他把 龍津告辭。 是張卡片定然有他們的秘密,他把馬獅龍知道,他們爲了掩人耳目

立即乘火車回鄉間,立時便向利碧加馬獅龍離開了龍津的辦公室,便

來參加自己父親的葬禮, 利碧加非常感激馬獅龍千 當然是加以

港還有很多工作;本來, 不佳。」 想送你這份禮物,不過, 道:「我也想多住幾天,不過, 馬獅龍把懷中的小鑽戒遞 ,我一見面便不過,我在香質成處上,說

又再加以挽留。 利碧加接過了鑽戒,十分歡喜

在不想連累這位故友的女兒。 了東西, 不西,便離開了摩亞的故居,他實 馬獅龍當然沒有答允,連夜收拾

的酒店居住。 他到了倫敦,找到一間十分高尚

切妥當之後,他便開始自己

N10

是無從入手。

到那個手持雙色鬱金香的矮小男人。 倫敦這麼大,找他當然不易,也 馬獅龍的第一步計劃,便是要找

這種人自然有聚散的

這是個龍蛇混雜的地方。

公鷄似的, 7人,很多年輕人把頭髮蠟成一隻街頭上擠滿了那些打扮得古靈精

並掛滿了鐵鍊,他們的電單車, 一些男女 身上是黑色皮樓 擦得

的

馬獅龍在街上走着

他微笑, 她們都是找生意的女人 多打扮入時、貴婦模樣 、貴婦模樣的 ,因 爲向

多間桌球室,連那些放映色情影片的

他並沒有發現甚麼

定要有耐性。 馬獅龍並不心急,要釣 大魚,

本來, 子却有點餓 大半夜的奔走, 他回到酒店, 便想回房, 令他疲倦不堪, 但肚

咖啡室

燈光下,三台大鋼琴處,酒店的咖啡室情調不 ,有一個男人 一 個男人

馬獅龍坐下,要了一點小食。

今 晚喝了不 忽然,他感到內急,那是因爲他 少啤酒, 他入了厠所

當他回 到自己的 枱時 突然呆

住

會

枱上有一 小花 瓶 插 着

花

幾乎不 香特別顯得詭異,一時之間 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 淡的燈光下 ,這枝雙 馬獅龍

馬獅龍立刻問道:「是甚麼人送來 個侍者剛巧送上食物。

表示不知道 「多美麗的花!」那人只聳聳肩

可是,沒有一個侍者表示知道。 他只 好坐下 一連問了幾個侍者

之處。

見 持這麼奇怪的一枝花,一定有人看 獅龍仍然是不甘心,酒店中雖然是有那個人果然神出鬼沒,不過,馬 很多人出入, 那 但在這個時刻, 而且手

一枝塑膠的雙色鬱金香 馬獅龍把花拿在手裏 , 原來竟是

花 第一次是在機場,他記得那是真的他一共見過這種雙色鬱金香兩次

夾雜在其他鮮花之中,不知道是眞是第二次是在摩亞的葬禮,那枝花

如今手上的,却是一枝假花

喜歡看到馬獅龍的驚訝表情。 爲他旣然以花向馬獅龍挑戰, 馬獅龍突然心中一亮。 這持花的人,

足夠的金錢,便立刻離開咖啡室 獅龍趕快把食物吃下,

那人來到

小樹林之前,

有點猶

,不過

9

他終於入了

樹 豫

接近

他那

雙手抓着

馬獅龍仍然在樹上,等候着那 這次,一定要好好的抓住這人。

已是夜深人靜,公園顯得特別寧靜 他故作匆忙的走出酒店。 店的不遠處是一個公園,

有 在幽暗的地方,正在濃情蜜意 人理會他。

他走入一個小樹林

他們都狼狽地離去,馬獅龍閃身上了 馬獅龍衝入 , 嚇走了幾對情侶

馬獅龍當然不會這麼輕易的讓他

制

他只是擺動了幾下, 便擺脫了馬

是的,是滑了出來

那人跌在地上,在地上滚了幾下

馬獅龍躍下地上,雙手緊握着那

,有人會從高處跳下來抓他!

人反應雖然靈敏,

但千萬也想

他等待着,不出五分鐘, 那送花的人一定會出現。 慢慢的移近這小樹林

楚 那人走近, 並且四處張望

是「鷹鶴」的架式

馬獅龍問道:「你懂中國功夫?」

他出手並非西洋拳,而是一種似

當馬獅龍抓着他的手臂,他便猛

那人雖然矮小,

但力度也不弱。

樹木,枝葉茂密,是一個良好的隱身那小樹林也有十多棵相當粗大的 晤的地方,正在濃情蜜意,並沒公園內有不少情侶,他們都是躱 他等待着。 他走進了公園。 一定仍在附近 果然有 他 那時 ___ 9 定因 肘着他。 他 棵 然甩開,並且突然向馬獅龍反攻。 逃走,他立即又再施幾下擒拿手 不 獅龍的牽制 人的頸項。 ,便從馬獅龍的雙手中滑了出來。 樹,他便立刻跳了下來**,** 馬獅龍吼着,當那人一 不敢直入

獅龍居高臨下,看得十分清

人身材矮小,行動迅速,無可懷疑,馬獅龍看不到那人的臉孔,但那

這人一定是接載過他的司機!

這人是謀殺過自己的

馬獅龍連忙發勁,一連使出幾下 那人並沒有回答。 並向他的要害攻去。

與馬獅龍相

他拚命抖開馬獅龍的糾纏。 情形之下, 比,差不多矮了一個頭有多,在這種 那當然並不是容易的事情。 近身肉搏是十分吃虧的

一時之間,兩人拳來脚往。

因希 馬獅龍並不希望打傷這人, 他, 問他戕害自己的 的原

那人似乎 也 看 到 馬獅龍這個弱

他看見馬獅龍攻他要害之時 ,反

起,

向他頭部箍下。

而是以要害迎之。

馬獅龍一拳打向他的太陽穴

右手鎖他左腕。 一拳其實是一個虛拳,目的那人把面一側,隨即滚地, 的是以 馬獅

那人在地上翻了一下

馬獅龍立時覺得不對勁

樣閃亮的東西。 那人 一翻之後,手中似乎多了 _

麼武器, 馬獅龍還沒有辨認清楚那 他已聽到「蓬」的一聲悶 究竟是

他抽身躍開,返身倒地, 一連液

器 以聲音來衡量,這槍竟裝有滅聲那人手中,竟拿着一柄槍! 他嗅到火藥的味道

一顆子彈在馬獅龍胸前擦過。 那人手中一晃,又開了一槍。 馬獅龍不再滚動,突然一個「鯉魚

> 翻身」,右腿一蹴 踢向那人的手槍

迅速,那人自以爲有槍在手,萬事無這一招的反攻,來得旣突然而且 憂,可是,馬獅龍並非如他想像中那

他只感到手腕一痛 ,手槍已被馬

馬獅龍當然不會放過他,立時躍 那人却是無心戀戰,返身便逃 馬獅龍一連再施兩下殺着

一陣暈眩的感覺。 那人實在想不到, 只覺頸間極痛,便有不到,馬獅龍的身手

不讓他倒下 馬獅龍閃身,右手扶着他的肩膀

那人似乎身穿制服。 ,前面又出現了一個黑影

去。

他立刻用力把那人扶着慢行 馬獅龍當然不想在異地惹上麻煩 在黑暗中,看來是個警察。

察, 只是一個公園管理員。 那人的確穿着制服,但並不是警 「甚麼事?」那人走近。

馬獅龍連忙道:「沒有甚麼!他醉 快扶他離去。」那人邊說邊

毛造的。

走近 去……我們久別重逢,多喝了幾杯。」 馬獅龍道:「好 我會扶 他回

去

有提防,避無可避。 的腰間,因為兩人太近,馬獅龍又沒那人突然醒了,一拳打向馬獅龍 馬獅龍剛吁了一口氣。

公園。 獅龍十丈之外,他頭也不回 那人立時一個竄身,已離開了馬 他腰間一痛,只好鬆開了手 , 便奔出

注目了 就算追到他, 馬獅龍想追出去 在外間街道上,太惹 但回心一想 人

草地上,找到了那手槍。 近搜索那柄手槍 他決定帶回酒店,再作研究 他按着腰間休息了 ,結果在樹林旁邊的休息了一會,便在附 一會

已是凌晨一時。 馬獅龍離開了公園,看看手錶 他慢慢的走回酒店, 一路還是提

拾得十分整齊,不過他注意到地毡 高警覺,可是,那人並沒有再出現 這間酒店十分高級,地毡是用羊 馬獅龍沒有大意,房間仍然是收 他向櫃枱拿了鎖匙, 直上房間。 0

是逆向的 跡,但他留意到有些地方, 但他留意到有些地方,那些羊毛他看見地毡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痕

也有可能是那矮小的男人 他小心的走近衣櫃。 來的人可能是收拾房間的侍者 那表示有人來過

> 拉開了門, 簡單的行李, 仍然齊

括護照與金錢,全放在酒店的保險庫 他拿起其中一個小提包, 裏面只 包

動過手脚。 人十分小心,盡量把東西原封不動。 不過,馬獅龍仍然看得出 有人

手提包內沒有失去東西

再看其他行李 也 沒有失去什

不是想偷走什麼,其實也沒有什麼值那人似乎只想找到一些資料,並

拍去了一些泥塵。

几上有水杯而沒有水壺 9 他拿了

浴室的浴簾是拉攏的 馬獅龍有點緊張,不過,當他拉

開浴簾,浴缸內並沒有人 他喝了一口水,回到客廳,正想 0

忽然,他覺得有點不對勁

要入這種高級酒店的房間並不

那麼,他進了這房間,定然有所圖。 而且那人本來便想要自己的命

N12

也不想多惹不必要的麻煩, 不想多惹不必要的麻煩,轉身離那管理員似乎早已見慣這些酒鬼

整的安放着。

內,因此,他並沒有擔心。 是一些日常衣物,他的重要東西, 有人搜掠過他的東西,但搜掠的

麼

得偷的東西。

走近小几。 上衣,

水杯,往浴室水喉盛了一杯水來喝。

而回。 假如那 人來過,他沒有理由空手

他要的並不是普通的東西, 而是

這個念頭令他沒有質質然的坐

便會大力的坐下。 如 他不是想到那個要他性命的人,他看到沙發上有輕微的隆起, 他假

幸好馬獅龍沒有

發現 分光滑, 他摸摸沙發,上面隆起的東西 如果不留意,根本沒有什麼

開沙發 果然,沙發內藏有一片東西 馬獅龍拿出一柄小刀,小心地割

泥膠似的東西。 馬獅龍小心的檢視 一片十分柔軟的東西 那是一片

炸藥,塑膠炸葯!

客機,也是用這種炸葯。 便會立時爆炸,據說年前爆炸的這種炸葯,只要被一定的壓力壓

加上熱度,過一段時間便會爆炸。 放在座椅之下,被人坐着,因爲壓力 這種塑膠炸葯十分容易携帶, 安

人。」 他小心地把那片塑膠炸葯拿了出 馬獅龍吁了口氣:「好狠毒的

來,放在小几之上,他喝了幾口水。 然後,他又再拿出那柄小手槍來

槍膛之內還有四顆子彈,那些子彈並 那是一支點一五口徑的小手槍

> 不是普通的子彈,是特別小粒的 且重量幾乎與左輪手槍的差不多 而

其他手槍比較, 換句話說,這手槍的殺傷力 不遑多讓 與

最有趣的,還是那滅聲器

滅聲能力十分强。 滅聲器很小,但設計十分精密 手槍旣小,還要安裝滅聲器, 而那

,一定會找出那矮男人的來龍去馬獅龍心想:「明天拿去給龍津看

他放下了手槍。

葯似乎有了點變化,上面似有一些煙忽然,他覺得几上的那片塑膠炸 冒出似的。

馬獅龍拿了起來。

理由會爆炸的。 受到壓力,也沒有受到熱力,是沒有 照常識推斷,這塑膠炸葯旣沒有

看來這片炸葯有些問題。 不過,而今的炸葯很厲害

知如何是好。 弄到什麼地方?一時之間,馬獅龍不現在不是研究的時刻,把這炸葯

拋出炸葯。 玻璃梗窗,一定要打破玻璃,才可以 假如拋下去 房內有窗,但是

假若不打碎玻璃…… 打破了玻璃,事後一定有麻煩。

他看見那片炸葯似有些煙冒出

馬獅龍走出大門 他不能再考慮。 伸頭出外

磨沙玻璃的窗,旁邊有一個滅火筒 馬獅龍再不猶豫 他走到走廊盡頭, 那是一個安有

是欺人太甚,旣在房間埋下

炸葯,

事

馬獅龍立時心中有氣,這人實在

對方似乎呆了一陣。 「喂,喂?」馬獅龍道

後竟又打電話來查探結果

「我是馬獅龍。」

一手拿起滅火筒, 他拋出了炸葯,趕回 擊向玻璃 自己

頭來,作好奇之狀。 獅龍已奔回自己的房間, 下面又傳來一陣聲响

聲 「砰蓬!」一聲震耳欲

像出外面與下面的情形。 馬獅龍回到房裏,心裏已可以想 否

> 酒店的服務質素,倒也算不錯。 時巡視每一間房間,慰問住客, 窗門破爛,下面又發生爆炸,所以立

說了幾句道歉打擾的話便離開了

那人見馬獅龍似乎不知外面的事

外面整夜擾攘着,

幸好並沒有再

則這麻煩可大。 爲了掩人耳目,馬獅龍立時換了

根本沒有人知道自己住在這裏 馬獅龍十分奇怪,呆了半晌 這時,電話竟然响起來。

番

一覺,決定與那可惡的矮男人週旋

馬獅龍也不理會一切,好好的睡

馬獅龍把電話拿起 也許是管房的。 , 並

人的聲音! 是熟悉的聲音, 對 , 是那個矮男 看

走廊並沒有人,連侍應生也沒

的房間 當聲音驚動了其他住客的 並且伸出

你呢?

馬獅龍笑了起來,道:「我死不了

你……你真的死不了?」

當然,這一切都要置身事外,

睡衣, 便要躺在床上休息

那會有人打電話給自己?

聲 一沒有作

壟 一的爆炸

惺忪狀。

外面是管房的人員,

他們

發現了

這間

聲,他只好起來開門,並作了一個 馬獅龍也放下電話,外面傳來拍

馬獅龍也放下電話,

那人放下了電話

接着不久,便是警車聲。

「喂,喂?」

騷擾客人

雙重間 諜 答允 押

向下望去 翌日起來,馬獅龍拉開了窗簾,

員把守。 只見警車已散去 ,但附近仍有警

他梳洗之後,換過衣服, 便往外

跑

那警員臉容疲憊,看來他已守了不酒店的走廊仍有警員看守着, 少看

馬獅龍又再到酒店的咖啡室

會放過他 假若這矮男人再出現, 他定然不

沒有什麼動靜, 可 ,吃完了那份早餐之後, 他摸摸口袋中的小手 仍

這小手槍,可能會有線索發現。 看來還是先去找龍津,研究一下

視自己,那實在太危險。 附近的環境,假若那矮男人真的在監 往龍津的辦公室,因爲自己不大熟悉 却不在辦公室,不過,他仍然決定先 他先去打一個電話給龍津, 龍津

:「馬先生?龍津先生正想找你。」 接待處的人員一見馬獅龍,便說 來到那舊式古老大厦。

坐在龍津對面的,竟是那個矮男 馬獅龍推開龍津的辦公室。

這人幾乎殺了自己!他有撲上去的衝 一時之間,馬獅龍怒從心上起

動。 龍津一見馬獅龍, 不過,馬獅龍的自制能力極强 便高興地道:

「看我們找到了誰!」 道:「我認得他, 馬獅龍緩緩走近,瞪了那人一眼我們找到了計

N14

他

麼表示 那人望了馬獅龍一眼, 並沒有 什

徒慣見的技倆。 有見過馬獅龍似的, 道人實在可惡, 他似乎 不過,這都是歹 在裝作沒

馬獅龍道:「這是他用來殺我的手

槍。 怎樣抓到他嗎?」 龍津小心接過, 道:「你想知我們

馬獅龍當然想知道。

走 附近,很容易便抓住了他。」 無定所,不過我們昨晚在你住的酒店 地方的記錄,不過這人十分狡猾,居 然後說道:「我們一向都有他出入龍津首先吩咐一些手下把那人押

「很容易?

「是的,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容

易

他曾與這個人週旋幾次,要抓住他,馬獅龍實在有點不大相信,因爲 肯定並不容易。

「當然是交由警方處理, 「你打算把他怎樣?」 不過我們

們這麼辛苦拘捕了他,他却可能被那 間諜之一。 先要查一下,他是否國防部所通緝的 「我看交由警方處理並不太好,你

頓,又道:「昨晚在酒店發生爆炸的事 些仁慈的法官放走了。 龍津道:「這個我明白。」頓了一

> 了其中情形 馬獅龍點了點頭 並且約略叙述

一會,龍津的助手拿了一 份文件

來

「什麼事?」馬獅龍問 龍津看着,不經意地皺着眉頭

着 與馬獅龍,馬獅龍接過一看,上面寫「這人實在不簡單。」他把檔案遞

樣子的。」 不過我見過他的照片,他並不是這個 麼?他便是世界著名的比比安德遜? 馬獅龍立時抬起頭來, 「比比安德遜。」 問道:「什

是蘇聯。」 「據說世界上到處都要抓他, 龍津道:「他是個百變人魔! 甚至

是煩惱的根源。」 一是的 「他是多重間諜。」龍津道:「這便 ,他不只是雙重間諜 0 _

政府都在通緝他,甚至各地幫會也要 「因爲他入藉英國,而世界各地的

拘捕了他,你們有自主的權力。」 活捉他。」 「那也不是甚麼煩惱,旣是在英國

擊,他是個富有的人,只要聘上好律行兇殺人的罪,而且證據並不十分確「問題是他在英國,只是犯了一些 師 他洗脫嫌疑的機會相當高。」 馬獅龍道:「那便宜了他!

而且他會爲我們帶來極多

罪

雖然這個罪犯並不關自己的

事

的 讓他們秘密審訊他。」 假若捉到他,最好是押送到美國 的盟友會經暗示過我 去們

*

戰 的計劃。」 「因爲他知道了太多有關『星球大 「是美國的防衛計劃?

「爲什麼要這樣做?」

「怪不得北極熊那麼緊張。」 「不單是防衛那麼簡單。

已把一部份資料交與北極熊, 要的一部份,却沒有收到。」 馬獅龍心中暗笑,見龍津正在兜 「是的,北極熊也要他。看來,他 而最重

麼?」 圈子,便問道:「龍津, 龍津道:「不好, 你究竟想說什 我們 太自 私

「什麼太自私?」

了

去美國。」 ,他們要求我們把比比安德遜押解 「剛才我的助手與白宮方面有過聯

是好。」 「如果你們治不了他死罪,送去也

「好是好的,但什麼人有本事把他

押去? 他望着馬獅龍。 但龍津的

馬獅龍起初並不爲意,

眼光充滿渴望。 **進然這固罪犯並不關自己的事,** 馬獅龍當然想把這可怕的人魔治 龍津點了點頭。 「你說我?

N 15 酬金。 不過,他的俠義心腸在蠢動。 龍津道:「美國政府出一筆巨大的

害怕的是,這人若被北極熊搶走 馬獅龍並不是爲錢而心動 「巨大?多少個數字?」 而且是美金。」 走,便

「你想我去? 龍津的眼光,仍然充滿渴望

「我還可以找到什麼人?」

雖然現代交通發達,上了飛機,轉眼自己有沒有能力押解這個人去美國。實在是一件重大的任務,他也不知道馬獅龍並沒有立刻答應,因爲那 雖然現代交通發達

忽然 接着,對講機發出了聲音:「比比 ,龍津桌上的紅燈亮起

時站起來,龍津走出辦公室。 龍津霍的站了起來, 馬獅龍也同

原來這班職員,表面是辦公室人 外面幾個職員已各自追出

,其實也是幹練的探員。 龍津道:「追!」

面那大厦。」 龍津從身上拿出了一個小型對講 有一個職員道:「他似是逃入了對

機,交與馬獅龍,道:「我們分頭去追 用這東西聯絡。」 他們拚命地走向對面的大厦 這大厦有三十多層高。

> 企圖? 比比安德遜逃進這大厦,有什麼

自己一個也沒有用 爲龍津的部下大部份已進去了, 假若他真的進了大厦, 馬獅龍並沒有立刻進入大厦, 他定然逃 再多

不了 馬獅龍決定在附近看淸楚形勢

圖 才再作行動。 他走到大堂, 看看這大厦的簡

最高的大厦,裏面有各種不同的設施 而且有電梯多部,四通八達。 三十多層的大厦,在這地方算是

有個直升機場的標誌,地點是天可是,馬獅龍忽然看到,簡圖上 這是一個擺脫追捕的好地方。

台面 怪不得他要逃入這大厦

比比安德遜的目的,應該是利用 幹探上了去之後,大堂又回

復了繁忙 電梯,其中一個情緒似有些緊張 忽然, 有兩個工人打扮的人走近

定似的。 他再看另一個,那人却是十分鎮 這人吸引了馬獅龍

馬獅龍起了疑心。

用特製鎖匙開了了查」的紙牌,便命令那個情緒緊張的人

因 在發抖,便問道:「發生什麼事?」 那人進入了電梯。

那人道:「他……他要殺我……」

升 電梯的錶板,顯示電梯正緩緩上

遜。 以肯定, 裏面的 馬獅龍一聽到這人的話, 人一 幾乎可

這電梯?」

樓, 他用力一 拉, 電梯門開了

動 馬獅龍道:「不要讓這 電梯 再

的 電梯果然停在十樓, 然後,他走向樓梯,直奔十樓

爬

旁邊仍有兩部電梯, 都是開動着 如

聲音,難道他會利用鋼纜爬上去? 忽然,

外面搜查,電梯槽正好是一個很好的 這是一個好主意 因爲那些追捕他的幹探,只會在

馬獅龍立即走近,只見那人雙腿

他立刻道:「有沒有辦法立時停了 定是比比安德

「有……」但他已被嚇得不知怎樣

馬獅龍不能再等, 梯門開了一大東龍梯已上到十

裏面並沒有 而門是開着

一時之間, 馬獅龍不 知 何是

他聽見電梯頂上傳來一些

掩藏之所。

窗有移動過的痕跡,他立刻一挺, 身上了去。 馬獅龍決定要冒這個險。 他走近電梯,果然 一件東西便迎 ,上面的安全 閃

頭飛下。 馬獅龍閃過, 他剛上了電梯頂, 另 一件東西又再飛

下 馬獅龍抬頭, 他看清楚 那是一雙鞋子 只見上面有一個人

上。 影在移動。 猿猴般靈敏的人影, 沿着鋼纜而

上有很多機油,十分滑溜,幸好那 馬獅龍也立時沿鋼纜而上, 鋼纜

已迫近那人,那人顯得十分焦躁 先爬過,已抹去了一大部份。 馬獅龍身手仍然十分靈活, 轉眼

馬獅龍叫道:「你逃不了。 人並沒有回答 仍拚 命往上

是建築時遺下的牆柱, 獅龍突然想出一計 那些牆邊有 這樣爬上去 一些突出的鋼筋或者 ,猛然撲向牆邊 速度不會太快 因爲這是電梯 馬

槽的內部 便可追及 撲,每一撲便向上移高了很多,轉眼 馬獅龍便利用這些東西, ,並不需要批盪。 東撲 西

效尤。 這人看到馬獅龍如此, 竟也立刻

獅龍也在心底中讚歎起來。 比比安德遜的身手實在好 兩人在牆邊撲來撲去。 ,連馬

能當一個多重間諜?這人雖是惡名昭 但這惡名也不是僥倖得來。 假如他不是有如此身手,他又怎

移動起來,換句話說, 人飛撲之間,電纜竟然恢復 那電梯又開動

幸好那時他們已近屋頂。 對兩人都是極度危險

馬獅龍加快東撲西撲的速度 ,兩人幾乎同時到達, 而撲

馬獅龍知道,

候再可以抓到他 否則放虎歸山 蹄山,又不知什麼時,不能再讓他有機會

比比安德遜後腿一 剛到天台,他已抓着比比安德遜 蹴 9 馬獅龍無

不過, 馬獅龍又再發難, 飛身竄 法不放開,稍爲閃避,

避開了他的一

上。 這一竄的力量極大 速度也是無

上。 可比擬,一手便把比比安德遜按在地

比比安德遜立時掙扎 , 但却掙扎

直升機的聲音。 這時,屋頂上的天空, 馬獅龍的估計並沒有錯誤, 傳來一陣 這人

N16

算 竟想用直升機逃走,可惜人算不如天 樣? 比比安德遜咆哮道:「你想怎 他仍是敗在馬獅龍的手下。

「因爲你會謀殺我。 「爲什麼捉我?

似乎想抵賴他做過的事。 比比安德遜臉上露出疑惑的神色

雙手 腰間皮帶, 馬獅龍一手按着他,另一手已解 用來扣着比比安德遜的

去っ

直升機已更爲接近

酬? 比比安得遜道:「他們給你什麼報

馬獅龍道:「開玩笑。」 「沒問題!」他斬釘截鐵的道 「七位數字,而且是美金。 「我可以給你雙倍。」 馬獅龍還以爲他又再掙扎 「並不。」他翻身抝腰。

加力 ,正想

的鑽石作爲訂金。」 比比安德遜道:「你先拿去我頭上 那是一顆沒有鑲配過的鑽石 馬獅龍看看他胸前的鑽石 在

那麼大。 微弱的光線下,發出陣陣閃光 那鑽石體積驚人,足有一顆蠶豆

美金的話,這顆鑽石應值一百二十萬如果以美金計算,一卡値十五萬

以上!

也沒有什麽意義,而且你會後悔。」 上,而且視之如無物。 馬獅龍心想:「怎樣押解這人回 這時, 直升機已降近天台。 比比安德遜苦笑道:「你要我的命 「我要你的命!」 「那麼你要什麼?」 馬獅龍道:「我不稀罕。 這個人竟帶着百多萬的東西在身

獅龍道: 向 他 們 示 意

降

升機揮手 「出去!」 那人似乎逃出了生天似的 馬獅龍把皮帶放鬆 向直

個竄身,已上了直升機內,而比比安 六尺左右,而機旁的門已打開 在後面的馬獅龍比他更快 比比安德遜正想撲上。 直升機看到了他,已降至離天台 他 _

力 德遜只是剛抓着直升機的門檻 ,比比安得遜大叫起來 馬獅龍道:「叫他們上升。」 馬獅龍一脚踏着他的手, 稍爲用

獅龍脚下用力,使他的手一陣劇痛。 比比安德遜當然不會依言,但馬 「你便在機外蕩一下韆鞦。」

機內的人只有兩個

樣的大漢。 一個是駕駛員,另一個是惡模惡

比安德遜在他控制之下, 〈德遜在他控制之下,一時不知他們想動手,不過,他們看見 如比

有, 手下上到來,你連蕩韆鞦的機會也沒「假若你不再叫他們開動,龍津的 比比安德遜 而且滿身都是蜂巢!」 知 道馬 獅龍並非說

「去的地方並不太遠 到龍津的

這大厦離龍津的總部並不太遠

馬獅龍又道:「以你的體力 足夠

龍津的手下應該到了

而比比安德遜則吊在機外,好像在那駕駛員依言,直升機緩緩上升 比比安德遜只好叫道:「起飛

那大漢忽然想動。

蕩韆靴!

| 大叫起來,雖然直升機聲浪很大馬獅龍一脚踏着比比安德遜的手

他大叫起來,雖然直升機聲浪很

但仍然可以聽到他的叫聲 「你想你的主人就這樣死去?」

部 直升機已到達龍津的總

那大厦並沒有直升機場, 不過

闊大。 那是一間極爲古老的大厦,天台十分

當直升機還未穩地,馬獅龍早已 並且拉着比比安德遜, 兩人在

馬獅龍押着比比安德遜走下樓 當然,他逃不出馬獅龍的手

用電話,指揮着他的手下 馬獅龍輕輕敲門 龍津仍在他的辦公室 ,不停的

遜回來,張大了口,有說不出的驚龍津抬頭,看見他押着比比安德

「他有私人直升機!」 「怎麼捉他回來的?」 龍津聽了,還是不大明白

安德遜往這裡最安全的扣押地方。 這次,龍津親自出馬,押着比比 「先把他眞眞正正的扣押起來!」

並且立即追問抓回比比安德遜的過 過了差不多半小時,龍津才回來 馬獅龍簡單的說了一遍。

「看來押解這人的任務,還是非君莫 龍津聽了,顯得十分佩服地道: 馬獅龍也知道, 龍津這話並不是

「去美國?」

「什麼?去香港? 「去香港!」 「那麼,是去那裏?」 龍津搖搖頭。

龍津點點頭。

陷於崩潰,不過,美國却不能用不人定要抓他回去,否則整個星戰計劃會 界要他,鐵幕國家也要他!美國方面 龍津道:「這人身份特殊, 這次,輪到馬獅龍不太明白。 自由世

道的方法對他……

的地方,人人也可以去……」 ,把他送到香港——香港是個自由,因此,我們決定採取迂迴曲折的便會示威抗議,會弄些想不到的麻便會示威抗議,會弄些想不到的麻便會示威抗議,會弄些想不到的麻力。 「我明白,自由世界制肘太多!」 便會示威抗議, ,把他送到香港 「我明白。」

回去休息一下吧!」 不過,我們的計劃仍未訂好,你先龍津接口道:「辛苦你了,馬先生

香港!」他頓了一頓,又道:「不過 則……什麼計劃也沒有用!」 真的要好好看管那隻猴子 馬獅龍道:「那也好,我也是想回 否

龍津尴尬地笑了。

過去。 近傍晚,想不到一天竟然是這麼快便 馬獅龍從龍津的總部出來 , 已接

來英國的目的,一方面當然是參 他不想立刻回酒店

次旅遊散心。 加摩亞的葬禮,另一方面,也算是

事件。

府的氣氛。 然讀書不多,但一向响往那種古老學 覽的,比方是寧靜的康橋,馬獅龍雖

著名學府劍橋大學的所在,有一條劍康橋其實是劍橋的另一譯名,是 河,環境相當秀麗。

近

彪形大漢一共是五個,他們已走

比比安德遜不敢再單身而來。

而是多了四五個彪形大漢。

馬獅龍看看四週已沒有了遊人, 霧越來越重,那人也越來越近。

口音道:「這鬼霧又開始下了! 果然,霧開始慢慢的籠罩着。 那司機開着車子, 用厚重的倫敦

> 他們沒有說話,已趨前動手 馬獅龍喝道:「你們想怎樣?

對付這些人並沒有什麼困難,

很多地方,甚至小河的對面也看不淸當他下車的時候,濃霧已蓋過了

人亦已散去。

獅龍有這般疾如脫冤的身手

他們稍爲分開,又再迫上。

身體立時像個大風車,

横掃五·

那五個彪形大漢實在料不到

露,心中有說不出的寧謐 忽然,霧中出現了一個身影

頭

身手較爲緩慢,他立時以他爲目標馬獅龍已看淸楚,左邊一個大塊

一個竄身,向那人劈去。

那人反應也快,窒步拗身,但馬

津親自扣押的比比安德遜,怎會又逃

就算是逃了出來,也沒有理由立

德遜是個非常人,自有他非常的行即跟踪自己到這地方!不過,比比安

可是,來到英國却遇到這連串的

善

馬獅龍並不怕他, 那人已向他走來

不過,

來者非

下那寧靜的環境。 馬獅龍也不介意, 他只想享受

對岸根本已看不清楚,附近的遊 馬獅龍憑着河欄,看着那層層霧

是個熟悉的身影。

比比安德遜!

其實,英國也有很多地方值得遊 於是,他叫了一部計程車。

害怕的

只是比比安德遜的陰險

手 他

他走近那用石砌的古老河欄

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爲由龍

稍快,但閃不開馬獅龍的爪手,他叫 獅龍更快,一手取他喉嚨。 那人遇到攻擊,比他開始的時候

接着是倒在地下

反抗便倒下了 而且抓着了那人的要害,那人沒有 那是先聲奪人的一招。 馬獅龍這一爪,不單是力透手背

重心不穩之際,他一個手刀劈下

白

一時之間,

馬獅龍實在無法明

那傢伙的鑽石項鍊仍在頸項處!

*

其餘四人立時却步。

比比安德遜却已奔上, 並且一連

爲

有眼的中國功夫 連接五招,馬獅龍見他攻勢凌厲 的並非是西洋拳, 而是有板

道那些拚命殺着。 接着一有機會,便使出空手道與跆拳 夫很雜, 很雜,開始時是一般的中國功夫,也立時還以顏色,比比安德遜的功

避、 馬獅龍見他如此 突然的進擊,使他不知如何應馬獅龍見他如此,却用靈巧的躱

比比安德遜突然聳身

李小龍式的三脚!

「截拳道」 他穩地之後,已近馬獅龍, 李小龍所創 的「截 拳

發出極大的勁力。 成,講究靈巧快速,在極短的距離, 「截拳道」是從中國的詠春化展而

而是得了其中神髓, 比比安德遜並不只是學得外形 馬獅龍幾乎中了

扣押之中

出乎意料之外,

比比安德遜仍在

N 18

薑畢竟是老的辣。

連使了兩下落空的拳

是使了兩下落空的拳,體力略減,馬獅龍連使兩招,一虛一實,使

比安德遜!可是,龍津却說他仍在拘

馬獅龍沒有眼花

,那人的確是比

剛才那人是誰? 他並沒有逃走!

石? 什麼比比安德遜的頸間沒有了那顆鑽 强壯,只晃了幾下,並沒有暈倒 才能逃出來? 之間,他們已入了濃霧之中 比比安德遜中招,但他身體十分 那是容易使人休克的地方。 他劈的是比比安德遜的後頸。 比比安德遜退下 他這一遲疑,四個大漢又來了 難道他用了那顆鑽石來作賄賂 不過,他發覺了一點東西-馬獅龍再想發一招。 馬獅龍沒有追去。 他們來得快,退也退得快, 他們隨着比比安德遜退後。 四人退下,連那個倒在地上的 四個大漢纏住了馬獅龍。 突然,比比安德遜發出了一聲呼 他急忙離開了康橋,乘車回到市 轉眼

> 來! 的電話 後 襲撃!」 「沒有什麼,昨天我聽過你的電話 難道比比安德遜有化身的力量? 我根本沒有離開過我的辦公室!」 「又發生了什麼事?」 龍津道:「馬獅龍 翌日天剛亮 「無論如何,我不想再失去他!」 「是的,我真的遇見了他!」 「因爲你說又遇到了比比安德遜的 「我已準備了一切,你可立即帶他 「你打算怎樣?」 ,馬獅龍便接到龍津 請你立 即

他真的沒有睡過一個小時。 也許會引來麻煩,夜長夢多! 先帶我去看看這狡猾的傢伙!」 算是他的地頭,假若再多留一刻 是的,立即上路也是個好主意。 比比安德遜是個危險人物, 龍津睡眼惺忪,眼現紅絲,看來 馬獅龍立即趕到龍津的辦事處。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 馬獅龍剛進他的辦公室,便道: 英國

看他又怎樣讓比比安德遜逃走第一件事,是撥了一個電話給龍

並非是這個比比安德遜-換句話說 那個和他一 昨天自己所遇見的 模一樣的人是

這件事離奇古怪,多說也是無益! 馬獅龍沒有把這件事告訴龍津

本特殊護照,你有特殊的外交保護令 可以在自由國家通行無阻! 他們回到了辦公室。 他打開公文袋,道:「這裏面有 龍津把一個公文袋交與馬獅龍。

非常適合路上使用。 龍,而是陳東。 這是一個極普通的中國人名

片是貼在護照之內,但名字已非馬獅

馬獅龍打開護照一看,自己的照

「那麼,我本身的護照呢?

你香港的住所!」 「你交給我,我會用郵寄方式寄回

不能拿着兩本護照,否則一定會惹上 馬獅龍把護照交與龍津 一個

假若你需要用錢,這裏有一張信用咭 有美金有英鎊,不過數目並不多 龍津又道:「這裏有少許的零用錢

「我會盡快解决這事, 不會用太多

「不用你買飛機票, 我已爲你們預

比比安德遜安靜地躺在拘留所之

平靜得像個嬰兒

馬獅龍看看機票。 龍津拿出兩張飛機票 一張機票上的名字是陳東,另

假若用他真正的名字,很多地方都過 「是的,他的本身名字响遍天下 龍津又拿出一本護照,道

「那是比比安德遜的新名字?」

比比安德遜的照片,但名字却是積 :「那是比比安德遜的假護照! 馬獅龍看了一看,護照上果然是

預備這麼多東西。 怪不得龍津一夜沒睡, 因爲他要

馬獅龍道:「我一向不喜歡用武 龍津道:「這裏有兩件武器。

而且在路上會有不同的變化 過這個囚犯,並非一個普通的囚犯 也不會有什麼麻煩。」 ,你帶着

他把一柄小刀與一柄小手槍放在

槍,似乎也是用非金屬製造的。 不會察覺這兩件東西的存在!」 個特點,就是機場上的保安系統,都 那是一柄塑膠小刀,而那一柄手 馬獅龍拿起小刀一看。 龍津解釋道:「這兩樣東西都有

造,可以伸縮……」他按了一下, 「這小刀是用鋒利而堅硬的塑膠所 小刀

> 便變了一個打火機似的。 個眞正可使用的打火機! 他再按一下,竟有火焰吐出,是

龍津又再按另一處。

小刀的柄部,竟藏有一些東 一些藥末與幾顆小彈丸。

西

小時! 可以使人安睡下來,一睡便是廿四 龍津道:「這些藥末是一些鎮定劑

那其實是中國的蒙汗藥!

,是燃燒彈;另外這兩顆是煙霧彈,燒彈與煙霧彈,這三顆有紅色標誌的 以使人嗆咳流淚! 是燃燒彈;另外這兩顆是煙霧彈 「另外這幾顆小彈丸,可以當作燃

身一 「其實我用不着那麼多東西防

西, 兩樣東西也不會礙事, 可以藏在這件皮衣的衣袖內 『東西也不會礙事,因爲這兩件東「我也希望你用不着!不過多帶這

馬獅龍。 龍津又遞上一件黑色的皮夾克與 馬獅龍一接過, 便知道這件衣服

舒服的感覺。 十分名貴,皮質柔軟光滑, 給人一種

他穿上了皮夾克

袖子裏。」 龍津道:「你試把這兩件東西放進

甩,刀子便滑下。 刀子扣住,假若要用刀子,稍用力一 特別,只要把小刀放入,便有東西把 這皮夾克的袖子內部,設計十分 馬獅龍依言。

> 只要用力甩一甩,手槍便會垂下 放入那柄小手槍,外表毫不顯眼 另外一隻袖子也是如此。

新設計 設計,連我們『零零』組也沒有用龍津道:「這都是我們國防部的最

馬獅龍道:「其實你打算我怎樣押

比比安德遜回去?」 「直飛回香港!

有一些停站,我恐怕在停站中,會有有備無患!而且,雖說是直航,但仍了沒有什麼……不過,這一切都是 些麻煩!」

「我們只停東京?」

把這一切東西也交還美國領事館!」 「他們會處理?」

品! ,算是英國國防部給你的一件紀念「是的,不過你可以保留這件皮夾

克

龍津道:「還有,你那支小手槍 馬獅龍合上了公文箱。

的

共有五十發子彈在內。」 馬獅龍又拿出了小手槍。

子彈便會自動上膛,假若全部用 「你不用上子彈的,只要按動這小

馬獅龍不禁讚嘆:「好精緻的設

「那有什麼問題?

馬獅龍再把東西檢視一番 龍津點點頭。

有美國領事館的人來接你,你交了人 龍津道:「你押了囚犯到香港,自

罄, 這手槍可作一個手榴彈! 「手榴彈?

手榴彈的威力!」 「是的,你可以把手槍一扔,便有

着,飛機是下午一時起飛? 馬獅龍站起來,問道:「機票上寫

「是的,」龍津也站起來,看看手 道:「現在還有一些時間, 你想做

龍津道・「隨便!」 「我想打一個電話!」 原來馬獅龍打電話給摩亞的女兒

接電話的是利碧加

的光臨,我和先父都感激不盡,爲什 刻趕回香港,對不起,我沒有……」 利碧加接口道:「馬先生,多謝你 馬獅龍道:「利碧加,我有要事立

麼你不多留一會?」 「啊,也許我也會在日內到香 「我突然有要事需趕回香港!」

「那好極了,你到香港時,要來找

「好的, 我的報祉可能會派我去香

利碧加是個記者, 馬獅龍是知道

「可以先吃一些東西嗎?」 龍津道:「我們起程吧!」 「我們到了機場才吃吧!」 他放下了電話。

石。 了閘,才吁了一口氣,放下心頭大當他看到馬獅龍與比比安德遜入

已經起來,情緒顯得十分安靜。

他們一起到了囚室,比比安德遜

馬獅龍沒有異議。

解你回去的警官,你一切都要服從

龍津道:「比比安德遜,這位是押

龍。 不過,接過大石的,却是馬獅

因爲他們由龍津帶入,過關是完 他們坐在候機室。

機的時間已差不多。 飛機是在下午一時起飛,距離上

比比安德遜道:「我 可 以吸烟

個法治的地方,我有我的權利!

「你不能這樣!我在英國,英國是

「是的,你有你的權利,你可以去

比比安德遜道:「我當然不去,我

:「押我往那裏?

比比安德遜看了馬獅龍一眼,

「到時你便知!

比比安德遜深深地吸了一口 馬獅龍並沒有反對。

噴着烟道:「馬先生,你有十分豐厚的比比安德遜深深地吸了一口煙,

「由於押你回去這事?」

方,也許十五年後,你才會提堂!」

假若你不去,你便留在這地

「什麼?十五年後才提堂!你這裏

「是的,只要你放過我,我會立即 「這話你早已說過!」 「他們給你多少,我雙倍給你!」 馬獅龍也毫不諱言道:「是的

爲什麼一定要押我回去?」 給你,現鈔或者是瑞士銀行的戶口!」 比比安德遜道:「馬先生,其實你 馬獅龍笑了,不再理會他。

國會有更公平的審訊!」

「那要看你的造化!也許,你在美

「假若我跟他去呢?」

這是你的權利!」

的選擇,他當然要屈服。

龍津道:「上路吧!」

比比安德遜沉默着,他沒有其他

馬獅龍道:「請你好好合作,我也

人也並非是萬惡不赦的!」 比比安德遜嘆了口氣:「有時,殺 「是的,你殺人無數!」 「我是個危險的人物?」 「因爲你是一個危險的人物!」

我也承認,不過,殺一個人,而拯救「你說得對,人的生命重要,這點 了千萬人,那又如何?」 一時之間,馬獅龍爲之語塞。

殺人並非萬惡! 却阻止成千上萬的人被屠殺, ·阻止成千上萬的人被屠殺,那我比比安德遜又道:「我殺了一個人

馬獅龍不想再與他辯駁下去 「我沒有這麼說過! 「那你是救世主?」

個通告 馬獅龍一看,才發覺電視機打出了忽然,候機室內的人都哄動起來

有三班快要起飛的飛機都要暫

班 其中是包括了馬獅龍所乘的一

「我笑你!你這個傻瓜,你永遠不 比比安德遜在微笑。 馬獅龍問道:「你笑什麼?」

能把我押往美國!」 「那麼我們去那裏?」 「我並不是押你往美國!」

「香港!」

定 神色,但很快便恢復了原來的鎮 比比安德遜聽了, 臉露一陣緊張

「無論什麼地方,也不可以!」

遲了 「是的!你看,我們所乘的飛機延 馬獅龍並不相信他的一派胡言 ,可能會延遲三兩天也說不定!」

「你看,外面霧濃,天也助我!」

聽一下,班機延遲,定是有炸彈或其「我並不是憑空說大話,你試試打 他的恐嚇!」

「我不知道。 「你手下的人所做?」

「你們做了手脚, 比比安德遜當然知道 我便不可以押你

比比安德遜驕傲地點點頭

「我就是不信邪!」

實在沒有什麼辦法, .傳言着,果然,機場接到恐嚇的電在沒有什麼辦法,候機室內的人互馬獅龍心裏有氣,但一時之間, 有人放置了炸彈在機上

看來比比安德遜並非胡言亂語! 馬獅龍看着比比安德遜的驕傲神 而且是在馬獅龍所乘的

實在是氣在心頭!可是,那又有 唯一安全而又可靠 的辦法 9 便是

在這候機室內呆等

多留在倫敦幾天,因爲班機的押後是 有個別的航空公司宣佈,讓乘客

受。 他安詳的神態,使馬獅龍實在無法忍 比比安德遜雖然沒有說話 ,但看

假如離開機場, 入住酒店 比比

N 20

他們一起上路。

比比安德遜白了他一眼

並且陪他們一起吃了一份午餐。

「有什麼比人的生命更重要!」

龍津親自送兩人到希斯露機場

的來。 安德遜的人一定會來,而且會大規模

N 21

抓着比比安德遜並非一件易事 只有離開倫敦, 才可以避開他

千萬不能又讓他逃離。 馬獅龍忽然心生一計 離開倫

離開倫敦,最近的地方是法國

到了法國, 一樣可以乘坐班機回

乘計程車前往氣墊船碼頭, 並沒有發生甚麼事 多人,幸好班次頻密,他們隨着人羣 一路上 他立即帶着比比安德遜 ,馬獅龍十分小心 碼頭有許

甚麼難題,看來龍津給他們的護照十離境的手續很容易辦妥,也沒有

登岸之後,馬獅龍立即致電旅行 購買立即離法回港的直接航班 氣墊船安穩地駛過了英法海峽。

但是,得到的答案却是晴天霹

因也像英國一樣,一方面是天氣惡劣 另一方面是接到恐怖份子的恐嚇。 因為法國的機場也是封閉了,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 原

馬獅龍沒有回答。 比比安德遜道:「你應相信我的

> 力量!」 他又道:「在法國,我也有足夠的

馬獅龍氣在心頭,恨不得打他幾

比比安德遜道:「馬先生, 你需要

甚麼也可以,只要你放我走。 「不!」馬獅龍斬釘截鐵道。

十分私人的 你是個正義的人,不過,我的要求是比比安德遜道:「馬先生,我知道

「甚麼私人的?

分不安! 我沒有辦妥,這令我的手下及家人十 「我這麼匆忙的離開,有好幾件事

「尤其是我的小兒子!」

「你的小兒子?」

他二週歲的生日,我答應過買一隻大「是的,他剛學懂說話,明天便是 玩具熊給他的!」

也沒有。 甚麼也沒有,不要說玩具熊, 「我不知道!我只記得我小時候, 「你是個好父親? 連母親

「不要說些令我感動的話!」

「不,那不是編出來的故事,是事 而今我有能力,我永遠不能讓孩

實在不相信他也有柔情的一面。 馬獅龍望着這狡猾的矮小男子

再跟你去美國!」 「馬先生,你讓我先回去,然後我

> 嚴肅。 可是,比比安德遜却是一臉誠懇 馬獅龍聽了,幾乎笑了出來。

馬獅龍道:「你在發白日夢!

我在發白日夢!」

安德遜仍有足夠的勢力擺脫他,只要是法國,但英法兩地一衣帶水,比比 着!如何離開這地方,雖然這地方已 他能夠通知他的伙伴。

忽然, 馬獅龍想出

家, 一有飛機乘搭,便立即上機! 直到任何

冒險 安德遜的勢力,不過,那實在是充滿 這辦法雖好, 可以暫時擺脫比比

然而 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

他决定這樣做,但他並沒有通知

他們來到了火車站。

比比安德遜是個十分聰明的人

比比安德遜頹然坐了下來道:「是

沒有飛機,有甚麼辦法?

先乘火車遠離英法, 整個歐洲大陸, 也有 火車 一個國 連貫

假若再拖下去,比比安德遜自然

比比安德遜。

法。 來到火車站,他便想到馬獅龍的想

比比安德遜道:「乘火車?這次輪

馬獅龍並不理會他,心下只盤算

一個荒謬的辦

有辦法通知他的手下,那時,麻煩可

到你發白日夢了!」

夢多一 「你們中國人有一句說話 夜長

「我害怕?

「假若你不害怕 你也不急於離

他用信用卡買了兩張車票,目的 馬獅龍並沒有理會他的嘲諷。

他是下定了 地是西班牙。 懇求馬獅龍道:「我以後也看不到下定了决心,於是,他又改了態比比安德遜見他買了車票,知道

我的兒子了,你讓我……」

馬獅龍並沒有理會他 你讓我一步?」

答應我唯一的要求!」 並且提起那電話,道:「馬先生,請比比安德遜突然走近一個電話亭

,在火車站內大吵大嚷,那也難以 馬獅龍看看四周,假若他發蠻起

「我想打一個電話給我的兒子。」 你想怎樣?」

收拾

「只是說一句快樂生辰!」比比安 馬獅龍猶豫着。

德遜的臉上,充滿着渴望

「可以!」比比安德遜說出了電話 「好,由我打!」

「找誰?」

「先找我的太太, 然後叫她讓孩子

只要他多說一句無關的話,他便會按

馬獅龍一手按着掛電話的地方

「你不要弄甚麼花樣-

「不會的, 我只希望聽聽他的聲

個柔情的父親 馬獅龍一時之間,竟有些同情這

折,他終於找到比比安德遜的太太 他依號碼撥了電話,經過一番轉

日? 「是的,你是誰,你怎知道?」 馬獅龍道:「你的孩子明天生

起?你是他的甚麼朋友?爲甚麼他不 「不,你是誰?你和安德遜在一 看來比比安德遜並非吹牛 「你叫孩子來聽!」

馬獅龍與比比安德遜在車廂內激鬥。

回來?」

子來,否則我便放下電話!」 「你再囉囌,孩子可能以後也聽不 馬獅龍截斷她的話,道:「你叫孩 那邊仍然傳來一連串的囉囌。 一連串的問題。

電話简傳來一陣咿呀的聲音 終於,她抱來了孩子

是

到父親的聲音!」

話,道:「別弄花樣! 興奮得要搶過電話,馬獅龍却按着電 「快給我,快給我!」比比安德遜 馬獅龍遞了電話給他。 比比安德遜拚命點頭。

N 22

獅龍按下 比 孩子好玩, 其實是嬰孩的意思 比」是甚麼意思, 假若我送不到,我也會托人送的。 忽然, 「你明天生日, 馬獅龍也立刻按下了電話 他不斷的叫着「比比」。 最初的時候, 他又一連說了幾句「比比、 一手按下 而是對方按斷的 電話中斷了 後來才發現 馬獅龍也不明白「比 我定會送來玩具能 **凹的,可能是**

下 比」,但對方再沒有聲音, 比比安德遜又再叫了幾聲「比比 只 好放

「上車了。 他一臉無奈,並略帶憂鬱

跟着馬獅龍。 比比安德遜並沒有反抗, 頹然的

兩旁都有一些攤檔。 的人並不多,沒有進入月台前, 這時,時間已是黃昏, 火車站上 左右

馬獅龍買了一份報紙

比比安德遜忽然叫道:「那邊有玩

的玩具熊。 果然,那邊攤檔裏,有一些大大小小 馬獅龍沿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

「我想買一個!

寄回去。」 到了其他火車站,我用郵寄的方法 「我知道……不過,我先買下 「怎樣送?你不會逃離我的!」 「送給我的兒子!」 「買來做甚麼?」

明

馬獅龍不想令這位柔情的父親太

心情,他想起自己幼年時,父親千方他自己沒有孩子,但也明白他的 百計令自己開心。

往攤檔,買了一隻小的玩具熊。 日禮物。」馬獅龍道,並且立即與他前 ,他明白當前的處境,也高興地接受 比比安德遜想買一隻大的,不過 「好,就讓我送給你的孩子作爲生

隻羔羊似的跟着馬獅龍上了火車。 比比安德遜抱着小玩具熊,像一

房內有一張上下格床,並有私人 他們所購的是臥卡。

厠所。 火車開行之後,他們便到餐卡吃

算安心下來。 沒有甚麼可疑的人物出現,馬獅龍總 車上並沒有甚麼可疑的地方,也

經過一天的擾攘,馬獅龍感到十

他一手推了他入厠內,並拿出 他對比比安德遜道:「委屈你

個小小的手銬,把他鎖在厠所內

在這裏睡!」 比比安德遜並沒有甚麼抗議,只 「我先睡,假如你睡得着,也可以

道:「你把那玩具熊給我,陪陪我!」

便把玩具熊拋給了比比安德遜。 馬獅龍給他幼稚的行爲弄得笑了

了 報紙,但火車搖動着,不久便睡着 馬獅龍躺在床上,本想先看一會

忽然,他在睡夢中,感到一陣寒 他實在不知睡了多久。

意

關窗。 來這窗門被震開了,他立時起床想去 他張開眼睛,只見窗簾飄動, 看

他撲向馬獅龍。 就在這時,他看到一個身影

又再轉身,攻向馬獅龍。 比比安德遜一撲落空,身未穩地 馬獅龍連忙一閃滑下了床。 是比比安德遜的身影。

他的上盤,而是掃他的雙腿。 想不到比比安德遜却並不是攻擊 馬獅龍格開他的來勢。 一時之間,馬獅龍重心頓失,倒

比比安德遜一脚踏下,踩着馬獅

他只有向上一拳 分狹窄,根本沒有甚麼迴避的地方馬獅龍躺在地上,火車上的房間

> 脚退後,馬獅龍乘勢躍起。 比比安德遜又一掌劈下 比比安德遜無法不護着下陰,縮

他殺猪似的叫了一聲。

頭並沒有慢下來,他一拳打出,打向比比安德遜雖然十分痛楚,但拳 馬獅龍的太陽穴。

毫無抵擋之下,飛身向衣櫃撞去。

露出手錶,他一手繞過馬獅龍的頭, 比比安德遜立時拉開左邊衣袖

然後用手銬銬着馬獅龍。

在手槍的威脅之下,

馬獅龍無法

安德遜一手推了馬獅龍入厠所之內,

「對不起,馬先生!」另一個比比

用指甲拉開那錶的「錶的」,一拉之下 竟是一條長長的鋼絲。 當他感到頭部有冰凉的感覺, 馬獅龍雖是暈眩,仍有知覺。 便

心知不妙,他一甩衣袖。 那柄刀已從衣袖內滑下

而比比安德遜已收緊鋼絲,

馬獅龍把刀鋒向後一推。

開

他橫揮兩刀,比比安德遜退後。

一時之間,馬獅龍無法躱開

他感到一陣暈眩。

走出來,用手槍指着馬獅龍道:「馬先

那個在厠所的比比安德遜慢慢的

但的確是兩個人,兩個一模一樣

他以爲自己眼花。

與自己格鬥的是比比安德遜,

手

生,不用驚惶,冷靜下來!」

馬獅龍如何冷靜下來,也不能明

馬獅龍的頭,撞向衣櫃,馬獅龍又一

勒斃馬獅龍。

聲而開

的鋼絲,弄了兩三下手脚,手銬便應

他用左手從衣領內抽出一條小小

既是手銬的主人,自然有開手銬的辦

反而使他手腕異常疼痛,不過,馬獅龍用手一扯,手銬十分牢

他們關了厠所門

馬獅龍一手格開,一拳打在他的

陣量眩

獅龍再推一刀,比比安德遜雙手鬆比比安德遜大叫,鋼絲更緊,但

手持着一支手槍,叫道:「停手!」 突然,厠所門開了,比比安德遜 馬獅龍便要下殺着。 爲甚麼有兩個比比安德遜? 馬獅龍呆了。

的人,一模一樣的比比安德遜-持手槍的也是比比安德遜!

比比安德遜一脚踢起,馬獅龍在

比比安德遜連忙衝上,一手按着

白

便要

馬獅龍立時竄離了他的雙手

遜正想離開。 這時,兩個一模一樣的比比安德 馬獅龍衝出了厠所

馬獅龍一個撲身,抓着最近的一

個比比安德遜

柄小刀的控制之下 「你走吧!」那人驚叫 雙方猝不及防,完全在馬獅龍那

另外一個比比安德遜已跨了

「不用理會我,比比需要你!」 「你再走一步,我便插下 人猶豫着,不過,他最後仍是

他的聲音:「我會回來的!」 咬牙齦,便拔腿往外跑,但仍傳來

受這一刀,這一刀也許是致命的,但 那人閉上了眼睛,似乎是願意承 馬獅龍眞想一刀插下

插下 他仍然甘心承受。 「他會回來的!」他見刀子並沒有 只微睜開了眼,說了這一句。

這一推力量非常大,使他連作滾 馬獅龍一手推開他。

地葫蘆。 當他穩身之時,馬獅龍手上已握

「他一定會回來的!」

馬獅龍冷笑了一聲,問道:「你究

那人索性坐在地板上,道:「我是

比比阿基拉!」

「比比阿基拉?」

世間上竟有那麼相似的人,除了孖生 兄弟之外,還會是甚麼? 馬獅龍聽了,心下才明白過來, 「是的,我是他的孿生兄弟!」

N 24

「你來救他?」

「是的,我們兄弟做事, 一向共同

「因爲他曾打電話回家! 「你怎知我們乘火車?

「我一直在旁,他根本沒有辦法通

知了 「當他和他的兒子說話時, 他已通

比… 的時候,說了很多次比比、比比比阿基拉道:「他用說話逗弄孩

「那是另一外種摩氏密碼! 「那代表甚麼?」

馬獅龍心中實在佩服這個天才的

「我當然要來救他!」 「因此你來了!」

己! 「不過,你救了他,反而累了自

我們可能已上了飛機, 會回來。」 「他要是回來,也找不到我們了 「不會的,他看了孩子之後,一定 在大西洋的上

空! 「他也是會來的!」他的語氣是那

想起康橋的偷襲者。 馬獅龍不再與他爭辯, 忽然,他

比比阿基拉點點頭,道:「你的功 「你在康橋襲擊我?」

> 夫實在了得,我與很多中國人較量過 只有你才是料子!」

> > 回來,雖然他們是孖生兄弟,

但現代

人有幾個是守諾言的?

行動也相似。」 「是的,我們兄弟不單面目相似 「其實我與你見過幾次面了

已沒有顧念兄弟之情!」

馬獅龍道:「其實,他留下你回去

實我們早已給了敵人很多暗示,可惜「是的,我們便是雙色鬱金香,其 他們却不明白。」 「怪不得你們手持雙色鬱金香。」

花莖却有兩朶不同的花,除了代表我「雙色鬱金香旣罕有而名貴,一枝 們兄弟之外,還可以代表甚麼?」 「那些國際上的罪案,都是你們二

是堅信不移,而且認爲這是天經地義

比比阿基拉點點頭,他的表情竟

「真的回去為他的兩歲兒子慶祝生

「你早知道!」

「那麼,他回去做甚麼?」

「你不用挑撥我們兄弟的感情!」

「其實你拘捕了我,與拘捕了我的哥哥 阿基拉點點頭,得意地道:

名的罪犯, 並沒有甚麼分別。」 [罪犯,身份竟是如此複雜,怪不馬獅龍實在想不到,這個世界知

得在很多不同的場合,弄到人們眼花 「不,他會回來的!」 「你願意代他受罪?」

「你有這麼大的信心?」

手槍指着他,道:「你勿作妄想!」 馬獅龍見他移動身體,立時抽起

自由之後,我們仍有機會較量!」 自討苦吃,我一定會等他回來,等我 「我知你是個厲害的人物,我不想

馬獅龍並不相信比比安德遜眞會

不過,他是個至情至性的人!」 馬獅龍沒有作聲,但臉上的表情 「他有很多兒子,也有很多太太

却明明表示了他的不相信。 比比阿基拉半帶自言自語道:「這

也難怪你,我們是罪犯,你是正義之

們不僅是罪犯, 而且是狂

比比阿基拉先是呆着, 然後是狂

「你指誰?」 「我們是狂魔,他們是甚麼?」 「你笑甚麼?」

會殺死千萬人,我們算甚麼?」 ,他們只要按動其中一個按鈕, 他們只要按動其中一個按鈕, 便「是創造與策劃一切武器與戰爭的

戰」計劃的人!」 「你們涉嫌殺了很多參與『星球大

N 25

「這並不是普通人可以明白的!」 「我不明白!」馬獅龍道。

,表面上我們為錢是多麼可恥,但你北極熊,也把北極熊的情報賣給美國 「我們是多重間諜, 比比阿基拉的臉孔,突然變得嚴 旣出賣情報給

年來,他們能否保持均勢!」 「怎麼保持均勢?」

仔細想一下,假若沒有了我們,這多

發明、新武器,立刻製造,誰也勝不「他們在第一時間互知了對方的新

馬獅龍開始有點明白!

悲百倍!更可怕千倍百倍! 任何一方有了突破而對方不知情的話 ,那麼,我們的世界,比現在的更可 假若沒有了這些雙重間諜,只要

比比阿基拉有點疲倦,索性躺在

發白,轉眼又是天明了。 馬獅龍拉開些小窗簾,只見東方

這問題,你說你哥哥一定會回來,我「比比阿基拉,我暫時不和你爭辯 就是不相信!

「事實勝於雄辯」

我都需要休息, 你 進厠所

比比阿基拉並沒有甚麼異議,他

竟然伸出手任馬獅龍銬着。

你襲擊的,不過,當我哥哥回來,你 一定要還我自由,與他交換!」 「在我哥哥未回來之時,我不會向

兄長不來,我便押你回去!」 合作,不過,我不會停下來, 馬獅龍道:「你這麼合作, 假若你 我也會

「他一定會來的!」 火車在搖晃中過了白天。

當黑夜來臨時,還沒有甚麼異

方的。 些都是一些小鄉鎮,並沒有飛機往東 他們經過了十多個車站,可是這

回來一些食物給比比阿基拉 馬獅龍自己往餐車進餐,並且帶

發覺他們二人面貌相同, 其實有很馬獅龍與這一雙孖生兄弟相處過 比比阿基拉有些感激。

多地方是不相同的 比比阿基拉十分健談

远,因此,我們需要錢,錢驅使光,我們出身困苦,甚麼生活沒「我們是罪犯?是的,那是一般人 「你們爲甚麼會變罪犯?」

我們做任何的事情!」 「你說過你們不爲錢!」

好的活這輩子,還可以供給我們的後們早已有足夠的錢,不單供給我們好「是的,我們現在不爲錢,因爲我 人好好活幾輩子!」

「那麼,你們仍做這些卑劣的買

眞正的意義! 多的時候,那只是一個數字,並沒有 但最主要的並不是爲錢,當金錢太 「我早已向你解釋過,我不想再說

「不!我們有足夠的錢,但有很多

「你在說笑!

人沒有-「是的,其實,他們受饑荒之苦 「那些饑荒的人? 例如非洲的人!」

來, 並非是他們之過,你想想, 並沒有其他選擇。 「他們懶,沒有努力掙扎-他們生下

養不良,你沒有氣力,我看你怎樣掙有機會讓你勤勞、讓你掙扎的地方!有機會讓你勤勞、讓你掙扎的地方!捱餓,不過,你生來幸運,你在一處捱餓,不過,你有努力掙扎,因此你不用 怎樣勤勞起來!」

這也是道理。

上來的飛彈,因試驗失敗,上了半空沒有看過電視新聞?一個從海底發射比比阿基拉又道:「前幾天,你有 便像烟花般自行爆炸了!」

「那表示甚麼?」

可以餵飽多少人?」 錢?二億多美元!你說二億多美元 「你知道這一爆炸,丢去了多少金

我受過苦,知道受苦人的感受, 「我不是甚麼主義」 「你是個人道主義者?」 的感受,因—我只是個人

此我們要拯救他們。

世主再來也救不了的。 「不,這世界實在太多不公平,

這一雙孖生兄弟、這國際知名的『雙色 經過這一番談話之後,馬獅龍對 馬獅龍聽了這話,實在感動

金香』,有另外一番的看法 「你們把錢給了非洲?」

「有一部份。」

「其他呢?」

「我們仍可自力更生。」 「你們東方人也好不了多少。」

,比狗好不了多少。」 「自力更生?根據統計, 一日只可賺一美元,這種生活 無數的亞

的人好不了多少。 我們黃皮膚的人,比那些黑皮膚 馬獅龍知道他並非在胡扯。

「那麼,你們是大好人?」 他感到一陣難以形容的悲哀

卑鄙的勾當。」 多重間諜,我們出賣人,我們幹的是「不,我們不是好人,因為我們是

「但你們也救人。」

意。 「我們救不了多少,只是一些心

論是好是壞,都是不相伯仲。」 我們與那些學足輕重的世界巨頭, 「我們也不知道,但我們只知道, 「那你們認爲自己是甚麼?」 無

馬獅龍實在同意他的話。

忽然,後面有人敲門。

馬獅龍示意他退入厠所,自己手

他關了門之後,高舉雙手,道: 推門入來的,竟是比比安德遜。

「我回來換我弟弟的自由。 馬獅龍實在不相信這是事實。

一段快樂的時光。 但事實却擺在眼前。 比比安德遜滿臉光采,似乎是過

「爲孩子開了生日會?

他們都很高興。

先生,你放了我的弟弟,我會跟你 比比安德遜又轉向馬獅龍道:「馬

的人,何不一起拘捕? 馬獅龍心想:「這兩位一體

帶 不過,這念頭只是一閃即逝 ,何况要帶兩個?那實在是自作帶一個計時炸彈在身畔已是難於

他慢慢走近馬獅龍,伸出雙手 比比阿基拉從厠所出來

遜動手。 讓他解開手銬。 馬獅龍高舉手槍,示意比比安德

兩人擁抱了一會。 比比安德遜開了他弟弟的手銬

德 遜 道。 「我眞不知如何感激你!」比比安

N 26

「不要這麼說!」

然後向門處退出,並道:「馬先生, 比比阿基拉竟然爲兄長扣上手銬

後會有期。」

外間已沒有了比比阿基拉的踪 他閃身出外,馬獅龍追上

覺。 比比安德遜一邊說,一邊退回厠所 「多謝你照顧了我的弟弟兩天。」 馬獅龍聽了,有點啼笑皆非的感

「你真的專程回去,慶祝你小孩子

的生日?」 比比安德遜似乎有點詫異道:「你

以爲我去做甚麼?」 「我以爲你……」馬獅龍沒有說下

去。 我們的事一定不少,你明白我們嗎?」 「我想,這兩天之內,你知道關於

人。 「對了,我有一個問題 馬獅龍道:「你的弟弟是個健談的 「是的,他比我懂得說話。」 你怎追

得上我?」 「那是易事,我們有私人飛機。」

「爲甚麼你要回來?

理由連累他,我離開,只因我有要人。我被你拘捕,是我的不幸,沒有我也會回來,因爲我們都是重諾言的 事 理由連累他, 我離開 是我的弟弟, 「爲甚麼?我一定要回來, 就算他不是我的弟弟, 因爲他

> 後悔。 人?」馬獅龍說了這句話之後,才感到 一定找了一大批拯救你 的

救我。」 「爲甚麼?」 我已吩咐我的家族, 不用來

聲乾笑。 比比安德遜並沒有回答 只是兩

人。」 過了一會,比比安德遜才道:「我

這次,輪到馬獅龍不作聲。

算,已是三天的火車路程。 一路上並沒有甚麼事情發生,屈指 火車飛快的橫跨了法國的大陸

多。 的市鎮,這地方十分繁盛,人口也衆 第四天,火車來到了一個叫納波

搭飛機往西班牙的巴塞隆拿,然後可 以轉乘大機到香港。 這地方附近有一個小型機場, 馬獅龍從車站的人員口中探到 於是,他帶着比比安德遜下了火 馬獅龍當然不想放棄這個地方。 可以乘

車。 躁 馬獅龍並沒有回答他,他顯得有點煩 比比安德遜追問馬獅龍的去向

機場 下了火車,他們便乘計程車直往

其實那並不是甚麼機場

場並沒有班機往巴塞隆拿,除非要等 半個月以後。 馬獅龍聽了,十分失望,早知如 去

一條相當直的泥路便是跑道,

機

火車站又是費時失事。 此,倒不如繼續坐火車,可是,回 在咖啡室內,他們才知道這機場 飛往巴塞隆拿

是有小型飛機租賃,

追來,或者他在各地的好友 當危險,他害怕比比安德遜的家族會 租那小型飛機,因爲逗留在這地方相 風而至。 錢十分昂貴,不過,馬獅龍仍然决定 馬獅龍問那唯一的職員,發覺價 也會

患難與共 相互扶持

相當漂亮,負責接聽電話, 裡面只有兩個職員-他們來到機場的辦公室。 話,另一個一一一個女的

他們議好了價錢

機庫。 那男職員帶他們來到了一個小飛

飛機,原來是,一駕四座位的練習機。 天呀!馬獅龍還以爲是甚麼小型 那職員道:「你們不用擔心,我們

是提供機師的,你們只要安坐後面 一會便到巴塞隆拿了。」 比比安德遜摸摸那機身

機殼相當殘舊。

受不了多少風險。 那對機翼是用帆布造成,看來承

N 27

馬獅龍也有同感, 「太危險了。」比比安德遜歎道。 不過他並沒有

「你們怕?你們有飛行恐懼症?」

至於他,他是有點害怕 比比安德遜道:「我沒有 0 也不怕

馬獅龍道:「我不怕。」 那職員道:「既然你害怕……」 馬獅龍瞪了他一眼。

你們等一會,機師來了便

兩人上了小飛機,坐在機師位的 那職員說完便離開

人身材十分纖瘦,頭戴飛機師的帽 並有一副眼罩。 會, 一個機師 打扮的人來到

他上了飛機,發動了引擎, 一直

飛機滑過跑道,平穩上升

半空,他們才安心下來。 並沒有注意那機師,直到飛機到了 馬獅龍與比比安德遜都十分緊張

這個機師竟是個女的。 那機師脫下了帽子與眼罩。 一叢金色的秀髮如瀑布般寫下

「怎麼?你是個女人?」馬獅龍忍

那女人回過頭來,道:「女人不可

以駕駛飛機?」

機場辦公室內聽電話的女職員。 看來這女人眞是萬能 馬獅龍一看,原來這女子 便是

小時的飛行經驗,來回巴塞隆拿幾 那女機師道:「不用緊張,我有幾 比比安德遜立時抓緊了椅背。

馬獅龍看着她,問道:「你叫甚麼 ,沒有一次有危險。」

「莎蓮娜。」

「這旅程要多少時間?」

「大約是三個小時!看來今天天氣 ,會比較快一點到的。

坐過這種飛機嗎?」 馬獅龍看看比比安德遜,道:「你

比比安德遜搖搖頭,低聲問道:

來

馬獅龍勉强的搖頭。

這時, 飛機飛入雲層, 忽

然下

降

,空氣中有不同的氣流,正如海上有怕,兩個大男人,這是平常之極的事が蓮娜立即笑了起來,道:「不用 大小不同的波浪。」 兩人立時叫了起來

飛機在一陣一陣的雲氣或是霧水 他們仍沒有搭訕。

中穿過。 下面的田野,看來好像是假的

夠的安全設備, 「你們不用害怕, 假如有基麼……椅下 我這飛機也有足

有降落傘!」

降落傘,不過,不知是否日久沒用 兩人立時檢查椅下,果然有兩個

們警告。

莎蓮娜問道:「你們的仇家?」

直升機突然射出了

一排子彈,

0 _

莎蓮娜道:「這直升機有敵意

易操作,就像穿上救生衣便可!」頓了 莎蓮娜續道:「這種降落傘極爲容 也

沒有動。 一頓,又道:「你們可以試穿一下。 兩個大男人心裡十分驚懼, 馬獅龍並沒有動,比比安德遜 但沒

有理由在一個女人面前失威。 飛機進入了山區, 因此飛機也

嗎?

另一排子彈又射過來。 莎蓮娜問:「究竟是甚麼?」

比比安德遜道:「不是。」 馬獅龍道:「是的。」

馬獅龍道:「小姐,你有作戰經驗

高了很多。

馬獅龍與比比安德遜也 忽然,莎蓮娜回過頭來。 機內是一片沉默。

並且緩緩上升 在羣山之中, 似乎有一架直升機

有直升機,而且是這種型號的。」 莎蓮娜自言自語道:「這附近很少 「甚麼型號?」馬獅龍問

莎蓮娜沒有回答,而那直升機也

架戰鬥型的直升機,正直迫他們 馬獅龍已可 以看得清楚,那是一

面色是比較蒼白一點。 失色,幸好他們都能保持鎮定,雖然 飛機突然上升,使兩人有點大驚 莎蓮娜忽道:「坐穩。」

着上升 直升機並沒有慢下來, 而且也隨

此 離破碎,向下墮去。 馬獅龍吁了 口氣, 莎蓮娜也是如

溢出他的指間。 只有比比安德遜按着傷口, 鮮血

多少 忽然,莎蓮娜道:「我們也好不了

「快穿降落傘。

飛機急速向下墮。 「你想死?」馬獅龍向比比安德遜 馬獅龍與莎蓮娜穿上了降落傘。

道

比比安德遜才如夢初醒的放開了 「還不穿降落傘?

按着傷口的手,穿上了降落傘 「準備好了?

好了沒有, 其實莎蓮娜也不再理會他們準備 一拉開機門,便推比比安

德遜下去。 莎蓮娜是最後一個跳下。 馬獅龍也沒有猶疑的躍下

傘 比安德遜急速下降,好像扯不開降落 當馬獅龍想張開降落傘, 却見比

去 馬獅龍立時停止了扯開,向他飛

心下來 德遜的降落傘立時張開,馬獅龍才安 他們飛近,馬獅龍一扯,比比安 莎蓮娜也向比比安德遜飛去

> 馬獅龍已從袖中拿出小刀及小手 「推開一點窗。」 莎蓮娜依言。

「好,你慢下來,讓他們迫近

「沒有,但我想有

回過頭

用手勢示意他們降下, 直升機極近他們, 莎蓮娜並沒有 機上兩個人正

理會。 比比安德遜却道:「小姐,

去,否則我們命不久矣。」 快降下

膛內。 把小刀內藏的一顆燃燒彈放進手槍 馬獅龍把小手槍內的子彈弄出來

「你意思是……」 「準備好了沒有?」

「當我向他們發射之後,你全速飛

行

莎蓮娜有點緊張,但十分興奮。 可以。 馬獅龍把手槍的管口伸出窗外

他急速下降, 可是,降落傘並不能張開 他立時扯開自己的降落傘 他只感到自己的

心

似乎飛出了體外。 莎蓮娜的傘也張開了

馬獅龍向空中一抓,似乎抓着了

些東西。 身體並不重,加上馬獅龍也不過幸好比比安德遜是個個子矮小的 那是比比安德遜的脚!

,身體並不重,

重。 降落傘徐徐降下。

蓮娜,這可能是上空風勢大,她被吹當他們下降到地面,却不見了莎 到其他地方降落了。

他們等了一會, 不見莎蓮娜的踪

遠近看來都是一片荒山 馬獅龍看看附近的環境。 人煙稀

少

條好像是公路的地方進發。 他們脫下了降落傘,便向遠處

「這是甚麼地方?」馬獅龍問

有誰會知道這鬼地方?就算莎蓮娜在 「我也不知道。 其實這發問與回答也是多餘的

個小時。 也不會知道這是甚麼地方。 他們望着那遙遠的公路,行了兩

他們感到非常疲倦 有道路,連一條小徑也沒有, 山路非常崎嶇,有些地方根本沒 因此

N 28

馬獅龍道:「我却要你陪 不會傷害我們的 道: 示 姐

次

機身一連中了幾下,有點震動。

對方的子彈也如雨下

無法瞄準。

可惜的是,

飛機上下移動,根本

又一次落空。

比比安德遜道:「他們只要我們降 我也不想兩位

轉 向莎蓮娜, 再变型

這次 ,馬獅龍並不發燃燒彈, 他

> 要先射一顆煙霧彈,讓對方墮入煙霧 之中,才再瞄準

其實他也沒有這種作戰經驗

「砰」的一聲。

直升機十分機警,

突然上升

過,馬獅龍的估計錯誤,他們的飛機 也入了煙霧之中 煙霧彈一出,果然煙霧瀰漫, 不

的機聲。 片白茫茫,他們只能聽到對方

馬獅龍猶豫,

要不要盲目再發射

分厲害,

可惜並沒有射中。

接着直升機下降,又射來一排子

空中發出一陣火光,這燃燒彈十

最後一顆燃燒彈? 假若又再失敗, 他們便再沒有攻

擊的能力了。 但他沒有其他的選擇

們下降,看看他們有甚麼要求。」

比比安德遜叫道:「不要射了,我 這次,子彈擊中機身一些部份。

是來救他的人,假若降下,自己也可

他决定再射。

馬獅龍立時發覺,這直升機可能

能脫不了身。

「好!」她把飛機放緩。

「莎蓮娜,我們再來合作一次

直升機又迫近。

馬獅龍又放了一顆燃燒彈在小手

當直升機一迫近,他便發射。

當馬獅龍一看見對方的模糊機影,他 煙霧漸漸擴大,而且開始稀薄

那直升機果然着了 莎蓮娜叫道:「中了 「砰」的一聲。 一陣火光揚起。

墮 不過在下墮之際,他們也發射了 了火,急速下

排子彈。 比比安德遜驚呼 一顆子彈穿過了機身, :「中了 射入了他 中

莎蓮娜道:「還可支持。」 馬獅龍道:「怎麼了?」 機身開始極其不穩定。

接着,前面是一聲爆炸及刺目的 那直升機在一瞬之間, 已是支

力再行,便在一處山洞歇息。 再行多一個小時,他們實在無氣 比比安德遜坐了一會,道:「我去 可是,公路仍在十分遙遠之處。

「你不必怕我逃走!你看這鬼地方 馬獅龍也站起來。

我會逃到那裏?沒有你,我也難生 馬獅龍聽了,也覺得他的話並非

間,才有一輛車子經過。 就算走到那公路,又不知要等多少時 比比安德遜去了一會,便匆匆回 不知道要走多久,才到那公路?

來。 ,叫道:「那邊有一條溪水,快過 馬獅龍立刻走過去。

溪。 轉過了一個山均,果然是一條山

使他們精神爲之一振。 他們跳進了溪水,清凉的山水 溪水十分急速。

比比安德遜道:「這小溪不知流向

「我們沿着這山溪向下走,可能有

溪漸漸擴闊,而地勢也較爲平坦。 馬獅龍並沒有反對。 人沿着山溪向下走,不久

這山溪已擴展成一條小河。

河面越來越闊。

是,這些房屋並不是民居,而是一些附近也開始有些簡陋的房屋,可 山嶺獵人築來過夜用的。 他們找着一間較爲像樣的。

這地方過一夜了,肚餓嗎?| 比比安德遜道:「看來我們也要在

雷鳴。 當比比安德遜一提起,他便感到腹如 馬獅龍一直沒有肚餓的感覺,但

「那又怎樣?」

「吃野味。」 「你簡直是妙想天開!」

找不出甚麼,問道:「你的小刀呢?」 比比安德遜摸摸自己的口袋,他 馬獅龍摸摸衣袖,小刀仍在那

「你跟我來。」 他們出了木屋,轉到山後 」他拿出了小刀

「你真的想吃野味?」 馬獅龍把小刀遞與比比安德遜。 馬獅龍有點猶豫

聖音。 那並非是口哨,而是似一種鼠叫的 然後,他用口唇發出了一些聲音

馬獅龍不知他弄些甚麼玄虛。

見甚麼。 不過,馬獅龍小心看遍四週,也看不

就在這時,比比安德遜把刀飛

找了一些碎樹枝,便能生火。

「你的求生本領眞不錯。」馬獅龍

起了一個火爐,他沒有甚麼工具,只

更令馬獅龍佩服的,是他很快便

人的小子的身手。

馬獅龍不禁十分佩服這位貌不驚

他一連插了五下,每插一次,都

比比安德遜飛竄過去,從矮樹叢

道

那山貓被飛刀貫胸

馬獅龍沒有吃過這樣的野味, 但

只見比比安德遜把小刀縛在樹枝 「今晚只得一味,似乎不夠。」

也是大自然的生存規律

適者生

「對,我是個多重間諜!不過,這

一是個多重間諜!」

「殺手?你以爲我是個殺人犯?」

「你怎麼會成爲……」 「甚麼地方也住過。」

比比安德遜拖着那山貓,奔向山

「我早向你說過,我並不完全爲自

「你沒有必要!」

到一地勢較平坦之處,却水平如鏡。 比比安德遜站在河邊,手持着那

他示意馬獅龍蹲下,他自己也蹲

只見他靜候一會,把樹枝向水中

一插。

一條銀色的魚已插在小刀之上。

馬獅龍想出聲,但被他示意閉 忽然,他停了聲音。

他似乎十分集中精神的搜索着,

裏面並沒有甚麼東西,但炊具總

中抓着一隻好像小狗的東西出來 那並不是小狗,而是一隻山貓。

辛酸,馬獅龍是可以意會到的

「你自小便在山區長大?」

出,只是輕描淡寫,但其間的困苦與

這幾句話在比比安德遜的口中說

困的環境裏,我要生存,便要適應。」

「沒有辦法,我自小生長在一個貧

總比空着肚子好。 比比安德遜拿回了小刀,又在附

近劈了一枝長樹枝下來。 又做甚麼?」

之上。 「來。」

長樹枝。 山溪的水勢本是十分湍急,但來

「開始時是,後來是爲了全世界的 「爲你的家人?」 比比安德遜又回到了他那一套理

這時,比比安德遜已把野貓烤熟 馬獅龍不想再與他爭辯。

「他是個出賣情報的人! 「基麼?我不相信!」 「甚麼事實?

,咬了一口。

,遞了一塊肉給馬獅龍,馬獅龍接過

我接到可靠的線報,還以爲你是來收 那遺失情報的人!」 「你是否相信,與事實並無關係!

你是來收情報的人!」 詳細計劃藍圖,我來騷擾你,是以爲 的情報,相信是一份太空科學武器的 「他自殺之前,收藏了一份極重要 「甚麼遺失情報?」

之道。

比比安德遜又烤了一條魚給馬獅

馬獅龍吃着,新鮮的河魚又有另

,這個人實在是了不起,尤其是生存

忽然,馬獅龍覺得自己十分渺小

比比安德遜也在欣賞着自己的烹

馬獅龍點點頭。

「好味道?」

怪不得這雙孖生兄弟「雙色鬱金 會一再與馬獅龍對敵。

一番滋味。

友! 「但事實上,我只是他一個朋

,又問:「龍津又如何?」 「那我們可能弄錯!」他想了一下 「他是我的朋友。」

「我向來都覺得東方人並不簡

「我?只是一個普通人!」

「告訴我,你究竟是甚麼人?」

向與國際刑警或其他國際滅罪組織都 有聯繫,我對毒品,最爲深痛惡絕!」 古柯鹼的事,便是你……」 「毒品?去年那著名的『金縷衣』運 馬獅龍又解釋了他的工作:「我一

遜頓了一頓,問道:「你爲甚麼會來捉

「那只是一個偶然!」

「不,我也領教過你!」比比安德

「武學?很多都是誇大的!」

「文化、哲學……甚至武學!」

「你指那一方面?」

「怪不得甚麼?」 馬獅龍點點頭。

爲甚麼又要押我回去?」 了一頓,又問:「我並沒有沾手毒品 比比安德遜聽了,大笑起來。 「你是危害自由世界的人!」 「怪不得你是那麼難應付!」他頓 「我危害世界?那實在荒謬!」

N 30

「畏罪?」

的恩人,不過,你仍要接受事實。」

「是的,他是你的好朋友,也是你

段友誼說了出來。

於是,馬獅龍把自己與摩亞的一

「你是殺死摩亞的人?

,摩亞是畏罪自殺的!

有關的科學家,都死在你的手裏!」 「無論怎樣,有幾十個與星戰計劃 「我承認!」

國家!」 「也有無數的情報,洩露了給極權

「那要看你從那一個角度來看 「那麼,我沒有押錯你!」 「我也承認!」

家人?」 忽然, 他似乎不想再多辯。 他轉了一個話題:「你沒有

人、爲朋友復仇!」因此,我要盡我所能,爲自己、爲家 的家庭,但遭到極權國家的毀滅;我 有好朋友好兄弟, 馬獅龍道:「沒有,本來我有幸福 却被毒品所戕害

「俠客?我希望是!」 「你是一個現代俠客!」

中,享受優裕的生活,結婚、生子,「其實以你的能力,你可以安坐家 才是正常人之道!」

望這種生活很久,但我不知道我還有 比比安德遜嘆了口氣,道:「我渴

「你也是如此!」

知道要走多少時間,才能到達。 與鮮魚,才回到屋子裏睡覺。 目的地是那公路,不過,他們不 翌日一早醒來,他們便上路。 他們一直說到深夜,吃完了山貓

> 他們小心奕奕的走着。 漸漸地,河面更闊,水勢湍急。

地方,他們只好攀石而過。 那些石頭被日晒雨淋,非常光 忽然,他們來到一處怪石嶙峋的

他仍然是一不小心,滑倒在石上。 馬獅龍提起了萬二分精神,不過 那陡斜的石面,根本沒有把手的

他急速滑下

馬獅龍。 比比安德遜也看到他,一手拉着

拖了比比安德遜下來,兩人一瀉而 可是,他下墮之勢極急, 而且還

水流極急,他還未穩身,已覺得 馬獅龍放開了手,沉了入水中

被冲在激流之中。 他拚命一竄,吸了一口氣。

向口裏。 安德遜的踪影,他想叫喊,但水却冲 只見自己身在漩渦,並不見比 比

件廢物似的,甚麼力量也使不出來。 可是在這激流之中,自己有如一 忽然,他聽到了一個聲音:「馬獅 他盡力把自己的身體穩定下來。

龍 看來他比馬獅龍幸運得多。 那是比比安德遜的聲音。

他一下水,便撲向岸邊,他雖然

他們沿着河流而下。

爲淺水。 也是陷入急流之中,不過,那地方較

布

他穩住了身體,大叫馬獅龍 撑, 竟然可 以抓着一 塊

道大事不妙,不過,唯一的辦法是自可是並沒有馬獅龍的回應,他知

只見馬獅龍忽浮忽沉,看來他是身不放眼望去,在河中的大漩渦中, 幾經辛苦,他終於上了岸

比比安德遜看見附近有一條粗大

由主

他用力把枯木推出, 這是唯一的生機 叫道:「抓緊

動,便拚命伸手抓着。 當的鎮定,當他一見有東西在前面擺 馬獅龍身在急流之中, 仍保持相

那抓着的力量,異常巨大!

那枯木,於是,他又再跌入水中。 也失去了重心,可是他並不想放開在岸上的比比安德遜被他這一抓

馬獅龍也抓着木 他抓着木。

兩人被水冲向前面,急速地衝

枯木 水流越來越急,兩人拚命的抓着

來越大 不知冲了多久, 天呀,前面竟是一個大瀑 他們只覺水聲越

> 他們只能順着水 勢, 無法停下

葬身在這瀑布內 馬獅龍千萬也料不到 , 自己竟要

忽然,他的身體下墮。

馬獅龍睜開了眼睛。

却在不遠之處。 被擱在一塊岩石之上,而比比安德遜 四周仍是一片水聲,他看見自己

比比安德遜笑道:「那麼容易死便 「我沒有死去?」馬獅龍問。

頭痛,全身衣衫盡濕,口袋裏甚麼也馬獅龍坐了起來,他只感到有點

乎較好一點。 比比安德遜比起自己來, 看來似

「我們怎麼了?」

他指着遠處的瀑布。 「我們墮下千尺瀑布……你看。

相當遠。 原來他們靠岸的地方, 已離瀑布

來,我比你幸運一些, 比比安德遜續說:「你我一齊跌了 仍然抓着枯

「然後呢?

「然後,我見你毫無知覺似地被水

直冲

我們才得救!」 馬獅龍知道,自己已在地府走了

比比安德遜覺得十分奇怪,

「你是個好人,也有恩於我!」 「爲甚麼你不捨我而去?」

馬獅龍仍是大惑不解。

把我帶走,那麼你便可以自由,少了

「我是江湖人,我敬重你是一條漢

裏躭擱! 「快把衣物晾乾,

個日光浴 馬獅龍把衣物脫了下來,

傍晚時份, 他們開始起行

一小時內也有一兩輛車子走過

不過,入黑之前, 終於有 一輛車

一被冲到這裏,我拚命游向這岸邊 我抓着你 一齊順流而下

問道

「只要你把頭轉向另一方,讓水流

敵對的漢子,心裡有說不出的滋味。 馬獅龍看着這個身材矮小 我們不能再在這 曾經

索性來

闊的公路,而這公路似乎是交通要衝原來大瀑布的下面,是另一條較

大漢,當然不會停下來,因爲他們都普通的車子,見兩個衣衫襤褸的 不想惹麻煩

那是一輛吉普車

駕車的人長髮披肩,但却是個男

子的後面 毛,給人一種溫暖而神秘的感覺 ,是一隻名種的波斯貓,全 他沒有說話,只示意他們坐 9 在他的駕駛座旁有 身都有長 一隻貓 一在車

果眞是物似主人形 的長髮男子,馬獅龍覺得有點滑稽 看着這隻長毛貓,再看那位駕車

入黑之前, 他們來到了一個小

是半廢棄似的 鎮上有一個小小的火車站, 看來

,便放下了他們 那長髮的駕車司機沒有多說半句

車? 那年老的男人問:「你們想乘 他們走近了車站 火車站內有一個年老的男人

「你們來遲了一小時,剛有 馬獅龍道:「還有車嗎?」 一輛送

貨的車子來過!」

「半個月之後!」 「那車甚麼時候再來?」

裏? 兩人聽了,都感到十分失望 「那麼,我們怎樣才能離開這

有人賣馬的!」 「明天你們可以在附近看看 「騎馬?這裏也沒有馬匹!」 ,可能

原來這年老的男子,便是這火車

既要管理火車往來,也要淸潔車站。站的站長,也是整個車站的負責人 既要管理火車往來,也要清潔車站

兩人一些乾麵包。 他是個好心腸的老人,給了他們

開這地方,便是西班牙。 知道這地方是法國的東部邊界,離 馬獅龍吃着麵包, 與那老人閒談

其實這火車路只不過是一條小小 這地方極爲荒凉,人跡罕到

支線,每半個月才運來一些糧食。 馬獅龍看着比比安德遜,他也是

皺着眉吃麵包。 他們當然不能在這裏等。

許等到明天,買一匹馬,可以離開這 地方,進入西班牙。 不過,一時之間却沒有辦法 ,也

處走走,才回來睡覺!」 馬獅龍吃完了麵包,道:「我們四

車站 馬獅龍仍然與比比安德遜走出火 「附近也沒有甚麼地方好走!」

他們四處走了一遭。

協助工人修理鐵路用的 而是一輛用手搖動的路軌車,用來 那並不是機械車子,也不是馬車 忽然,馬獅龍發現了一輛車!

安德遜也再沒有說甚麼。

人合力,把車子放在軌道之上, 1力,把車子放在軌道之上,你一車上有一個搖搖板似的東西,兩

搖,我一搖,竟然可以動的 5這地方,到了西班牙境內,也許雖然已入黑,他們仍然希望早些 當然,他們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N 32

有適當的交通工具

長叫着他們,不過,他們並不理會。 上滑行十多碼,漸漸,輪子滑行着 分費勁才搖動了一兩下 這手搖鐵道車,開始的 他們用力地搖着, 他們似乎聽到那個年老的車站站 -,車子在軌道始的時候,十 越搖越覺開

車子在軌道上滑行 ,飛快似的

就好像在玩遊戲似的,越搖越高興 原來前面是一個山洞 忽然,他們看見遠處有一盞燈 一盞黃色的燈。

比比安德遜道:「馬獅龍,停下

「假如在山洞內發生甚麼事, 山洞有甚麼可怕?」 很難

來

互相照應!」 「你我都不是孩子

「如果眞的有事,你有 辦法

馬獅龍又拚命的搖動車子 「我當然有辦法!」 比比 走

另外,在這一個人跡罕到的地方,這在軌道上行走,不會撞向甚麼東西;馬獅龍並不覺得害怕,因爲車子 他們終於進入了山洞 山洞之內,一片漆黑。

一條隧道也不會太長。另外,在這一個人跡罕到 條隧道也不會太長。 假如這是一條短短的隧道, 他搖着,也望着前方。 應該

> 很快便看到出口, 他看不到出口 可是,他並沒有。 却看見兩點藍

在漆黑之中,這兩點藍光特別刺

看:: 出現另外兩點,這兩點比較細小 馬獅龍輕聲道:「比比 ,在這兩點藍光之後,又再 你

子十分沉重,原來比比安德遜已不在馬獅龍再用力一搖手柄,覺得車 比安德遜並沒有回答

車上! 馬獅龍立時知道出了岔子 車子終於在四點藍光之前停了下

是貓的叫聲。

的眸子!一陣勁風,撲向馬獅龍。 那是長毛的波斯貓! 接着,那雙大的藍光閃動,是貓 馬獅龍閃開,跳下了車子

馬獅龍雖然看不到,却已知道那人,另外那雙較小的藍光也晃動着, 定是今天駕車的長髮男人。

足像一隻貓! 擊馬獅龍,這人的動作快而無聲, 而且 那男人一句話也沒有說 9 聲,十

貓的動作 他憑着他們人貓的眸子晃動而避 ,他配合着他那隻長毛波斯 攻向馬獅龍, 馬獅龍最初

開

似握有一柄刀 馬獅龍手無寸鐵, 人貓的攻勢越來越厲害 而那長髮男人

由得用手一擋。 那長毛貓 一 撲, 馬獅龍不

一的一聲

痛楚,而那男人的刀風又劈下 整隻袖子也被扯下 他感到有些

馬獅龍矮身,滾在地上。

不再遲疑,抓起一把碎石子,向人貓鐵軌道上,滿鋪着石子,馬獅龍

擲個正着。 -」那長毛貓似乎被

在地上,用雙脚攻那人的下盤。 馬獅龍的地堂功夫也不弱,他索性躺 刀風又起,長髮男人的刀並不是 而是十分有法度的 ,幸好

不斷攻擊他的雙腿。 腿並不十分穩紮,馬獅龍知他弱點 那人的躍動能力雖然靈敏,但雙

躍起, 撲向那人 無法閃開,跌在地上,馬獅龍連忙馬獅龍連踢雙腿,那人一時之間 馬獅龍連踢雙腿

他憑的是那雙藍色的眸子 他一撲下 ,却感到後面勁風襲

無可避 自己的背上,他想倒身避開, 他想閃開,只感到一雙鋼爪抓在 却是避

隻普通的貓。被抓個稀爛,這隻貓, :個稀爛,這隻貓,實在並非是一冰冷的貓爪抓在背上,整幅衣服

馬獅龍忍着痛, 一個 輪到那隻貓

腿力也比旋風更爲厲害。 招「旋風連環腿」快如旋風 嗚 ___ _ 聲 , 便再

那男人咆哮着,刀更像狂風暴雨 「你殺了我的貓!」

不時抓起一手石子擲去,然後在地 馬獅龍知他亂了心性 9 更忍耐着

背脊雖然十分痛, 但却能有效地

下盤,剛才幾乎已得手 馬獅龍趁他手慢一點, 可恨那貓兒 又再攻他

而今沒有了貓兒

長髮男子攻下,那知長髮男子似豁出馬獅龍雙腿使出,以爲又可把這 了性命似的,硬接了他雙腿。

法脫身。 開馬獅龍雙腿,一時之間,馬獅龍無 他不單沒有避開,反而以雙腿纏

向馬獅龍胸前。 那人立時縱身一撲,一陣寒氣攻

平日「空手入白刄」的功夫,盲目地奪 馬獅龍知道再無倖免, 只依自己

說

他的刀 時把他的刀鋒扭轉。 當馬獅龍一觸到他的手腕,便立

一的一學。

刀並沒有插在馬獅龍身上,

插在那男人胸前。 那人驚叫,一手拔刀 9 又再刺向 而是

那人一刀。 白刄」的功夫,把刀向轉移,又多插了 馬獅龍又再故技重施,以「空手入

那人並沒有追來。 那人鬆開了手, 馬獅龍躍開,拚命逃向另一邊 也鬆開了腿。

馬獅龍也不理會甚麼,向前奔

着

才看到另一點黃光。 他不知走了 多久,直至他筋疲力

個人,而是掛在天邊上的一輪皓月! 他悚然而驚,幸好那並不是另一 他倒了下去。

當他醒來,甚麼也看不見,只看

到 他實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過 比比?爲甚麼他仍會在這地方? 比比安德遜! 個矮小的身影在不遠之處。

「爲甚麼你……」

他再把眼睛擦一次,是的,是比比

「好了些吧?」比比安德遜安詳地

「爲甚麼我要離去?」 「爲甚麼你沒有離去?」 馬獅龍實在不明白。

我們已離開了法國,進入西班牙的 比比安德遜道:「你再休息一會吧

的漁船,駛出港口,馬獅龍對這些地

出了大河,他們轉乘另一艘較大

方一無所知,心下有點焦急,他只希

望能到一個大城市。

漁船駛出了河口

,前面却是一

「那個像貓一般的人?」

像散了似的。 馬獅龍點點頭,感到全身骨骼好

友一

比比安德遜道:「這裏我也有好

島嶼。

法國人!! 「他的外號也就是叫做『貓』

「爲甚麼他會攻擊我們?」

要殺了你!

比比安德遜笑了,笑得有點無

拿里羣島的首府,是個很好的渡假地

比比安德遜道:「這是西班牙的加

單

算恢復了一些體力 德遜弄了

始有一些木筏在河面上行駛。

與其中一隻木筏的主人談了幾句,便

「他是誰?」

是個

「因爲我曾是他的恩人,因此 「爲甚麼? 「攻擊我們?他只是攻擊你!」

他

他們在岩石間過了一夜 比比安

自己,才失笑起來,道:「我們該去買

比比安德遜看看馬獅龍,

也看看

一些衣服!」

可是兩個人的口袋中,

甚麼也沒

他們又行了半天, 河面較闊, 開

有

馬獅龍道:「你可有錢?」

叫馬獅龍一起跳上去。

那駕駛木筏的西班牙人十分了得

河面上平穩地滑行

只見他左撐撐,右划划,木筏便在

「你也有恩人?

方。

汽車往來穿梭,行人也是摩肩接踵。

馬獅龍忍不住問道:「這是甚麼地

却是井井有條,

市面上也十分繁盛

這小島看來面積並不大,但

切

他們上了岸。

「因爲我並不是一個壞人!」

「你真的是相識滿天下

馬獅龍心想:「這個人實在不簡

一些簡單的食物,馬獅龍總

比比安德遜的西班牙文也靈光

我可以找個人來借!」 比比安德遜道:「沒有……不過 前面來了一個警察模樣的人

比比安德遜向他招手。

待員之後,他們便立刻成爲了貴賓似 安德遜把那盒火柴出示給那位酒店接 ,立即被帶領到一間豪華的套房。 進了房間,比比安德遜便撲向那

而比比安德遜却與他說得頭頭是道

馬獅龍並不

知道他在說甚麼,然

警察上前,說了幾句話

,示意他們選購衣物,

比比安德遜選了一套西服,而且

, 並對馬獅龍說:「你也好好

,我要帶你去見一個人

示意他們選購衣物, 而他却去打 那警察先帶他們往一間小百貨公

柔軟的床。

多少天沒有好好的睡過這麼軟的床褥 全身有說不出的舒服。 馬獅龍也鬆弛地躺在床上, 不知

物 馬獅龍道:「你認識這地方的大人

鼻鼾 馬獅龍欲再問,比比安德遜却扯 比比安德遜道:「是的

的西服。

那個人是這地方的要人一

馬獅龍也不客氣,

選了

一套適體

的打扮一下 立即換了

不 久,便進入夢鄉。 馬獅龍也覺得十分疲倦,合上眼

當他醒來的時候,室中昏暗

的聲音:「馬先生,你醒了?」 這時,電話响了,是比比安德遜 比比安德遜並不在床上

柴盒,交與比比安德遜。

德遜也尊敬起來

接着,

警察從衣袋裏拿出一個火

且對比比安德遜說了幾句話

那警員立刻上來,接過賬單

並

店員遞上了賬單

那店員在旁聽了,似乎對比比安

「你不用理會我,你可以隨便在酒 「你在那裏?」

店中叫東西吃,甚麼也可以一 「你不回來?」

「不,我當然會回來!」

「在適當的時候!」 「甚麼時候?」

十分豪華的酒店,才停了下來。

他們上了車,車子一直駛到一間

有一

個高大英俊的門僮來開車

後才離去。

間酒店的

馬獅龍也偷偷一看,那似乎是一 比比安德遜接過,端詳了一會。

警察又爲他們叫了一部車子

,然

德遜救過馬獅龍,而馬獅龍也救過比之間,比朋友還要親密,因爲比比安 囚犯與押解者變成了朋友,甚至他們 相處,使他與比比安德遜的關係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多天以來的一在通當自用作。

> 龍已有點意興闌珊之感了。 對於押解比比安德遜回去 9 馬獅

吃江湖飯,甚至他承認自己是多重間 諜,不過,他並不是大奸大惡的人。 非如龍津口中那麼壞,他是江湖人 會不理馬獅龍而去,但他沒有。 比比安德遜無疑是個壞人 其實他在路途上,根本有很多機 但並

義 在中國人的觀念來說,這人重

鳴。 馬獅龍想了一會,只覺腹如 雷

富的食物,雖然他不懂西班牙文,但他撥了一個電話給餐廳,叫了豐 幾句叫食物的法文,却可大派用場。 馬獅龍用冷水洗臉,清醒一下頭

以打電話到外國嗎? 他試撥一個電話給接線生:「這裏

「例如英國? 「可以,請說出電話號碼。 ,但要看甚麼地方。

有聲音 馬獅龍說出了號碼, 一會 對方

「是龍津嗎?」

「你在那裏?」 「差不多死了!」 天呀!馬獅龍, 我以爲你

「我在西班牙!」 「是他救了我!」 「比比安德遜呢?」

「甚麼感動?我不明白

「比比安德遜仍然是個危險的

人

物 知道那幾天 乘飛機離去?

彈 飛機有炸

「他離開過你沒有?

犯!! 個孖生兄弟, 並且代他做了一會罪 「有, 說出來你也不相信, 他有

比比安德遜的事,說了一遍。 馬獅龍簡單的把比比阿基拉代替

龍津道:「他們並不是重義氣, 而

是利用你!」

「利用我?利用我作甚麼?」

回來,是取回那星戰計劃的磁帶!」 「我告訴你,比比安德遜從法國潛

「甚麼磁帶?」

劃詳細與重要的資料!」 「是電腦磁帶,裏面有整個星戰計

「那又怎樣?」

而今他利用你作保護,希望可以把 「他一直沒有辦法把這磁帶運出去

磁帶運出歐洲!」

港,而且也不得讓他在歐洲地方把磁 「不要再猶疑, 一定要扣押他去 香

帶出手。」 「可能在意大利!」 「你以爲他會在甚麼地方出手?」

龍津又說道:「你千萬不能讓他逃

馬獅龍沉默着。

動, 可以不用付錢的下車去,這一切的行 實在使馬獅龍大惑不解。

比比安德遜向他說了一句話,

便

N 34

更使馬獅龍不明白的是,當比比

自己,這順水推舟的方法,實在是出的人,他竟然在危難之中,也會利用 夜之間全毀!」 ,否則我們的整個自由世界,會在 比比安德遜實在是一個並不簡單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 「好,我會盡力!」 聽來他並不在說笑話

這地方根本是他的世界-

人意料之外。

可是,而今又怎能再押比比安德

食物,並不是簡單的食物,而是滿滿 一餐車。 馬獅龍開門,是一個侍者送來了

而且還有香檳。

並沒有…… 馬獅龍還以爲送錯了,叫道:「我

他們都是高大威猛身穿整齊西服 侍者之後,竄入了五個人。

好好吃這一餐,也許是……」 他沒有再說下去。 其中一人用英語道:「沒有錯,你

是甚麼事情 不過,馬獅龍已可以意會到,

那

「你說比比安德遜先生?他正與我 「與我同來的……

們的市長聚舊一 馬獅龍坐在餐桌前 侍者小心地把食物一一放在桌

上。

多天的馬獅龍,也不再理會這五個人食物十分豐富,沒有好好地吃過 的來意,先大快朵頤。

「你們也吃點?」

「不用了,你好好享用!」

假如要死,也大可做一隻飽鬼。 吃到了七八成,他便推開了食 馬獅龍心想,既來之,則安之!

物。

馬獅龍道:「比比安德遜有甚麼吩 五人立時緊張起來。

咐? 便護送你到機場,送你回家!」 「安德遜先生說,假如你合作的

馬獅龍立刻高擧雙手,道:「不用 那五人立即掏出了手槍。 「假如我……

躍, 雙腿踢向其中二人 「張」字還未說出口,他已縱身

那二人猝不及防,手槍脫手而

出

柄槍 而馬獅龍穩身於地時,已抓着

「比比安德遜呢?我要親自與他 有了槍,可算有了一時的均勢

「帶我去!」 「他在市長府邸中!」

十分熟悉。 「不用了。」聲音來自門外, 而且

> 支大大的機槍。 個身材矮小的人,但手上却是持有

是比比安德遜!

「我說過,馬先生是一個知情識趣

的人!」 「比比安德遜,你想怎樣?

我不想殺你,假如我要殺你,我「不,我們過了這麼多天艱苦的日 「殺了我?

有很多機會一

麼話好說,只好跟着他們,離開了酒 在這形勢之下,馬獅龍再沒有甚

五個大漢押着馬獅龍,坐在一輛寬

機場上僅有兩架小型飛機。 那是一個小型的機場。 汽車直駛往機場。

,站有一個衣着入時的中年人。

敬 旁邊的人, 對那中年人十分尊

中年人陪伴着比比安德遜上前,

馬獅龍呆着,放下了手槍。

大的車子之內 比比安德遜並沒有與馬獅龍同車

小型飛機前。

比比安德遜也下了車,他的身旁

馬獅龍回過頭來,只見門外站着

「我只想你離開這地方!」

現在我們兩人,都是一無所欠!」 「是的,這便是我要放過你的原因

馬獅龍被押下來,推向其中一架

比比安德遜對馬獅龍說:「好好坐飛機 國家的飛機回家了 到了意大利,你便可以任意乘甚麼

都記掛着我一 「我也要回去了, 我的妻子與兒子

「這位是市長雅倫納・ 馬獅龍伸出了左手。 「這位是……」馬獅龍望着那中

馬獅龍一握着他的手時, 雅倫約也伸出了右手。 ——個反手,雅倫納已被他扣獅龍一握着他的手時,便立即

這一變故,連比比安德遜也料想

龍又已躍到比比安德遜的身畔,並且 一手砍向他的頸項。 其他的人還沒有反應之前, 馬獅

龍右肩之上。 比比安德遜立時昏迷,倒在馬獅

手 的手下停了下來,但已全部拿槍在 雅倫納立時用西班牙文叫道, 馬獅龍用力一扣市長雅倫約

拉着雅倫納。 他一手抱着比比安德遜,另一 馬獅龍道:「上機!」 手

雅倫納大叫一番。 馬獅龍立時把市長雅倫納推前 忽然有人發出槍。

馬獅龍索性把雅倫納當作盾牌 沒有人再敢放冷槍。 機艙,而且身旁還有苦笑的雅倫納 比比安德遜坐了起來,一看身處「比比,我們又再相依爲命了!」

護着他上機。

他再也沒有發難的可能。 「馬獅龍,你果然是個了不起的

個是機械師,另一個是機上的工作人機上有三個人——一個機師,一

他們上了飛機。

們往那裏?」 比比安德遜笑了起來, 問道:「我

但雅倫納却是仍然十分害怕似的。 比比安德遜似乎沒有甚麼表示

機安全返回!」 們一程,到了西西里島,我保證你原 雅倫納聽了,臉孔放鬆了一些 馬獅龍道::「市長,你好好的送我

不是指向飛機,而是向地上掃射,那

下面又傳來幾聲槍聲,那些槍並

那機師看着雅倫納, 雅倫納點點

馬獅龍咆哮道:「開機-

過是洩憤式的開槍。

「市長,你本想往那裏的?」

比比安德遜道:「他是個重言諾的

「甚麼地方?羅馬?

機送我,我不會恩將仇報!不過,比 比安德遜是我的一 長,我也多得你招呼了我,並且用飛 馬獅龍道:「我不會忘恩負義,市

以毒攻毒的地方

「往西西里島-

馬獅龍忽然想起一個地方

市長雅倫納的臉孔更放寬了一

是雅倫納害怕的地方,但他却有恃無馬獅龍並沒有估計錯誤,這的確

雅倫納立時震動起來。

而是控制了大半個西班牙的犯罪活動位普通的市長!他不但控制了小島, 「你還沒有好好介紹這位市長。」 不過,在這雜亂的時刻,小島治安 馬獅龍轉向比比安德遜,問道: 比比安德遜道:「他實在並不是

這點,比比安德遜並沒有誇大

倒算不錯-

通警察,我們便有這樣美好的招待!」 「此地一應俱全 馬獅龍道:「怪不得你找到一個普 「島上的警察,根本是他手下 、甚麼也有, 而且一 毒品、娼妓、 切都在市長

「比比安德遜,你預算把我送到甚 這實在是一個奇妙的地方! 我已說過,是意大利的羅馬

也沒有用!」 「爲甚麼你用這麼多人押解我?」 「我要回英國!」 「你自己呢?」 比比安德遜道:「再多派一支軍隊

但我不想再做你的犯人!」 「當然,與你結伴同遊是不錯的 「你害怕我?」

「你知道了?」

市長控制之下!」 「當然知道,酒店的電話當然也在 馬獅龍而今才明白,他這麼快便

被人從酒店押到機場的原因。

拖累了市長!」 人之間之事,讓我們自行解決,不要比比安德遜笑道:「那是我們兩個 「那麼,那磁碟呢?」

場 五個小時後,他們已降落在西西里機 從加拿里飛往西西里並不太遠, 馬獅龍沒有異議。

那機場並不是國際機場,

個軍用機場

停下 小型飛機便立即回程, 當馬獅龍與比比安德遜剛下機 連加油也不願

比比安德遜道:「他害怕西西里 馬獅龍覺得奇怪

黑手黨,連雅倫納也害怕的黑手 「我知道,他其實害怕黑手黨!」

界,是因為他們的團結。 的一個小島嶼的鄉民,他們能名震世 其實西西里人 ,只不過是意大利

族的團結。 他們上下團結,最重要的還是家

他們的犯罪活動,已成爲家族式

「我們甚麼時候離開這地方? 馬獅龍道:「你也害怕? 比比安德遜也有點心神不定

馬獅龍點點頭 「你有這麼實際的把握?

「這次我一定可以乘飛機回

香港

裏面坐着兩個機場保安軍人 這時,有一輛軍用吉普車駛近

馬獅龍道 「請你們往機場檢查!」 :「我想找 高

生!」 兩人同時怔了一怔。

「可以帶我去見他嗎?」

他們並沒有說話,只示意他們兩

而是一

N 36

半空,而比比安德遜已漸漸甦醒。

這時,飛機已離開了跑道,上了

馬獅龍再加重了語氣

「咦?」比比安德遜似從夢中醒

N 37

甚麼人?」 比比安德遜輕聲問道:「格力高是

馬獅龍並沒有回答他 ,只是微

吉普車很快便駛近機場檢查站

不一會,那個司機回來,恭敬地 他們被安置在一個小房間裏面。

對二人道:「你們可以起程了!」

「不用檢查!」

比比安德遜聽了,更覺詫異。

知這地方是在黑手黨控制之下。 他雖然沒有來過這地方,但他早

機場門外,有一輛汽車在等待

這次並不是吉普車, 而是一輛豪

他們入了車廂之內 汽車便平穩

那人遲疑了一下 馬獅龍向司機道:「格力高而今住 才道:「私人別

是人跡罕到。 這小島的人口本已不多, 郊區更 車子離開機場,一直駛往郊區。

大屋之前,這大屋並非是普通的大 小時之後,汽車已停在一間

大屋面前,似有一個哨站

可機領着他們, 兩人下了車。 通過了那個 哨

的鐵棘。 鐵 站 絲網 馬獅龍看看四週 ,網上更加有 _ 些防止人逃走 只見到處都有

是監獄! 比比安德遜道:「這不是別墅, 這

根本是監獄! 那司機回過頭來,道:「是的, 這

這連馬獅龍也感到詫異。

生住在這裏? 他忍不住問道:「甚麼?格力高先

那司機點點頭。

他們走過了哨站, 直入監獄大

陽如 茵的操場, 監獄的辦公室外面 有一大堆囚犯在晒太公室外面,是一個綠草

那司機與官員談了幾句便離開 有一個監獄的官員接見了司

等着你們!」 司機道:「跟着我,格力高先生正

的平房。 公室,向另外一面走去,那邊是一列兩人跟着司機,繞過了監獄的辦

這裏也有草坪、矮欄杆,也有一 轉過了平房,是另一番景象

些紅花白花,完全沒有監獄的感覺。 一個坐在輪椅上的人,正望着他

們

來已有六十多歲,臉色紅潤,健康情馬獅龍看着輪椅上的人,那人看 輪椅的後面,有兩個大漢。

况不壞。 「馬獅龍?」那 人叫道 ,有濃厚的

大漢立即推他上前 格力高自己推 動輪椅 後面兩

國干邑區的特殊醇醪,假若拿出去拍美酒並不是普通的美酒,而是法

他們對我有特珠的照顧。」

··「這當然是監獄,不過我身體不好

格力高的耳朵似乎十分靈敏

比比安德遜輕聲道:「這是,爲三人各斟一杯,恭敬的奉上。

「這是監

賣,肯定使酒壇震動。

馬獅龍一口喝乾了美酒,道:「我

「馬獅龍, 馬獅龍與格力高親切的握手 十多年了!」

也不明白!」

格力高大笑起來。

「你沒有甚麼改變! 「是的,十五年有多!」

發! 「老了!你却是比以前更容光煥

用……」他頓了一頓,向比比安德遜道 後悔以前的日子,不過,後悔也沒有半晌,格力高才道:「我老了,我

半晌,格力高才道:「我老了,

:「安德遜先生,你也是江湖

比比安德遜一時之間,不知怎樣

只是這雙腿子不再聽話。」 格力高笑道:「甚麼也沒有改變,

兩人笑着。 「甚麼人敢不聽你的話?」

回答。

友,要一起回香港!」 高 ,這位是比比安德遜,是我一位好馬獅龍指着比比安德遜道:「格力 「香港是個好地方!」

活躍。」

你是江湖人,看來你比我年輕時更爲

「你不用騙我,我一眼看去,

便知

房。 他們隨着格力高, 入了 一間

奇趣。 外表平凡的房子,裏面却是大異

鄉土風味。 大廳是高雅的,充滿西西里人的

杯! 「十五年不見 , 我們先來喝

其中一個大漢,在酒櫃裏拿出美

覺。

後的日子也好過些!

比比安德遜有些啼笑皆非的

我都是罪人,你早日捨去犯罪,

他抬頭望着比比安德遜,道:「你

子來,是爲了拯救罪人。

虔誠的翻着聖經,

一會讀着:「人

拿了一本聖經出來。

「我有一種感覺。不過,我奉勸閣 「你怎知道?」比比安德遜問

早些收手比遲些好!」他從椅背後

諜

的保安設施,足以使我頣養天年。 地方,而且,我的仇人也很多,我罪,我需要接受懲罰,這監獄是個 「因爲我想通了,我實在犯了很重 夜提心吊膽,這監獄內有良 好

原來他身邊的兩個大漢, 「而且我有兩個侄兒陪伴着我。」 竟是他

他們談了將近兩小時,然後,

子醬、香檳的晚餐,看來格力高的 個獄卒模樣的人送來了晚餐。 那並不是普通的晚餐, 而是有

「有人會招呼他的了。」 「我的同件呢?」

黨頭子 格力高實在是一個不簡單的黑手

兩個教宗,一個在梵帝岡管理天主教 據說意大利人都相信, 意大利

就算他晚年的懺悔,也難以彌補他前 一個在西西里管理黑手黨。 他是個赤貧小子出身,爲了達到 另一個教宗,當然是指格力高。 曾經做了不少傷天害理的事

從事毒品的販買,不過,押着比比安馬獅龍對他並無好感,尤其他是

當他們快要吃完這豐富的晚餐時

德遜,他沒有其他的選擇。

一人在格力高的耳畔說了幾句話 格力高的兩個姪兒匆忙進來,其中 格力高臉色大變。

比安德遜……你的朋友……逃了 事 也不禁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馬獅龍本來不想干涉他們之間的 格力高有點遲疑,但仍說道:「比

馬獅龍幾乎以爲自己聽錯了

押到羅馬機場,他便沒有逃生的機會决定要離開這地方,假若再被馬獅龍 意大利的黑手黨組織嚴密,他沒有 比比安德遜躺在床上想了一會

回英國。 逃出去,躱起一段日子, 而且是個並不十分繁華的地方 十分把握,不過,至少這是個島嶼, 把握可以逃走。 其實, 在這地方逃走,也是沒有 定然可以逃 ,只要

訊太發達,很難逃出黑手黨的勢力範 都市的日子雖然比較好過,但資

於是,他决定逃走

視 因爲這地方, 逃出這列平房並沒有多大困難 根本就沒有人巡邏監

走 出了這地方,便往大牢那邊

他本想冒充囚犯,在大牢裹躲一

馬獅龍把比比安德遜的多重間 「他犯了甚麼罪?」

住在這裏?」

馬獅龍道:「格力高,你爲甚麼要

罪,自然要服刑,不過,他們尊敬年

「住在這裏沒有甚麼不好,我犯了

老的西西里人!」

不想在比比安德遜面前,把往事抖了

格力高並沒有說出眞相

,可能他

叙述了一遍。 身份,以及危害整個自由世界的事

年 紀,還未走出西西里!」 看他的年紀也不太大,當年我這個格力高聽了,道:「真是後生可畏 馬獅龍道:「世界不同了

年 是的, 世界不同了 , ___ 想 當

安排到羅馬,然後乘直航班機返香港

馬獅龍轉了話題,道:「請你爲我

可以嗎?」

是因爲被人追殺而到了香港。 界聞名的黑社會頭子格力高,格力高 個潦倒的異國人,想不到這人却是世 那年他在香港的街頭,救起了 馬獅龍也想起當年。

去辦,並且用西西里人話

9

吩咐了一

格力高聽了,示意其中一個大漢

那人不斷地點頭,

然後恭敬地退

力高的身份,他只是本着同情心而救的人來往,可是,那時他並不知道格 也沒有再與他來往,但想不到十五年 他,後來,他知道了格力高的身份, 本來, 却在西西里島重逢。 馬獅龍並不與有毒品交易

「那你日夕做些甚麼?」 「我再沒有從事那些工作了!」

的老人!」

好,

今晚我們

便好

好的談

候走?」

「越快越好!

,你要好好的陪伴這個西西里

格力高道:「馬獅龍

9

你想甚麼時

這實在是一個重大的改變 「看看聖經。

德遜帶往一個房間,那房間設備週全

格力高示意另一大漢,把比比安

, 比大酒店的房間不遑多讓

馬獅龍仍然與格力高在大廳之

作了 警方的汚點證人,才使我下獄。」 他仍然說道:「那年, 格力高似乎不想提起這些事, 「爲甚麼你會入獄? ::他為了家人,也為了 我一個手 財產,轉 不

「那人並沒有好結果? 「不,他仍逍遙的活着。」

格力高的選擇,的確不錯。

中生活,比在家居還要好,至低限度 他不用害怕仇家來尋仇

馬獅龍想起比比安德遜

他們二人共酌,一面談着往事。

N 38

單! 盡快回香港!」 馬獅龍點點頭,道:「因此

,我要

格力高問道:

「你的朋友並不簡

N 39 完全不同,而且個子矮小,很容易便段日子,不過,他的外貌與那些囚犯 被人認出來。

身材與他差不多,於是,他打 忽然,他看見一個矮小的 量那獄 獄卒

他穿着那獄卒的制服,一直走向 換了他的制服。

監獄大門,一路上,並沒有人理會

他出了監獄,仍然沒有人發覺他。 比比安德遜是個鎮定從容的 他心中有點高興,却滿是徬徨。

去那裏?這是西西里島,是黑手 開始有人注意他,因

並不是街上慣常見到的 爲他穿的是獄卒的衣服,這種制服 他摸摸口袋 ,幸好還有幾十塊

他立刻走進一間買衣服的商店

買了 一套普通的衣服,立刻换上

然後,他叫了一部街車。 「最近的碼頭。」

汽車向着市區進發,過了十五分 那司機並沒有甚麼表示

旣是一個海島,自然有很多碼頭,只,不過他心中有一個想法,西西里島 要到了海邊,那便容易蒙混過去 比比安德遜並不熟悉附近的環境 又開始向另一方的郊區進發。

他的如意算盤並不十分如意。

降下的印象,監獄應該離海傍不太 西西里島並不大太,以他乘飛機

沒有海的跡象。 轉眼已過了二十分鐘,但前面 並

比比安德遜心中開始戒備着

豈不便是牢房? 那一列的建築物… 車子再行,風景却有點相熟

表情却有點怪異。 他悚然而驚,看看那司機 人

那司機並沒有理會他,反而把車 比比安德遜道:「停車

要: 比比安德遜再喝道:「停車!我

「要甚麼?快到了 0 4

上 ° L 「你不再停下來,我便撒在車 「啊,你想到厠所?這附近並沒

有……」 「不用甚麼厠所,你把車子停下

我自然有辦法。」 那司機似乎不大願意,不過, 他

是想逃離這司機,這司機可能是格力 終於停了下來。 他當然並不是爲了解决內急, 比比安德遜下了車, 跳入草叢。 而

在 高的手下 格力高的手下 , 果然是無處不

那司機等了一會 仍不見比比安

只見比比安德遜已拚命向前跑

這一帶十分荒凉,全是野草。 「你逃不了

只拚命向那佈滿大岩石的地方逃去。

總敵不過汽車的速度,轉瞬之間,汽可是,無論他身手如何靈活,他 車已在他背後。

那司機在咆哮着。

避

疲力盡,束手就擒。 是利用車輛壓迫着他,目的是使他筋

人。

跳入草叢 可惜這些草叢後面,

並

地方。 那司機的駕駛技術十分高超,

德遜幾下

點,便可使比比安德遜躺下。 但是他並沒有。

內有些異動。 德遜的踪影,只見不遠之處,草叢之

他把車子駛過去

比比安德遜,就正如一隻貓抓到一隻的囊中物,不過,他仍然要玩弄一下這時,比比安德遜根本是那司機

比比安德遜並不知道他說甚麼

那是死亡遊戲,

而是用

比比安德遜走着,左閃閃、右避

比比安德遜並不是個隨便放棄的 司機並沒有下車捉他的意思,

他拚命奔跑,一見有利位置,便

如。 然在雜草叢生的地方, 仍然控制自 雖

而且可以控制車子,撞了比比安

但却使他狼狽之極,司機只要加速 那幾下並沒有傷及比比安德遜

仍是平坦的 而 頭。 並且墮下 對貓來說,却是發洩獸性的遊戲 用力推動了一塊石子,這石子搖動, 向前衝去, 衝向前面一塊較大的石 老鼠之後,並不立刻殺死他, 堆大石 他也是一個小心謹慎的人。 比比安德遜急極,而且背後 對老鼠來說, 他把車子再駛近。 那司機把車子駛近,却並不下車 他跳上那堆石上,突然倒下 他心裏突然靈光一閃。 忽然,他踩着一塊小石子, 而這時,比比安德遜已起身, 那石頭向前滚了幾下, 去,自己定然筋疲力盡。

滚向前面

身

塊液下 這一墮下 ,却牽連了很多大小石

快 塊滚下的速度 那司機立時把車子退後, 9 比他退後的速度更 可是石

擊破了 原來汽車的水箱,已被一塊大石 「隆」的一聲,有水淌出

司機咆哮, 比比安德遜更拚命把

石子推下 一時之間 , 車子竟陷在石

他無法不下車

他擲去。 比比安德遜拿起一些碎石 , 猛向

那司機十分憤怒, 撲向比比安德

子,他並不把這司機放在眼內,不過 比比安德遜知道,假如是平常

而今他已接近筋疲力盡。 而那司機却仍是精力充沛

比比安德遜撒了一會石子之後, 這不是力敵的時候。

便竄向另一邊,在亂石之中匐伏着。 那司機已從懷中抽出了一柄手

> 子 壞

轟來。 比比安德遜稍爲移動,他便一槍

不敢再動 子彈擦過比比安德遜的額角, 他

近。 那司機握着手槍,一步一步行

這司機抓着自己,他忍耐着, `機抓着自己,他忍耐着,那人更比比安德遜心中怦然,他不能讓

突然,他抓起一把沙子 撒向那

那人忙亂中又開了一槍。

並連滚帶竄,離開那人足有十米比比安德遜却趁這個時候滚身向

N 40

汽車在前面不遠

左一 撒,自己却向右邊騰躍。 比比安德遜又抓起幾塊石子 向

小的塑膠打火機,他伸手抓着打火武器,車頭破碎玻璃處,却有一個小 了車子作掩護,他的心較爲安定。 他摸摸自己的身上,並沒有甚麼 這一番折騰,他已到了車旁,有

槍 一個打火機,怎能對付 一柄手

比比安德遜用手按按那油缸的蓋 車尾部份也被石塊撞着, 比比安德遜立時滚身到車尾 那人又放了一槍。 部份毀

那蓋子一碰便跌了下來 一陣汽油的味道

並且把衣袖放入油缸之內 比比安德遜連忙扯下了一隻衣 那司機並沒有立即上當, 他發出了呻吟的聲音。 他小心

奕奕的走近 比比安德遜舉高了一隻手,叫道

比比安德遜 那人慢慢移近,手中的槍,指着

「不要開槍。」 比比安德遜慢慢移動,並叫道:

那人並沒有鬆懈。 比比安德遜一站起來,那隻浸滿

了電油的袖子,也立時被抽了出來。

而比安德遜已撲上,並擦着了打 司機不虞有此一着,向後一退。 汽油像雨點般灑向司機。

能否救自己的命,那要看自己了

也沒有星星

比比安德遜伸頭往外

,天空既沒有月亮

那時已是深夜 狗吠聲愈來愈近。

只見遠處有幾點紅光,是狗的眼

身上,火光竄上,司機滿身是火。 那塊沾滿汽油的袖子已搭在司機 司機已成了一個火人。 他躍開,在地上滚動。

並奪了那槍。 比比安德遜眼明手快,一躍而出 那人在地上滚動了一會, 咆哮呼

比比安德遜不再留下來,握着手 火勢却仍然十分猛烈。

石

是過了有水的地方

可是,後面仍是起伏不定

的

味,並不能逃過這些狗的鼻子,

比比安德遜知道

自己

身體

的 氣

除非

由大小不一的岩石所組成。 便看見海了,而這一帶的海邊,全是 ,他不能停下來,果然走了不久,他 這對於比比安德遜來說,是較爲 他本已是筋疲力盡,但爲了性命 奔向有海浪聲傳來的地方。

也沒有這麼容易追到。 因爲岩石十分難走, 假如有人追

有 個岩洞似的地方,便歇了下來。 他奔了一會,看見石與石之間 比比安德遜只感到全身 酸軟不

聲 心頭却有說不出的滋味 他斜卧在石洞之內,耳聽着海浪

不一會,他便睡着了 一陣狗吠的聲音把他驚醒,

握着手槍。 手槍內還有三顆子彈,三顆子彈 他緊

> 他,並立時向他撲下 突然,一隻狗已撲上大石之上 比比安德遜在下面,那隻狗已發

狗聲更近。 他緊握着手槍

比比安德遜閃開,並且 横掃

那狗被打

中 那一拳的力量並不小, 打中了那狗的下顎,一陣骨頭 比比安德遜仍然守候着, 而另一隻狗已撲上。 横着身子,滚向另一旁。 一拳 碎打

裂的聲音。

幾隻狗兒走近,却沒有撲下 這時,有人喝叫。

對峙着。 狗兒並不搶攻,一時之間,只有互相比比安德遜本是以靜制動,可是

比比安德遜並沒有說話 「出來吧,你逃不了!

一隻狗終於忍耐不住,猛然撲

比比安德遜再沒有選擇, 一槍轟

「砰」的一聲,狗血四濺。

遜有槍,而今一槍响起,衆人立即退 那些追捕的人,料不到比比安德

比比安德遜趁着這個機會, 連那些狗也退後。

他握着槍,叫道:「不要動!」 一陣强光射來,使比比安德遜睜

不開眼睛。

「做一個刑警吧!」

馬獅龍沒有想到。 你想做個什麼人物?

分鐘可射六十發子彈的那種輕型機 十柄槍指着他,而其中有八支,是一 當他再睜開眼睛的時候,已有二

比比安德遜呆了

在門口迎接比比安德遜。 格力高穿着上等的絲質睡袍,

馬獅龍看着他被十多人押着,

得了,就是雙色鬱金香也逃不了。」 馬獅龍道:「我相信他不會逃的 格力高道:「我早說過,沒有人逃 比比安德遜瞪了他一眼。

衣衫襤褸的比比安德遜,站在馬 格力高道:「放開他。」

獅龍前面

話 格力高示意手下 比比安德遜轉身走向他的睡房 馬獅龍道:「好好休息一會。」 ,押他入了另一

到羅馬,一直到機場,自然有人送你 仍然清晰地聽到馬獅龍與格力高的對 格力高道:「明天我會派人送你們

們上機。 「至於身份的問題,我會爲你們預 馬獅龍道:「麻煩你了。

可以堂堂皇皇把囚犯押回去,也可「那沒有什麼問題,以刑警的身份

在服刑的老大哥,竟然可以使他冒充 在路途上少些麻煩。」 馬獅龍實在不能不佩服,這個正

像 力高的勢力,實在是難以想

心的睡 比比安德遜知道, 覺 而今最好是安

駕車送馬獅龍與比比安德遜到羅翌日,格力高吩咐他的一個親信

場時,已是傍晚 不再弄些什麼花樣,他們到達羅馬機比比安德遜受過昨夜的敎訓,也

> 交與馬獅龍。 有人前來與他接洽,並且把一箱文件 當那司機帶着他們進入機場,便

> > 了這麽多人,你一定要接受相對的數我們自由世界是講求法治的,你殺害

這麼多人,你一定要接受相對的懲

都在這裏了,祝你們平安。」 司機道:「你要的文件、金錢,

低聲地說道

「你真的想要什麼?」比比安德遜

馬獅龍道:「謝謝。」

、信用卡和美金,甚至刑警用的手 他打開那公文箱,裏面有旅行證

那司機似吁了一口氣的離開了他

交與美國有關方面的人員。 望早日可以回到香港,把比比安德遜 經過連日來的變故,馬獅龍也希 馬獅龍立刻往辦上機前的手續。

使更多人可以活命。

,但在另一面來說,

他也是因此

實何嘗不是害死了很多人?

比比安德遜知道多說下

不過,那是原則問題。

一定是好人,他們的發明與創造,其

而那些參與星戰計劃

的人,並不

德遜當然並不是絕對的壞人,他雖殺 不過,他心裏也有想過,比比安

高是意大利的另一個教宗。 懷疑他們的身份, 入閘的手續非常順利,也沒有人 怪不得有人說格力

頭等的客位。 比比安德遜垂頭喪氣。

直到飛

馬獅龍忍不住問道:「怎麼了

以爲你做。」 「除了讓你離開之外,什麼事我也 比比安德遜道:「就是想你讓我離

開。

「你也明白,我並不是一個絕對的 馬獅龍道:「不

「你不是,可是,這是原則問題

「沒有什麼。」 格力高也十分客氣,爲他們訂了 然是利碧加 機上了半空,他才上洗手間。 人叫他:「叔叔。」 因爲他仍然害怕他會逃走, 從洗手間出來,馬獅龍却聽到有 馬獅龍一直沒有離開比比安德遜 飛機是不停站的, 直飛香港 索性閉上眼睛,鬆弛一下 「利碧加,這麼巧?」 摩亞的女兒利碧加 馬獅龍有些愕然,抬頭一看

竟

寫新聞。」 「我被報社派往香港,採訪一些特 馬獅龍點點頭,道:「你呢? 「是的,你現在才回香港?」

我會帶你四處逛逛,好嗎?」 「啊,那好極了,當你工作完畢

「好,我正爲人生路不熟而發愁 一切都解決了。」

上面有那報社在香港的地址, 利碧加遞上一張名片給馬獅龍, 馬獅龍

也把在香港的電話寫給了她。 利碧加道:「不阻你了 ,你還有朋

「那是我捕捉新聞的直覺, 叔叔

我還覺得你有點憂慮似的。」 利碧加不愧是個記者, 觸覺異常

「到了香港 什麼憂愁也沒有

安德遜, 馬獅龍回到座位, 他有點緊張, 可是, 却不見了比比 安德遜

立即便出現了 比比安德遜道:「那是你的新女朋

「我自然知道。」 「她是個記者?」 馬獅龍道:「那是我的世侄女。」 「你怎知道?」

機緣巧合 揭發陰私

馬獅龍也沒有追問下去

飛機平安的到達了香港的國際機

N 42

場 馬獅龍本來也有點擔心 證件會

> 否出 但有效,而且受到尊重 [問題,不過,他的刑警身份證不

他們步出了機場。

相處也多天了,你覺得我是個壞」出出多德證突然道:「馬先生,我

求 「你也是,不過,我有最後一個要 你曾救過我的生命。

「你說來聽聽。」

因此,在你把我交給有關方面的人之的日子,我也許再沒有機會欣賞了, 前,帶我到處觀光一下,可以嗎?」 「香港是個著名的地方, 我想以後

不過,他雖然回到自己的地頭, 上刑場之前,也有飽餐一頓的權利,一個過份的要求,就好像一個死囚臨 有顧慮。 馬獅龍聽了, 倒也覺得這並不是 但仍

陸? 地方龍蛇混集,難道我逃上中國大比比安德遜道:「我逃不了的,這

嗎? 馬獅龍笑了 ,道:「好 9 你疲倦

頓豐富的中國菜, 「那麼,我們現在便四處逛逛, 「還可以。」

再

「那好極了。」

却想不到應先帶比比安德遜往那馬獅龍本是個老香港,但一時之 他們上了的士。

> 錯。」他指的是機場附近的景色 比比安德遜道:「香港的夜景不 但這話也給馬獅龍帶來靈感。他

景色。 貪婪的孩子,沒有放過街上每一處的 車子開動,比比安德遜好像一個

對的士司機道:「上太平山。」

自己的都市,馬獅龍也感到有說不出 的舒暢與安全的感覺。 熟悉的街道,一切都是十分親切 過了這麼多天艱苦的生活, 到

獅龍便看見有輛黑色的房車,似乎 當他們經過海底隧道的時候, 馬

連美國領事館的人也不知道。 直跟着他們。 沒有人知道馬獅龍已回到香港

比比安德遜一直在馬獅龍的身邊, 去厠所也沒有離開過。 那麼,這是比比安德遜的人? ®遜一直在馬獅龍的身邊,連他沒有這麼神通廣大,因爲

一輛跟着一 海底隧道內,汽車整齊地排列着 輛, 用相同的速度向前

他們的黑色房車內,有兩個外國人 他們並不像美國人。 馬獅龍已經看淸楚,那輛跟踪着 個人身材十分高大,就是坐

在車廂內,也讓人感覺到他們的體型 比比安德遜道:「那兩個北極熊不

爲了你,或是爲了我!」 比比安德遜點點頭,道:「不知是

肆虐!」 「看來他們還不敢公然在這大地上

「希望如此!」 車子出了海底隧道, 並向太平山

進發。 那輛黑色的房車 仍然距離不

遠。 忽然 ,馬獅龍對司機道:「在到達

山頂之前,有一間超級市場的?」 可機點點頭。

且請你盡量開快點,擺脫那車子!」 馬獅龍道:「我們在那裏下車!並

即以高速向山頂進發,暫時擺脫了那這比說甚麼話也更有效,車子立 馬獅龍把一張美金放在前面。 司機並沒有回答。

界也有效的通行證!」 比比安德遜忍不住道:「這是全世

不可以眞眞正正擺脫那房車的追踪。 可惜,上山頂的路只有一條 ,並

乎又有另外一輛藍色的房車。 馬獅龍却發現黑色房車之後, 那時天已入黑,路燈亮起。

馬獅龍向司機道:「那

輛藍色

你們是……」那司機似乎十分興奮 「是在香港島時加入追踪的!兩位

「你小心駕駛吧!」

裏間。,

懷好意!」

追踪自己?他們為的是比比安德遜? 馬獅龍心內忐忑:「究竟甚麼人會

N 43

轉了一個彎, 暫時擺脫了那兩輛

不遠之處,他們已可以看到超級 司機又一再踏油門,汽車加速

司機問道:「下車嗎?」

比,這次不知道是爲了你還是爲了在路邊!」他轉向比比安德遜道:「比 馬獅龍道:「下車……不過,就泊

對

汽車還沒有完全停定,他們已下 比比安德遜道:「好,我們又再來

級市場 掩蔽的地方,他們只好急步的走進超 這間超級市場, 附近並沒有甚麼

黑色的和新發現的藍色的也駛去。 的士駛去, 那兩輛車子,包括那

且停在超級市場外面, 一會,那黑色房車折回, 兩個金髮的 並 高

兩人入了超級市場 馬獅龍道:「小心-

也很多 :多,一列一列的,排列得十分整這間超級市場面積十分大,貨品

到上面的旋轉餐廳會合!」 馬獅龍道:「小心,假若我們分開

> 馬獅龍又警告道:「比比,你在香 比比安德遜點點頭。

港, 那兩個西裝畢挺的高大男人

而行 他們低聲說了幾句話,便分兩

馬獅龍示意比比安德遜走向另

邊 他可以東躱西藏。 ,他十分熟悉這間超級市場, 因此

比比安德遜似乎不知應往那裏才

接近 (近,他便躱在那一大堆的貨物旁邊個大大的好處,當那個高大男人一不過他身材矮小,在這地方却有 也就混過去了

有甚麼收穫,却也十分不甘心似的。 他們身型十分高大,很容易引起 那兩個男人走了 幾圈,沒

忙? 語 問他們:「先生,有甚麼可以幫 有一個職員上前,用英

超級市場內的職員注意。

人並沒有回答。

他們,弄得他們有點不好意思。 但那超級市場的職員却一直跟着

的旁邊。 當那兩個男人走近,他便用力 比比安德遜蹲在一大堆可口可樂

二人十分狼狽,他們想立刻離開 幾百罐可口可樂立時滾下 弄得

們弄跌了這些東西,想一走了之?」那職員却不放過他們,叫道:「你

些可口可樂。

的罐頭 他們更加狼狽

很多人也上前圍觀

笑着。 忽然 其中 一個高大的男人發現

句 比比安德遜,向他身旁的人說了兩

頭 那人也站了起來,不理會那些罐

比比安德遜已奔向收銀處 兩個男人也追來

人也欲奔出 比比安德遜走出收銀處,

偷了 東西!」

其中一人說道:「我沒有!」

龍津應該在英國,

爲甚麼他會在

那是龍津!

香口糖、朱古力、甚至避孕套..... 來,只見手上有很多細小的東西 那男人摸摸自己的口袋, **大西,如**

也是掏出了很多超級市場內的東西

那兩個男人無法,只好蹲下拾起

比安德遜又趁機會在後面推下一大堆他們身體龐大,而貨物又多,比

比比安德遜也在人羣之內,

的掌握?馬獅龍並不太擔心 惑,難道他果然趁這機會,

,他不能逃得多遠。

他上了一部的士,直駛往山頂的

却不見了比比安德遜,馬獅龍心下疑

逃離自己

在香港

當馬獅龍出了超級市場的門口

全爲了比比安德遜!

並沒有甚麼反應,

看來這兩人是完

兩個男

馬獅龍却找不到比比安德遜的踪影

餐廳內並沒有太多顧客,

可是

突然,他呆住,

因爲他看見

開超級市場, 便在旋轉餐廳會面。 與比比安德遜約好,假若不能同時離

那些職員立即阻止他們 但比比安德遜却用英語說:「他們

袋! 比比安德遜道:「看看他們的

另一個男人也摸摸自己的口袋

之後,開始爲他們點算貨品的價錢 那人拿出了錢,但職員罵了幾句 職員當然不讓他們離去

手,這擧動,氣得二人直瞪眼。

比安德遜却在門口處向他們揮

獅龍亦步亦趨,那兩個人看見馬獅龍

比比安德遜已離開超級市場,馬

叫

爐峯大厦。

下了車,他上旋轉餐廳

超級市場內更是一片混亂。

香港的 這裏? 他從來沒有在自己面前 馬獅龍本想上前 但回 提過他會來

比比安德遜前來, 既然他會來香港,爲甚麼不親 這不是更爲直接

嗎?何必委託自己押回來?

馬獅龍心中, 難道他有甚麼秘密? 實在有太多的疑

馬獅龍坐在一個較爲隱蔽的座

來他們都是遊客,而最後出來的 ,電梯內出現了一羣人,看 人,

竟又是一個熟人! 是利碧加!

古老的相機。 麼竟作遊客的打扮?身上還掛着一個 她並不是參加旅行團來的 爲甚

她環目四顧 沒有讓她發現 · 環目四顧一會,馬獅 利碧加並沒有隨着那 龍低下頭來

當馬獅龍再抬起頭來,却見到利

碧加走近龍津處,並且交談起來。 龍津是英國的外交部人員,而利

碧加是記者,他們兩 也沒有甚麼值得奇怪 馬獅龍所坐的位置, 人認識, 離他們相當 甚至 相

乎有點尷尬,似乎是不希望在 無法聽到他們在說些甚麼。 尬,似乎是不希望在這裏遇,從龍津的表情看來,他似

龍津並沒有回答,並且表示要離 利碧加却一連發出了很多問

着了相機,利碧加有點憤怒 走出餐室 却被龍津 ,却站了 一手按

N 44

後,也離開了餐室。 龍津坐了一會 吸了一枝香煙之

馬獅龍實在奇怪 , 也 隨着他 步行: 往 離

這地方 頂東邊的舊老襯亭,那裏有很多遊客 正欣賞維多利亞海港的美麗景色 龍津走出了爐峯大廳, 馬獅龍是老香港,却鮮有機會來

維多利亞海港平靜如鏡。

把美麗的夜景, 半山之處, 不時湧出 更增添一份神秘的 陣陣霧氣

目 對岸璀璨的燈色 ,更是使人眩

硬幣才可以觀看,不過在這黑夜時份 也看不見甚麼。 亭上有一些望遠鏡,要放入一 遊客們只是東指指, 西指指 個

龍津却擁着其中一座望遠

邊 而他看的並不是海港,而是另

遠 並沒有太多的路 \有太多的路,而他也不會走得太馬獅龍並不急於追他,因爲山頂 龍津看了一會,便急步離去。 那邊沒有甚麼特別的景色

望遠鏡仍然可以觀看。 馬獅龍循着望遠鏡的方向望去 他先走到那望遠鏡處 竟是山邊一間白色的屋子。

> 民地色彩的那種。 那種英國式的獨立房子,充滿殖

似是一個陰謀。 馬獅龍忽然覺得,龍津的行動

發 他急步離開老襯亭,向那白屋進

下了窗簾,並且有燈光透出來 那白屋似乎十分神秘,所有窗都 龍津也正在奔向白屋。

看來這屋子守衞森嚴,並不容易進 馬獅龍聽到附近有狗吠的聲音

附近監視着。 馬獅龍也不急於進入,他决定在 他看了一會, 屋內並沒有甚麼動

靜 忽然, 有 一件硬物頂着 他 的 腰

間

却見到一個美麗的身影一 馬獅龍轉身,一手正要扣下 利碧加一手按着他的口, 他失聲大叫道:「利碧加! 噤聲道

物? 「你也爲甚麼會在這裏?」 「爲甚麼你會在這裏?」 馬獅龍道:「龍津也是 兩人不禁笑了起來。 你 的

獵

「你呢?」

遜……」 「他根本是委託 我押比 比 安德

> 出現。 他們都期望着, ,白屋內的燈光暗了下來。 可是龍津沒有再

這裏住下 「你知道這屋子是甚麼地方?」 利碧加自言自語道:「龍津怎會在

「是城中一個美國富翁的居所!」

切的地方!」 之前,已做足了功課,十分熟悉這 利碧加道:「是的 我來香港採訪

者。 利碧加果然是一個有魄力的記

龍自言自語道。 美國富翁的居所,這表示什麼?」馬獅 「一個英國外交部人員,入住一間

「如果想知道, 那要看你的本領

着 獅龍打了個寒噤,他腦海不斷的盤算 這時夜已深, 一陣寒氣湧來, 馬

利碧加道:「走吧!我看今晚再也

找不到什麼了一 馬獅龍道:「你住在那裏?

「好,也許我有機會找你!利碧加說道:「希爾頓!」

們會合作。 「看來……我是直覺的感覺到 我

個不夜城,通宵也有的士行走。 馬獅龍乘了車子 他們離開了那地方,幸好香港是 直往自己的家

裏

是入睡了 候,老岳(馬獅龍家中的老管家)應該 如果以正常的情形來說,這個時 屋子是燈火通明的。

比比安德遜道:「先進來再說 「爲什麼你會在我家裏? 這實在是一個意外。 開門的是比比安德遜! 馬獅龍正有點猶豫,門却開了 他是一個節儉的人

「什麼?你說什麼?」

來招呼我?」 老岳也從客廳走出來, 馬獅龍笑道:「這是我家,竟要你 道:「這

「老岳,你去睡吧,這位是我的朋

老岳 道: 「我也沒有 什麼招呼

說出了他來馬獅龍家的來龍去脈 老岳返回 睡房,而比比安德遜也

且一直苦纏着他。 並不能擺脫兩個北極熊的追踪,而 原來比比安德遜離開超級市場後

他躱在山上一間空屋,才擺脫了他 比比安德遜不愧是一個多重間諜

北極熊駕着車子,回到港島!」 了他們,反而被我跟踪他們 「那麼,你怎樣會知我的地址?」 比比安德遜却道:「我不只是擺脫 兩隻

「他們往那裏?」

應該是另一次大大的意外 「是美國領事館ー 馬獅龍沉默,比比安德遜的答

「你跟了進去?」 馬獅龍實在不相信自己的耳朶! 「是美國領事館!」

「當然沒有可能!」

個妥協, 自己事,我是個多重間諜!」 「很簡單, 而目的是爲了我,我自己知 他們之間, 一定有了

以香港作爲一個交換地,而今……」 直接從英國押送一個間諜回美國,才 「龍津托我押你回來,目的是不想

加進了蘇俄!」 「而今不單牽涉了英美兩國, 而且

忽然,馬獅龍有一種憤怒的感 龍津其實是出賣了自己!

家居,一切一切,都顯示着他是被出晚親眼看見龍津進了一個美國富翁的 賣了,被利用了 從比比安德遜的遭遇中, 不過,他一直覺得沒有可能。 本來這種感覺,馬獅龍早已有了 再加上今 可是

件陰謀? 他們是否正在進行

馬獅龍道:「好了,你又怎知我住

馬獅龍實在是大憨不解

到你家!」 有密切聯繫的人, 說你家有神秘人騷擾,你是個 給警察局 一個警官去,我便跟踪着那警官來 因此,他們立刻派 與警方

遜的本領 馬獅龍實在不能不佩服比比安德

去。

燈光。

馬獅龍與比比安德遜沿水渠爬上

不過,牠們都敵不過那些噴劑!

白屋之內,只有一間小閣樓透出

狗的藥物,半夜才到達山頂的白屋。

他們換了黑色的西裝,並帶了啃

白屋內果然有幾隻巡夜的巨犬,

「其實你不一定要來我家。」

國領事。

「爲什麼?」

辦法抓到我!只有這裏,他們不敢來 也不能來!」 「我無論入住什麼地方,他們也有

樣,

我也要把那朵鬱金香帶回

去的

那北極熊也用英語說道:「無論怎

他們似乎在討論一件事

比安德遜。

錯,他們與北極熊有了協議,只要抓

還沒有答應我們的條件!

龍津道:「這個可以。不過,

你們

馬獅龍與比比安德遜互望了一

想像! 好一點,如果是押往蘇聯……我不敢「我不知道,假若把我送往美國還

去證實!」 馬獅龍嘆了口氣,道:「明天我們

一件交易

比比 安德遜道:「我 當然 有辨

翁的住宅

馬獅龍決定先查探山頂那美國富 ,他們到下午才起來

比比安德遜道:「我打了 找着那位當值的警長,我德遜道:「我打了一個電話

:「不過,目前最安全的地方,只有這 「我也不想,」比比安德遜笑着說

津,另外一個是美國領事館的人。

赫然有兩個是北極熊、一個是龍

室內有四個人

原來這屋子的主人,便是那個美

眼

着我,便……」

減少在歐洲的飛彈,並且要無條件

的

「還不是老條件-「什麼條件?

你們要大大地

*

*

其中一個北極熊道:「好

馬獅龍也把自己的遭遇, 告訴比

比比安德遜道:「我的估計並沒有

「怎樣?」

會

他們兩人用俄語,

低聲說了

北極熊似乎有些猶豫

峙着,暫時的僵局,對全世界的人也兩個超級大國因不明對方的實力而對 有好處一

從現在開始,無論誰找到那鬱金香

也要送交我們!」

馬獅龍看看比比安德遜,

只見他

「假如你被抓進鐵幕呢?

滿頭大汗

掌握了一切資料,世界將沒有這麼平 知 的一切星戰計劃告訴了他們,他們「那會有更多人受害,我會把我所

用自己,押送比比安德遜回港。

事實上,他也是一個間諜。

馬獅龍也證實了,龍津的確是利

他實在是害怕被送入鐵幕。

「我不相信!」

動! 世界之內,做雙方的間諜,讓他們 的軍備,那時…… 方都知道對方一部份的虛實,不敢妄 他們便會研究另一個尅制星戰計 倒不如讓我 他們自劃劃

其實是門面功夫,他們之間,早已有 局,什麼高峯會議,什麼裁軍協議,

世界上的事,其實也是一個大騙

甚至那個領使館的人,何嘗不

一套內定的協議。

他拉着比比安德遜回家。 馬獅龍感到十分憤怒。

「這實在是 一項聞所未聞的怪

論。「你看,」 他們之間也各有各的 勾

出聲,

但他的神情,顯得十分焦躁。

比比安德遜一直沒有

遜仍沒有說話

可是他更爲坐立不

回到了馬獅龍的居所,

比比安德

馬獅龍不得不承認這是事實。

的性命!」

出來吧!」

馬獅龍道:「你有什麼話要說

,說

「我只想懇求你,放了我吧!」

馬獅龍笑道:「我又沒有用手扣扣

全的人, 兩個世界有了均衡,不會使某一方勢 比比安德遜無疑是個危害世界安 馬獅龍開始明白其中道理 不過,有了這種人,反而使

只是這功勞並不是顯而易 但與這罪比較起來,却

N 46

不過令星戰計劃的進度慢了下來,使我害死了一些參加星戰計劃的人,只

比比安德遜道:「在自由世界裏,

帶回去,這世界上,受害的人更多!」

力突然膨脹起來。

「我不是在說笑,假若我被北極能

馬獅龍並不明白他的話。

馬獅龍有點猶豫

音:「馬先生,他們都是間諜!」 這時,電話响了,是利碧加的聲

比安德遜! 至兩個北極熊,都要搶奪你手中的比 「你的朋友龍津、那個美國人,甚

「你認爲把這朶花 交給 他們

「不,千萬不要!」

方,假若他完全透露出英國的秘密 鐵幕,比比安德遜並不會忠於任何 「因爲他們一定會把比比安德遜帶

她的話,與比比安德遜的話不謀

「他懇求我放了他!」

「放了他!」 馬獅龍道:「可是,他逃不出香

德遜。 「你有辦法的!」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望着比比安

性命。 壞人 實際上,比比安德遜並不是一個 ,他有情有義,甚至救過自己的

好人! ,他並沒有知會馬獅龍, 錢或其他利益却由他一個人獨佔 龍津本身做間諜,却利用自己 他並不是

比比安德遜有點喜出望外,道: 馬獅龍道:「比比,你走吧!」

「你呢?」

「你眞是一個有見識的俠客!」 「我仍留在這裏!」

想一下,退出這一行,回家看孩子 「不要誇讚我,其實, 你也要好好

「我也有這個想法!」

且會向國會闡述你的功勞! 津先生說,他非常感謝你的合作, 津,龍津當然不在,他的秘書說:「龍 馬獅龍打了一個電話往英國找龍 並

津的虚偽。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更加感到龍

他再撥了一個電話

走吧!」 然後對比比安德遜道:「真的

「你幫助我?」

來。 馬獅龍從房裏拿了一張卡片出

回去!」 「你找到這個人, 自然可以安排你

過,他是個極有辦法的人,而且對於卡片上是一間貿易公司的人,不 比比安德遜接過卡片。

安排偷渡到世界各地都有辦法 「馬獅龍,我會懷念你!」

也是一件重大的新聞,只不過那是不新聞。雖然她知道比比安德遜的離開 宜發表的

比比安德遜終於離開了。

(全文完



46 當下計議停當,許攸乘着黑夜,單身出營,去 投曹操。

43 許攸遠想勸說,忽然審配從鄴都送來一信,說 許攸的子侄貪汚錢糧::。袁紹看了信,突然對許攸 大駡起來。



47 許攸走到曹營附近,被伏路軍人拿住,一徑解到大寨。



44 原來審配與許攸不和,許攸明知這是受了審配的陷害,回到住處,越想越氣,正想拔劍自刎,却被左右勸住。



48 曹操剛要解衣歇息,聽說許攸私奔到寨,萬分高興,連靴子都來不及穿,赤着脚出來迎接。他遠遠看見許攸,就歡笑起來。

45 左右都知道他年輕時與曹操友好,便勸他棄袁 投曹。還說袁紹不納忠言,久後必為曹操所擒。幾句 話頓時把許攸點醒,便和他們二人細細計議。

三國演義之十五

戦官渡

>

余正・編繪



40 謀士許攸深知淳于瓊性剛嗜酒,不能擔當這個重任,勸袁紹另派別人前去。袁紹不聽,反把他駡了一頓。

37 張郃、高覽在半路上尋見韓猛,收拾敗殘人馬 ,一同來見袁紹。袁紹大怒,一定要把韓猛處斬。衆 官苦苦求情,才免了他的死罪。



41 許攸悶悶不樂,接連幾天托病不出。一天,忽有巡路軍士,捉得曹軍細作來見。許攸略一審問,知 是曹操派他往許都去給荀彧送信。即叫軍士從他身上 搜出那封信來。



38 審配擔心曹操再去烏巢劫糧,勸袁紹增派重兵 前去保護。袁紹採納了他的建議,並叫審配回鄴都去 督糧。



42 許攸看過了這信,就來向袁紹獻計說:「官渡曹軍缺糧,正向許都催運。我軍如果分兵進襲許都,曹操必然回兵去救。那時隨後掩殺,可獲全勝。」袁紹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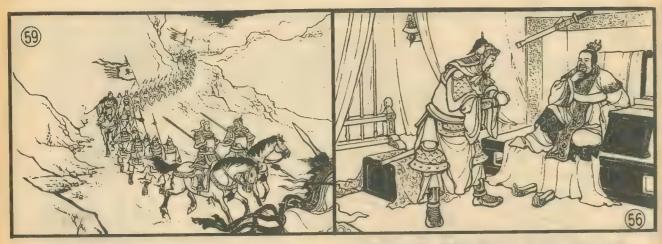


39 審配去後,袁紹令大將淳于瓊領了兩萬人馬去 防守烏巢。



58 傍晚,曹操教荀攸、賈詡、曹洪同許攸守護大 寨,夏侯惇、夏侯淵領一軍埋伏於左,曹仁、李典領 一軍埋伏於右,以防袁軍劫寨。

55 許攸聽了,忍不住高聲說:「不用瞞我,糧已盡了!」曹操驚問:「你怎麼知道?」許攸這才把知道這件事的前後經過說了,又把搜來的信還給曹操。曹操拉着許攸的手,請他劃策。



59 曹操又教張遼、許褚在前;徐晃、于禁在後; 他自引諸將居中。率領五千人馬,打着袁軍旗號,在 星光下,悄悄地向烏巢進發。

56 第二天,曹操準備親往烏巢劫糧,張遼上前勸 阻說:「烏巢囤糧之處,袁軍必有防備,只恐許攸有 詐,丞相不可親往。」曹操說:「許攸倘若有詐,他必 然不肯留在我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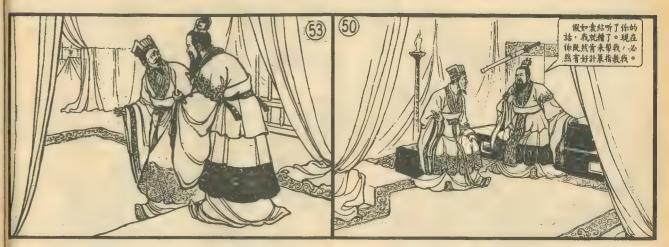
60 曹軍前隊經過袁紹別寨,守寨兵看了看旗號, 盤問了幾句,聽聽回答得不錯,就放他們通過。一連 經過數處,都這樣混過了。

57 張遼還不放心,又說:「雖然如此,也須提防袁紹乘虛前來劫寨。」曹操笑笑說:「我已經想好了。」 張遼這才放了心。



52 曹操也笑道:「確實沒有這麼多,只剩下半年軍糧了。」許攸站起來,一邊往帳外走,一邊道:「我誠意前來投你,你却只管騙我,以後怎麼相處!」

49 曹操携着許攸的手,步入寨中,向許攸拜倒在地。許攸慌忙扶起。



53 曹操又拉住了許攸,低聲說:「實不相瞞,只有三月可支了。」許攸又氣又笑地說:「人家說你是奸雄,果然不錯!」

50 曹操穿好衣冠,請許攸坐了。許攸便把在袁紹 處的不如意事,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一直說到他向 袁紹獻計,輕騎襲取許都的話,曹操不由得驚叫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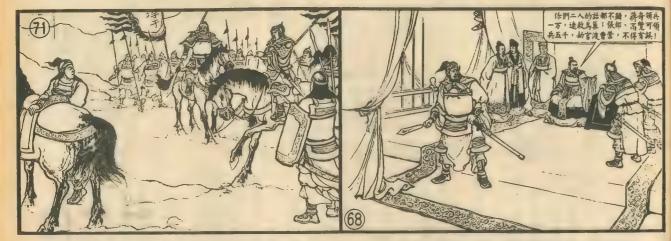
54 曹操道:「這叫做兵不厭詐。」又附着許攸的耳 朵輕輕說:「千萬不能告訴他人,軍中只有這個月的 糧了。」

51 兩人談談說說,非常高興。許攸問起軍中存糧 多少。曹操說:「可以支持一年。」許攸笑道:「恐怕 沒有這許多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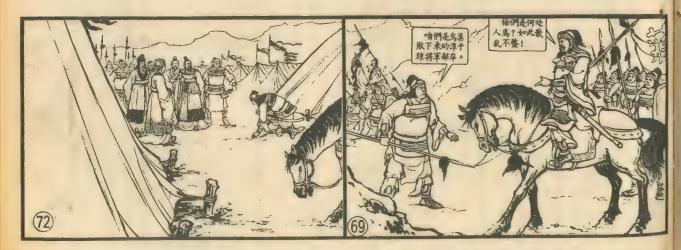
70 蔣奇繼續驅馬前進,冷不防張遼、許褚從前面 飛馬趕來。張遼大喝一聲,蔣奇措手不及,被斬於馬 下。

67 張郃說:「曹操多謀,外出必為內備,以防意外。現在如果攻曹營不利,那就更難收拾了。」郭圖道:「曹操只顧劫糧,哪會留兵在寨中呢?」再三請求袁紹,派兵襲擊曹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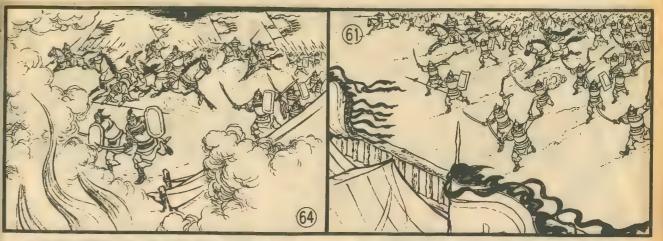
71 張遼、許褚殺散了蔣奇的兵士,又使人裝做蔣 奇的部下,飛馬去報告袁紹,只說是烏巢的敵兵,已 被莊奇將軍殺散。

68 袁紹聽了兩人的話,覺得都有道理,决定派蔣 奇往救烏巢;又命張郃等往官渡劫曹營。



72 那軍士依照張遼吩咐的話,去見袁紹說了。袁紹放了心,就不再派人馬往烏巢去接應。只添兵往官渡去。(待續)

69 蔣奇領軍朝烏巢進發,行至山僻小路,正好碰 上僞裝的曹兵。蔣奇問明是從烏巢奔回的敗軍,並不 疑心。



64 霎時火焰四起,烟霧瀰漫。等這兩個運糧官驅 兵來救時,曹操率領諸將勒馬回戰。兩個運糧官抵敵 不住,都被殺死。

61 曹軍行到烏巢時,四更已盡,曹操令軍士點起 火把,鼓噪直入。



65 曹軍燒盡了袁軍糧草,殺散淳于瓊部卒,盡力 奪取他們的衣甲旗幟,僞裝淳于瓊的敗兵回寨。



62 這時,烏巢的袁軍守將淳于瓊正醉卧帳中,聽得外面天翻地覆的聲音,方從夢中驚醒,跳起來問時,已被撓鈎拖翻,給曹軍捉住了。他的部下將士趕來相救,也都被曹軍砍倒。



66 再說袁紹這幾天正在惱恨許攸私逃,忽報正北上火光滿天,知是烏巢出了事,急聚衆人商議。張郃等主張去救烏巢。郭圖等却主張去劫官渡曹營。



63 這時,周圍糧屯,都已給曹軍燒着,恰巧淳于 瓊部下有兩個運糧官回來,見屯上火起,趕來救應。 曹軍飛報曹操。曹操却置之不理,只顧教軍士向前。

上文提要: 高雄因妻子被害,又敵不過大師兄凌霄生, 了師父的掌劍秘笈, 帶着他兒子高登潛逃 ,希望 遂偷

秘笈, 過這句話…… 幸得銀鬚老叟救助,更認高雄的兒子爲徒, 學得秘笈的招數爲妻子報仇 食店掌櫃,其中有句:七角本無井,有井却七角。記得在一怪碑上看 然後告辭。 高雄交換到的禪功極度, ,但在逃亡中又被師弟們趕得走頭無路 又和高雄交換了他的掌劍 一看全是回文,請教當地



高登

我小鐵人麼?小鐵人怎會怕凍怕冷?」 任何生物,都具備有適應生存環

聞香而起,高雄是怕兒子嘴饞, 就更加不怕冷了 一陣燒烤野味的肉香撲鼻 9 高登 道:

應許,已一溜烟走出岩洞。 把年過得更豐富點。」說着,不待高雄 藏的野味還不夠,我要去打一隻雪獍 登兒聞香想到了就要過年

得乃父衣鉢,單獨出獵已是司空見慣 高登武功不弱, 從小調教 ,已盡

小鐵人,

「等等,還未燒透。」

快樂的家,是被仇家弄到家破 高雄感嘆了一聲:「我們原本有個 人亡

起名字來 麼掌劍雙絕……」說至此, 大眼睛道:「爹,仇 高登幼小的心靈受到了損傷,

緊的記住 生,是殺你娘的仇人,登兒, 高雄接口答道:「是掌劍雙絕凌霄 你要緊

霄生, 替娘親報仇 的切齒道:「我一定要殺死掌劍雙絕凌 高登聞言 心如刀割 淚盈滿眶

子打量一下道:「這才是我的好兒子 高雄含淚點頭,表示讚許 冷不冷?」 9 向兒

舞動赤臂赤腿道:「爹不是叫

原因, 境的本能,高登的不怕冷, 加之他已被調敎成銅皮鐵骨 就是這個

高登連連搖頭道:「爹會錯了意思 我們收

是以高雄也未加阻攔,聽其自去 可是事情有了蹊蹺

束。他連忙躍出岩洞外探望。 還不見高登回來,高雄也不禁慌了 個時辰, 因爲違反了他單獨行動「時不超過見高登回來,高雄也不禁慌了起 距不超過一里方圓」的約 延至傍晚

道……」想到壞處,不禁心中忐忑不毫無遮攔,怎麼不見他的影子,難 池半步,此間方圓一里, 跡全被飛雪掩沒,已是綫索全無。 循高登的足跡不難找到,但 :「登兒一向很遵守約束,從不越雷 雪花如鵝毛, 天變得好快 環視可見, 看, 原想

呼喚 音不絕,高雄在雪地裏邊尋找邊高聲 「登兒……登意~」」聲震山谷 9

遍了方圓一里, 個時辰過去, 他已失望了 高雄的足跡已踏

在這裡。」 忽然傳來了高登的回音:「爹,我

登的影子, 是傳自地底, 我怎麼看不見你? 回聲似遠又近, 高聲叫道:「登兒 高雄四面探望仍不見高 像發自雲霄又像 9 你在那

「爹,我不小心掉進洞底 」高登在應着他的爹說。 好好玩

有受傷?」邊問邊跑了過去。 高雄這才辨明方向,問道:「你可

地方很寬大,很多倒吊的石頭 高登應道:「一點也沒有受傷,

安,表面上却泰然自若,不顯露絲 他心中雖然有些忐忑 是墜落無底深淵,正欲拉開蒙面的黑 引力帶動,身不由主的向下飄落,似 不要哭。」話聲中,身形已被一無形的 力的呼喚,忙應道:「登兒, 高雄聞聲止步, 聽見高登有氣無 爹來了

他已聽不淸高登下面的話了

, 猛回身

。他百

聲音離高雄奔行方向反而遠了

已身在佈陣中,

草如茵 谷中, 「緑草 色,別有天地,喜不自禁的驚叫道: ,眼前一亮,身在一座拱形的寬大 正在這時,蒙眼的黑巾已被揭去 ,百花鬥艷,儼然一片怡人春 削壁環托, 高不可仰, 正是禪功極度上所載 地上綠 的 地 山

對他甚一 是這等敵意, 又說他們的 疑心頓生, 連剛才領他進谷的老者也不見了。他 一掃四週,竟然不見半個人影 , 自己根本就不是他們的 不友善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想到 根本就不是他們的對手,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如,還會讓我拿走禪功極度 ·恨透了他父子兩人,旣 1,說是尊長遺命難違, 等我找到另册 領他進谷的老者途中 不見 忽然警覺狐疑地 無疑是埋 然後以 一伏窺

蒙着眼睛入谷的,經過情形一點也不 了一想,低聲問高登道:「登兒 ,你說說 ,你是怎麼樣到此的?」 ,爹是 想

> 又不忍心下手……」 一隻大雪獍,我正要掏出彈子, 獵雪獍的麽?找了好半天被我發現了高登想了一想,道:-「我不是出來 但我

高雄截口問道:「說簡單點,後來

的小獍,果然,我猜對了……」 我知道牠旣不食掉,就是留着餵牠 高登道:「牠咬住一隻兔子往山跑

動快慰眞是非筆墨所能形容。 **登兒摟抱在懷中,父子重逢,** 登兒的叫聲就在前面,

聞聲辨向,

這份激

巾視察,

似覺不當,忽又忍住了手,

嚕囌甚麼勁?」 高雄怒道:「叫你長話短說,儘是

高登道:「是!爹, 我錯了

住不敢說下去。

住野兔逃,我就追,脚底一踏虚, (兔逃,我就追,脚底一踏虚,就於是高登長話短說的道:「老獍咬 高雄催促道:「說!快說下去。」

高雄再道:「說詳細些,是怎樣掉

掉進這裡來。」

下來的?」 叫他長話短說,又叫他詳細的述

時不我與,高雄急了, 大眼珠直瞪。 高登眞是左右爲難,感覺無所適 道:「我問

底下,這回你是掉到那裏去? 你答,比如你掉進水塘裡, 高登道:「爹不是說這是谷麼?我 掉到樓梯

麼?」 問你掉進谷底,在半空中看見些甚 高雄哭笑不得的道:「蠢材 我是

就掉進這谷裏來。

個 高登這才明白 , 道:「爹是問

N 54

裡?怎的話音突然中斷? 思不得其解,呆在當地,不知如何是 的回音, 急尋找犬子下落, 胎視而不見!」 口駡道:「瞎了你的狗眼,藏頭露尾的 高叫道:「登兒,登兒,你究竟在那 老夫就在你的面前,只怪你肉眼凡 有種的就現身一見。」 九個春天 ,知道指的是自己,怒上加怒,回 ,進入他耳中:「何來莽漢,擅闖禁 他喊破了喉嚨,再也聽不到高登 突然聽到一個蒼老的聲音傳了過 大有來頭, 暗中蒼老聲哈哈一笑,道:「磨練 高雄聞聲四下 就像突然消失了似的 還消不了你的狂野性子 頓使高雄見風轉舵 回望、不見有第二

道:「是那位高人?請指點,在下因心 「要見你的兒子, 以致失態 得蒙上你的眼 ,還望老

面 」聲落的同時,一條黑巾飛到高雄 他不暇思索, 將黑巾操在手中

祭奠。」

「安息何在?在下想率同犬子前往

「已仙逝四月有半。」

「恕難奉告

隨老夫來。 轉眼聽到有脚步走在前頭 2 並道

記方位, 高雄接受了命令 覺得時而左轉時而右行, 判斷去處,走不幾步, 循聲跟進, 發覺 斷定 默

路的老人煞住身形說了聲:「到了

高雄順水推舟,恭敬不如從命。

一死百了,還有甚麼可以秘密的

行行復行行,盞茶時間過去,領

激將, **毫緊張,禮貌地道:「勞駕帶路,感激** 會相信。」 下指點迷津,反說恨透了,任誰也不石問路的道:「老人家你在說笑,爲在法,却仍佯裝不懂,做反面文章,投 盡,請敎是…… 人都恨透了你父子 用不着攀交情,我就是我。」 高雄笑道:「爲人必須禮當先, 走在前頭帶路的蒼老聲音截住道 蒼老聲音道:「你是明知故問 高雄一怔,道:「却是爲何? 蒼老聲音道:「老實告訴你, 坦直的維吾爾族人經不 道:「舜長遺命難違, 明知故問,證實了高雄的想 起高雄 在

否則你父 的 到禪功極度,

多爲勝的搶奪

怪字嚥住了,改口道:「犬子的恩師老心,吃驚的道:「無名老……」老怪的

原來如此, 高雄放下忐忑不安的

子來得去不得。」

他疑念至此 頓覺束手無策,

高雄急不及待的問道:「正是,快

它像甚麼,啊,像寶塔,不對……」 高好大……不,不是,烟囱是圓的 高登凝神的道:「像個大烟囱, 好

高登有些糊塗,問道:「爹,你說 高雄截口道:「是的,是的。」 ,是烟囱還是寶塔?」

角。 自語道:「七角本無井,有井却七 高雄沒有理會兒子的問話,自言

角? 己到谷底下的,是誰幫你下去的?」 高雄不答反問道:「爹不信你是自

高登問道:「爹,你說甚麼井七

我就像坐在搖籃裡,一飄一飄的下來 ,好好玩。」 高登搖搖頭,道:「沒有人幫忙,

道:「那就對了,我們去看看那 高雄心裡有數,帶動兒子的身形

記憶裡知道由談話處去井邊是要轉幾 他雖是被蒙着眼睛到來, 但他的

個彎的 你說是井,這井怎麼沒有底?」 高登走着想起一事,問道:「爹

底 它就是谷的門。」 高雄笑道:「這整個山谷就是它的

緊跟着父親高雄身後走向所謂的 高登似懂非懂,却不敢再去追問

轉了兩道彎,高雄機警地一回顧

功極度絹册,塞進身旁一支鐘乳石的 見身後無人,忙自懷中掏出那本禪

縫隙之中。 高登覺得有些奇怪,叫道:「爹

你…

性命就可保全,知道麼?」 讓他說下去,低聲道:「千萬不要洩露 他們得不到這本絹册,我們父子的 高登聰慧過人,這回是真的懂了 高雄急忙用手按住兒子的口 9 不

手來,別忘記摔迷魂彈。 着兒子往回疾走的道:「假如反臉動上 「記着爹的話,不要怕。」高雄拉

會意的點點頭。

,勿怪他要冒死追求,置生死於度找尋的東西就在眼前,機會那能錯的就是尋找櫸功極度另一册,如今年茹苦含辛忍受冰天雪地的折磨, 之心,除此他實在沒有第二法門 所恃者只是迷魂彈,未免太過存僥倖 借句成語比喻:不成功便成仁。 勿怪他要冒死追求,置生死於度外 他知道不敵,還要作孤注一擲, 機會那能錯過 如今要 為九

,當心 他邊走邊對兒子道:「盡頭處向左 暗樁。」

這地方?」 高登有些不懂的問:「爹,你認識

明白,不要多問。」 高雄答道:「櫸功極度附圖上載得

之勢,矮身四下打量一下,見無動靜 右掌心已扣好了暗青子,蓄勁待發, 看看離盡頭不過丈許,高雄煞住前衝 越是接近盡頭,高雄越是緊張

> 麼? 着,見爹一抬手就大喊一聲喂,知道 ,遂低聲吩咐兒子高登道:「在這兒等

高登點頭細聲道:「知道了。

爲營的邁進五步,暗靑子已蓄勢待發高雄吩咐完畢,一提功力,步步 稍假思索猛抬左臂。

「喂!」 話音未落盡頭轉角處, 高登看得眞切,應手大喊一整 响起一

「啪啪」之聲。

被高登的喂聲驚動,自甬道向外飛看淸已是後悔莫及。原來是一羣蝙蝠假思索子午釘循聲雨點般的打到,待高雄先入爲主,認定是暗樁,不 去

擅闖閻君洞府禁地?」

看出,以儒衫文士爲首者 髯壯漢跟一個儒衫文士,由三人神情聲落影現,是兩個手執鐵戈的虬

,在下父子是被貴府中人引導來此,雄。」目注兒子又道:「這是犬子高登 無意擅闖洞府禁地。」說得可算是不卑 在下父子是被貴府中人引導來此

的兩隻小蝙蝠,可是你打死的?」 的道:「誰問你這些,你說,死在地下

兩隻蝙蝠,何須大驚小怪,沒甚麼了 高雄傲骨天生,不懼的道:「打死

便傳來怒吼聲:「誰?膽子不小,竟敢高雄正在後悔自己的孟浪,耳際

高雄向三人抱拳道:「在下 高

那儒衫文士神情倨傲,目無餘子

服!

不起!

强硬,便又插口道:「虎豹我都打死過 ,一兩隻蝙蝠,眞不在話下。」 高登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見爹

知道甚麼,不准多嘴! 高雄橫了兒子一眼,斥道:「小孩

高登被駡,不敢正視他的父親

洞府不殺生不流血禁律,得以血還血 畏縮的低下頭來。 儒衫文士冷哼一聲道:「你觸犯本

林江湖都遵守,閣下要我自斷一臂 這話未免太過自拿自大了吧? 洞的律法,可曾公諸於世,要天下武 ,自斷一臂贖罪。」 高雄寒意在心,口中逞强道:「貴

不死?」 儒衫文士道:「那你是不到黄河心

道:「願領教高招! 高雄把心一橫,他是寧折不屈

而無怨。」 要交代我定下三三奪命辦法,讓你死 死,本少主就成全你,在未過招前 儒衫文士狂傲的道:「好, 你既想

修改修改或廢掉。」 聽聽你的三三奪命辦法,我看要不要 高雄頂撞的道:「好大的口氣, 且

歸,死到臨頭還是處之泰然, 那儒衫文士怒極反笑道:「視死如 佩服佩

我者橫屍當場。」 是先讓你三招,然後在三招之內敢逆略頓又正色續道:「三三奪命,就 略頓又正色續道:「三三奪命,

謂三三奪命有何奧秘,原來是閣下在高雄哈哈一笑道:「在下原以爲所

取巧而已。」 儒衫文士一怔, 道:「取巧,本少

爲閣下 來尋找對手的破綻,這就是知己知彼 「那裏是讓三招,分明是利用三招時間 主不明你的意思,你得說出個道理。」 自己,讓對方在明,你在暗,在下以 方能百戰百勝,你能說不是隱藏了 高雄早已想好,不假思索的道: 的三三奪命應改爲三三取巧才

尊者讓三招之學,武林襲行已久,那 的道:「你的話似乎言之有理,但强者 又是怎麼說法?」 英雄識英雄,儒衫文士前倨後恭

是

道:「依在下愚見,動機是以鼓勵提携 高雄也就不爲已甚,語氣和緩的

後進的成份居多。 聞言點首道:「有道理……」欲言 儒衫文士雖倨傲自大, 但却能容

又止 高雄乘機逢迎道:「不過,少主是

維護禁地,那又當別論。」 儒衫文士取笑的道:「擅闖禁地 那麼閣下也不能例外了。」

高雄帶笑道:「在下理當例外。」

心放下,舌辯道:「在先我已奉告是受高雄已看出决無加害之意,把忐忑之 儒衫文士道:「爲何?」 由儒衫文士問話時的友善表情 自不能與擅闖禁地者同日

應受接待。」而語,而且更是受仙逝老主人授意

自己人。」 主人的徒兒,說句高攀的話,咱們是 略一頓,一指高登道:「犬子是老

不起,了不起!」 在襁褓之中,轉眼快十年了,難怪長 得這麼高,比比,愚兄不過高你 敢相認,先父向我提到你時,說你還 道:「小師弟,辛苦你了, 儒衫文士趨前拉住高登的雙手 恕我初時不 ,一了指

多歲的孩子說懂也只能懂得表面。 他這話一半是說給高雄聽的

總是少之又少,老人不傳兒子傳外人高雄聽了不喜反憂,不忌材的人 知子莫若父,我這是經驗之談。」 太恭維犬子了,其實他蠢得像條牛, 禁寒慄,遂明謙暗防的說道:「少主人 是誰也會妒恨的,探龍潭、入虎穴

不會吧! 儒衫文士疑信參半的道:「是麼?

人性法理兼顧,恕本座不恭只好得罪犯洞府不殺生不流血禁律之結,爲了難處,解了擅闖禁地之結,解不了觸 難處,解了擅闖禁地之結,解不了觸家人,就應接待洗塵,但請恕本座有 臉色一正,繼道:「旣明白了是一

勢戒備,以防不測。 高雄一驚, 倒退二步,本能地蓄

儒衫文士裝着沒有看見,高聲指

居面壁。」 派道:「左護法,將他父子押進先父故

知之命,妄動只是以卵擊石。 麼?」只是吼聲,並未行動,因他有自 高雄怒吼道:「姓閻的 「趕快!」聲音發自高雄身後, 你想幹甚 聽

來熟悉得很。 高雄聞聲猛的回轉身,見是個稀

鬚老者,臉露慈祥,全不像有惡意。 有何指数?」 高雄一抱拳道:「母駕想是左護法

實是……」 意想不到的好處,說是受罸面壁, 當作惡意,聽我們少主人的話 稀鬚老者還禮道:「閣下錯把好意 ,自有 其

乳石的縫隙之中,要是落在外人手裡以求的武功寶典,怎可以隨便放在鐘 那還了得,快藏入貼身。」 邊低聲道:「禪功極度是武林中人夢寐 本絹卷,走近高雄,一邊遞給絹册 頓住未完了的話, 由懷中掏出

好說,愧謙的接過納入懷中,面如赤一切全落入別人眼中,高雄沒話 已是不見了儒衫文士的影子,以高雄 的內力修爲,落針可聞,却是一無所 血,低聲道了聲謝謝,無意中一瞥, ,一向自負的高雄,慚愧多於敬

斷理還亂。輕嘆了一聲,目注老者道 ・「聽前輩的ー 轉瞬間,他想的很多很多,剪不

老者說了聲:「請!」走在前面帶

路

切的經過, 全悶在心裡 高登走在最後, 有些茫然 然,一步一個問題,對發生的事端一

留在閻君洞府已是十易寒暑,十 夠漫長了 如在一個艱難中度日如年的人說 短如白駒過隙, 日月如梭, ,說長三千六百多天,已是十易寒暑,十年說,轉瞬間高雄父子被覊 中度日如年的人說,這,說長三千六百多天, 眞

在江湖上再亮相,八成是凶多吉少。 抑是度日如年, 定度日如年,總之一直不見他父子不知高雄父子遭遇的是白駒過隙

車,在趟子手喊鏢聲中,過了星星峽一日黎明,一行人騎護着一輛鏢 ,踏進西域疆土向西飛馳。 黃底金字三角鏢旗, 隨風飄揚

好不威武! 鵝毛片的大雪不住傾洒,一陣密

過一陣。

突然慢了下來,原來是在攀登一處高 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 起的隘道,隘道險要非常,眞個是 鏢車是傍山脚疾上, 走着走着

另一端, 一字排立在隘道頂端。 突然一聲如梟的怪叫, 聲落影現,四個青衣幪面 起自隘道

開一面,放你們生路一條,如若不然 哼!哼!哈哈……」 「給大爺們把鏢車留下 大爺便網

各的崗位嚴密戒備, 鏢車停了下來,不用吩咐,各守 一騎趨前打話道

未除,是個小伙子。地方得罪朋友之處,請當面講。」童音 :「在下長安四方鏢局孔少祥, 有甚麼

N 57

車 的,沒折扣,想活命就乖乖的把鏢 「娃兒,扯甚麼野棉花 !」聽口氣,還是先前說話的那 大爺吩咐

師

諸人,

爺怕了你們 言道:「藏頭露尾不識抬學, 祥還是初生之犢不畏虎, ,也不打聽打聽, 別以爲小 瞎了眼 惡

了。」幪面人切齒的道。 爺面前放肆, 乳臭未乾的黃口小兒,竟敢在大 敢情你是活得不耐 煩

妙

穿梭在孔少祥劍幕以內,一直不施

幪面青衣人空手

入白刄

輕靈巧

手,像是耍猴子的戲弄着孔少祥,

回答的只是:「快了一時而高聲招呼同伴,像是耍猴子的

而高聲招呼同伴:「得手了沒有?」

之下,一 雲霄, 鏢師一湧而上,衝殺向幪一陣兵刄出鞘聲及喊殺聲震 ,向屬下一施眼色,暗示號令少祥先發制人,不待幪面人把 面徹

幾個人被隔空震飛出丈外,口角溢血,笑聲中同時推出一掌,首當其衝的放在眼中,同時發出一陣狂妄的長笑四個幪面青衣人似乎不把鏢師們 ,重傷倒下。

,見一個衣衫襤褸的駝背靑年岳峙站手!」震住了打鬥雙方,衆目循聲望去

在鏢車篷頂上。

决心已定,揮劍而上,狗急跳牆其鋒,怎能服衆,想來想去,唯有一拚,日注孔少祥,孔少祥心知不敵,但一日注孔少祥,孔少祥心知不敵,但一

命令口吻,無疑是帶頭老大 「娃兒交給我, 你三人奪鏢去!」

可忍

身保鏢, ·鏢,責任在肩,也就不考慮不敵餘人顧不了孔少祥,於是一齊回

他們都是以死相拚。 孔少祥家學淵源, 但一時間也難以得手 幪面青衣人雖然武功勝過鏢 劍道屬上乘 9 因爲

到。招,别說制勝,連對方衣角都沒有碰招,別說制勝,連對方衣角都沒有碰也淺,跟那幪面青衣人摶鬥了三十餘缺乏的就是臨敵經驗不多,內力修為 探頭鏢車,篷車頂上盤膝坐着一個殘,且變了一個人,一點也不駝背,他他的面前,他看不出他是怎樣近身的他的大話未說完,青年早已站在 廢老人,這才明白暗算自己的是他

面 材魁梧,貌似潘安, 善得很。 又像那兒見過

崖, 錯愕地向後倒退, 如是摔了下去,定是粉身碎骨。 已忘却身後千丈懸

抓一 的身形穩住,才得倖免於難。 吸, 襤褸青年不假思索, 電急虛空一 將那青衣幪面人已墮向懸崖

在下 雙手一抱拳道:「感謝援手大德,請教 「用不着和小爺攀交情 如何稱呼,容後圖報。」 ,我救你是

共存亡。

正在這時,

一聲如洪鐘道:「住

幪面青衣人,近身就玉石俱焚,與鏢不注意,探手鏢車,把鏢拿到,威脅

原來有一位靈巧的鏢師,乘對方

有點棘手!」

於是那靑衣幪面 襤褸青年吃驚的 人不敢 愕 不從 似不如

願再看,把頭偏了過去。 鼻孔朝天,一條刀疤由原來幪面人的面目可憎 臉如

孔少祥目瞥之下,見襤褸少年身

青衣幪面人順水推舟,化敵爲友

蜂

孔少祥就近一瞥,見幪面青衣人口角幪面青衣人哈哈笑聲突然停住,

原來是個要臭飯的,哈哈!

指駝背青年道:「我道是誰淌這渾水

與孔少祥交手的幪面青衣人,

手

溢血,缺少了兩顆門牙。

在衆目睽睽之下,這栽和羞辱孰

幪面青衣人心知遇上勁敵

少祥不禁驚叫了

:「那裡來的渾小子,敢暗算你家大爺不能夾着尾巴而逃, 硬着頭皮破口道

正在心念電轉中,見幪面青衣人

要留活口問話,」命令的道:「取下你

聲:「大漠四

長 道 「大漠四殘也是你叫的,目無尊醜惡是怕別人道破的,他不悅的

道:「醜八戒,你叫甚麼名字? 「人稱老朽大殘苟嘯。」他畢恭畢 襤褸青年似乎是童心未泯,接

敬的答道。

「甚麼?你叫狗叫?

嘯是龍吟虎嘯的嘯。 | 俠你聽住了,苟是苟且偷安的苟|| 荷嘯不以爲忤,恭敬如前的道|

龍吟虎嘯,江湖敗類吧了 青年不屑的一瞥道:「你也配自比 大殘苟嘯連聲應道:「是,少俠指

教的是。」 襤褸青年本想再挖苦他幾句

方?」難道是高雄父子,十年沒在江湖的,他的鏢局是何人所屬,送到何的,他的鏢局是何人所屬,送到何 叫喚聲打斷了

露面,怎可能…… 襤褸青年望向孔少祥,這一望等

下不便稟告, 人保守秘密。」 孔少祥支吾的答道:「這個, 因爲鏢局有責任替囑托 恕在

大殘荷嘯邀功的道:「少俠,

別聽

信娃兒的推託 襤褸青年假以辭色的道:「那你就 ,事情經過,老朽全

說說看。」

大殘苟嘯道:「在未說出眞相前

老朽要稟告一事。

褸青年命令的道。 「何事?別賣關子 ,快說!」那襤

就是關於我們四殘劫鏢的事

敢說動機是在主持公道。」

你在騙誰?」 「搶人的東西,還敢說是主持公道

轉托武聖宮幫四方鏢局的忙,打探被晋貢,老朽最近才打聽到,晋貢是為禮給西藏的聖宮,每年都在這個時候 :「四方鏢局根本保的不是客貨,是送明正題,」略為清理一下喉嚨,便又道 逐出門牆的二師兄開山掌高雄, 「少俠,請不要性急, 他們才會安枕無憂。 老朽還未說 除掉

襤褸靑年接口道:「老大掌劍雙絕

盤坐車頂上的老人揚聲道:「不必 大殘苟嘯所講的是實話 師 父。」襤褸青年恭聲應 0

來,恩將仇報, ,向襤褸青年後心偷襲擊到 報,吐氣開聲,三掌齊發其餘三殘已悄悄的走了過

孔少祥示警驚叫:「少俠當心!」 一刹

,襤褸青年仍是岳峙如山,連脚跟都就像三個皮球,分三個方向滾了出去見出高低,三殘被震飛出一丈之外,是出高低,三殘被震飛出一丈之外,但襤褸靑年背後好似長了眼睛,

俠原諒我這三個無知的兄弟 |該我這三個無知的兄弟,放過他大殘苟嘯哭喪着臉求情道:「求少

公道這一點正氣, 戲弄戲弄, , 走吧!」 襤褸青年不屑一顧的道:「我只是 無心傷害他們, 不追究你們的冒犯 看在主持

鼠竄飛逃而去 恕個不殺之恩德!」瞬即帶領其餘三殘 大殘荷嘯鞠躬連聲道:「謝少俠,

的襤褸青年手下走不過一招就被擺平 是武林頂尖人物,在一個名不見經傳 在做夢, 如此之大之猛,這是事實!他楞了 只是輕描淡寫的一揮手, 這 「你發甚麼呆?」襤褸青年口吻親 切看在孔少祥眼中,幾疑是 大漠四殘成名已久, 勁力就有 算得上

「啊,啊,我見過少俠的神功,覺

切

得自己是微不足道。」 「你能虛懷若谷,是好的…

的召喚,打斷他未完之言。 「登兒,你們都過來。」一聲蒼老

是,

師父。」這聲師父聽來有點

生硬 祥道:「墨劍 L道:「墨劍孔永祥就是你的父衆人恭立車前,篷頂老人目注孔

孔少祥面呈喜色的道:「正是,老

前輩認識家父?」 [長髮覆面,孔少祥很難見到他的老人衣着跟靑年人一樣的襤褸,

灰白長髮覆面

廬山 動也不動。 眞面目,形相活像一具殭屍

「孔少祥, 老夫跟你 商 量 _

「老前輩儘管吩咐

道:「少俠援手才得保鏢不失,晚輩理裡懂得江湖上的險詐,一口承當下來如孔少祥這類初出道的犢兒,那 蹈火,萬死不辭,决無後悔。」 當感恩圖報,老前輩吩咐的事, 如孔少祥這類初出道的犢兒,「老夫言出必行,你不能反悔。」 赴湯

鏢。 「很好, 第一,老夫要借 你的

「這……」孔少祥萬分震驚。 老人不容他申辯,

祥的存在,繼續說第二項的道:「第二 暫時不讓你等回四方鏢局。」 羣情一 陣騷動, 一人出頭道:「求 就像沒有孔 少

羊 「衣食無虧,替老夫一位酋長朋友牧 老人無動於衷, 目注孔少祥道: 求老前輩,我們都有妻子兒女。」

爲我們會聽你的!」 孔少祥把心一横, ,」轉向襤褸青年道:「登兒 頂撞道:「你以

「會的

不用我吩咐, 「孩兒遵命!」他是說溜了口 你應該知道該怎麼 ,

忙更正道··「徒兒這就出手。」 連

危擔心。 危擔心。 羣情嘩然, ,都爲自身的遭遇安無人留心在「孩」與

> 一一點了他們麻穴 翅欲飛,終於做了俎上肉 飛,終於做了俎上內、厨中菜 襤褸青年就像伸手捉鷄,雞雖! 雖振

好 解葯,他們一輩子別想回復記憶力。 青年道:「每人餵他一粒,沒有老夫的 老人手執一個小口袋, 襤褸靑年手法好快 拋向襤褸 瞬 即

去向 老人高聲吩咐道:「上道!」手指

青年扶助之下,進到車廂,襤褸青年鏢師如言跨馬待發,老人在襤褸 陪坐一側

馬蹄答答, 車輪轆轆, 馬 鏢 師

心事?」 神情凝重, 悲容有喜樂,活似一具行屍走肉 個個眼神發直,不復有思想有記憶有 安坐車廂的老人 關心的問道:「登兒,你有 ,見到襤褸青年

師父。」 襤褸青年尴尬的一笑,道:「沒有

「登兒, 父子 對 坐, 你 應該

口 「是,爹!」

「別瞞着爹,說出你的心事 說錯

了爹不會怪你,要叫你明白 「爹,你的仇人只是掌劍雙絕凌霄 0

成鬚髮皆白,口口聲聲老夫前老夫後露面的高雄跟兒子高登,高雄怎的變 生麼?」 記得十年前揹着高登逃回故里時 原來這對父子竟是十年不在江湖

還是個二十開外的小伙子。

磨,十年苦修,以及爹的走火入魔半 身癱瘓,全是爲了要向凌霄生討回血 「是呀!」高雄直覺的應:「九年折

N 59

高雄截口怒道:「不准你稱孔永祥 高登吞吐的道:「爹,幹嗎把孔師

爲師叔。」 高登畏懼的低下了頭。

,一時忍不住心頭氣憤,遷怒到兒子 ,一時忍不住心頭氣憤,遷怒到兒子 ,才在你四師叔武家英的同情協助下 ,才在你四師叔武家英的同情協助下 ,我不能遭毒手,兇手是凌霄生無疑 媽不幸慘遭毒手,兇手是凌霄生無疑 ,孔永祥一口咬定是爹幹的,你外祖 不容你爹辯口,為了要留着生命報仇 不容你爹辯口,為了要留着生命報仇 不容你爹辯口,為了要留着生命報仇 不容你爹辯口,為了要留着生命報仇 不容你爹」 一時忍不住心頭氣憤,遷怒到兒子高雄想到自己說過是不會見怪的

永祥麼?」 湖重的是恩怨分明,爹能白白放過孔

孔少祥……」他是不敢說下去。 「我會殺了孔永祥替爹報仇 9 但

痛苦,倒是孔永祥失子之痛就夠他受「孔少祥等已失去記憶,不會感到

「爹如此做,就算解恨了麼?」

爲了我兒揚名立萬,更要殺。」 劍,好响亮的江湖萬兒,爲了報仇 二號就是輪到孔永祥,掌劍雙絕、墨的報應,凌霄生才是第一號仇人,第 「不!這是略施小懲,這是一小撮 9

着想,我一定遵照爹的指示去做, ,我一定遵照爹的指示去做,不「爹待登兒太好了,一切都替登兒

「怕的是有違恕道! 高雄截口道:「不過甚麼?」

兵,血流成河,死傷無算,戰敗的臣尊,弱者喪命。更大而言之,兩國交還手的謊言,武林江湖講的是强者爲 服戰勝的,這就叫恕道。」

殺盡逆我者,我要報仇!」
一段發兒頓開茅塞,我要殺,我要好,使登兒頓開茅塞,我要殺,我要發力,我要發力,我要發力,我要

爹像愛不釋手!」 一尊尺半高的玉佛「借鏢」,高登瞥 高雄含笑不語,手裡不住的撫摸 道:「這石雕像有甚麼可貴?

高雄抬起頭道:「問得好,你 一定

> 雕像,是至寶玉佛,是屬我們高家還不滿爹搶奪它,告訴你吧,這不是 「孩兒不明白 ,爹不是向孔少祥說

媚作晋貢之物,照這看來,你外公定你媽結婚時,你外祖父把這尊玉佛陪你媽給來的,你媽是獨生女無兄弟姊你媽結婚時,你外祖父把這尊玉佛陪 已不在人世了。」 高雄神情凝重的道:「這尊至寶玉只是借鏢,借就是要還給別人的。」

主, 不算搶奪了。 高登面呈喜色,道:「那是物歸原 迎面傳來馬蹄聲

準是牧場主人來了。」 「聽!」高雄吩咐兒子道:「看看

還有誰來。 道:「一副腦滿腸肥的模樣,不是他高登應了聲:「是!」探首車簾外

早跑得快,登兒, 遠着他點,當心他的一身銅臭。」接着 一陣譏笑的哈哈。 高雄笑道:「人都是有好處才跑得 你去跟他打交道 9

「交換條件準備好了?」 起落已抵至來人面前,虎吼一聲道: 高登身形如箭的射出車外, 幾個

在馬背上,我去取來。」 了,有多無少。」一指馬背道:「都載 :「少俠別嚇唬我,銀両衣着都準備好 來人一驚,滾落馬鞍, 一抱拳道

自己會取,你給我站遠點,滿肚子肥高登阻止道:「不用你費心,小爺 吸血虫。 一身銅臭,小爹看不起你這類的

你們答應的貨怎樣?」 牧場主人哭喪着臉道:「是, 是

中了。」
又放回馬背上,道:「那匹駿馬小爺看銀両,猶疑有頃,把手中提着的布包個布包,小的比較輕手,知道裝的是 一本萬利。」邊說臺灣""是一下"與門內軍是眼沒看見嗎?便宜了你,這回你準是明沒看見嗎?便宜了你,這回你準是

「敝場牧羊全靠牠,我是千金不賣「那怎成?」牧場主人焦急的道:

不了兜着走,後悔就來不及了。」你還不知足,惹惱了小爺,準敎你吃 小爺用將近十四匹的馬換你一 高登電目一掃牧場主人道: :「財迷 匹,

少俠。」神情顯露出失了坐騎之痛苦。 牧場主人抖顫的道:「那麼,就依 言談之間,鏢車漸近,高登拉馬

牧場主人的烏雲蓋雪千里駒給你代步 車側,探頭車裡道:「師父,登兒要了 你看可好麼?」

讚許 「很好,你也要一匹。」高雄語帶

程很健,也不慣乘坐 ,竟認爲强奪他人的坐騎行爲不算錯 一點也不帶愧色, 從未踏過江湖的高登,察言觀色 回答道:「登兒脚

馬還快! 別看他腹大便便,跑起路上來比

*

騎好了。」不待高登的同意,高雄就飛匹都是四方鏢局的火印,那就一馬雙匹你很機警,我竟然忽略了其餘馬

盤坐在馬背稍後一點,

,你大可放心派用場,他們决不會反給你這批貨色,都是很馴服很聽話的再見的時候了,恭祝你財運亨通,馬再見的時候了,恭祝你財運亨通,馬身上了馬背,盤坐在馬背稍後一點, 望,從未失過鏢,眞個是生意興隆通劍雙絕凌霄生名列武林三大劍手的威 四海,遠近都向他投保。 四方鏢局創設不到三年,靠着掌

佔地近頃。 鏢局設在長安大街盡頭,屋宇宏

個大字, 形象雕刻得十分威猛,象門,更加增添氣派,門前 局的興隆如日中天。 象雕刻得十分威猛,象徵着四方缥,更加增添氣派,門前一對坐獅,大字,配合着兩扇大而高的朱紅大大字,配合着兩扇大而高的朱紅大 一色高大樓房,靑磚圍牆高可二

丁,門丁接過向那少年上下打量一下,洒脫地掏出一張大紅請帖,遞給門鏢局門前來了個腰佩短劍的靑衫少年這日節逢元宵,午牌時分,四方 , 冷冷的道:「不在。」

晋獻的鏢,可有消息?」 少年目注門樓,道:「你們去西域

的臉上,也冷在他心裡,他不禁打了陣刺骨的寒風帶着飛雪打在牧場主人

鵝毛片的飛雪仍是下個不停,一

個冷戰,冷戰把他帶回現實裡。

他試探地對呆若木鷄的鏢衆喝道

乘馳去的背影發楞

方向飛馳而去。

那牧場主人失神地呆望着一馬雙

跨上馬背持韁待發

, _

聽吩咐馬上 一馬雙騎時已

勒轉馬頭,電馳的向星星峽

高登早在他爹吩咐

接着便吩咐高登道:「催馬進

是一樣,我這就去通傳。」 「公子請等等, 子請等等,四掌櫃不在跟邱總管談門丁聞言一楞, 前倨後恭的道:

走了過去 表情的淡淡道,說完逕自向對面凉亭 在對面凉亭等孔永祥。」青衫少年目無 「這件事不是別人作得了主的,

聽話在催馬開動,

蓋雪的代價,以及拿去的銀両衣物進車廂,在計算着怎樣加倍找回鳥話在催馬開動,他喜得手足舞蹈的大出他的所料,果然是很馴服很

:「喂,呆着幹甚麼?快動身趕路

° L

無疑是進去通報了 脚步如飛的向大門裡奔去

會 大門裡傳出一陣急促的

> 不可亂耗眞力,最要緊的切不可打草時爹再三囑咐,要留着精神辦正事,個詞或藉口來殺他?不,不能,臨來裡說的邱總管,我要怎麼應付他,借 青衫青年已聽出,暗忖:「定是門丁口脚步聲,坐在距大門三丈開外凉亭的 他打定了主意了 驚蛇,給元兇聞風而遁。」動念至此

那個門丁,青衫少年早已看清楚,却他身後的兩名勁裝漢子,尾後隨的是過來,走在前頭的無疑是邱總管,在 裝看不見。 那個門丁,青衫少年早已看清楚, 大門裡現身四個人,向凉亭走了

櫈上連看都沒有看他們一眼, 起身來打個招呼,但青衣少年坐在石四人走進亭子,在任何人都會站 沒有這四人的存在。 人稱"太極劍」, 請問少俠如何稱 「在下邱得標,忝爲四方鏢局總管 就像是

數周到 冷漠 的是孔永祥,不是你邱大總管。」語態 青衣少年答非所問的道:「在下找

呼?」總管畢竟不同凡俗,招子亮,

禮

車事,又指名要見我們的四掌櫃,想息都沒有,這小子沒頭沒腦的提到鏢子底細,不能亂動,失鏢三月一點消 發又忍了下來,暗忖:「在未摸淸這小 必是有來頭。」 太極劍邱得標無名火起三丈,待

身爲四方鏢局總管,有責任了解少俠動念至此,不以爲然的道:「本座

叫本座為難。」 ,眞

任。」青衣少年語態驕傲如前。 「拿我拜帖上呈,不就沒有你的責 「如本座一定要忠於職守呢?」太

極劍邱得標說話時盯着靑衣少年雙目 ,像是要找出他心中的答案。 青衫少年避過邱得標的視線,冷

冷的道:「那是你自己的事。」 太極劍邱得標以牙還牙的冷冷道

:「那你一輩子也別想見到我們四掌櫃

,道:「不妨走着瞧。」 高登第一次面露笑容,但是冷笑

來找麻煩的,你也不估量估量你有多 大能耐,敢到我們四方鏢局撒野。」 但仍强忍着問道:「這麼說你是誠心 太極劍邱得標腦門都要被氣作了

那是不屑的一笑。 笑臉閃躍在他俊面上代表了回答, 青衫少年聽若未聞,一道淸晰的

你竟跟我來這一套,不給你點厲害看個狂妄自大的小子,邱某對你客氣, 你是不會知道天高地厚的。」 太極劍邱得標咬牙切齒的道:「好

教訓這個狂妄的小子 後一名勁裝少年道:「你先給本座教訓 說着,猛一回身,向隨來站在身

青衫少年鼻尖,盛氣的道:「小子,旣輕靈又快速,振劍欺身,劍尖指 那勁裝少年應了一聲:「是。 一柄寒光寶劍已握在手中

的損失。

雲蓋雪的代價,

N 60 車邊自言自語道:「糊塗

ē自言自語道:「糊塗,怎忘了帶計算間突然一頭伸出窗外,邊落

厚。」
「以下,讓你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級吧,小爺甘尚武,今天要教訓教訓

青衫少年不屑的一顧甘 尚 : 武道:

局待客的禮數嗎?」語態的冷漢, 「好漢不打上門客, ·」語態的冷漢·令聽 ,這就是你們四方鏢

看熱鬧的觀衆。 不知甚麼時候, 凉亭四週圍滿了

緩地站直身子,目光一掃在場幾人, 用劍。」 除非我覺得你們該死時, 冷冰冰的道:「在下不屑和你們動手, 腕,伸出二指撥開甘尚武的劍尖,緩 青衫少年就像不會武功 我還不一定 輕抬手

傲是憑真材實料的,但面子却丢不了的被迫退了兩步,知道青衫少年的狂剑的手腕就如承千斤重壓,身不由主剑的手腕就如承千斤重壓,身不由主剑的,是伸出二指撥他的劍尖,他持不不可以,是有人不可以,是不可以,是不可以 之勇, 胸刺到 ,同時仗着自己人多,憑着一股血氣 一領劍訣,欺身向青衫少年心

少年捏把汗,「啊!」的驚叫起來。 前寸許,正面圍觀的觀衆,都爲青衫 眼看劍尖已遞到只距青衫少年胸

仗着人多逞兇的甘尚武也捏了把

在太極劍邱得標的身後 ,錯愕間沉腕撤劍,倒退五步倚靠

不壞之身,正獨疑問,一聲嬌叱,把遛罩,更不似罡氣,難道已練成金剛適身存着一道氣牆,把他遞到的劍逼調身存着一道氣牆,把他遞到的劍逼 他帶回現實。 劍並未傷及青衫少年的毫毛 壞之身,正猶疑問,一聲嬌叱罩,更不似罡氣,難道已練成 原來他聚集十二成功力的當胸 他驚魂

出谷黃鶯,人也更俏,款擺着向凉亭「住手!」聲音是那麼嬌嫩,有如 走了過來,來的是個白衣裳少女。

惑,壞了復仇的大願!」 聲望去,驚艷地暗忖:「不可爲美色所 這個嬌美聲音所吸引,不由自主的循 自始落寞的青衫少年,不禁也被

的襯托出一股巾幗英雌的氣息。 投以一瞥的目光,只見她莲步輕移間 腰際飄着一束粉紅色的劍總, 心念雖是如此,忍不住的還是再 有緻

們又在仗着人多,欺壓外鄉人?」 她又在發嬌嗔的道:「邱總管, 你

的驕傲狂妄自大目中無人的那副神氣:「姑娘只看到一面,妳如看見他剛才 ,妳會比我更生氣。」 邱得標跨前一步,畢恭畢敬的道

不睬的,坐在原位,敢情以靜制動 成竹在胸。 他還疑心她是四方鏢局的人, 青衫少年一點也不感激她的好意 理

她輕瞟了他一眼, 道:「難怪別人

> 給人看了像進冰窟 說你驕傲自大,一副冷冰冰的面孔 走也走不了。」 · 持會兒墨劍孔永祥叔叔回來,你要 · 八看了像進冰窟一樣,你還不快走

在這裡,請便。」 但一聽,反而更冷漠了,道:「不青衫少年原本想致謝她的關注之聽口氣更證明她也是四方鏢局的

葱的掌印,他不獨不怒,連看都沒看面頰上,他臉上頓時顯出一個五指尖一聲响脆的耳光摑在靑衫少年的 她一眼,仍是冷漠得可怕!

點悔意的問道。 「你這人眞怪,怎不還手?」她帶

同。 青衫少年緩緩的道:「男不可與女

上,一瞬也不瞬。 己的語句,失神地盯視青衫少年的臉

,心中不禁忐忑,這種感受是他從來 青衫少年從未被女子如此盯視過

的是,『不讓鬚眉』這句話你可懂嗎?」 「我看你是少讀詩書,歷代巾幗英雄多 起青衫少年的鄙薄之言,遂駁斥道:眼工夫,未被邱得標發現,警醒後想 醒自己失態,臉也紅了,但只是一眨當二條視綫碰在一起時,她才警

必淌這渾水,還是避開的好

她似乎沒有聽到青衫少年鄙薄自

青衫少年答非所問的道:「姑娘何

「我偏不走,要我走可以, 除非你

> 手 不准你還手,沒聽說打了人要人還馬上還手。」這姑娘也夠古怪,只聽說

中, 卡地一聲佩劍龍吟出鞘,一振劍「姑娘我有辦法要你聽。」嬌叱聲 不殺無名之輩 一振

故作姿態。

觀衆在一旁交頭接耳一陣, 她 相 繼

劍玉女凌雲英,你呢?」 「告知你也好, 「在下也有同感, 讓你死得明白, 姑娘的芳名?」 銀

「歉難奉告。

虹萬道,欺步嬌叱,攻向青衫少年的,不再故作姿態,一領劍訣,舞起銀這回可眞激怒了銀劍玉女凌雲英 左肩,快捷無與倫比。

興,只是沒有鼓掌叫好。 太極劍邱得標在一旁暗自心裡高

就是曾吃過虧的甘尚武,他本想知會悉坐原位如故,包括了銀劍玉女凌雲卷坐原位如故,包括了銀劍玉女凌雲 不敢出聲,暗自爲凌姑娘捏把冷汗。凌姑娘一聲,但又以自己身份低微 在這危在一頃的情形之下 青衫

標等人的面前,這面子就丢大了。於,於心不忍,收招,當着太極劍邱得玉女凌雲英有些騎虎難下,刺他一劍在這種不還手尷尬情形下,銀劍

是,靈機一動, ,不就兩全其美了。」 糊塗一時,不傷要害,給他帶點彩, 鹽機一動,暗忖:「眞是聰明一世

狠刺到 絕招,指向穩坐如山的對手左肩,猛 拿準部位,劍走偏鋒, 她心意既决,忙卸去五成功力 一式「鳳點頭」

願違。 閃,最多不過傷及表皮,那曉得事與她原以爲劍刺出,對方會本能向右一 劍及血如泉湧, 她不禁駭呆了

道:「你爲甚麼不閃躱?」 她一呆之下 不自覺地關切的問

聲音仍是那麼的冷冰冰。 「我如閃躲,豈不叫姑娘失望。」

屈頓湧心頭,半晌才綻櫻唇擠出 因何對他有這種感覺,一股莫名的委 他的回話刺痛了她的心,她不知 一個

櫃回來了!」 正在這時候有人高聲叫道:「四掌

忙還劍入鞘, 銀劍玉女凌雲英已聽到馬蹄聲連來了!」

「我要走,早就走了。」

左右、身穿錦袍的中年人躬身一禮,紛落馬間,邱得標趨前向一位年五十一行十數騎已抵鏢局大門,在紛 然後走近附耳談了一陣子。

事 只見穿錦袍者含怒道:「有這等 打斷錦袍人的

聲含怒的高叫,

N 62

滚過來。」 小爺等你很久

聲音發自凉亭, 這無疑是那青衫

錦袍人劍眉一挑

向原亭走去

我有甚麼事?」一副目中無人的神態 追隨在他身後的不下二十之衆 錦袍人駐足亭外,沉聲道:「你找

盯視着青衫少年。 凉亭的週圍,這時已被尾隨錦袍

逼視着錦袍人問道:「你就是墨劍孔永青衫少年也沒看衆人一眼,電目 人而至的衆夥所包圍,氣氛沉重得令

祥?

說你找我孔某人有甚麼事?」 錦袍人冷冷的道:「多此一 9

「索討二十年前的一筆欠債。

「你是何人?」

當着衆人为后 在江湖,誰也少不了仇家,總結一句 在江湖,誰也少不了仇家,總結一句 会員話,身

攤 医牌, 高 更想不到面前的青衫少年就是開 再說, 雄的兒子, 他根本沒把高登放在眼中, 是怕罪在自己,用心在隱惡 他早就把他父子淡忘的青衫少年就是開山掌

人知道他太多的, 這他太多的,他還有比這更深的這正中高登的下懷,他也不願別

> 暗, 血海大仇待報,他要讓仇人在明他在 攻其不備,一學殲仇。

小王八羔子……」
一段!」「那裡來的野種!」「沒長眼睛的母:「幹掉這個小子!」「將他碎屍萬突然包圍圈裡响起搖旗吶喊的聲

*

雀無聲。 信無聲。 一聲震耳欲聾的冷笑長聲,發自

新女司2.5mm。 聲道:「怎麽?想仗人多!」聲音甚是聲道:「怎麽?想仗人多!」聲音甚是 驕傲而又冷漠。

任何一位都是武林江湖道上 夠狂的,不想想你有多大能耐, 的膽識,却面呈不屑的道:「小子你 人物,成名之日 墨劍孔永祥不禁心 9 "道:「小子你也 你 小子還未投 追上數一數二 場中

「廢話,納命來!」

黄的寶劍交接在一齊。 一聲龍吟, 兩柄一長一短一墨

場中有識貨的驚叫了一聲:「莫邪

提高警覺。 眼如盲,墨劍孔永祥聞聲心寒,暗自削鐵如泥,且金光閃耀中,當之者耀普通寶劍短了五寸,但是吹毛立斷, 莫邪金匕,乃是上古神兵,雖較

中氣氛更是緊張刺激。 久無法分開,無異是在暗較內力 交叉的兩柄劍,已滑及劍柄 9 場久

> 局門前凉亭生死之搏,大地呈現一片片陰暗, 悲慘結局。 ,忽然一團烏雲掩蓋了太陽 然一團烏雲掩蓋了太陽的光輝,初春的陽光,是令人喜悅溫暖的 陡地一聲卡察一聲脆响, 兩 即將發生濺布 劍

分, 0 身形暴退, 旗鼓相當, 各退 五驟

地」,把墨劍孔永祥困進襌功極度劍氣,千朵劍花,一式師門絕學「開天闢火所吞沒,挺劍再上,帶起萬道金光他一點也不關心臂傷,他被復仇的怒 之中。 他一點也不關心臂傷,他被復仇的怒震裂開,鮮紅的血順着手臂向下流。

避過「莫邪金匕」銳不可當的鋒芒,一大喝!脚踏游踪七巧步,輕靈巧妙的墨劍孔永祥爆起一聲震人心弦的 時尚找不出可乘之隙。

麼?」 「姓孔的 一味躱閃,你不覺汗顏

法,你等着瞧。」 「你小子別發狂 ,大爺自有制你之

短的抵消了一半。 芒,始能攻出一招半式,好在以長攻必須一曲三折閃避高登的莫邪金匕鋒 墨劍孔永祥苦在不能正面攻敵

攻得墨劍接應不暇,盡失主動先機。利。但,事與願違,高登越攻越猛 待高登失血過多不支,坐收漁人之 一味游走閃避是心計 他是要



怎不看座兒?」 人大喝一聲:「嘿!老子遠來亦是客

誰開 - 9 敢情是個環眼粗眉的漢子 漢子不但塊頭大,個子更高 ,敢情是吃了豹子膽-道:「你也不打聽打聽,這店是 早有個小二哥搶上前 在拍 _ 瞪

聲如霹靂,道:「一把銅壺煮三江 也有個耳聞。」 ,

名遠震 得怔住了 時都沒了聲息, 那漢子這一大喝, 這邊望, 方圓數百里地, 尽子這一大喝,偌大一個早又有兩個小二哥搶上 竟有這麼膽大的 一把銅壺煮三江,江湖上 看看這個漢子好大的膽子全都停杯停箸,轉過頭來 那麼多人客全都驚嚇 誰不知這店是江三 漢子 店 來 堂, 子 皆 登 因 來威

來放肆 挽袖子掄胳膊, 來的兩個 齊聲喝道:「大膽! 小二哥個子也不 小

正要來會姓江的

擊,

道:「爺膽比斗

還是第 彈不得,有如木雕泥塑,店堂中的人,可不是奇了,三個小二哥拳頭揚在,我這裡賠不是了。」不過那麼一躬身大身後轉出一人,搖手道:「慢來慢來一一人,搖手道:「慢來慢來一個學頭落不下來,全都已動三個小二哥都怒不可遏,揚拳頭,那三個小二哥都怒不可遏,揚拳頭,那 子身後 空 知 原棧開門做買賣以

> 口呆 客登時發出一聲喊來 9 也都驚得目瞪

駕到 是老朽的不是了。」 搶了過來 已來到那兩人面前, 金眼鵰一怔之下 ,老朽一時眼拙 含笑道:「敢情是鬼影手高 却見功夫 也丢下 有失遠迎 抱着早煙竿 只那麼一 青衫客 9

朋友, 漢子一高一矮,一黑一白, 得光鮮華美,全不像江湖中人 眼力!閣下大概就是人稱金眼鵰的金 鮮明的對照,只見他一掀眉,道:「好 在漢子身後,是以不被注意了 白淨的面皮,三十上下的年紀, 這人比那漢子矮了 却也失敬了。在下正是高翔, 一根煙竿走江湖, 五岳三山會 半個頭, 可眞是個 , 和 - 先前 那 穿

霞斂處,兩人身前落下一個紅衣少女手高翔與那漢子忙退後一步,只見紅言尚未了,驀然紅霞一閃,鬼影浪得虛名,適才好生無禮,啊!」 着嗓門兒打哈哈 店堂中的人客登時一 !」有人說:「有好戲看了 人叫道:「紅 說:「這兩個 姑娘來了, 陣騒亂, 渾蛋要 七嘴

没妳的事, 金眼鵰跺脚一 回去後堂。」 皺眉 道:「虹姑

拍拍連聲, 登時能動彈了 旋身, 紅 衣少女不理睬 那三個目 衫再又閃 只因正當撲出之頃被 1瞪口呆的 出 一片 小二哥 紅 霞

> 立不穩 打了穴道, 仆倒在地 穴道 解 全都站

沒動彈過一樣,金眼鵰再又叫道:「虹影手仍然好端端的站在原地,簡直像,那知鞭梢兒打從身上貼衣掃過,鬼 姑不得無禮!」少女怒叫道:「好賊子 出 手!」金眼鵰伸出旱煙竿一 非懲戒這賊子不可。」 腰的金絲軟鞭已取在她手 敢上門欺人 鬼影手笑瞇瞇道 鬼影手一聲啊呀, 一旋身,竟打從他左面滑出 老爹, 你別管, 攔,那 好 9 纏

銀

丸

九,道:「果然名不虛傳,佩服佩鬼影手高翔已從金眼鵰掌中取過

已備下薄餚,替

9

那

今後咱們還

,道:「這就

是長輩英雄, 這、「 鬼影手先前顯然輕視了這紅衣少女,一聲,嗆郎郎,拽出背上的大環刀,一大塊,臂上的鞭痕也見了血,暴吼 軟鞭上: 推過 不却 高大的漢子避閃的兩鞭 雖未被軟鞭打中 失落了太可惜,請高爺收回 穩, 亦 ` 却是高爺的 形於色 抓住少 打 紅衣少女上步揚鞭, 金絲軟鞭化作 邊, 跟蹌 得罪之處, ,道:「高爺和這位大哥, 的倒鈎已把那漢子的右袖撕下 、掃、纏, 右手旱烟竿一 女的左臂一 銀 諒不 俯身,金眼鵰霍地 只一聲啊呀! 个 會 與 後 生 晚 輩 一 般 爺 和 這 位 大 哥 , 可 都 老朽這! 眨眼已十 却也不由暴怒, 片金霞, 帶 晃 9 數鞭 _

是進入後進棧房

金眼鵰已從旱煙竿的煙

若愚 更護花 事也最斷 聽在下說一

是怎麼個模樣 且看那眞英雄、

江展暮雲無歌 呼之即來, 源 光隧道 江 浩浩渺渺 有三進的大院落, 長江水就起自你的脚下 金沙江滔滔西來, 大堂之上, 口上 展暮雲無際 ,有酒有茶, 各位看官 妙極, 碼頭岸邊, 奔騰東去。 這邊廂, 西來,好一派磅礴氣概,除,看岷江水滚滚南流,任思緒沒入蒼煙叢裡, 大碗酒 邊廂,雅座憑窗,觀賞大碗酒、大塊肉,豪客落,供貴客未晚先投宿,三開間的大門面,更片邊,就有好大一座棧戶。 滚 液滔 滔

可就是古之叙州府 背倚大涼 既已通過了時光隧道 下,好一座康定溜溜, 回首望,白雪皚惶 今

眼不花,先生請。

成萬骨枯何必嘆浮 要知那落花 血腥噁心, 那英雄事蹟更膾炙人 大勇若怯,隱於屠沽 其實眞英雄 段奇俠風流的英雄事蹟 雖是無情 落花也更值得 今日 眞豪傑的眞面目端的 、眞豪傑 物 把杯紙上 血 正是: 染紅 漁樵話 知 人憐惜了 若嫌那功 代多工 成空然

夷之區

既有

往來

以爲

是彝藏之地

西蜀

控三江

近南蠻

交通樞紐

商旅必經之地

攘往熙 是以那 自也成

, 招

的酒客 桌面 煙竿, 么, 忙穿梭在人客之間 客似雲來,座上客常滿。 走出一個老者來, 點了點頭,也正要退出, 開敞的大堂, 棧店林 一個青衫客掃了 這 道:「先生請留步。 行令猜拳, 日 只一滑步,已攔在那青衫客身 亦賣了個滿堂紅 繁華 找不到位兒 立 黄香, 其中又以這家中原棧一,尤以那三江口岸, 照得滿堂紅 10, 只聽喝六呼間,好不熱鬧,運, 只聽喝六呼,只聽喝六呼 喧聲震耳, 人煙輻輳 吸着兩尺多長的早 櫃枱後忽然

「本想買醉,可惜沒座兒,聞名不如眼 中原棧果眞客如雲來。 青衫客微退了半步, 含笑道:

簾之後,自有雅座宜賓,先生遠來是 這大堂之地,豈不有屈辱駕! 老者的手中旱煙竿一指

稱金眼鵰,必是尊駕了, 的煙斗上, 目光移落老者旱煙竿頭那大如鷄卵 青衫客一怔,從老者的炯炯雙眸 老者微微含笑,道:「老朽這雙老 頷首道:「閱盡天下 失敬得很。

一言未了 驀聽一聲暴响

托在掌中 中 拍 ,送去高翔面前 出 _ 顆黃豆大小的銀丸來

身子往後便倒 少女 眼間

臂登時軟軟地垂了下

來

那可全是眨

,快得無人覺察。

鬼影手把他的右肘一托

了皮膚,

大庭廣衆之前却也丢人

那漢子袖破臂傷

雖然只不

過

堪破

那肯罷休,

哇哇怪叫,

大環刀

擺

— 難

只 一聲啊喲! 元,搶在少 以是站立 聚怒,怒 聽 鞭,那鞭連環鞭連 今兒 圈 位洗塵,老朽即來知邊廂有宜賓雅座,日 賓雅座, 半作了 服 眼鵰立 的通道 客商酒飯 要多親多近。」 鵰只要點點頭 有雅座迎賓 0 大堂分雅座三間, 金眼鵰呵呵一笑 官宦富商 不相識, 刻吩咐小二哥帶路 ,也是櫃枱與儲酒之地 大堂,開門做買賣 拍了 中原棧的三開間 老朽即來相陪, 飲宴,左面臨着金沙江 ,迎的却是江湖道上 高爺和這位大哥請 ,小二哥也會迎接進,有頭面的人物,金

,供應 大門面

進金服朋設般一

進入那

一宜

即托着那少女的手腕 影手與那漢子才進入雅座 一掌, 說道:「你可 不知地厚天高 一陣捏 9 知 4 金

紅 金眼鵰先前閉了 金老爹從未 金老爹從

目 1光一掃 見識

N 64

敢情也會哭。」 :「別哭,哈!只道你永不會流淚的 金眼鵰把紅衣少女送去後堂 道

痠軟得學不起來。 衣少女噘着嘴道:「我這右臂還

們那三個夥計的穴道,那一顆銀丸便防,早見過他雙手未動,便已打了我态,與無他的銀丸打穴功夫,天下一絕,更無他的銀丸打穴功夫,天下一絕,可,是過他雙手未動,便已打了我務得閉你的穴道,你從未出去行走過捨得閉你的穴道,你從未出去行走過 功之絕 我也接不下來。」 們那三個夥計的穴道, 惹的人物 捨得閉你的穴道, 金眼鵰嘆了口氣,道:「老爹怎會

:「那銀丸是怎麼打出來的?」 大了眼,也化作一 ,眼,也化作一片淚光,紅衣女說「當眞?」淚珠兒還在眼裡轉,瞪

人防不 是由他裝在背上 領口 金眼鵰道:「我也只是耳聞 銀丸小, ,破空亦幾乎無聲,令,他一低頭,銀丸就打上的『緊臂低頭弩』發出

却能打穴的 ,被傷的人也傷得不」少女說:「他手不動

明不白,故被人稱鬼影手,呸!」明不白,故被人稱鬼影手,呸!」明不白,故被人稱鬼影手,呸!」明不白,故被人稱鬼影手,呸!」明不白,故被人稱鬼影手,呸!」明不白,故被人稱鬼影手,呸!」明不白,故被人稱鬼影手,呸!」明不白,故被人稱鬼影手,呸!」 敵意, 也不與妳這小孩兒計較。」

你計較,你把 當眞那漢子……」 金眼 紅衣少女伸了伸舌頭,駭然無語 你把他同來的人打傷了,他不與眼鵰又道:「他這番前來,必有事 只怕那漢子也不善甘罷休

物? 怪 怎生不知江湖中有這麼一個人金眼鵰皺看着眉頭苦苦思索,芯

平常 招 有老爹你不知曉的 蠻力倒有兩手,武功麼,其實稀鬆 ,已傷在我鞭下了,我說啊,那 哼!! 紅衣少女哼了 一聲,道:「敢情也 9 哼! 不過連環三 漢

稱兄,必也非泛泛之輩,我得出去應 金眼鵰沉臉道:「旣與鬼影手道弟 ,且看兩人是何來意。」

陣騷亂,又復嘈雜聲喧。金眼翡巠奔落日斜照,還不到掌燈時分,經過一 慢慢地走了出來,那大堂之上

> 的了 是否即是由此而 1即是由此而來,那自是無法稽考4,至於後來叙州府以宜賓爲名,想是取宜室宜家之意,意在賓至 9 掀簾而 入,雅座以宜賓出

中原棧的大門,來去的人客,都在眼外望,不但可覽江山,且可淸楚看此外望,不但可覽江山,原來從那軒窗,却不賞那三江落日,原來從那軒窗在眼底,那雅座當眞是匠心獨具。

那酒菜不都還在那桌上?」

麼一轉眼間,那二人却不見了,喏,「金爺,苾是怪事,送進酒菜來,只那早有個小二哥迎着金眼鵰,道:

來了,快去看看,休以先前一段其聲色,道:「你聽鸞鈴聲喧,必有遠客兩人一怒之下,不辭而去?却也不動會不見,金眼鵰不由雙眉緊皺,難道會不見,金眼鵰不由雙眉緊皺,難道

杯

金眼

:「金爺恁 客慌忙起立 地 稱 呼 在下

客座前 0 ·前,道:「失陪了!先生請多飲兩金眼鵬遺走了小二,走去那靑衫 拱手稱謝, 如何當得

個二十來歲的少年,只是舊衣樸素的劍眉星目,宛若玉樹臨風,才要的劍眉星目,宛若玉樹臨風,才要的劍眉星目,宛若玉樹臨風,才要的劍眉星目,宛若玉樹臨風,才要上,一個紫衣少女正飄身而下,金上,一個紫衣少女正飄身而下,金上,一個紫衣少女正飄身而下,金上,一個紫衣少女,只是舊衣樸素 起 0 金眼鵰這時才看得明白 只是舊衣樸素 一匹棗騮駿馬 隨着那少隨着那少 其實是

思問題。 一時少女便數了眉頭,便知少女把輻 一時少女便數了眉頭,便知少女此來 一時少女便數了眉頭,便知少女此來 與少年有關,不是麼,就這麼眨眼工 夫,那少女已掀簾而入,逕奔少年這 夫,那少女已掀簾而入,逕奔少年這 夫,那少女已掀簾而入,逕奔少年這 大,那少女已掀簾而入,逕奔少年這 大,那少女已掀簾而入,逕奔少年這 大,那少女已掀簾而入,逕奔少年這 大,那少女已掀簾而入,。 一時一攤,金眼鵰就明白了,是少女 不請闖進來,因適才金眼鵰已有吩咐 不可阻攔。

啦,我是跟定你的了,想逃跑殿,入水追你到水晶宫,任你上 地,我是跟定你的了,想逃跑,難殿,入水追你到水晶宫,任你上天入,冷哼一聲,說道:「上天追你到凌霄去,正要開口,那少女早豎了柳眉兒去,正要開口,那少女早豎了柳眉兒

店中酒菜皆現成,小二哥紛我有話要說,還不給我坐下了

相要問 姑娘已不耐煩了道:「第 , 必也有個耳聞, 就必來你這中原棧……」 鬼影手高翔已來此 ,那贼子來到叙已來此間,你不已來此間,你不

就是爲那二人備下的,原來姑娘是爲了。喏,那邊桌上的酒菜仍在,可不了,就在姑娘來小店之前,呵呵,我金眼鵬道:「可惜,姑娘晚來一步 鬼影手而來的。」

放過他們 他們,早晚是我鞭下亡魂,不怕却又坐下去,哼了一聲,道:「且那姑娘抓住桌上的鳳凰鞭,坐起

這姑娘 人任誰也不敢招惹的魔頭了,却怕了這姑娘就溜跑,鬼影手已算是江湖中 人任誰也不敢招惹的魔頭了, 他逃到天上去,第二樁……」 金眼鵰更駭然了 , 那還了得?忙道:「姑 鬼影手若見了

金眼鵰慌忙搖手道:「那不過是小一條金絲軟鞭,姑娘我要會她一會。」 問。」 煮三江的女兒一身功夫,特地打造了姑娘道:「聽說你傳授了一把銅壺

娘休要……」

道:「端的了得,那姑娘可真好本事少年常皺的眉頭竟也有揚的時候

,嘿!的是了得,只不過人家姑娘的:「鞭起雷霆收震怒,罷若江海凝金光,金鞭夭矯如游龍。」搖頭擺腦,冷道

逗小 座門口 這個人啊 ,金眼鵰道:「敢情姑娘也知有老朽門口,只一揮手,小二哥自知去準一聲呵呵,那小二哥本就守候在雅一聲呵呵,那小二哥本就守候在雅小孩兒駡人,原就是老人家一樂事小孩兒駡人,原就是老人家一樂事

娘比下去了,

闖蕩了這麼多年的天

們那江虹已算是小美人兒,

眼鵰可連眼兒也直了

可被這

字。」煮三江,來到我跟前,也不敢說個煮三江,來到我跟前,也不敢說個 我,駡我好大口氣,是不是?呔,挑眉,道:「我知你這老鵰兒心裡在誰會聽不出那話中有刺兒,姑娘 不 壺

,這麼美的美人兒,少年怎倒東藏西吐鶯聲,便宛若櫻桃乍破。可不奇了

她言來,反倒

對少年苦苦追

聽她說得兇巴巴的,吐的可是鶯聲,

那姑娘當眞芙蓉如面柳如眉,

別

可眞罕見這般美的姑娘

道:「姑娘與我萍水相逢,

只見那少年苦着臉,

嘆了口

氣

何必苦纏追

瞪得再圓些兒,也嚇不着人。 你 長得太美了, 你錯了,我心裡是在說:可惜姑 金眼鵰又打了個哈哈, 眉兒挑得再高, 道。「姑 兒娘娘

呀! 面 上落到那少年面上, 那姑娘楞住了, ,驀的一聲:「哎」

路不走,要跟你走獨木橋。

 \sqsubseteq

敢情兩人是萍水相逢,

-馬,已見功夫,
小相逢,可更奇了

關道,你行你的獨木橋,

道:「我替你說了

,我偏放着大瞪,噗嗤一

少女眉兒挑

眼兒瞪, 吧,

金 眼鵰一 怔 9 道 : 「姑 娘 怎

豈是普通人家所能有的?

說道:「還不快去取酒菜來,站着幹金眼鵰突發楞間,那少女一聲喂

穿的是綾羅,那飄飄若蟬翼的披肩

適才這姑娘飄身下

再躲逃,再想從我身邊溜跑提醒,難怪他不怕我了,今 眉瞪眼了 娘道:「我 我用鞭兒抽你 可明白 個跑,我不挑 ,今兒後你敢 了,虧你一言

釘在那少年 起來,鞭頭 絲軟 着那少年的臉蛋兒掃落, 好快的身手, 驀然銀光一閃 鞭頭上一隻閃閃生輝的銀鳳 少年面前 圈臂擺出 (上一隻閃閃生輝的銀鳳,) 震得少年面前的杯筷彈跳 原扣 9 兄掃落,啪的一聲, 田,只毫厘之差,貼 和在她腰上的一條銀 仍自 顫 動不已

> 漾。 來的杯筷 金眼鵰驚訝的是:咫尺之隔,動紋風,便他金眼鵰也辦不到 面 , 振 而色不變, 不僅欲 色也絲毫不變, 那少年紋風不動,不躱飛,只把金眼鵰驚得目 知這少年如何接住那震飛起訝的是:咫尺之隔,就在眼 9 似這般鞭梢照面掃 杯中酒仍滿, 說甚麼泰山 只輕微蕩 い 目 形 瞪 更令

銀絲軟鞭為兵刃,一見鞭頭上那隻銀銀絲軟鞭為兵刃,一見鞭頭上那隻銀銀絲軟鞭為兵刃,一見鞭頭上那隻銀銀絲軟鞭為兵刃,一見鞭頭上那隻銀 巧之極,而且鋒銳之極,可色的鳳凰,就知是精鋼打浩銀絲軟鞭爲兵刃,一見鞭皕 武林之中,兵刃了,不 打造了 那金 一條金絲軟 偏就是從未聽聞過江湖上 眼鵰同時也好奇, 有這門功夫 鞭, ,偏這姑娘也以好奇,也替江虹

苦相逼? 妳這是何苦, 少年嘆口氣,苦着臉道:「姑娘 我又沒得罪妳,爲何苦

有。 伴兒, 7,就是得罪了我,間你怕了沒姑娘道::「你不跟我走,不給我作

個主人,一 ,兩位皆是稀客貴賓, 少年 金眼鵰越更好奇了 忙道:「金爺說那裡話來, 可否讓老朽奉陪兩杯? ,道:「請問姑 老朽也算半

要請教,只是不敢請矣。 姑娘道:「哎喲 好酸好酸 老

跑不了廟,

你敢溜走

說。老鵬兒

你休想溜走,跑了

你這 和 只管取

且慢,吩咐了快快回來,我有話

忘了請問姑娘要甚麼酒菜。」

金眼鵬道:「可眞是老朽失態了

那姑娘按着桌子,道:「好酒好茶

我可餓啦, 快去快來

麼高大威武的一個漢子,也衣破臂傷但打得那個甚麽鬼影手魄散魂飛,那但來也真嚇煞人,只不過三兩鞭,不会輕,用來鋤好懲惡,打的是蠻橫不

N 67

是說我蠻橫不講理了!」 睜得又圓又大,怒道:「你說甚麼?你 慢……」柳眉兒又挑得高了!杏眼兒也 定要會 紫衣女喜孜孜地 一會了 叫道 且

不敢說姑娘。」 慌道:「怎敢, 少年的眉頭也縮了起來, 便有天大的膽兒 悄悄 也地

紫衣女哼了一 擊, 道:「諒你也不

忙用話來岔開說道:「姑娘已問過兩1悅,聽少年如是讚江虹,如何不喜 可也容老朽也問姑娘一句?」 眼鵰又是憂慮 - 免又得意的

蠻不講理, ,我還有一樁未問你 姑娘道:「問啦, 不過只准問一句 不然人家會說我 0 _ 。快問快

輩高人?打從那道兒來……」 道:「姑娘貴姓芳名?令師是那一位前 金眼鵰心急想知她的出身來歷,

姑娘道:「我的名兒已寫在衣上

稱她火鳳凰,這火字麼,倒也名如人 掛在鞭上了, 少年道:「一路行來, 又何用問?」 聽江湖中人

雲肩滚動起來 不但性情兒火辣辣, 眞也恰似 一團烈火 衣裳

> 改只 一改,那就更恰當了 不過……不過麼,在下認爲名兒若

來更勝鳳凰 少年道:「姑娘是極美的了 姑娘說:「好哇,你說改甚麽?」 9 鳳凰豈能與姑娘定極美的了,美得

凰了 姑娘… 得意也在眉梢 不霎眼 **启地**打美 啊 ,展兒却在問,問着他瞧,喜上眉可而後該稱她火鳳

行 梢 見過鳳凰沒有 他可是實話眞心? 又是何等文靜高雅… 時又何等儀態萬千, 張着嘴兒未出聲, 7又何等儀態萬千,不論或行或止2鳳凰沒有,立時何等莊嚴寶相,少年莊而重之,說道:「金爺,你

生寒,冷冷地道:「改甚麼?說!」 敢情是在貶她,眼射凌芒,令人砭膚 得意之色也化作了騰騰殺氣, 火鳳凰的眉梢疑雲盡散, 喜變怒 呔!

老眼, 火鳳凰抖鞭掃出雖快, 是他早作了提防, 更恰當些,啊喲!」慌忙仰身便倒,幸 ,已先嚇倒了 你說,若把名兒改成紅辣子, 金眼鶥出手更快, 少年把身子挪了脚,說:「金爺, 呵呵笑聲中, 9 聲中,果然薑是老的辣,可瞞不過金眼鵰一雙 先已挪移了身兒, ,右手的筷子倏伸 鞭未打中少年 豈不是

力道也沒有,原來人家是打情罵俏 情那鞭掃出,看似凌厲,其實半點兒 這便是金眼鵰一聲呵呵之故 , 敢

「呵呵!」金眼鵰用呵呵來掩飾他

是禽鳥, 真心,那鳳凰雖是高雅美麗!到底也的尷尬,說道:「這位公子說的是實話 怎及得姑娘你

正是此意。」少年搶着說道:「姑娘休「人間罕見,宛若仙姬下瑶台,我 只怪我笨嘴笨舌 「人間罕見, 0

遭兒 火鳳凰回嗔作喜,

話 0 金眼鵰道:「姑娘尚未答我的問

代答啦。」 火鳳凰道:「怎麼沒有,

來, 貴姓芳名,令師是那位高人?那道兒是江湖讚美姑娘的稱號,我是問姑娘金眼鵰道:「火鳳凰的美名兒,乃 那道兒去。」 金眼鵰道:「火鳳凰的美名兒

老朽莫不實言以答,

貪得無厭。」 火鳳凰道:「你不講理, 言而無信

「這個……」當眞!啊呀!果然如

「你問我貴姓芳名, 難道是半句

成?

心下可樂了, -可樂了,亦可見這姑娘的聰明金眼鷳呵呵大笑,雖知上當了 機

道:「且饒你這

「喂!你我可是有言在先?」

沒有?」

愛可喜之處 湖本色,

0

火鳳凰白了少年一眼

9

說:「聽到

金眼鵰一怔 ,道:「這是怎麼

問我一句?我也只准你問我一句?」 火鳳凰道:「可是有言在先,你說

此說過。

又豈能相强,說甚麼也還是初相見智,旣然人家不願相告,何必相思 你瞧見沒有?」 既然人家不願相告,何必相强 火鳳凰道:「喂!我的酒杯乾啦

而

不飲,道:「老鵬兒,我還有一椿事

少年慌忙替她斟得滿

,火鳳凰停

兒要問你

他已替我

湖

中人對金爺的讚美尊稱,

可也不是

作

老少尊卑有序,

金眼鵰這名號雖是江

少年再也忍不住了

,道:「姑娘

恁地稱呼。」

金眼鵰忙道:「姑娘豪邁洒脫,

不拘俗禮不縟節

,正是她

可

江

我們後輩叫得的,姑娘豈可無禮,

2朽莫不實言以答,也請姑娘不吝「是呀!」金眼鵰說::「姑娘有所問

陽却已落下

Ш

[去了

,

日落崦

加兹

染出 那太

也

她做甚麼?忽然站了起來

半天紅霞,

金沙江中滚滚金波,置

, 只餘 也送進來

下 更

了片片鱗光

`

勁風

,

晚霞,

邊天幕雲霞深暗,更襯托出她美如浮動三江合流處的樓頭,她站定了,金剛剛和少年都沒言語,都被那眼前的眼鵰和少年都沒言語,都被那眼前的眼鵰和少年都沒言語,都被那眼前的眼鵰和少年都沒言語,都被那眼前的似仙姬下瑶台,倒像要凌空飛去,東 了淸凉意。

江山已如畫,人在畫圖中 人交換了一瞥, 她若有言 0

所問 ,必事關重大 在等待。

故國,老鵰兒 興故國之思, 便是敎人望中原 口 她沒有回頭, ,那可眞是她的聲音,道: -原棧, 我說得對不對? 便是教人望中原,如 仍然凝眸在 遠方 懷 能

「你!你……」金眼鵰跳了起來 道:「你是誰?端的……

面色大變,

他一躍而 倚在

萬千臣民 熱水深, 回,目也不看,即已取在手中,那 I言自語, 聲也幽幽 萬家破碎, 無限江山,且看那大好 語中霸氣全消 死臣節,爲臣虜, 全被韃子的鐵騎踏 ,道:「果眞是, 雖未刀下 那 雖得殘喘苟延 自凝眸遠 姑 娘 的鐵騎踏破了, 程那大好神州, 里真是,獨自莫 上,獨自莫 是在 與起東頭兒也不 與起東頭兒也不 與地東頭兒也不 與地東頭兒也不 與地東頭兒也不 , 也死 毒 夏 百

都沒言語 那少年宛若木雕泥塑, 炯炯雙眸中 金眼鵰手中的旱煙竿 也現了 驚疑, -也垂了 嘴兒越張 却 也

離患 丞相伯顏大學入寇 , , ,倉皇奔崖山,那一年,就在那一,那衛王雖繼了帝位,君臣顚沛流,端宗繼位,景炎二年,便死於憂相伯顏大擧入寇,侵淪臨安,帝北相。

N 68

你二人必也知曉!」 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的大事年,發生了一件驚天地,泣鬼神, 發生了一件驚天地, 泣鬼神, ,草

有

的 道:「天地正氣所鍾,留取丹心照漢靑 姑娘可是指的這回事? 文丞相,勤王兵敗,被賊韃子所執 火鳳凰轉過身來了 金眼鵰肅容

,登時風 那 少年, 火鳳凰不瞧金眼鵰, 雲眞個變色。 點了點頭兒,一時都沒言語 眼角却掃着

蕭蕭,盈耳的江濤也似在嚎啕 突然黯了下來,煙波也凄迷 晚風勁吹中,火鳳凰的衣袂飄飛 原來那夕陽落去西山 下 ,晚風也 0 雅座 中

更鮮明,更似要乘風飛去 若舞霓裳,映在天幕上的俏麗身影 中原棧的雅座是非常之座位, 座

要事在談商,不敢打擾,一防外人闖夥兒就知金眼鵰在內有重要話說,有在門口門前,樓下四外侍立,皆因大久經訓練的小二哥,不用吩咐,也必 哥是不 客 中客是非常之客, 是不敢掌上燈來的,越是恁地,那,便是天黑下來,不得吩咐,小二客是非常之客,但凡金眼鵰在內陪

是不 長長 奔逃四方,河山破臨安,皇叔與各皇子 聲也更勝有 火鳳凰點了點頭 展牆有耳。 原牆有耳。 心繼續說下去,花開兩朵,另 心繼續說下去,花開兩朵,另 心繼續說下去,花開兩朵,另 心繼續說下去,花開兩朵,另

不數年已蓆捲神州,唯有那福王下落了帝踪,奈何大勢已去,韃子的鐵騎王,那嶺南不但有了宋帝,黔中亦有正,那嶺南不但有了宋帝,黔中亦有 不明 了各 連繫, 顧 或 只有道 只有道 心可 聽途說, 不亡,惟恐失了

得慌忙 離了 金眼鵰避開了 座 9 咦,那少年…… 去一邊倚窗而 火鳳凰的目光, 立 不 9 知 背 何時已 向 避

兼萬里山河,仍然烽煙處處,韃子的東,古往今來多豪傑,英雄人物岳出東,古往今來多豪傑,英雄人物岳出東,古往今來多豪傑,英雄人物岳出東,古往今來多豪傑,英雄人物岳出東,古祖今來多豪傑,英雄人物岳出東,超過數千里,當眞是鞭長莫及,更國亡人心可不亡,泱泱華夏,炎炎黃國亡人心可不亡,泱泱華夏,炎炎黃國亡人心可不亡,泱泱華夏,炎炎黃 鐵騎却也無暇兼顧。 火鳳凰繼續說道:「國 河 在

有心人了 瞭如指 金眼鵰肅然道:「姑娘對天下 人來!掌燈看酒 掌, ,還請歸座, 好生可敬可佩 容老朽奉 9 必 - 大勢

呼即入 酒燭 已快步而 重簾掀處, 聲甫落 敢情早已倚候在門外 來, 已倚候在門外,是以一來,身後更有幾人托着,小二哥捧了兩隻大紅,雅座中登時一亮,只

若我猜得不錯,這兩位便是洪湖 火鳳凰道:「好,眞個英雄 洪湖雙居沽

傑。

功夫。 步行來, 2來,竟連火焰也不見晃動,可見那當先二人捧着高燒的大紅燭快

更見聞廣博 金眼鵰掀髯笑道:「姑娘好眼力 ,正是洪家兄弟。

還罷了,那少年不由更加肅然起敬。 亮,不料亦在此間供奔走,火鳳凰也 飄洪良,兄弟混江龍洪昆,洪湖 湖廣稱尊,名頭雖不高大, 這洪湖雙傑兄弟二人, 大哥水 可 也 出 响没

退了出去,幾個小二哥放下酒餚 是不發一言,忙忙退去了 只看脚下,皆已見功夫。 兩人放下燭台,拱了拱手, 9 點地無聲 迅速 9 亦

下又何必再勞唐門的一家老幼守衞金沙釣叟橫舟江邊也還有可說,這 可是對我有所懷疑? ,何必恁地大陣仗,那岷江漁隱 火鳳凰道:「老鵰兒, 你也芯小心

小舟……」 金爺望重德高, 豈可如此不 那少年正容說:「姑娘應放尊重些 金沙 、釣叟! 你說那 敬

失敬了,老鵬兒,給我坐下了 「啊喲 --文公子可眞識禮知書,陈 也方便說 雖 確

我坐下了,我有話要說,還得即刻站起身來,火鳳凰慌忙搖手道:「快年轉過頭,登時色變,金眼鷳也霍 是火鳳凰那一 聲文公子, 不但 要給 地

, 之 不 沒 而 左 西 錯 那 來 守則有金湯之固,攻則可如長河倚涼山,峻嶺林深,端的山川形 瀉千里,的是兵家必爭之地……」 左以邛 那個 山,峻嶺林深,端的山川形雕以邛崃爲障,右有雪馬之險,這叙州府城,合三江,雄河 功夫 倒是來和你們閒 英雄隱屠沽 府城, 咱們先前說到那裡了 益州 道:「不是有爲 嗑牙兒 險塞 [川形勝・ 之險,背上,雄河岳 ,西蜀 我可 ,

略……」 9 金眼鵰蔫可裡一拍桌子, 讚道:「原來姑娘胸中夏藏铅金眼鵰驀可裡一拍桌子,色舞眉

鐵掌威鎮武林,以俠義會朋友,贏得豪傑,跺跺脚兒,西蜀亂顫,以一雙 豪傑,跺跺脚兒,西蜀亂顫,以一雙不打岔行不行?且說有一位英雄,大 三江的英雄,姓江名中岳……」 ,老鵰兒 , 一個美名兒: 火鳳凰眼兒一瞪,說:「老鵬兒 不懂事的傻小子聽真了!這位煮 ,我敬你一杯,那個少見世 一把銅壺煮三江。請

那少年說:「我……我知道。」

上不長眼睛,剛才說到……不 心自認是傻小子的,才 火鳳凰樂了 ,誰敢再插嘴,休怪我這鳳凰 不名,這江三爺有個生死之排行第三,是以人皆敬稱他 ,噗嗤一聲,說:「老 我可沒道姓提名, 呔!剛叫你們 錯

> 鵬 ,姓金名大鵬,手中一根旱煙竿

了。」

就功夫,姑娘之讚,令老朽倍加汗顔

姑娘的出身來歷,亦看不出姑娘的門

大尚且有責, 仁義行天下, 於是,在這三江 中原模,又豈然 中面招野 一面招野 孤 不但大 不但啃聚了江湖豪俠,亦作了救助,大凉山中,山深林密,土木大興用一道,廣教那劫後餘生的忠良遺財,一面招賢納士,更廣邀並接待原,一面招賢納士,更廣邀並接待原,一面招賢納士,更廣邀並接待原,一面招賢納士,更廣邀並接待原,一面招賢納士,更廣邀並接待原,一面招賢納士,更廣邀並接待原,一位這一雙生死之交,尚且有責,何况這一雙生死之交, 火鳳凰繼續說道:「國難當前, 匹

前來的忠良遺孤的安身立命之所

江三爺麼? 等所能 有待天下志士, 可還有老遠艱辛的路,待我們去走,等所能。雪國耻,重光華夏,姑娘,金眼鷳道:「不過稍效棉薄,盡我前來的忠良遺孤的安身立命之所。」 句 ,姑娘此來 衆志成城, , 可 是要

無法尋出馬跡蛛絲,照踪跡,韃子的鐵騎踏 嘿…

,我說的是不是?我到也思了,我說的是不是?我到也想不多聽兒却知道江三爺現在何處,在那皚皚的我可沒說知道,」火鳳凰道:「但 老鵰兒,可三爺,嘿 人叫我火鳯凰,若是人家要叫我作紅了三爺,一問便知,這一路行來,有 辣子,那又有何不可。」 ,你要知我是誰,將來你見到可惜三爺不在,我也不能等。嘿!想瞧瞧他怎生一把銅壺煮

話兒,姑娘何必記在心上。」 少年一眼,道:「適才這位公子一句說

同聲一哭。」 ,道:「兩年之前,是爲壬午,天下人位公子。」火鳳凰迅速掃了那少年一眼 「嘿!提起公子,我倒記起了有一

「姑娘是說文丞相殺身成仁,捨生取義 留取丹心照汗青?」

金眼鵰駭然道:「姑娘你知……」

金眼鵰對她簡直莫測高深 9

過刁蠻成性,性格使然。

不過是敬在心中,非是無禮,

不

敢情這姑娘對金眼鵬其實極敬重

金眼鵰面色登時肅穆凝重 , 道:

,鞬子的鐵騎踏遍了江南地,亦火鳳凰道:「那福王忽然之間失了 却是老朽 一會

瞧了

火鳳凰道:「那文天祥丞相不僅留

下正氣在人間,只怕你們亦未知曉 一個孤兒在人間…

聞,只是在樊城失陷,襄陽降於元之 前,文丞相尚少人知,便有子亦不爲 前,文丞相尚少人知,便有子亦不爲 宗,知者絕少,我等亦曾派人四出打 宗,知者絕少,我等亦曾派人四出打 必知他現在何處?」金眼鵰的眼睛亮了 急道:「也曾有過傳言,略有所 皇天有眼, 忠良有後,姑娘

不爲了那傻兮兮,怯楞楞的小子,來,啐了一口,道:「我不但知道,來,啐了一日,道:「我不但知道, 還不到這裡來哩。」 我要起

孤人,一子 可不是怯楞楞,低着頭,言語,飛快地掃了少年一 明稱這少年爲文公子,金眼鵰啊了半聲, 0 且慢, ,飛快地掃了少年一門且慢,可休動聲色,1 ,苦臉露着悲一眼,那少年一眼,那少年,且聽她怎生是文丞相的遺

去大巴山 夏。」 要他將來繼父志,雪國耻,重光華 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決心, ,只有寄望將來,覆巢之下,豈有身成仁,捨生取義的決心,大勢已 火鳳凰繼續說道:「那文丞相早抱 9 中,勞其筋骨,

蜀中、那大巴山裡?」 金眼鵰啊啊雨聲,道:「敢情就在

輩高人,只因歸隱多年, 火鳳凰道:「大巴山中, 便是早年 有一 年位前

那孤忠亮節之士前來, 極是惡毒,是這三江之地 倒投入了他的陷阱 救助接待來歸, ,暗中佈下了天羅地經地,其實暗地裡詭計院 身未安 遺孤 命 未千網陰 立方,謀 倒安坐在你們的門口,宏原棧爲餌,你們未曾煮沸是那特穆爾的毒計陰謀, ,來說 自

日行投到的?有名,乃是你們所接下

行投

到的?

如何知识

明

的

你們

及排下金約 物三江,人家 中以你們這中 以你們這就 門面 記就

口,安排下个

三江!」

一時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金眼鵰怒不可

遏,

可也汗顏慚愧

那傻小子便失了踪,無人知其去向,相忠昭日月,天降大任,神鬼之說無相忠昭日月,天降大任,神鬼之說無相忠昭日月,天降大任,神鬼之說無

金眼鵰恍然大悟,當真是怒髮冲 意,過了廣元,只道指日可至,不料 意,過了廣元,只道指日可至,不料 之今下落不明;那江州司馬曹仁,率 之今下落不明;那江州司馬曹仁,率 全城軍民,甚至老幼婦孺,苦守江州 二十三日,直至玉石俱焚,曹司馬亦 以身殉國,總兵吳勝才得以從容部署 ,始有鄱陽湖口那一場大捷,殲滅元 軍三千八百餘人,萬千百姓因而逃得 性命,何等可敬,我等眞個百計千方 ,曹司馬兩子年幼,未曾隨父上任, 曹司馬兩子年幼,未曾隨父上任, 下鬼了,却也從曹家打探出吳總兵有 下鬼了,却也從曹家打探出吳總兵有 下鬼了,却也從曹家打探出吳總兵有 下鬼了,却也從曹家打探出吳總兵有 下鬼子母子母,直至玉石俱焚,曹司馬亦 之中,最後得報,已過了三峽,出白 之中,最後得報,已過了三峽,出白 之中,最後得報,已過了三峽,出白 之中,最後得報,已過了三峽,出白 之中,最後得報,已過了三峽,出白 之中,最後得報,已過了三峽,出白 下落, ,百 便是護送入川 **川的人員,亦不知** ,不僅這二位忠良

將來繼續還有 你所

節,雪國恥,報父仇,其志雖可嘉,節,雪國恥,報父仇,其志雖可嘉,亦動練功夫,竟偸下了大巴山,不知韃子的偵騎,早已四出,在搜尋他的下落,常言道樹大招風,竟被他打的下落,常言道樹大招風,竟被他打的下落,常言道樹大招風,竟被他打會,他那知道,困久在山中,身世隔了,他那知道,困久在山中,身世隔外,與了名,但提起河山破碎,神情強勢,竟怒形顏色,那悲憤如何不令人疑,只不過尚未認出他而已,他更人疑,只不過尚未認出他而已,他更人疑,只不過尚未認出他而已,他更不該逢人打聽丞相死節的眞情實况,不該逢人打聽丞相死節的眞情實况,不該逢人打聽丞相死節的眞情實况, 戶踪跡,不知怎麼,被他知丞相已死,極為隱密與世隔絕,但偶爾也有繼小子,不知地厚天高,本來大巴山中小子,不知地厚天高,本來大巴山中 (,雪國恥,報父仇,其志雖可嘉,) 宗跡,不知怎麼,被他知丞相已死極為隱密與世隔絕,但偶爾也有獵 「好,」火鳳凰道:「咱們可說到正 影手 喪 加 你可知 爾身賊教 中的

,想必在明師高人教誨下,已練成了位公子不相上下,六年的時間不算短金眼鵰道:「那麼,年齡必也與這 時刻都在加倍小心。」 「既要招納江湖道上朋友, 計算起來,那已是近六年前的事了。」 老幼護衛樓下, 瞞得人一時,日久風聲會不會洩漏?」 裡招賢納士,救助接待忠良遺孤 道:「老鵰兒,我問你一句, 一身了得的功夫。」 ,想必在明師高人? 韃子的耳目,是以這些年來, 金眼鵰知她話中必有因,忙道: 火鳳凰哼了一聲, 又能支撑得幾時, 老鵬兒, 金沙釣叟,橫舟江邊,唐門 火鳳凰道:「着哇ー 江湖道上良莠不齊, 能支撑得幾時,那韃子却裝啞,你們便是皆可以一敵百的英鵬兒,我來問你,若那韃子大衛樓下,武林豪傑扮作了小二衛樓下,武林豪傑扮作了小二 却改了話題 於是, 三年來,我等,如何能隱密 /遺孤·能 岷江漁

學興兵, 蹊蹺麼? 似不聞不見, 你們 可 '也覺得了 專

明原 四方不靖,東南半壁,抗元的英火鳳凰道:「鞭長莫及只是原因之 金眼鵰道:「却也覺得奇怪,只是

> , 木的上如 於奔命 朝政,亦洞若觀火,的是敬佩,姑娘金眼鵰肅容道:「不料姑娘對大都 權,將來忽必烈一死,繼其位者必是兼掌兵馬討伐,其實那特穆爾掌握大必烈寵愛,表面上賊丞相伯顏主政, 烈有孫特穆爾,亦偉略雄才, 顏去收拾,唯獨西蜀之地, 顏去收拾,唯獨西蜀之地,由他施令處處,全不放在心上,任由賊丞相伯 提及這特穆爾,必有原故?」 這特穆爾。」 權,將來忽必烈一死 鐵 些煙塵……」 騎一到 爲蒙古完成了霸業, 何可與抗衡, 一學一動,那元世祖忽必烈 其實韃子眈 到,便雲散煙消,分則力弱, 所也不是主因,皆因鞬子的 是以鞬子都不放在心 是虎視的,正是你們 人人烈,乃 數 是他言道:天下初定 古完成了霸業,嘿!偏是忽必古完成了霸業,嘿!偏是忽必一動,那元世祖忽必烈,乃鐵一動,那元世祖忽必烈,乃鐵實韃子眈眈虎視的,正是你們實 9 難免有 極得忽

火鳳凰道:「那特穆爾任天下烽煙

凰道:「他對草莽煙塵,全不在意,重謀,此人可是萬萬輕視不得的,」火鳳 「特穆爾不但口氣大, 「哼!」金眼鵰道:「好大口氣。」 而且遠慮深

N 70

的下落。」 的心腹脱脱兒,受命專責查訪那小子

牙關也咬得緊了 時說不出話來, 金眼鵰飛快掃了那少年 ,目中可現了凌芒,那分掃了那少年一眼, 那

歹,竟乘機溜走了,總算那兩人雖然 兒和脫脫兒戲耍周旋,好小子不知好 兒現了身,不得已,丢下他,與鬼影 見現了身,不得已,丢下他,與鬼影 見現了身,不得已,丢下他,與鬼影 是,但我一再阻擾百般羞辱, 要得落魄亡魂。」 他苦苦追踪不捨, 火鳳凰繼續說道:「總算在兩人得 却也被我懲戒 戲

屈指可 落魄亡魂……」 可不 是有名的鬼見愁,脫脫兒亦是蒙古怪那鬼影手聞聲先遁了,那鬼影手 金眼鵰一拍大腿道:「痛快,這就 數的武士, 在姑娘鞭下 竟皆

個小錢 火鳳凰嘻嘻一笑, [小錢也不值,啊啲!怎生這麼晚]贴金了,老鵬兒,其實說穿了, ,其實說穿了,道:「不用替我

已東昇。 可不是晚了 9 燭影搖紅 ,玉兔早

上,鳳凰翅展,映燭生輝,便已護定聲响,鞭梢上的銀鳳凰已扣在丹田之 振翅飛去 前心,本已栩栩如生,顫搖搖,似要 軟鞭已化作纏腰的玉 抓起桌上 的鳳凰銀鞭, 帶,只 聽卡 翻腕 察

金眼鵰讚道:「妙極,只是……老

朽尚欲請教,敢是姑娘便要走麼? 只一旋身

了,那也還不打緊,若是人家因而也久後也難免洩漏,這小子的身份暴露 我可是甚麼也不知道 連想到那失了踪跡的福王 , 潛伏在大凉山中? 便不即時知曉, 火鳳凰離座踱起步來 ,我只是說也許 ,老鵰兒

雪, 我 動 不 就會血染……」 金眼鵰也站了起身,拱手道:「姑 句句良言皆金石, 聯不過 你, 姑 娘必有以 我們的一擧

康定就不再是溜溜的城,

大雪山 嘿嘿

的

白

,人家會猜疑,

那時……

,只怕

經,你們必然比我更淸楚,更有見識,當眞是班門弄斧,孔夫子門前賣聖鑑,史不盡書!嘿!我說這些幹嗎呀負重以待時,歷史有教訓,亦可作借 負重以待時,歷史有教訓,亦可作借前要務,首要培養大傷的元氣,忍辱 、輕擧妄動,有如以卵擊石火鳳凰道:「而今寇焰方張, 如以卵擊石 韃子 常當

,知道勾踐之能復國,最大的成功不 在十年生聚,十年教養,而在示人以 們這中原棧為餌,設陷阱,皆因尚不 信你們能成大事,視你們為難成氣候 信你們能成大事,視你們為難成氣候 等。不過是些草莽之夫,若然得 知有能號召天下的人物在你們這裡, 以你 對於,以你 對於,以你 爾豈會再坐視無賭麼?」

拱立 「以姑娘之見?」金眼鵰兀自 肅容

烏合之衆,大雪山其實高處不勝寒。 處有青山 色,暗渡陳倉之先 治其人之身,示之以弱, 便讓他知道,哨聚的不過是些少的 有青山,特穆爾的鷹犬已混入大凉),暗渡陳倉之先,得明修棧道,處其人之身,示之以弱,還我草莽本火鳳凰道:「何不以其人之道,還

然首先飄揚於吳頭楚尾,魚米鄉,人心雄河岳,要知天時不如地利,地利地雄河岳,要知天時不如地利,地利地雄河岳,要知天時不如地利,地利地雄河岳,要下來,無助於抗元大業,反之所,留下來,無助於抗元大業,反 從大開的店門中走出去,嘿!我若他走路,是怎麼走進這大門的,也是來到,就立刻也不停留,立刻打 煙稠密,則一呼萬諾 「老鵰兒,我若是你,那傻小子若 那時候 嘿!我若是 7,也還 驅韃 發

「借你的口,老鵰兒, 復國乃百 年 計,凡事日我捎個信

安身立命之所,留下來,不但害己,然來到,應知忍辱負重,這裡不是他 以大業爲重,我可沒說他已前來,若 安身立命之所, 旦, 會令你們辛苦培養的一點元氣,毀於 已躡足而至, 金眼鵰道:「那鬼影手與脫脫兒, 趁早兒滾得遠遠的 姑

娘不怕那公子遭毒

不收留, 子從我眼皮子下也能溜走,說甚麼也見過他的真面目,怕怎地?何况那小 還在明師指點下,學過幾年功夫……」 「他已改姓換名 「嘿!你是怎麼啦!」火鳳凰說: 去,便也 他打那兒進來的。 不再疑心了, 本來只是疑心,你們 你說沒人 還從那兒

姑娘了,他又爲甚麽苦笑搖頭!的少年,忽然嘆了口氣,竟抬 任由兩人語去言來, 他做甚麼?那一直低頭不言語 只顧自個喝悶酒 竟抬頭望那

中待春曉,閒來無事,去那武侯祠走道:「再替我告訴那小子,錦州城中花道:「再替我告訴那小子,錦州城中花站娘了,他又爲甚麼苦隽好見 萬分危急,休露手上功夫,言盡於此 森森,會不到前輩先生,走,他該知道怎麼走的, 落花隨流水,望江樓頭數落花 發幽情,也許有人去指點他的迷津 打發無情歲月,多在人前走動 也不用. 亦可 思古

「姑娘慢走,老朽尚有請教……」 火鳳凰已飄身出了門口, 回頭道

便是他日相逢,人前亦當有如陌路 否則對你們有害無益。」 :「我的姓名來歷,久後你自然知曉

過微動,便已無踪影,留下金眼鵰與只那麽輕俏俏地一旋身,重簾不 那少年,在雅座中面面相對

高不可測 嘆 火 火,長江的後浪推前浪,不禁一聲浩出身來歷,目送那江上游移的點點漁閱盡天下人物,竟看不出人家姑娘的 **阅盡天下人物,是** 亦聞風而遁,已可想而知了 把金眼鵰的鬢邊的白髮飄揚了起來 而且出自閨閣,這姑娘的武功豈僅 高燒的蠟燭在搖紅,勁吹的江風 眞感到他老了, 豈僅英雄出少年 , 只看那鬼見也愁的鬼影 闖蕩了數十年江湖 手

於我輩何只一籌,咦! 小點年紀,竟也胸中藏甲兵,見識高金眼鵰又嘆了口氣,道:「看她小

那知他回過頭來,那 竟也已去無踪跡! 少 年已不在

「小芙兒, 回來啦,還不給我快快

在江風中飄拂的銀絲, 那漁翁的蒼蒼白 髯, ,白髮更是如霜,在月下成了

堆後轉出 薄霧, 淸朗, 飄雲肩,似天姬從天而降,說道:「孤 天空只有幾片飄浮的 霧氣氤氳,格格的笑聲中 但那岸邊石堆之間 一個姑娘來, 霍地轉出,不 白 , 却 雲 生出了 (,月色 風石

N 72

那兩句詩兒,是否該改了?」 舟簑笠翁,獨酌寒江月,爺爺, 你說

釣之翁了,不料小時候教你的詩詞 兩句亦應改爲:一簑冷月, 舞鞭弄劍這麼多年,妳倒都還記得 那姑娘聽道:「爺爺,坐穩啦 那漁翁呵呵笑道:「恁地說 江邊垂晚 時, 我 另

來也 已凌空飛落,一見她飛身而不掠 身形只那麼微微一矮, 兩臂倏張

小淘氣要想爺爺逛逛水晶宮,小芙兒那漁翁早又一聲哈哈,說道:「你這個 老得不能動彈了,只怕還辦得到……」 十年後啦,妳苦練十年,那時爺爺 姑 娘凌空飛落,白髮漁翁只不過

你老 年不見,你非但不老,功力倒更深厚不曾,姑娘喜孜孜,叫道:「爺爺,十 那麽一橫釣竿,小舟竟連晃動一下也 ,爺爺, 我要你長生不老 9 我不許

像當年, 這張小 給我滾過來。」 漁翁笑呵呵,說:「小醜鴨變成了 嘴兒有多甜,爺爺可也不饒妳,最會討爺爺歡喜,哼!任你,不料你這張伶俐的小嘴兒仍 嘴兒有多甜,

來 那鬍梢兒上, 笑意藏在一堆纍纍纔紋裡 老臉似假還真的沉了 了掛在

麼 9 沒有哇? 今兒不是全照你的 呀! 」姑娘叫道 :「我做錯了甚 吩

「長幼無序,尊卑不分, 哼!」漁

> 不下來,說道:「那金眼鵰使爺爺也敬翁是想說得嚴厲些的,偏就是話聲冷 他幾分,你怎敢聲聲老鵰兒。」

爺爺。 正時開, 艾, 取名兒麼?這岷江漁隱便是這艾芙的正開,生時一支芙蓉入窗來,還用另 原來這姑娘即是火鳳凰, 芳名兒單名一個芙字,她娘生她原來這姑娘即是火鳳凰,其實姓 不僅是在芙蓉城中,滿院芙蓉花

我還不敬他一丈,爺爺你不講理,不敬在先,爺爺,若他敬我一尺, 麼說是我的不是了 \$在先,爺爺,若他敬我一尺,怕艾芙哼了一聲,說道:「敢情是他 0 怎

先? 岷江 漁隱道:「他 怎生不敬 在

爺爺, 口,是否他對爺爺不敬在先, 在棧裡發號施令, 名,爺爺那一宗兒不高過他,他却 艾芙道:「論年紀,論武功, 我爲甚麼要敬他。」 **爺不敬在先,他不敬 ,爺爺倒替他把守江** 論威 坐

皆以身許國,我却獨隱,豈不慚愧,敬,便是他以禮義待人,又豈會對我我為前輩,他之所以在江湖上受人尊我為前輩,他之所以在江湖上受人尊以。,那金眼鵰不但敬我,且尊 但爺爺老了,久已不問江湖中事皆以身許國,我却獨隱,豈不慚 以討了這份差使。」 是

雄 無韜略,見識也平常 担當復國大任。」 艾芙道:「雖如此說 如何能領袖羣 我 看他心 中

漁隱道:「金眼鵰坐鎭中原棧,

勝任,且不作第二人想,那領袖羣雄過連絡與接待江湖道上的朋友,不僅 日我已事先對你說了 自有江中岳當重任,眼前形勢,今

如指掌,連番令他驚奇得目瞪口呆。」金眼鵰見我對他們的一擧一動,皆瞭們不知我背後有爺爺這個高明軍師, 你是從我得知 漁隱道:「雖然他們的 艾芙忽然嘻嘻一樂道:「爺爺,他 ,但你今晚的 一舉一動, 一番言論

古論今,也預見了將來,談了國運。」對我縱論了天下大勢,觀今鑑古,以我的見識,是我奉命而來之前,師傅我的見識,是我奉命而來之前,師傅 知你小小年紀,竟有這般見識。」

也眞令爺爺也驚奇得目瞪口呆,

誰

淡泊名利,若非恁地,當年我也不會傅乃非常人,有一點和我相同,便是漁隱點點頭道:「這就是了,你師 把妳送去拜他爲師了,他還有何言?」

們都見不到了,觀今咱們所能起於吳頭楚尾,及淮海之間。 重以待時。」 只能在固本培元上做功夫, 將來驅逐韃虜, 7來驅逐韃虜,重光華夏,義旗必艾芙道:「我不都說了,師傅言道 元上做功夫,忍辱負觀今咱們所能作的是 可惜咱

賊勢浩大,勢力也已鞏固,妄動干戈 倒更損 漁隱浩然長嘆,道:「所論極是 元氣 ,塗炭 生靈 , 小芙

(未完・ _

上文提要: 機先生和他的妻子無影姥姥、三目老尼,他們都 公孫瑶仙闖入煉獄,却救了崑崙派上代的掌門神

着兩婢辭別鏢局,去闖煉獄,這個神秘地方,與江湖動亂有關,經過的藍玉,帶她回局和花無情相聚。失散重聚,共訴別離苦衷。二人帶是中毒被囚,四人離開煉獄,各自分手。瑶仙遇上大風鏢局金陵分局 着兩婢辭別鏢局,去膩煉獄,這個神秘地方,與江湖動亂有關,



向公孫瑶仙瞧了一眼,然後雙目如電 緊盯着花無情不停的打量。

界可高得很,妳最好別打如意算盤。」 嘴道:「幹嘛,是相親?咱們公子的眼 賈的是什麼葯,心祺却忍不住,撇撇 青衣徐娘微微一笑道:「請恕老身 他們不知道這位半老徐娘葫蘆中

失禮,因爲公子很像老身的一位故人 咱們冒昧求見,是想求得證

青衣徐娘道:「如是獲得證實,老 花無情道:「哦,令友是誰?」

身會告訴公子的,希望公子先回答幾

花無情道:「好,妳問吧。 花無情道:「不是。 青衣徐娘道:「公子是跟娘姓?」

青衣徐娘道:「令堂是不是名叫花

青衣徐娘道:「公子身負絕學, 無情道:「妳弄錯了,我娘不是

尊必然是一位武林高人了

看。 谷 了。」語音一頓,接道:「拿駕在黃蜂 非武林中人,而且逝世已有十多年 花無情道:「妳又弄錯了 必然不是一個等閒人物 先父並 說說

本谷四大巡山之一。」 花無情冷冷道:「果然是一位前輩 青衣徐娘道:「老身鐵花羊素,是

> 心 如 在

然有過耳聞?」

狄飛虹,於黃蜂谷了斷過節,

點不 麼可能與石府主人惹上仇隙? 鐵花羊素道:「老身知道,只是有 太明白,公子年歲如此之輕, 怎

花無情道:「這個前輩就不必管了

兩名黃蜂弟子急馳而去。 希望公子不要介意。」語音一落,率領 實在有點不自量力,老身耿直之言, 是已達天人的境界,公子向他挑戰, 超凡入聖的武功,石府主人狄飛虹更 起身來道:「盤龍石府每一個人都具有 鐵花羊素知道無法再留 ,只得立

麼過節? 幽道:「師兄,你跟盤龍石府究竟有什 待鐵花羊素走遠,公孫瑶仙才幽

母命行事而已。 花無情道:「我也不知道,只是奉

等怪事 不黑 到咱們出道沒有多久,竟會遇上這鍋,使咱們成為武林的公敵,真想 武功超羣,再加上有人要咱們指 公孫瑶仙道:「盤龍石府人多勢衆

此險惡 一起 公孫瑶仙淡淡一笑道:「只要跟 花無情道:「怎麼,妳怕了 我什麽都不害怕, ,今後咱們要多加一份 不過江

小湖

心祺道:「鐵花羊素究竟來作什麼

,是摸底、警告,還是示威?」 心怡道:「我看都有可能,適才咱

前輩必 們不該放她們走的。」

於事無補,時間不早了,咱們睡吧。」 公孫瑶仙道:「算了, 留下她們也

情却忽然勒住韁繩,讓坐騎停了下 午時分,西陽鎭已遙遙在望,但花無 翌晨,他們由蒙城出發, 約莫晌

「怎麼啦,師兄,爲什麼不走了?」 來。 隨在他身後的公孫瑶仙一怔道: 花無情道:「有人不讓咱們過去

如何走法?」 公孫瑶仙抬頭一瞧,只見他們必

去打發他們。」 須經過的山口,竟然被人堵住。 心祺哼了一聲道:「小姐,讓小婢

是在等咱們, 公孫瑶仙道:「別忙,也許人家不 師兄,你認不認識他

保留幾分。」 去瞧瞧,如果必須動手,手底下也得 花無情道:「不認識,心怡姐妹前

堵住山口的分作兩起, 心怡姐妹應了一聲, 聯騎向山口馳去 雙腿一磕馬 起七個

五人,都是二十 全是四旬以上的年紀,另一 上下的小夥子 起只有

路錢兒?」 眉兒一揚,心祺冷哼一聲道:「怎麼啦 各位,你們這麼一堵,莫非是要買 心怡姐妹在山口之前停了下來

年輕的五人全着藍衫,其中一名

府棨道:「什麼事? 花無情冷冷道:「府大俠……」

找確的不會太多,

我已約了盤龍石府

花無情道:「放眼江湖,敢向咱們

的過節,約期快到了,咱們走吧。 的主人狄飛虹在黃蜂谷了斷他跟我娘

當晚,他們就渡江至浦

直趨河南

點不勝其煩。

絕對的優勢,如是展開羣歐,閣下認 爲貴堂能有多少勝算?」 花無情道:「貴堂人多勢衆,佔有

府棨道:「這個……」

的對手,你如果喜歡殺人,動手就是 大派,却從未作過有違江湖道義之事 ,如此咄咄逼人,豈不有失風度。」 ,我知道少俠功力很高,咱們不是你 府棨道:「敝堂雖然不是什麼名門花無情道:「沒有把握,是麼?」 花無情道:「沒有把握,

晚餐,

店小二就來扣門道:「客倌

這天他們在蒙城投宿,

剛剛吃過

人求見。」

心怡拉開房門

只見店

小二的身

嘆親兒受 們找確的是黑衣堂,那就怪咱們不得 祺,放了姓洪的,今天咱們就到此爲 止,不過如果被在下查出前幾次向咱 花無情哈哈一笑道:「說得好 心心

女人,另有兩名少女,分別站在青衣後,立着一名身着青衣,徐娘半老的

徐娘的身旁。

留情,告辭。」

靜。 林,除了蕭蕭風聲,顯得一片寧

從那兒說起?」 公孫瑶仙忽然幽幽一嘆道:「這話

石府出面找碴,咱們不見得就怕了他師妹,一則咱們問心無愧,就算盤龍 們 禍之事,遂微微一笑道:「不必擔心

只是盤龍石府,而是天下武林, 咱們不怕,天天在仇殺中打滚, 公孫瑶仙道:「與咱們爲敵的,不 也有 就算

府棨雙拳一抱道:「多謝少俠手下

中人。

令人一目之下,

就知道她們是武林

這三人全是背負長槍,

腰跨長刀

黑衣堂撤走了,適才充滿殺機的

份,她們是黃蜂谷來的。

都掛着一隻葫蘆,這表明了她們的身

最引人矚目的是,她們的腰際全

了一聲道:「是狄飛虹派妳們來的?」

青衣徐娘道:「公子,不管是誰派

花無情對她們自然絕無好感,因而哼

黄蜂谷是盤龍石府的外圍組織,

咱們來的,咱們是以禮求見。」

花無情道:「哦,妳有什麼事?說

花無情知道她指的是被人栽脏嫁

吧。

坐麼?公子。」

青衣徐娘道:「不能讓咱們進房坐

仍然侍立她的身旁,她目光流轉, 青衣徐娘入房落坐,另兩名少 花無情道:「請進。 先女

娘說話最好小心一些。」 道:「崑崙五俠豈是攔路翦徑之人 ,一聲

身材粗壯、長相威猛的大漢怒叱

麼?莫非這陽關大道,是你們崑崙派 心祺道:「那你們堵住山口 作什

道理,因而强抑怒火道:「姑娘如果不,畢竟是名門正派的高弟,不能不講 的老二,名叫桑野,他雖是生性急燥 長相威猛的大漢,是崑崙五俠中

你倒是說說看,我家公子幾時開罪你 是跟花無情一夥的,請便。 們崑崙五俠了?」 心祺道:「咱們正是一夥的,不過

的來見我。」 桑野大喝一聲道:「滚開!叫姓花

信是不信?」 就憑你,也想跟咱們公子交手?本姑 娘不出三招,準會叫你趴在地上,你 心祺撇撇嘴道:「你窮吼些什麼?

露頭角,心祺只是一個小丫頭, 他們雖是年齡不大,在江湖上却已嶄 的殺機! 他三招之內趴在地上 崑崙五俠是武林中的後起之秀 ,那能不逗起他 却要

「請賜招。 了下來,他盯着馬背上的心祺, 雙臂輕輕一振, 桑野已由山口躍 道:

他沒有掣出兵刃 腰,更後悔不該大意,不應輕閃,勁風迫體之際,他不只是心 也是瞧不起一個小姑娘,但當人 是不願以大欺

N 74

高

在下曾經邀約盤龍石府的主人

陣奇痛,他那粗壯的身軀便已飛了可惜後悔已晚,他只覺得肩頭 來 「叭」的一聲摔到丈外, 而且只是一招 他果然趴

上,不只是崑崙派目瞪口呆,另一起就叫崑崙五俠排名第二的桑野趴在地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一伸手 的峨嵋七劍也爲之駭然色變。 桑野被他的同件扶起, 內腑雖已

煞

並不嚴重 受傷,好在心祺手下留情,所以傷勢 對方正主兒還未出手,他們就栽在不管怎樣,崑崙五俠是砸了招牌

什麽也嚥不下去。 一個小丫頭的手裡,這口窩囊氣, 口 劍一禮道:「朋友可是花無情?」 於是他們拔出長劍, 五俠之首的孟三環,向花無情抱 並肩走下 說 山

花無情道:「不錯,正是花某。」

恩怨,你爲什麼要暗算家師及師母?」 下親眼瞧見的?」 孟三環道:「咱們崑崙派與你素無 花無情冷漠的哼了一聲道:「是閣

目 人之事,天下人人皆知,何須在下 孟三環道:「朋友爲惡江湖,行兇

門正派,僅憑江湖流言,就判人行兇 殺人之罪,看來所謂名門正派,不過 公孫瑶仙嘆息一聲道:「崑崙是名

桑野勃然大怒道:「大師兄 ,咱們

> 孟三環微一頷首道:「姓花的,殺賊的人頭,回去奠祭師父師娘就是。」 不必跟他們逞口舌之利,摘下幾個小

師之仇,除死方休,出招吧。 心怡道:「這些人無理可喻,公子

讓小婢姐妹給他們一點教訓 以免讓人以爲咱們當眞是兇 花無情道:「好,但出手不可過重 神 惡

心怡道:「小婢遵命

了避免傷人 這雙姐妹並未使用兵刃 ,那是爲

刃 學手投足,均可傷人, 六級,再以煉魂手配合使用 其實她們的紫竹 1.神功已經 ,又何需使用兵行使用,縱然是們功已經練到第

凌厲,却沾不到人家姑娘的一絲衣崑崙五俠之間,不管對方的劍招如何,這雙姐妹像蛺蝶穿花一般,遊走於在一聲嬌叱之後,但見紫芒流轉 角

崑崙五俠還有臉再鬥下去? 五 掌股之上,縱然她們不下煞手, ,結果是靈貓戲鼠,將對方玩弄於心怡姐妹赤手空拳,還是以二敵 難道

們兄弟學藝不精,妳們動手吧。」 將長劍擲於地下, 果然,噹的一聲脆响,孟三環已 道:「不必打了, 咱

玄奥, 不 聲道:「大師兄,她們只是仗着身法 便再鬥下去,但老四朱鐵衣却大吼 大師兄擲劍認栽,其餘四人自然

身法玄奥也是武功,怎能說輸了

為棘手的强敵,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自負,他們出道至今,雖是遇到過頗 們師兄弟五人共同的願望。 只是崑崙五俠對他們的劍術十分 在劍術上一展所長, 是他

過幾招玩玩。」 姑娘不再以身法閃避,咱們硬碰硬的 了話:「崑崙是劍道名門, 未待孟三環回答,心祺已經接上 實在是一項遺憾,這樣吧, 這樣吧,本

我會撤劍的,你出招吧。 心祺道:「到了應該用劍的時候 朱鐵衣道:「好,請撤劍。

以徒手對白双,這分明是心存輕視,崙五俠之一,旣不以身法閃避,而又崙四條之一,旣不以身法問避,而又 怎能不激起朱鐵衣的滿腔殺機

倒瀉一般,連肩帶臂的劈了下來。 帶起一片寒芒森森的劍氣,它像天河在一聲叱喝之下,劍走如遊龍,

純,勿怪崑崙五俠被譽爲後起之秀的的無雙絕學,朱鐵衣能夠使得如此精這一招巧快而威猛,是崑崙劍道

祺的纖纖玉手一把抓住。 足可震山斷岳的鋒利長劍,居然被心 竟然師出無功,更令人震駭的是他那 可惜他這充滿殺機的全力 擊,

高手全力劈來的利劍,此等高人不是能夠以一隻內掌,抓住一位武林

絕對不會在一個小丫頭的身上出現。 没有,但在一般人的想法,此種奇蹟

鐵衣使盡了全力,也無法使長劍前進 半分,或收它回來。 如今心祺不只是抓住了劍尖,朱

白的面色,以及嘴角流出的血絲,只持長劍,還被撞得倒退數步,瞧他慘由劍身湧向朱鐵衣,他不僅無法再把由劍身湧向朱鐵衣,他不僅無法再把 怕還受到不算太輕的內傷了 白的面色,以及嘴角流出的血絲 盡喪,人家只是一個小丫頭, 大家只是一個小丫頭,却使他朱纖衣的慘敗,使崑崙五俠銳志

的勇亂了,他們也失去放手一搏他們三分膽量,他們也失去放手一搏 的勇氣了。 弟今天認栽,但殺師之仇不能算完 因此,孟三環雙拳一抱道:「愚兄

但願後會有期。」 ,各位,把話說明白了 他們想走, 話說明白了,再走不心祺哼了一聲道:「慢

桑野怒叱道:「咱們已經認栽,妳

,其實,咳,這些話我不該對你們說 們自然不能揹這個黑鍋,再說,咱 們自然不能揹這個黑鍋,再說,咱們 的陰謀,是有人要在江湖中挑起一場 如果是那喪心病狂之人,崑崙五俠就 如果是那喪心病狂之人,崑崙五俠就 如果是那喪心病狂之人,崑崙五俠就 如果是那喪心病狂之人,崑崙五俠就 還要怎樣?」

的,願你們好自爲之,請吧。」

招來殺身之禍。 知道這是一項陰謀之人 9 可能都會聽不出

剩下的峨嵋七劍,却聯袂迎面走來。 他們帶着頹喪惶惑的心情走了

道來。」 的高人?是單打還是羣歐?儘管劃下 心祺冷冷道:「你們又是那一門派

七劍是來求見花少俠的。」 祺雙拳一拱道:「姑娘不要誤會,峨嵋 峨嵋七劍之首名叫鍾律, 他向心

同瑶仙迎上前去,道:「那位要見在 樹之下閒聊,聽見鍾律求見,只得偕 花無情本是與公孫瑶仙在一棵大

鍾律,少俠就是花無情吧?」 鍾律雙拳一抱道:「在下峨嵋門下

何指教?」 花無情道:「正是花某,鍾大俠有

原本不信,今日一見少俠,更証明咱 的想法不錯。」 江湖傳言說是被少俠所害,我兄弟 鍾律一嘆道:「家師失踪將達半年

花無情道…「哦……

霽月, 兇殘成性,殺人立威。但少俠却風光生衝突,除非少俠當眞像江湖所傳, 已有極高的成就,更不可能與少俠發家師身在空門,對修身養性的功夫, 所說,只怕這又是一個陰謀。 鍾律道:「峨嵋與少俠素無恩怨 滿臉正氣,正如適才那位姑娘

N 76

言所惑, ,竟能在師父失踪之際, 1所惑,不過,這確是一項陰謀,竟能在師父失踪之際,不爲江湖公孫瑶仙道:「鍾大俠不愧名門高

功而還等事一一說出。 兄再往探查,煉獄已不存在, 三目神尼、神機先生夫婦, 她隨即將茅山遇險 在煉 在, 竟至無 及後與師

不回山,也未在江湖上出現,實在令,他們並未喪失武功,何以出險後旣神機先生夫婦,都是當代的絕頂高人神機 人難以理解。」

不多,當時我兄弟年少無知,認爲狄主人狄大俠,與少俠今日的處境相差在令人心寒,二十年前,盤龍石府的鍾律嘆息一聲道:「江湖險惡,實 此一浩劫,那陰謀者選定少俠指黑鍋險惡局面,任是那一門派,都將難逃 接道:「江湖之上」。」語音一頓,們也許會上奸人的惡當。」語音一頓, 俠唯有與盤龍石府合作,或能挽救這

在下會加以考慮的。」 花無情道:「多謝鍾大俠的忠告

同門轉身急馳而去。 兄弟就此告辭。」語音一落,率領峨嵋 鍾律抱拳一拱道:「既然如此, 愚

「師兄,時間已經很晚了,咱們趕到鎮 公孫瑶仙向天色瞧了一眼,道:

花無情道:「好,咱們走。

越關洛大道,再由陝西的武功縣南下 直達米倉山巴峪關附近的黃蜂谷。 雖然沒有遭到什麼困擾, 這一路迢迢數千里, 此後他們經渦陽、毫縣、 穿越幾個省 開封 難免全

都現出

一股疲態。

也會對它無可奈何。 城湯池一般的險地 谷口雄關聳峙 1口雄關聳峙,氣象萬千,這是金黃蜂谷四週峭壁插天,猿猱難渡

眼天下,有誰敢擅越雷池半步? 舞,單憑這兩種名震江湖的神物, 而且高空神鷹長鳴, 然而天下就有那麼多的事不可 低空黃蜂飛 理

解,分明知道黄蜂谷不好惹,偏偏有

到達谷口之際,那兒已經來了三名女 找確的還不只一起,當花無情等

因爲她們是雲台堡的令狐飛蟬 這三人,花無情師兄妹全都相 + 識

武河関歷豐富,而且心思十分細密。 避風雨,顯然,這位令狐姑娘不只是 更妙的是她們已經在谷口 [附近搭

婢,雖是全都相識,却是兩種心情。 公孫瑶仙曾被令狐飛蟬所擄,無

> 難消,最起碼對她們絕無好感。 論她的胸襟如何廣大,縱然不至積恨

扶持, 圍攻, 美人恩,何况人家還巴巴的趕來機,也有盪氣廻腸的風情,最難消 ,在這段經歷之中,有驚心 人人恩, (、毒傷迸發之際,人家姑娘千里花無情就不同了,當他被黑衣人 足段經歷之中,有驚心動魄的危不顧危難的帶他到太白山求醫 相受

多, 公孫瑶仙無法相比的。 公孫瑶仙 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這一點是孫稱仙,只是她久走江湖,見聞較令狐飛蟬的智慧,不見得會高於

婢立即迎了上來,雙拳一抱,道:「花遠遠瞧到花無情等一行,令狐主 位報告黃蜂谷的現况。」 有茶點,請先歇息一下,小妹再向 大哥、公孫姐姐,辛苦了,帳中已 兩備

對她絕無好感,倒也不便發作。 伸手不打笑臉人,公孫瑶仙雖是

了,公孫瑶仙難免對她的不滿有幾分决?如今令狐飛蟬全都替他們準備好居也不易找到,這食宿二字如何解何况此地是崇山峻嶺,連一戶民

本有些飢疲的花無情等,此時就像回安置好馬匹,再來帳篷侍候飲食,原小暎、白雀二婢先幫助心怡姐妹

狐姑娘……」 待歇息一會之後,花無情道:「令

令狐飛蟬道:「花大哥是想知道黃

龍石府的主人狄飛虹,是否已經來到 蜂谷的現况?」 花無情道:「不,我只想知道,盤

早辰初他會出來見你的。」 傍晚會到,叫你好好的歇息一晚 還有他的夫人覃小蝶、羅蘭、 令狐飛蟬道:「昨天剛到 咱們已經見過,他知道你們今天一位小姐、及侍衛五名,婢女四 四位公 同行的 , 明

全在他的掌握之中。」 然不同凡响,咱們的一切行動,似乎 花無情道:「盤龍石府的主人,果

仙府的麽?我爹到底有没有什麽指雲台堡所擄,妳們姐妹不是回了一趟 有一件事我始終忘了問妳們,我被 公孫瑶仙忽然啊了一聲道:「心怡

都沒有說。」 婢姐妹到處找公子小姐,其他的什麼 心怡道:「沒有,老主人只是叫小

出來。」樣,什麼都憋在肚子裡, 公孫瑶仙櫻唇一噘道:「爹就是這 就是不肯說

能會有一場苦戰,必須保持最佳的體又何必徒亂人意?好啦,明天咱們可又何必徒亂人意?好啦,明天咱們可 力,還是早點睡吧。」 花無情微微一笑道:「窮通壽么

的是一位一領靑衫,神情儒雅的中年大開,一行男女魚貫走了出來,領頭翌日辰初時分,黃蜂谷果然關門

婦, 漢及四名靑衣丫環。 衣少女,在他們身後,是五名中年大 再後面是四名黃衣少年、一名黃,他身後是一紫一黃兩名中年美

弟子沒有一個出谷參加。 這些人全是來自盤龍石府,黃蜂

大俠? 男子道:「前輩可是盤龍石府的主人狄 花無情雙拳一抱,向領頭的青衫

虹,少俠有什麼事找我? 青衫中年道:「不錯,我就是狄飛

前輩鑒諒。 了斷當年的一段過節,不敬之處, 花無情道:「晚輩奉母命, 找前輩

殘, 母子分離了二十載,還要咱們骨肉 隱現淚光,以無比激動的語氣道:「孩 黃衣中年美婦,忽然跨前數步,雙目 她的心……」 花滿樓爲什麼要這樣?她使咱們 立在石府主人狄飛虹身後的那名

聲 異 常激動,說到後來,甚至泣 這位風華高貴的中年美婦 不成情

弄個明白的 靜 點, 虹輕輕握着她的雙手道:「冷 夫人,讓我跟他聊聊,總會

麼不來?」 向花無情道:「你娘是花滿樓?她爲什 他放開黃衣中年美婦的雙手

不是姓花,也不是叫花滿樓。」 花無情道:「你們全弄錯了 我娘

狄飛虹道:「這麼說,是你爹姓花

上分個高低吧。」 實這些都無關緊要, 誰知道他叫甚麼, 節麼?她不說,我怎會明白!其 咱們還是在武功 至於你跟我娘

將軍,曾經手綰兵符 狄飛 虹雖是出身江湖, 但他當過

教養。 夫婦的子女,自然受到嚴格而良好的 羅蘭更是養尊處優的侯門千金,他們

然還不至: 如果說他有點邪門,並不爲過。神情上,找出一點正人君子的形象 眼翻天,雙手在作不規則的抖動,

走的狄璇,如果花 是正常: 母子連心,她的表現應該無情當眞就是被花滿樓抱

眼去看, 都不會看得順眼

了,他叫什麼?你娘跟我到底有甚麼過

花無情道:「我爹十幾年前就去世

他的夫人覃小蝶曾是一派之主

辱,

他必須給花無情一點懲戒

花無情就不同了 於斜肩諂笑,却無法在他的 他說話之時兩 雖

的是羅蘭, 她也是最注意花無情的

在盤龍石府這一行人中,最激動

邪裡邪氣,吊兒郞當,無論用那隻只是花無情的表現就太不正常了

羅蘭難過的對覃小蝶道:「姐姐

滿樓原本就是一個妖女,這孩子跟了鄭鵬這孩子,怎麼會變成這樣的呢?」 她二十年,能夠這樣,已經不錯了

> ,也是對花無情最瞧不順眼的 一條人影已經撲了出去,他是狄她們在交談之際,只聽得一聲清

時擲出紫竹旗, 可能就會傷在他馭劍過手,花無情如非及

石府的主人挑戰,這是一個極大的 7的主人挑戰,這是一個極大的侮更恨他膽大包天,居然敢向盤龍 狄璞方正而固執 他瞧不起花

給你一點教訓。」 「撤出你的兵刃吧,小賊,大爺要

教養,看來本姑娘倒要替你的 教管教了。」 賊?盤龍石府的子弟, 心祺勃然大怒道:「你駡誰是 要替你的父母管 ,居然如此沒有

子女,也全都面色數變,現出了怒,雙目噴火,狄飛虹夫婦以及他們的得十分之重,狄璞固然氣得面紅耳赤心祺沒有駡他,但這番言語却說 容

他們是講理的人,自然不便發作 不過狄璞不該駡人, 其屈在我

射向心祺的前胸 森森劍氣挾着風嘯雷鳴之聲,一逕中一聲暴叱,長劍一吐,晶芒若電中一聲暴叱,長劍一吐,晶芒若電

之强,有如雷霆萬鈞,劍芒所至,足,但他却以紫河神功使出,因而威力 使風雲失色。 一劍並非劍道最高的馭劍之術

竟然如此歹毒,心頭大爲震怒, 心祺出招,他已揮劍迎了上去。 花無情見狄璞對一個 女孩子 不 出 待 手

雙方劍芒一觸,傳出轟的一聲巨响法輸九轉玄功,迎戰紫河神功 花無情被震得倒退一步, 三步之多。 狄璞却退了

這是他難以容忍的,在一聲淸嘯之後 再度揮劍撲出。 一招硬拚,狄璞顯然落了下風

麼兩樣,心高氣傲、目無餘子的狄家 三公子,還是技遜一籌。 舊事重演,這一次與適才沒有甚

飛石走 內力,聽不見兵刃接觸之聲, 他們是在鬥劍 ,轟隆之聲不絕於耳。 刃接觸之聲,但却沙則,實際上却在拚鬥

走的狄璇,那麽他們是一母所生, 在骨肉相殘了 0火旋,\$P\$一个是一母所生,而如果花無情就是當年被花滿樓抱

場面? 身爲母親的羅蘭,怎能忍受這殘酷的 一場親者痛仇者快的搏殺

全力相搏,如若因為她的阻止而使一止這場鬩牆之爭,因為他們雙方正在 方受到傷害,都是她不願見到的 她雖是身具無上神功 却無力阻

至高無上的馭劍之術。 因為狄璞的紫河神功,竟然鬥不過法 她這一遲疑,慘劇終於發生了 他在情急之下 ,再度運起了

因而狄璞對馭劍一擊極具信心 花無情曾經是馭劍之術的手下敗 公平的

N 78

適才以法輪九轉鬥紫河神功 他却不 知道花無情已今非昔比 , 並未使

未出場,他怎能不保留幾分實力 花無情挑戰的是狄飛虹 9 主角尚

劍光暴漲,有如快速流轉的金輪,流霧旋,湧起一股强烈的旋風,同 劍光暴漲,有如快速流轉的金輪,逕流霧旋,湧起一股强烈的旋風,同時,法輪九轉已提至極限,但見週身雲 知道無法再作保留了。口中一聲清叱 向狄璞迎擊過去。 不摧的劍氣,向他迎面飛擊之際 但當狄璞身劍合一,駕馭着無堅 9 他

行天下 絕今的無雙絕技,習得一種, 紫河神功及馭劍之術, ,應該是無可置疑的 **世,即可橫** 均爲曠古

的神色,竟是一片驚詫與駭然。 但狄飛虹夫婦却大吃一驚, 他們

的絕學。 般的劍光,認出是前古神僧法輪一 因爲他們瞧到花無情像金輪急轉

功力雖是尚嫌不足,但與狄璞力拚之 法輪九轉, 必然會落得兩敗俱傷。 天下無敵, 花無情的

手 他無暇多作考慮,猛然騰身而起, 狄璞却是他的親生骨肉, 人兩 一掌,向花無情的身側推去 他這 敗俱傷的生死一搏,只是他不是 怎能讓自己的骨肉身遭橫禍? 一掌,的確化解了狄、花二 虹未能証實花無情的身份 他旣然身在

一掌爲甚麼不是推向狄璞,

同樣可以化解他們的拚鬥麼?

情毫無防範,更因救人心切,出手重 而且 他不只是横插一手, 使花無

山般的一記重擊。 九轉玄功,仍無法承受這勢如驚雷撼 口血水,顯然,他必然已受到極重的 不作第二人想,花無情雖是身具法輪 他被震出兩丈以外,接連噴出兩 以狄飛虹的 一身修爲 , 放眼天下

內傷 無耻,花某只要不死,誓報今日之仇 :「想不到盤龍石府的主人,竟然這等 角的血跡,雙目如火, 咱們走。」 但他却 一蹶即起 瞪着狄飛虹道 用衣袖抹掉嘴

般,每人都是一副沉重的神色。 湖震動的人物,此時却像木雕泥塑 有人吭出一聲,這些跺跺脚都能使江 一行七人,沒有人攔阻他們, 良久,一股尖銳的聲浪忽然划過 一陣急驟的蹄聲, 帶走了花無情 甚至沒

沉寂的長空,使人們的心頭同時爲之 懍。 你爲甚麼要這樣?」這股

們兩敗俱傷? 叫的大哥,自然是狄飛虹了 妳怎麼啦? 難道妳要讓他

尖銳的聲浪,原來是羅蘭所發,

她呼

功你是白學了?莫非盤龍石府的主人化解他們的攻勢,難道孤烟寶審的神 「不必要他們兩敗俱傷, 你也可以

只會對晚輩偷襲,當眞是這麼無耻?」

十年未曾改變。 對狄飛虹的愛,當得是堅逾金石, 羅蘭 這位當年的侯門千金 數

在連生五個之後,她不再生了, 四個頭角崢嶸的兒子。 除了被花滿樓抱走的狄璇外, 她很會生兒子 幾乎一年一個 還有 現在

情就是狄璇,而且對他特別偏愛 狄璞也是她生的 , 但她認定花無

逃 希望之際,偏偏被狄飛虹擊得負傷而如今愛子在眼前出現,她正抱着無限 蝕骨的痛苦,不是外人所能領略的 爲人母之時被花滿樓抱走,那種錐 這也難怪, 狄璇是長子, 在她初

因此,她恨狄飛虹,連狄璞也恨

恩愛夫婦、對自己千依百順的美麗妻 這是想不到的結果, 居然反顏相向,駡自己無耻 數十 -年來的

天下就再也找不出講理的地方了。 江湖的偶像, 不過,盤龍石府是武林的泰斗 如果他們不講理,那麼

功力,縱使讓雙方的劍炁全部擊中他偷襲之嫌。而且以他那身超凡入聖的際,狄飛虹從旁擊出一掌,的確難脫 他却單獨將花無情一掌震飛, 他是自私、是無耻,並不爲過 的身上,也不會對他造成甚麼傷害, 適才花無情正以全力應付狄璞之 如果說

其穴道,逼問他來歷,反被谷飛雲所制,青年只好勸其盡早離開,南 幪面少女,雙方交戰不久,谷飛雲抽身而退,翌日, 一招「捉蛇手法」給他,谷飛雲練熟後,獨往酒家用膳,一名青年欲制 上文提要: 南山老人 一晚,谷飛雲因一時好奇而遇上四名 師

山老人帶谷飛雲往許家堡飮宴,主人許鐵棠介紹座上客給他們認識 南山老人突傳授

谷飛雲奉師命往找醉道長 道長的

乾爲敬。」

她們各自手持酒杯,在筵席前面站停 莊主和八十一個村子的代表們致敬。 ,十人一排,排成了八排,

你。

身旁低低的响起:「谷

少俠

,

我敬

這時, 一個嬌柔的聲音在谷飛雲

一杯的喝個不停。

南山老人一時大樂,

左一杯

右

情的望着自己,心頭驀然一動,喜形

如水、似曾相識的眼睛,正在脈脈含

谷飛雲回過頭去,

看到一雙晶

於色的道:「姑娘是第十五號?在下敬

祝妳當選女狀元

1. 把酒

的代表,也都是製酒的行家是這次參加品酒大會的八十 許鐵棠道:「這十席上的兄弟們就 山老人、醉道人、尹長生 一個村子 一、裴 代表那

爲了公平起見,她們不用姓名,選出來競選「西鳳女狀元」的候選

記 院 選 人 不 一 に と 、 不 一

的代表要寫

原來她們就是從八十

有幾名莊丁, 座之後 通、谷飛雲等人也一齊鼓掌致敬 替南山老人等人依次斟上了酒 許鐵棠給雙方介 許鐵棠的二名弟子手 也穿梭似的端上菜來。 紹完畢, 大家落 執酒 ,另 壺

名

個村子代表站起

投票選出前三名

等今天下

長、尹老哥、裴老哥、谷少俠等幾位弟敬以水酒一杯,歡迎老仙長、醉道 成敬意,希望大家多喝幾杯,兄弟 蒞臨寒莊,也歡迎今年參加品酒大會 的八十一位代表光臨, 許鐵棠手持酒杯,站起身道:「兄 水酒粗餚

盛譽的

酒仙南山老人

一生從未醉過 林前輩中極享

給妳們引見

這位是武

許鐵棠含笑道:「各位 和她們乾了一杯 許鐵棠和

老夫

,妳們一

不妨每人敬他老人家一

大家也跟着站起,

都是寒莊的貴賓。」 拳裴通裴師傅,

八十

山派追風劍客尹長生尹大俠,這是神

這是谷飛雲谷少俠

位是南山老人的高足醉道長

這是華 杯。這

等人也各自和他們乾了一杯。 等人2.5mm,再山老人和谷飛雲等幾人分別敬酒,南山老人和谷飛雲等幾人分別敬酒,南山老人 了一杯。接下來,他們又向南山老人舉杯,向主人敬酒,許鐵棠和大家乾,接着是八十一個村子的代表站起來 起乾了

語

,爭先恐後的嚷着:「老人家,我敬

在上首的南山老人圍了

不由得發出一聲輕呼,

南山老人圍了上去,鶯聲燕發出一聲輕呼,一窩蜂般朝一位姑娘聽許鐵棠這麼一說

着「一」號名牌的少女站在最前面,舉 起酒杯,鶯聲嚦嚦的道:「我們要向許 衣着各異的妙齡少女一下湧進大廳, 就在此時,只見一羣嫣紅姹紫 由胸前掛

會」。

醉道人 是八十一個村子的代表。 拳裴通和谷飛雲等五位貴賓, ,除了第一排中間坐的是南山 台前放了五排椅子 、華山派追風劍客尹長生、 ,每排二十 其餘則 老

全都站滿了從各地趕來看熱鬧 的邊

是由八 許家堡莊主許 督席,正 台上稍後放了三把椅子 十一位代表中, 臨時公推出 主許鐵棠,他左右兩人,中間坐的是選美會首席監 鐵棠, 他左右兩人 這是監 來則督

木箱上各自貼了 一隻寫的是「狀元」三字 在三人前面不遠 一張大紅字條 二字,左邊一隻派大紅字條,中

在心中作了評審,然後完酒大會上所看到八十一点 是「榜眼」, 投入箱中就是。 這是投票用的票櫃, 右邊一隻是「探花 然後寫上 **俊寫上她的號碼** 一位候選姑娘, 把兩天來在品 每 個村子

掀起箱蓋,然後又將票箱翻了過來, 道:「選舉開始 立即站起身來,走近三隻票箱 他話聲甫落 9 請三位監督人檢驗票 許鐵棠和 左右二人 各自

說完,一口把酒喝乾。 和他一

乾

的笑容, 紫衣少女春花似 幽幽的道:「謝謝 的 臉 上綻起明媚

起該說些甚麼來 話已經說完了 兩人忽然靜了下 ,只是互相凝視着對一時之間,誰也想不了下來,因爲要說的

笑道:「谷少俠, 這時,另一 個少女悄然走近 我敬你 , 含

紅, 怔出神中驚覺過來, 慌忙走開 兩人被這突如其來的聲音, 紫衣少女粉臉一 從怔

谷飛雲啊了一聲, 趕忙擧杯道:

沒有酒 等到酒杯搭上嘴唇, 才發現杯中

少女,她纖纖玉手拿起銀壺, 來敬酒的是一 個身穿棗紅衣裙的 說道:

「我給你斟滿了。」

谷飛雲忙道:「多謝姑娘。」

前的名牌,目光一抬,嫣然笑道:「谷 少俠還記得我是幾號嗎?」 紅衣少女故意用銀壺擋住掛在胸

衣少女是十五號,才故意問他的。 她是看到谷飛雲剛才一口叫出紫

「眞抱歉,在下忘記姑娘是幾號了。」 谷飛雲臉上微微一紅,歉然道:

休息的,你整整的躺了大半天,口裡泥,還是由我和老人家扶着你在棚下 輕笑道:「那天谷少俠喝得爛醉如 紅衣少女輕輕撇了下紅菱般的嘴

N 80

號也忘記了。」是喝醉了的緣故,所以連我是五十二

意才對 道哩,在下應該敬姑娘一杯,聊表謝,不是姑娘說起,在下還一點也不知聞言更覺心有歉疚,忙道:「眞對不住 那天喝醉後的情形 谷飛雲若非聽她親口說出來, 」接着一口把酒喝乾。 眞的 一無所知

他輕嗔道:「你還應該罰一杯才是!」 紅衣少女又替他斟了 一杯 望着

我們 女忽然 下是該罰一 谷飛雲連連點頭道:「應該的 一起喝吧!」 輕笑道:「我是來向你敬酒的 杯……」正待學杯 紅衣少 ,在

我的姓名。」 個號碼的姓名,希望你別忘了看看 悄聲道:「下午選擧完畢, 她也擧起杯子,和他對乾了一杯 會公佈每

說完,很快的走了開去。

準確一點,這回至少也喝了二百杯左不拒,一杯杯的直灌下去,如果說得樂得喜開了嘴,闔不攏來,自然來者 山老人看到這些花不溜丢的小姑娘在有些人甚至還一連敬了他三杯呢!南銀壺,一杯又一杯的替老人家斟酒, 家」,一個人敬了又敬,纖纖玉手捧着 夠刁蠻的,嘴裏叫的也真甜、真嗲,杯,不,才不止呢,這些姑娘家也真 右 自己面前轉來轉去,早已眼花撩亂 一口一聲的叫着:「老仙長」、「老人 不,才不止呢,這些姑娘家也真 這回,南山老人足足喝了八 +

> 却突然間淸靜了下來。 還留下一片縹緲不散的脂粉幽香 陣風般從大廳吹了出去,大廳上除了 一位姑娘敬酒完畢,又像一 , 但

果然是酒中之仙,一連喝了這麽多杯主人許鐵棠大笑一聲道:「老仙長 依然若無其事。

上的美酒,縱想 事 「老朽是受了這些小妞的欺騙, 被她們來過的又來,一口氣足足喝人敬一杯的,但老朽却認不得她們老朽是受了這些小妞的欺騙,明明說 ;二百二十八杯,老朽也只好認了被她們來過的又來,一口氣足足! 南山老人摸摸鬍子 縱想不喝,也是忍來,許莊主窖藏了 呵呵笑道: 住的以

是窖藏十年的陳酒 不料老仙長居然一口就嚐出來了。 的製酒專家, 因今天在座來賓, 許鐵棠聽得不由一怔 的陳酒,想請大家品評,,故而要他們開上來的,壓來賓,有來自各個村子 說道:·「在

嚐不出來,那就不用喝酒了。 喝了八九十年的酒了, 「哈哈!」南山老人大笑道:「老朽

耗最多的還是酒, 五六分酒意, 這一頓飯,菜餚十分豐盛, 方始席散, 万始席散,那是因爲,差不多每個人都有采餚十分豐盛,但消

座丈許高的戲台,上面高懸一方紅布 片廣場的左首,坐東朝西,搭建了 綴着一行紅字:「選舉西鳳女狀元大 現在已是未牌時光 許家堡前

這五排椅子後面和戲台左右兩

長袍,佩有司 這時 ,台上右角有 儀綢條的中年人高聲叫 一名身穿藍布

昭公正,然後再把木箱復原,闔上箱朝台下展視,表示箱內空無一物,以

依次序上台投票。」 蓋 ,三人退回椅上落坐。 司儀又高聲喊道:「各村代表,請

投入三隻木箱,他退下之時始,登台把寫好號碼的三張 人相繼登台,這樣一上一下, 於是由坐在第一排左首第一 片刻工夫,各村代表投票完畢。 登台把寫好號碼的三張選票分別 絡繹不 第二個

大家說明原委,現在請二位過來投也應該有投票的權利,所以兄弟要向個村子的代表,雖被公推爲監督人,公推的監督人,但他們二位,也是二 表一 票。」 表一共是七十九位,還有二位是大家拳大聲道:「各位鄉親,方才投票的代 許鐵棠站起身,走近台前,抱抱

投入了三張票,退回坐下 鐵棠左右的二人,依言站起身,分別台下隨着紛紛鼓起掌來,坐着許

司儀又高聲道:「開始計票。」

和探花的計分板 女狀元的記分板,左右兩方則爲榜眼 只見六名許家堡莊丁立即從台下

方大木牌前面,另外三人却走到三隻的年輕人迅即上台,三人分別站到三 這時,有六名身穿一式藍布長袍

> 到三隻票箱前面,伸手掀開了箱蓋。 許鐵棠等三位監督人同時分別走

年唱 女狀元和女榜眼、女探花的計票工作一劃。左右兩邊的情形也完全相同,年輕人,就用木炭在某一號碼下劃上唱出號碼。站在女狀元記分木牌前的年輕人從箱中取出一張選票,就高聲中輕是選女狀元的票箱,由一名 女 同時進行

台上的人唱票。 台下每一個人,都全神貫注聽着

字再暗 看五 五號,下面寫着許蘭芬三字,心 道:「不知她是不是許家堡的人?」 谷飛雲凝足目力,在木板上找到 十二號下面,寫着荊月姑三 中

當選女狀元 輕「嗨」了聲,說道:「小哥, 老人湊過頭來 你猜誰會 在耳邊

裡想的是那一個?」 南山老人笑道:「老朽是問你, 飛雲谷道:「這個如何猜得到 心

有 谷飛雲不覺臉上一熱,說道:「沒

號許蘭芬和五十二號荊月姑,對你都騙老朽了,老朽還會瞧不出來?十五 不錯呢!」 「嗨!」南山老人低聲道:「你不

去了?」 谷飛雲紅着臉道:「你老說到那裡

眼還雪亮的, 雪亮的,這種事,還會瞧不出南山老人嘻的笑道:「老朽這雙老

來?

都沒有問題了!」 一個當上女狀元,一個當上女探花 十五號許蘭芬、五十二號荊月姑 ,說道:「你小子的眼光不錯, 說到這裡,忽然拍拍谷飛雲的肩 快瞧

祝秀珊,探花榜上五十二號,荊月姑有十個「正」字。榜眼榜上是八十號的十五號的許蘭芬一人遙遙領先,已經 也領先其他的人。 和記票都快接近尾聲,女狀元榜上 谷飛雲學目瞧去, 這時台上唱票

得四十八票,獲得當選此次西鳳三十一票;探花是五十二號荊月姑,共票;女榜眼是八十號祝秀珊,共得五安狀元是十五號許蘭芬,共得五十九 元 出來,由首席監督許鐵棠當衆宣佈: 唱票完畢,得票分數也立即計算

台下登時响起熱烈掌聲,歷久不

花三位姑娘出場。」 新當選的西鳳女狀元、女榜眼 [選的西鳳女狀元、女榜眼、女探司儀又在台上高聲說道::「現在請

掌來-他話聲甫出,台下又熱烈的鼓起

蘭芬,祝中堅陪同妹子祝秀珊,荆溪在許家堡後廳)才由許鐵棠陪同女兒許門前响起一串鞭炮,(八十一位姑娘都足等了快有半個時辰,只聽許家堡大 姑娘家當選了西鳳三元 要上台

們來到台下。 還有一大羣落選的鶯鶯燕燕,跟着他生陪同女兒荊月姑,走上台來。另外

花的姑娘,都打扮得如同新娘一般 更顯得古雅莊重,如花似玉! 身鳳冠霞帔,大紅繡裙,玉帶圍腰 三位當選女狀元 女榜眼 女探

的相聚,彼此間有了感情,拍起手來八位姑娘雖然落了選,但經過三天來,此起彼落,越拍越起勁,還有七十台下的人,在此一瞬間掌聲如雷 脆悅耳! 玉掌發出來的一片掌聲, 也特別清

向了同一雲投來。 探花 自然看得到,心頭禁不住一陣跳動。 坐在南山 了同一個人,但坐在台下的谷飛雲投來。台上兩人當然不知道眼光投化一雙盈盈秋水,也不時的朝谷飛在南山老人身旁的谷飛雲投來,女 女狀元 一雙盈盈秋水 . 3 不時的朝

雲手肘 肯放過, 甚至不敢再看兩人一眼。 坐在他身邊的南山老· 使得谷飛雲更感到不好意思 一再用手肘輕輕的碰撞谷飛他身邊的南山老人却絲毫不

許莊主替女狀元、 是一个是一个,是一个的,也是一个的,也是一个的,也是一个的,也是一个的,也是一个的,也是一个的,我们也是一个的,我们也是一个的,我们也是一个的,我们也是一个的,我们也是一个一个,我们也是一个一个,我们

上金花 接着又替女榜眼、 起,插到女狀元許蘭芬的鳳冠兩邊 並排放着兩枝金花, 個朱漆木盤,上舖大紅當下由另外二位監督人 女探花在鳳冠 由許鐵棠雙手取 緞 首先取

寸許,女探花又短了寸許。台下自然女狀元的兩枝金花較長,女榜眼短了插上金花,就可以分辨得出來了—— 又熱烈的鼓起掌來。 不 本來這三位姑娘的服飾大致相 狀元、榜眼、探花來 ,這回 百

別準備了水酒粗餚,請大家賞光。」 請到右首棚下奉茶,晚上,許莊主特 高聲道:「今天所有在場的諸親好友, 司儀又高聲道:「禮成。」接着又

掌聲。 他話聲一落,大家又報以熱烈的

子孟君杰陪同,到西花廳奉茶。 南山老人等人也由許鐵棠的大弟 鐵棠、荊溪生等人陪同女兒下

般趕來看熱鬧的人。 的台下觀衆,紛紛湧入棚下 十張桌子,台上禮成之後,來自各地 蓋了廣大的凉棚,棚下早已擺上六七 大門前面、右首 一片廣場上,搭 這是

許鐵棠作陪 、尹長生、裴通、谷飛雲,由主人以南山老人坐了首席,依次是醉道 許家堡前廳筵開十席 老人坐了首席,依次是醉道 ,上首左邊

右相 台上担任監督人的二人。 陪,接着是祝秀珊的兄長祝女榜眼祝秀珊、女探花荊月! **姑的父親荊溪生,主人則是在,接着是祝秀珊的兄長祝中堅榜眼祝秀珊、女探花荊月姑左** 席是女狀元許蘭芬坐了首

天位落選的姑娘們?

N 82

好不熱鬧-廣場到後廳, 燈火通明 晚之後,筵席初開 9 人聲如潮,

和 高聲譁笑和一片勸酒之聲。 女探花的敬酒了,每一席上都引起 的最高潮, 這一 酒筵中的高潮, 頓酒,從大門外棚下 自然是女狀元 莫過於敬酒 、女榜眼 到大廳 7 敬

有了八分酒意。上,每一席的每一個人,差不多全已 南山老人和谷飛雲被招待在西花

而歸。 這裡,這一晚,賓主盡歡,莫不酩酊長生、裴通和谷飛雲)當然全被招待在 面 前面是一大片花圃,十分清幽。 許鐵棠接待貴賓之處,一排五間 附近一幢精舍之中。這幢精舍是鐵 五位貴賓(南山老人、醉道人、尹

浮現起女狀元春花般的笑靨,一個晚繞着女狀元那嬌柔的聲音,眼前一直 出去 上花格子 上幾乎一直沒有睡好, ,由魚肚白到大亮 他才懶洋洋的起床 9 **洋洋的起床,開門,到晨曦漸漸的照** 好,眼看着窗櫺上

飛雲走出,一齊起身招呼。和裴通二人圍着小圓桌而坐, 莊丁立即送來臉水 走出中間起居室 只見尹長生 谷飛雲盥洗 看到 谷

快請坐下。 谷飛雲連忙抱拳道:「二位前輩早

尹長生道:「谷老弟也請坐下

們正 一起進早餐呢!

大家迎着落坐。 谷飛雲還沒答話, 醉道人也出來

又給四人端上粟米稀飯 送上四式小菜, 兩籠蒸餃

谷飛雲道:「老人家怎麼還不起

不吃早餐的,咱們不用等了。 來了,此刻還在山 醉道人微笑道:「他老 頂上呢, 人家早就起 師傅是從

棠氣急敗壞的急步走了進來。 站起身道:「許莊主 醉道人看他神色不對,放下筷子 麼事

就在四人進餐的時候,只見許鐵

探花的二位姑娘失蹤了!」 頭,就攢着眉道:「小女和當選榜眼 「四位早。」許鐵棠朝四人點了下 有什

・「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 許鐵棠道:「詳細時間沒有人能說 「失蹤?」醉道人深感意外, 問道

得出來,可能是昨晚出的事。」 尹長生道:「鐵棠兄請鎭定一下

坐下來慢慢的說。」 許鐵棠微微點頭,說道:「兄弟只

此一女,聽她無故失蹤, 不免亂了方

房住四個人,小女雖住在家裡,但因數較多,佔用了第二進全部房舍,每參加選舉的姑娘,都住在敝莊,因人「事情是這樣的,從前晚起,八十一位 他依言坐下 吁了口氣,續道:

> ,小女當選女狀元,才 碼,不准吐露姓名的,b 選舉尚未開始,每個人都 姑娘 起住到她閨房裡去…… 女狀元,才請祝姑娘和^拉路姓名的,昨晚選舉揭晦姫,每個人都只有一個號 荊曉號

嗎? 醉道人道:「令嫒閨房不在第二進

早晨, 兄弟稟告,兄弟趕到小女房中, 問 看不到什麼情况。」 開了,還以爲小女起來了 弟稟告,兄弟趕到小女房中,也查,也沒有人見過小女三人,就來向房中三人都不見了,再去第二進詢 ,,還以爲小女起來了,進房一看處,伺候小女的春眉發現小女房門許鐵棠道:「在第三進。直到今天

裴通道:「鐵棠兄可曾派人在附近

索。」 在敝莊附近全找過了, 許鐵棠道:「兄弟已經要幾個小徒 毫無一點線

「這就奇了

這當

敎 以 特來向道兄和長生兄、裴通兄請 許鐵棠道:「兄弟也有此感覺, 所

們 許鐵棠忙道:「可以, 先去看看令嫒的閨房再說?」 醉道人沉吟道:「許莊主可否領我 可以,兄弟

給道兄帶路。」

說完,立即轉身往外行去。

知自己該不該跟着去 谷飛雲因許莊主沒提到自己 不

去瞧瞧,初 醉道人回頭朝谷飛雲含笑道:「你

N 83

便進去)從腰門進入第三進,由廳後樓 進,(因二進住着八十位姑娘,不四人跟着許纖棠穿行走廊,越過

小婢春眉,叩見莊主。」 見一名青衣使女迎着躬身道:

狀 何人不准進去,妳沒進去吧?」 不准移動,要妳守在房門外,任 小姐房中的東西,都需要保持原 許鐵棠抬手道:「老夫方才告訴過

違? 春眉道:「莊主交代,小婢怎敢有

守在這裡,不用進去。」 「好!」許鐵棠點點頭道:「妳依舊

是你請先。」 醉道人道:「許莊主不用客氣, 許鐵棠抬手道:「道兄請。」 春眉躬身應「是」。 還

很仔細。 道人目光炯炯,從門口走入,就看得許鐵棠不再客氣,當先走入,醉

見姑娘家還是一位女才子呢! 臨窗一張書桌,還放着文房四寶, 鏡、錦帳繡被,還有玉軸牙籤的書橱 壁上掛着一柄終南派的松紋長劍 這間臥室相當寬敞 ,除了粧台產 可 9

是大冷天,當然不會開窗。床上被褥戶都關得好好的,並未開啟,這時還 醉道人仔細察看了一遍,前後窗

> ,並沒和人動過手,因為房中找不出 主交代丫鬟,房中東西不准移動,才 主交代丫鬟,房中東西不准移動,才 老三盞茗茶,那自然是昨晚許蘭芬和 房中家具陳設井然,連小圓桌上還放 房中家具陳設井然,連小圓桌上還放 絲毫打鬥過的痕迹。

兀自不信,就把茗碗凑近咀唇,輕輕,茶葉片片清澈可見,舉起茗碗湊近,茶葉片片清澈可見,舉起茗碗湊近揭開碗蓋,目光一注,碗中茶汁微黃 喝了少許,不覺嘿然哼出聲來。 也隨着走近小圓桌,伸手取起茗碗, 醉道人目光落到三盏茗碗上,

是否覺得茶水有什麼問題嗎?」 如今又輕哼出聲,忍不住問道:「道兄 許鐵棠看他拿起茗碗又聞又喝,

不出絲毫打鬥的痕迹來,人被迷暈了人下了無色無味的迷藥,所以房中找「不錯!」醉道人道:「這茶水中被 自然用不着動手了。」

情? 許鐵棠聽得一怔道:「會有這種事

鬟進來, 聲道:「許莊主暫勿張聲,先叫那小丫 醉道人放下茗碗, 貧道有話問她。」 擺了下手, 輕

春眉在房門口答應一聲,急步走 許鐵棠點點頭,叫道:「春眉。」

入 昨 ,躬身道:「莊主可有什麼吩咐?」 醉道人接口的道:「貧道想問姑娘 晚妳家小姐和另外二位姑娘一起

進。 遠?! □

婢就回房了。

「沒妳的事了。」

昨晚正是小婢伺候的 來,是妳伺候的嗎? 春眉道:「這裡只有小婢一人伺候

又道:「這三盞茶,是妳切的嗎?」 醉道人一指小圓桌上三盏茗碗

小姐三位都有幾分酒意,所以特別交春眉點頭道:「是小婢似的,昨晚 小婢去廚房燒水沙茶。」 春眉點頭道:「是小婢似的,

醉道人問道:「這裡去廚房遠不

春眉道:「不遠,廚房就在第四

妳都要說出來。」 過什麼事?貧道是說不論什麼小事 來,路上可曾遇上什麼人?或者發 醉道人道:「妳仔細想想, 水水 事, 彻茶回

去,却又沒見到什麼人影,小婢心裡人在肩膀上輕輕拍了一下,但回過頭低啊一聲道:「小婢在走廊上,好像被「沒有發生什麼事呀!」春眉忽然 說沒有事了,叫小婢回房去好了,小一害怕,就急步趕上樓來,後來小姐去,却又沒見到什麽人影,小婢心裡

「唔……」醉道人揮了一下手道:

春眉躬身退下。 許鐵棠道:「妳出去吧!」 春眉望望莊主,不敢退去

藥,但此人劫持令嬡三人,目的是什制住穴道,從容在三盏茗碗中下了迷春眉被人在肩上拍了一下,也許被人不可能人,可能是一个,也許被人。

麼呢?」

蛛絲馬迹,亦未可知。」 中再仔細搜上一搜,也許會找到 裴通忽然插口道:「咱們是否在房 一點

, 只聽尹長生叫道:「道兄, 能留下什麼,大家不妨分頭找找看。」 方劫持三位姑娘,來的決非一人 另持三位姑娘,來的決非一人,可醉道人道::「裴大俠說得不錯,對 .聽尹長生叫道:「道兄,你來看看於是五人就分頭在房中搜索起來

話 現墨迹猶新, 並猶新,回過頭來和醉道人說原來他走近書桌,掀起硯匣,發 會不會有人留下字條之類……」

蘭芬姪女都不住在這裡,不可能寫什

這硯台中還有墨迹未乾, 這幾天

在這裡了 白紙,急忙取過,叫道:「大家快來 起枕頭, 《,急忙取過,叫道:「大家快來,比頭,在枕下看到一張摺叠整齊的裴通也在此時走近床前,伸手翻

就交到許鐵棠手中,說道:「果然是對 裴通已把白紙攤開,看了一眼 大家聽他一嚷,立即走了過去。

凡個字,底下並無具名,但字迹娟秀見紙上寫着:「三女平安,希勿掛念」 討讀等表示 方留的字條!」 這留字的 許鐵棠接到手中,低頭看去 人, 年齡也 一定不 會很 一,只

究竟是爲什麼呢?」 面沉吟道:「此人劫持小女等三許鐵棠迅快把字條遞給了醉道

字條看 抬目道:「咱們出去再作計較吧!」 道人看了 此人似無惡意,但……」接着 一眼,才道:「從這張

,能夠從一點毫不起眼之處,後聞出通等人果然不愧是老江湖,觀微知著 問題來,這是自己萬萬想不到的。 能夠從一點毫不起眼之處,發掘出 谷飛雲眼看醉道人 、尹長生 、裴

們去了那裡,有什麼事嗎?」面進入,不覺「嗨」了一聲,問道:「你不獨自坐在椅上喝酒,看到幾人從外 回到西花廳,南山老人已經回來

娘昨晚離奇失蹤了。」 許鐵棠道:「小女和祝姑娘、荊姑

搔頭皮,說道:「你們可曾查到什麼線 索了沒有?」 「西鳳三元失蹤了?」南山老人搔

說道:「你老人家請看。」 醉道人把手中那張字條遞了過去

條?這些字好像是小女娃寫的 究竟會是誰呢?」 人睜大雙目,問道:「這是他們留的字 「三女平安,希勿掛念!」南山老 , 這人

索的事,說了一遍。 醉道人就把剛才去許蘭芬閨房搜

外出? 第二進的七八十位小姑娘,是否有人,許莊主,你有沒有查過,昨晚住在 好像並無惡意,這……就奇怪……哦 許莊主 南山老人道:「看她留字的口氣, 你有沒有查過

是沒有想到,在下立時去查 許鐵棠哦了一聲道:「這個在下倒 說完, 匆匆走了出去

> 「目前還很難說,總之,這件事可能不 醉道人道:「你老人家認爲……」 老人摸着白鬍子,微笑道:

已經想到什麼了?」 醉道人疑惑的道:「你老人家似乎 大簡單。」

笑道:「谷小哥大概也該想到了吧?」 南山老人回頭看了谷飛雲一眼

看。 怎麼會想得到呢?」 「我……」谷飛雲驚詫的道:「小可 老人微笑道:「你再想想

賊人?」 個靑衣女子的事來,不覺哦了一聲道谷飛雲忽然想起前晚自己追踪四 青衣女子,可能是劫持許姑娘三位 「老人家是指前晚小可追踪的那四 的 個

能。 南 老 人點 點頭道:「大有 可

聽? :「谷小哥可否把事情經過說出 醉道人目光朝谷飛雲投來, 來聽 問 道

衣蒙面少女圍攻之事,說了一遍。 一時好奇, 谷飛雲就把前晚自己發現夜行人 跟踪下去,遭到四個青

了,(許家堡住進了八十位姑娘,沒人點了穴道,每人身上的號碼牌也不見經在下推門而入,發現四位姑娘被人因為她們都是相識未久,並未注意, 查看,其中有一間臥室的房門緊閉,仙長說得不錯,兄弟方才趕去第二進 只見許鐵棠匆匆走入,說道:「老

> 麼話來,她們是在睡夢中被人點了穴 在下替她們解開穴道,也問不出 ,是以每人的號牌當作識別証的)

上了號牌,出入就沒有人注意了 哥遇上的四個蒙面少女,因為她們別 爲吻合,劫持許姑娘三人, 醉道人道:「這就和谷小哥說的頗。」

見過四個蒙面女子?」 醉道人就把前晚谷飛雲遇上四個 許鐵棠問道:「谷小哥甚麼時候遇

蒙面少女的事,說了一遍。 無線索,又到那裡去找呢?」 許鐵棠道:「但這四個蒙面女子毫

,在西陲除了貴派,還有那一位高人摸着白鬍,笑道:「許莊主不妨想想看 開門立派的?」 「線索倒也不是沒有。」南山老人

「崆峒金母・・・・・」 許鐵棠聽得惕然一驚, 失聲道:

她的門下,全是女弟子。 「不錯。」南山老人頷首道:「只有

許鐵棠搓着雙手,憂形於色的道

晚輩只此一女,如今無故失蹤,求求面前跪了下來,說道:「老仙長,可憐 老仙長救救小女。」 祝中堅二人,荊溪生噗的朝南山老 就在此時, 從門外走進荊溪生和

子加重, , 只剩下晚輩兄妹二人,如今妹子失蹤 長,先父去世得早,家母年老多病 此事如果讓家母得知,定然病勢會 祝中堅也跟着跪下,說道:「老仙 懇求老仙長援手, 救救我妹

「快不可如此,咱們正在商量救人之事 慌忙站起,把兩人拉起, ,二位快請坐下來好說。 南山老人被兩人鬧得措手不及 一面說道:

望。」 派 許鐵棠道:「如果令嫒三人確是被崆峒 門下擄去的話, 二人依然落坐,南山老人轉臉朝 事情還不至於絕

是被崆峒門下 「甚麼?」荊溪生吃驚的道:「小女 據去的?

說過崆峒金母的名頭 他是紫柏山 紫柏宮門下 自然聽

母嗎? 許鐵棠急急問道:「老仙長認識金

事了 盛 岳維峻的『天星掌』所傷,岳維峻也中 弟子岳維峻不知何事動上了手 了她一記『透骨指』,兩人都是年少氣 在崑崙山一處小山 ,忍不住動上兵刄 南山老人道:「那是五十 當時金母還是出 || 陵上 ,其實兩 道江 ,和崑崙派大 湖未久 年以前的 她被

敢言謝,今後只要前輩吩咐,晚輩一天,金母曾說過:"前輩救命大恩,不天,金母曾說過:"前輩救命大恩,不不他們悉心救治,在一處岩穴中住了三 不記得老朽?」 定遵命」。但事隔五十年,不知她還記 得不輕,已是强弩之末,正好遇上老

N 85

女三人,就全仗老仙長援手了。」 有恩於她,她一定不會忘記的了,小 許鐵棠喜形於色,說道:「老仙長

且容老朽想想。」 南山老人微微頷首道:「人自然要

好派一個人,以你老人家的名義,去並無確証,不好和金母明說,因此最 探探她的口氣,不知你老人家以爲如 ,是否是崆峒弟子劫持去的,咱們 醉道人道:「弟子認爲許姑娘等三

拜坐客,於禮也說得過去。 西 **座來了,派人前去問候,** 老人道:「這個可以, 所謂行客 爲師到

女娃如果在她那裏呢?」 他想了想, 偏頭問道:「但三個

醉道人笑道:「那就最好沒有了

> 的 咱們就這麼辦。」 南山老人撚鬚笑道:「這倒也是,

師傅準備派

誰去,較爲合適呢?」 醉道人道:「只是…

飛雲一眼,沉吟道:「這個……老朽正南山老人一手拈鬚,目光睨了谷 在考慮……」

他不覺毅然道:「老人家如果用得着小 脈脈含情的眼睛,還有荊月姑她…… 谷飛雲想起許蘭芬嬌柔的細語和 小可願意前往崆峒一行。」

峒山在那裡。 他話雖說出口來,但根本不知崆

你小哥。 頷首笑道:「老朽考慮的人選, 「唔!」南山老人口中唔了 也就是 學

道:「谷小哥去合適嗎? 師傅會派自己前去一行,不禁遲疑的 醉道人聽得一怔,他先前還以爲

驗也沒有,所以才有此一問。 他因谷飛雲剛出師門 一點江湖

愎自用,又生性多疑,谷小哥是不相,才要他代為師一行的,金母一向剛是老朽到了這裡之後,無人可以派遣莊主也毫無瓜葛,這表示他此行,只莊主也毫無瓜葛,這表示他此行,只 干的人 ,正可以減少她的猜忌。」

是 人道:「你老人家說得極

許鐵棠拱拱手道:「如此就一 切拜

託谷少俠了,只不知谷少俠何時動

自然越快越好。 荊溪生道:「救人如救火,谷少俠

以谷小哥儘可明天早上才動身, 這樣金母就不好推托了。」 也不用趕得太急,最好讓她們先到 幾天才能趕回去,谷小哥去得早了 就算是崆峒門人劫持的,最少也要三 搖手道:「許姑娘三位昨晚才被擄去, 人還未到,她們就可以一口推掉, 「不,此事不用急。」南山老人搖 路上 所

許鐵棠道:「一切都聽老仙長安

去。 忍不住道:「老仙長,晚輩想和谷兄同 眼看南山老人派谷飛雲前去崆峒 祝中堅和谷飛雲不過長了四五歲

落場的面子,人去多了,反而不便。」 爲藉口而已,主要是希望有便乘機暗 示接待他的人, 請金母放人 小哥代老朽去問候金母,只是以此作 不用。」南山老人道:「谷 ,給她有

的路徑,和何處打尖、何處投宿等等一個下午,包括從老爺續前往崆峒山 老人把谷飛雲叫到房中,和他密談了 谷飛雲一一記在心裡。 事情就這樣決定,午飯後,南山

健馬,和荊溪生、祝中堅一直送出大要大弟子孟君杰替谷飛雲準備了一匹一晚過去,第二天一早、許鐵棠

門,才叮嚀而別。

西行,已是荒凉的山區 第三天趕到平凉,第四天早晨由平凉 天趕到隴縣投宿, 谷飛雲有南山老人的指示 第二天趕到華亭

居處,也許並不在主峯,只是一,不知那一座是崆峒山的主峯, 岩幽谷之中。 了。他攀目西望,只見遠處羣峯插天西,大約中午時分就可趕到崆峒山麓他記着南山老人的話,從平凉往西行,已長秀沙自し日 只是一處奇

能知道金母是哪一步,因此也沒有人沒有人敢上崆峒一步,因此也沒有人 能知道金母究竟住在那裡。

過,也一定會留下痕迹,要他仔細觀是荒無人迹的深山,只要經常有人行下弟子總要出山採購食物,那麽縱然 察,必可找到。 了已有五十年,這五十年中, 但南山老人說過 4十年中,她的門起,金母在崆峒住

針一般!對這樣一個廣袤的山區, 個廣袤的山區,要找一條如此,谷飛雲一路行來, 簡直有 如大海撈

到此爲止,從現在起,就要靠自己去崆峒山山麓了,南山老人指點的路徑崆峒山山麓了,南山老人指點的路徑也想不出一個妥善的法子來。中午時 他坐在馬上 ,心頭不住的盤算

自己找了一塊大石坐下 馬來,任 由 馬兒去吃青草 ,取出乾糧

,就俯下身去,用雙 然後在附近找到一條 口,回去把馬匹牽來,讓,就俯下身去,用雙手物然後在附近找到一條山淵 譲地在,水 深潭之中 練從百丈高峯直掛而下

流極清

兩口

沒有溢出來,下下 天然的粗獷之美,是 可能從潭底流失了。 已,大部份從瀑布注入潭中的水 只是從潭邊石隙間流出的 一深潭面 ,景色清靜之中條潭面積相當大 面這條山澗潺潺流水但傾入潭中之後,並 最奇 怪的 -的水,很 是,這條 四周圍以

忽然發現山

間邊上

幾塊大石

好像經常有

人践踏

除了中間澗水潺湲,從石間流出

,大石磊磊,地勢一路往禁一動,急忙走過去,原

相當幽深的山谷。

縱目望去,右首大小石堆間

,果

是以兩邊山勢十分陡峭,形成一條兩邊俱是從山上滾下來的大小石塊

動!你是甚麼人,從那裡來的?」 同時响起一個冰冷的聲音喝道:「不許 脊間似被劍尖一類尖銳的東西抵住 他正面對潭水看得出神, 突覺腰 9

雲……」 慌忙轉過身去,應道:「在下谷飛 谷飛雲只覺這聲音聽來極爲熟悉

定痕迹,但肉眼却可以辨認得出來) 上經常有人踐踏而成的小徑,並無一 然有一條十分明顯的小徑。(這種在石

谷飛雲看得不覺大喜,心想:「在

道:「怎會是你……」 看到谷飛雲,臉上陡現驚喜之色,說 用劍指着他的是一個靑衣少年

平路

相堆積叠成的大石,忽高忽低,不是

只是山澗旁俱是從山上滾下來互

這裡了!

谷飛雲,問道:「谷少俠怎麼會到這裡 中暗喜自己沒找錯地方,欣然抱拳道谷飛雲也看淸楚了對方面貌,心 宇文瀾, :「原來是宇文兄。」 他,正是在柳林酒館中遇見過的 這時收回長劍,目光注視着

谷飛雲笑道:「那麼兄台怎麼也會

到這裡來的呢? 字文瀾道:「到了這裡,你還油嘴

N 86

工夫,差不多已登上山腰,耳中聽到路都是往上的斜坡,他足足走了頓飯

低掠,朝山谷中騰躍而上,因爲這一

聽得懂他說的話,果然朝林中跑去。

谷飛雲轉身就沿着澗邊石堆輕縱

裡等我吧,但要小心些!」

接着又拍拍馬屁股,

那馬匹似乎

左首有森林,也有靑草水源,你在這

,拍拍馬頭,說道:「這裡

也是十分累贅之事,當下就把繮繩

, 自然不能騎馬, 就是牽着馬走

洪洪水聲,迎面已是山

一谷盡頭

二頭,一條 耳中聽到

滑舌的,難不成不想活命了?

谷飛雲看着他笑道:「有這麽嚴重

嗎?

注入一個

要是遇上別人,你早就沒命了。」 字文瀾輕哼道:「幸虧遇上的是我

像我姓谷的一條命,很容易被人取去 谷飛雲笑道:「照兄台的說法, 好

間和你抬槓,你究竟做甚麼來的, 宇文瀾伸手一攔,說道:「我沒時 快

盤根究底,究是爲了甚麼?」 是路過這裡,上來看看的,兄台這樣 宇文瀾道:「谷兄如果眞是無心上 谷飛雲雙手一攤,說道:「在下只

已看出他是女扮男裝的,一面故意說 給人看到,我就無法幫你說話了。 來的,那麼還是趕快離開的好,如果 谷飛雲早已聽出他的口氣,也早

片好意,你還要故意裝傻……」 跺跺脚道:「眞是狗咬呂洞賓,人家一 道:「宇文兄,這是甚麼意思呢?」 「你這人……」字文瀾又氣又急,

宇文姑娘,能夠坦誠見告才好。」 朝他作了個長揖,說道:「在下也希望 在下不再裝傻了。」谷飛雲

裡究竟是甚麼地方? 臉上不禁一紅,眨動一雙明亮的眼睛 問道:「你要我坦誠見告甚麼呢? 他這聲「宇文姑娘」 谷飛雲道:「在下想請教姑娘, ,叫得宇文瀾

還明知故問? 宇文瀾道:「這裡是崆峒山咯, 你

谷飛雲道:「那麼, 宇文姑娘一

是金母門下了?」

:「你究竟是甚麼人?」 宇文瀾聽得臉色大變, 急急問道

點不假。」 谷飛雲笑道:「在下谷飛雲, 可

竟有甚麼事?」 宇文瀾又道:「那你到這裡來,

山老人之命,特來晋見金母的。」 谷飛雲道:「實不相瞞,在下奉南

怎麼從未聽人說過?」 不是那個白髮白鬚的老人?江湖上 宇文瀾遲疑的道:「南山老人?是

醉道人沒有?」 谷飛雲含笑問道:「那麼妳聽說過

宇文瀾道:「大名鼎鼎的醉道人

我自然聽說過了。 谷飛雲笑道:「那麼在下不妨告訴

妳, 南山老人就是醉道人的師傅。」

,口中啊了一聲, 「啊!」宇文瀾忽然好像想起了甚 不是酒仙嗎? 道:「醉道人的

宇文瀾問道:「你 谷飛雲笑道:「就是他老人家 也是他 的

「不是。」谷飛雲道:「在下只是在

品酒大會上認識他老人家。 宇文瀾道:「他派你來習見家師

有甚麼事呢?」

她果然是金母門下

來 既然來了,總得向令師問好。」 谷飛雲道:「南山老人難得到西陲

荒而逃;完成任務後,兩人回到 身亡,高峯怒極,跑回山間小屋,故意被預早埋伏的白家兄弟及何無 爲震驚, 上文提要: 從朱掌櫃口中, 沒有把洪百年的級首摘下, 高峯與白可染往殺洪百年, 得悉桃兒被水龍的手下擒獲, 龍記客棧,驚見桃兒的屍體,高:年的級首撟下,也把其擊至重傷 加上路通的協助 因逼供而嚼舌 高峯大 ,

應來了 子出刀只往人的脖子上招呼

小子

今天落在咱們手上

,你的報

白



欲行刺無功而回

怎可以就此便宜了這小子?」 他踢在高峯的腦袋上,高峯被他踢 白自大收起獎,又狠狠的一 白自在也道:「口供還未問出來 何無痕忙攔住,道:「不可以。」

狗頭!

·「你以爲老子是觀世音,

砸爛你的小

在……

白自大怒學四十斤重鐵獎,

吼道

高峯又嘆氣道:「你最好把我打

,我先揍個痛快!」

得頭發昏

高峯好像昏了

重要。 你知道人的頭是多麼的重要。 人身上甚麼地方也重要,只不過頭更 是的,高峯也知道頭重要, 白自大駡:「你娘的臭皮, 老子叫 其實

人在頭上踢,也是應該的。 高峯在想,他殺人的頭, 如果想同水龍面對面, 此刻就得 如今被

忍下來。 到這小子了, 何無痕道:「快動手, 哼,那賤貨有種,她自 我們總算等

殺, 們把桃兒逼死的,是嗎? 高峯聞言,忍不住大叫道:「是你 這小子還是被爺們拿住了。

前請纓,他有把握活捉高峯。 被高峯殺死以後,幾次他都在龍頭面

的氣焰小了許多,但他八人的心 何無痕吃過高峯的虧以後,三江八怪 决心,非殺高峯不可。 「三江八怪」自視甚高, 勞三太與 中都

走在後面帶着一副得意的微笑。 何無痕就是這種愉快的心情,

撮唇一聲尖銳的口哨吹起來,那快船 邊隱藏着一條快船,當何無痕

顯的站了四個青裝赤脚漢子 快船很迅速的轉過來,快船上明

笑問道:「何爺、白爺,得手了?」 拉着一根繩子 個漢子跳上岸,雙臂貫力 ,他把快船拴在岸邊 的

船,他這才留心的跟着躍到快船上。 何無痕看着白家兄弟把高峯扛 上

邊的水「切切」响, 江中快船可逆水行舟, 三支櫓三 快船吱呀吱呀左右晃,壓得船 可也快得像飛

被打了個七葷八素之後,他假裝着昏 死過去了 高峯不吭聲,自從他在蔴袋中又

是否把這小王八操的打死了。 兄弟, ,道:「剛才我們一頓揍,但不知何無痕站在蔴袋邊,他對白家兩

白自在道:「會殺人的人也自然會 白自大道:「故我所希望也! 我以爲這小子大概只是昏了過

去!

何無痕道:「如果死了, 那就美中

招出那賤人的藏身之地?」 的芒刺在背,有了這小子,還怕 「千萬不能死,姓段的賤人不除 心的用脚推踢蔴袋,又道: ,當家 他不

家 的說都是當年段洪的陸上手下 飄忽不定,她那些爲她拚命的 白自在道:「姓段的女人神出鬼沒 人物 當

可是這小子才多大?」 白自大道:「他頂多不過十八歲,

了酒

我看他絕不是段洪的甚麼手下 七。」 白自在道:「十八?我以爲他不過 人物。」

的人物了。」 何無痕却沉聲道:「我如果猜得不

白自大道:「那就更不是段洪手下

錯 這小子是子承父志。」 白自在道:「這話怎麼說?」

所以他的年紀就不像另外幾人那麼.身上,他苦學武功,决心繼承父志 壓在心中的仇恨種子散播在這小子的 舵風雲消散以後,這小子的爹便把積 會是段洪的手下, 但他的父親一定是 當段洪全家完蛋,壩上的陸上分 何無痕道:「他的年紀小, 幾人那麼大 當然不

白自大也點頭, 道:「何兄 你的 白自在在點頭

這 何無痕自以爲是的道:「甚麼合乎 解釋很合乎道理。

> 道理,根本就是這麼一 回事

把何無痕的話聽得很清楚。 **蔬袋中的高峯當然沒有昏死**

的 姐同床共枕的時候,段大姐的話是真 到現在, 他總算肯定那夜與段大

再懷疑了。 從敵人口中聽得這些話, 高峯便

當年一段往事,他還以爲段大姐喝多 當他那次聽到段大姐飲泣着提到 他開始爲段大姐感到同情。

眞言」。 了酒之後才說出來的,這就是「酒後吐 他却不知道,有許多事情就是喝

也有一個時辰了 岸,半個時辰就夠了 中的高峯覺得很奇怪 快船大約駛了快一個時辰,蔴袋 ,可是如今少說如果船駛到對

些麻木的樣子,他動, 少不了又是幾脚踢上來。 因為如果被白家兄弟發現蔴袋在動麻木的樣子,他動,只能輕輕的動 高峯不願再挨踢, 他被困在蔴袋中蜷伏着, 所以他動得很 身子 有

了短刀 輕, 的船晃得動顫似的。 他便在這種搖動中, 很慢, 看上去就好像他是被搖晃 自腰上拔出

種篤定 有許多人的膽量是建築在刀的上

高峯拔刀在手,

他的心中便有着

面,有了刀便膽氣壯多了。

的面前 高峯此刻也有這種心情, 以破網而出,如果水龍出現在他 ,他便會用刀。 他相信

的刀 雖然有細細的鐵鍊,却仍難抵擋住他 他已經準備好了 他更相信這網

就知道這把短刀是寶刃了 他的短刀可以砍斷敵人的兵器以後 高峯的刀削鐵如泥 9 自從他發覺

還墜着三塊血紅的綢布總子, 把厚背砍刀亮得光耀眼睛,刀把子 的那把刀高。 高峯小的時候 ,只不過他爹的那把刀太嚇人了, 高峯的老爹高殺頭的刀也是名刀 他還沒有他爹高殺頭 想當年 上 那

那個小鱉娃兒了。」 ,個喪門神,央长星山脈で引 個喪門神,快去稟知當家的, 快船好像碰着甚麼了,快船猛一 抓住

爲笑的時 這種人不能笑, 一雙眉毛,看來好像在要哭的樣子江八怪」之一,這人一身瘦高,倒吊 文老九的外號叫喪門神,也是「三 候 雙濃眉 一笑嚇人 好 像要掉下 一大跳, 倒吊着 來 因

對當家的說? 何無痕大叫道:「就是那個專門殺 他站在大船上嘿嘿笑, 你在說甚麼呀 小鱉娃又是誰? ,你要我怎麼 道:「我 的

自大忿怒的在高峯身上連踢 你他媽 會? 「爲你自己吧 無痕緊握手中網, 兒 子中網,得意的道· 機

手,他就沒有機會與水龍面 高峯 想拔刀 但他如果對這三人

舵叫陣, 三位死去的姑娘做些甚麼 他本來要找條船直接往水龍的總 因爲他覺得那樣才是眞正爲 , 對面 現

個蔴袋裡。 現在他不掙扎了 他甚至任由二人把他胡亂的裝入

痛打一番,打得他連呼吸也感困難。 高峯被裝入蔴袋以後,還被三人

脚踢

出鼻血腫了唇。 有幾脚還踢中高峯的臉頰 那種不辨甚麼地方的亂打亂踢 他不叫,他忍住。 ,踢得他流

易, 太多,他把大部份的血又吸入肚子 他被困在蔴袋裡連閃動一下也不 他只有忍着不叫,鼻子的血流得

裡

在很想用鐵槳把高峯的腦袋打碎 白自在走在前面 白家兄弟早就恨透高峯了, 高峯是由白自大扛在肩上的 路,他們很少 白自

面上的。 來到這兒, 何無痕很高興的跟在後面,抓住 三船幫的 人都是活動在水

引

是他的心願,因爲自從他幾乎

N 88

頭的操他娘王八小子呀!」 文老九還有些不敢相信的又道

的道:「連同老子的網,一齊綑在這蔴何無痕指指大蔴袋,笑得很得意 袋裡面了

黑面大漢 便在這時候,斜刺裡奔過來一個 高峯的對頭冤家來了。

來大吼,道:「老何,你真的捉住那小「黑頭」勞三太的傷好了,他奔過 王八蛋了?

勞三太大笑,道:「快快拋上大船 「就在這兒。」他指指蔴袋

他娘的臭皮,老子先切下他身上

四斤瘦肉下老酒。_來,他娘的臭皮, 已經把這小子打得昏死過去了 何無痕道:「剛才我們三個人齊動 ,

你若想在這小子身上出口烏氣, 我去請當家的,你們先將這小子拋到勞三太大是滿意,他叫道:「好, 先由當家的問過話再下手。 那得

大船上。」

勞三太走了 ,他往大艙門走去

,就在最上層,第二層乃是他的修行辦公事的地方,接見各路分舵的頭頭水龍的大艙有三層,頭上層是他 三層。 活動地方,他還帶了幾個家眷住在第

怪」分別住在前後兩個小艙中,大船上大船乃是三大桅兩小桅,「三江八 他現在就在第三層睡大覺。

中選一的人物。 個都身手了得,也是水龍在三船幫百十二個揚帆掌舵的大漢,這些大漢個

真不幸,高峯的人頭撞在船甲板 上

中。 他幾乎眞的昏過去了 他沒有叫出聲,因爲他的刀在手

出來, 附近有了脚步聲,聽起來好像來 他相信他可以切下水龍的人頭。 他只等水龍出來了, 他就要破袋而出了 如果水龍走

了不少人。 是的,「三江八怪」到齊了

浪 神」齊升,從船尾也來了「江怪」李大山外,從船頭又來了「鬼叫天」田文,「河 「八爪水怪」石飛、「水上瘋子」伊 除了何無痕、勞三太、文老九之

們就打扁袋中的高量,家兄弟還帶着鐵獎準備水龍出現,他家兄弟還帶着鐵獎準備水龍出現,他不過水怪有七個圍住大藏袋,白

開船了艙 艙的下層門鈴兒响叮噹,大艙門於是室中响起一聲「叮噹」响, 拉大

門鈴就會响叮噹 ,如果有人想偷偷的摸進去,那水龍住的大艙門在暗角處裝設了

好濃重的一聲咳嗽傳來, 聽起來

很威嚴的樣子

而非池中物

自己獨霸之後,他的架子可擺大了 己獨霸之後,他的架子可擺大了。而從幾千人之上一人之下一躍成為 水龍自從搶了

靠邊站了。

齊聲恭敬的唱諾:「當家的。」 「幫主!」

又是一聲乾咳,傳來一聲冷冷的

黼袋就回來了。」

「可曾繳了他的械?」

如果故意被你弄來,這還了得?」 9 他

去了。」 入蔴袋之後,一陣好揍,已經昏死過

刀咐,

嗽,這樣才顯得他是大人物中的人有些大人物的出現都會先來一聲

的大船,與水龍的船比起來怕也得要最豪華的,也是最大的船,就算官府水龍的大船在這三江地界之內是

聲音:「活捉住那頑徒了?」 「回稟幫主,屬下一網活捉,

「糊塗,這小頑徒手上是寶刃「回幫主的話,他動不了啦!」

,道:「你們圍緊了小心他手中的這是水龍的聲音,他緊接着又吩 「打開來!」

就在那聲咳嗽甫落,便聞得衆人

裝了

另一粗聲傳來,道:「我們將他裝

他在頭撞船板的時候就想從蔴袋 當然是高峯彈升起來了。

然彈出一個人來

段洪在壩上 的基業 水龍發覺情况有異,他一定不會再露去,他們人多,自己只有一個人,而得此刻仍不見水龍的出現,如果殺出中殺出來了,不過當他仔細想着,覺 小心的試過割着網上的細鐵鍊, 已覷準了下手破網而出的地方。 面,自己豈不是白白來一趟。 高峯忍着未出來,但他的刀却早 他在蔴袋與網的雙重包裹裡

出現了。 形就好像利刀割牛筋般清脆。 於是, 高峯很耐心的等着水龍的

那情很

躍出來。 捉在蔴袋中的人會突然自蔴袋中又飛三船幫的人永遠也想不通一個活 形勢的突變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他! 他們就在驚楞中齊聲大喊:「圍住

的方位。 高峯已在蔴袋中分辨出水龍所站 「圍緊不殺!」

間,他不但出刀如電, 「水龍!」 當高峯自臟袋中一飛冲天的刹那 而且也大吼:

的威勢,短刀指向灰暗中的壯漢殺他的聲音是厲烈的,帶着霹靂般 去 -那個頭大身細的漢子。

水龍的頭特別大 他頭賽巴斗

化,再加上他練了大力金剛掌,還真夫了得,他的一雙鈎刀也舞得出神入於水中功夫,只不過水龍不但水中功 ,雙腿細如竹,有人說這種人物最善

飛而向他殺來的時候,水龍的動作也伙——一對鈎刀,當高峯自蔴袋中一只不過水龍此刻未帶上他的傢 不慢。

水龍的右掌更凶狠,他圈臂打出

用盡全力出掌 那一掌,他不敢偷工減料-他

動作一次完成 便在這時候縮頸、 掌風勁嘯, 類、偏身、橫滚,四個 ,拍向一縷極芒,水 類 個°龍

股掌風打偏一尺遠。 幾乎已沾上敵人的肌膚了,高峯的短刀第一次落實, 却被一

去了殺水龍的機會,因爲八般兵器已三尺遠,然而他沒有機會再向水龍出三尺遠,他想再出刀,距離也只有一匹,他却也失有三尺遠,他想再出刀,距離也只有 經往他的身上一股腦兒的罩上 , 主子面前要表現, 去了 主子面

前不要命。 水龍的八侍衛, 加上「鐵槳震三

高峯專殺頭,他們也卯上了。 江」兄弟二人,沒有一個落後的,就算

N 90

「匡啷叮噹」一陣亂响中,那水龍

不要他活。」
已狂烈的怪叱,道:「給我亂刀砍 9

他已命人快去取他的雙鈎刀了 水龍說這話是站在大艙門口上

慘了。 來的,便也撩起血雨一片-₹,便也撩起血兩一片──高峯可這些聲音全是由高峯的身上發出

的阻擋着殺上身的兵刃,如果他不是他却無法去取人的項上人頭,他忙亂 精於豹狼的閃躱方法,他早就躺下 他的短刀也削斷了幾件兵器, 他忙亂 但

多」的道理。 麼叫「能狼難敵衆犬,好漢架不住人 到了這時候,高峯方才體會出甚

墊背,反正星兒月兒與桃兒已經死了 自己活着也痛苦 他只一想到三位死去的姑娘 他在中了三刀之後 9 本想殺幾個 他

,反而又令他想到了,此時,自己不能的火就冲上了腦門,然而火太過大了

得活着,只有活着,才能有機會為她如果想為星兒三人報仇,自己就 們做些甚麼。

殺! 吼如虎,道:「小心你們的腦 n,道:「小心你們的腦袋,中有了這個想法,高峯忽然大

痕吃一驚,因爲那動作他見過,那正 他撲向何無痕,那動作也叫何無

> 是高峯殺頭的動作 何無痕身子往右轉,他不想頭被

我

砍掉 高峯當然沒有機會去取下 -何無痕

一個空躍直往江中落去。 「噗通」之聲連着响,大船上也跟 「噗通」一聲,水花四濺

着躍下四個怒漢。 這四個怒漢均是水中妖怪。

果你不相信,你一定孤陋又寡聞。 ,這四個人可以在水下面吃東西,如怪」石飛、「江怪」李大山、「河神」齊升 佳的四人「水上瘋子」尹浪、「八爪水水龍的八個侍衛中,水中功夫最 這四個人可以在水下面吃東西

是水中人物,如果下了水,最好趕快方潛,他心中最明白,三船幫的人均高峯落水就沒出來,他往深的地 逃

10 挨了刀,但這時候他也管不了那麼多 高峯就是拚命 高峯很幸運,因爲這時候是黑夜 的 逃 他的身上

是相當困難的。 黑夜中如果想在急流的江中找個人 更困

想找一 個逃走 的人 9

是滿月 就是江水這夜特別流得快,因爲今夜只不過高峯也有另一個幸運,那

> 上也 更流得快。 一樣, 只不過如此一來,江水就時候海面上會漲潮,江面

不見。 才敢冒出水面露張臉,但他甚麼也高峯被江水冲往下游三里遠, 不旋踵間,他好像被甚麼東西阻

看他

擋住了 他伸手抓住那東西 ,竟然是蘆葦

他又抬頭,是一大片蘆葦。

他這種頭昏與在臟袋中的頭昏是 但高峯也覺得頭暈腦脹! 他快到岸邊了。

現在的頭昏却有着虛脫感。 不一樣的。 那時候他只是被揍的頭發昏, 而

頭、雙胯、左臂上都斷裂着痛。 高峯知道他一定是流血太多了 想到流血,他便也覺得背上、肩

邊游着。 的往岸邊游,他用雙手拉緊蘆葦往岸 他不想死在水中,於是,他拚命

來一個不會武功的人, 他心中很明白, 八,他也無力學刀如果這時候就算

他寧願在水中喝幾口江海水。 中的時候,不想很快的冒到水面上 他也喝了不少海水, 當他躍進海

自摸自學,無師自通的,就像他出 一樣,好像是天生的。 高峯的泳術是在大山中的水潭中 刀

如今他是小才大用 他在大江

N 91

他呼出口腔來了。 脖子伸舌頭,呼叱呼叱的心也幾乎被 好像快死去的狗一樣可憐,他拉長着 高峯喘着大氣,引得他的脖子就

輛馬車。 候,沿着江邊「咕哩隆咚」响的馳來 就在他像個鱷魚模樣爬上岸的時

蛋!

經心的走着 個趕車的,倒是馬車前面有個人漫不 馬車上沒有燈,但馬車上只坐着

姓誰 ,我告訴你,白可染就是他的名和 那人是道裝打扮,如果你問他是

可染沿着江邊走來了

傷 那趕大車的不是路通,路通已經受了 他傷得比白可染厲害多了 路通雖然沒有來,但屠山來了 就躺在大車的薄棺材裡,

菜的師懷玉! 大車的也不是外人 因爲救人如救火 ,他是江陵城東種 ,朱掌櫃把屠

洞中去了 體,他叫人暗中送往司徒德的茅屋地 山與師懷玉找來了,而眞正 一桃兒的屍

扛下山的時候,他發現了 沒有追上高峯,只不過高峯被白自大 雲龍雖然走得快如飛, 但他還是

夫是二流的,他心中很明白,「鐵槳震 雲龍是偷字輩人物,手底下的功

> 三江」白家兄弟,只一個人他都打不過 更何况還有個更厲害的人物何無

痕。 以爲高峯年紀輕輕的實在是個不雲龍只有眼巴巴的爲高峯叫可惜

才家,如果就此死去,實在上天也渾 可多得的玩刀天才家。 他以爲高峯年紀輕輕的實在是個 段大姐就需要高峯這樣玩刀的天

却 是上蒼瞎了眼,這可不是怨天尤人 如果上天真公平,爲甚麼那麼多的 別以爲渾帳只有人 有許多混帳

被貶到一邊凉快,這個人還爽他娘個心眼裡痛快,如果一個才華橫溢而又 混蛋做高官,有本事的小子站一邊? ,凉快與爽又大不一樣,爽是打自 站一邊就是站到 邊去凉快,當

時候,他爽極了 高峯本來爽的, 星兒在他身邊的

爽不起來了。

也沒力氣喊叫一聲了。 快要斷氣的老狗一樣,橫躺在江岸邊 就算馬車從他的身上馳過去,怕是 如今他活脫像一條從水中爬上來

士在緩緩的走着。 很幸運的,乃是馬車前面有個道

喲……叮叮叮叮。」 , 西方極樂, 輪迴一轉五百 道士的口中還唸唸有詞:「無量壽 年

峯怔了一下 鐘聲落在高峯的耳中 ,便也令高

他無力的抬頭,那抬頭他用盡了

作 擊很熟悉,白可染就是這副搖鈴動他心中不再害怕了,只因為這鈴

呂祖道觀裡?」

師懷玉吃驚的道:「你徒弟不是在

白可染道:「我的徒弟完蛋了!

白可染道:「我的另外一個徒弟呀

是野狼。 一片黑忽忽的東西橫在路上,他以爲 白可染走着,忽見前面不遠處有

白可染怔了一下

師懷玉把大車先穩住。

你怕甚麼?」 師懷玉道:「老白,快過去看看

頭 如果是頭狼, 他一定會一劍敲在狼

他突然吃一驚,

聲「無量壽佛」 白可染急步走上前,他先是唸了

於是,他見地上的人沒動,便低

下頭去看仔細。

全身力氣,他發現有人來了

看,他的搖鈴亦向後揮,是叫車上的他吼了三聲沒動靜,小心的走近

白可染不回答, 誰怕誰? 他心中可 在

車上的師懷玉道:「誰?」

千萬別偷襲他。

這是要對方知道,他只是個道士

笑甚麼?」

哈哈笑出聲來了

大車上的師懷玉叫道:「老白,你

他口中發出:

是的,白可染的桃木劍 指着前·

也 明 白 打 狼頭不 不由得大聲道・

白可染越看越吃驚,却也不由得

如 打 嘀咕 這時候還在調侃他。 殺頭的徒弟呀,他快死了呀!」 老河口的事,他以爲白可染在說笑。 快完蛋了 屠山 白可染又道:「也就是我那個專門 白可染道:「他當然不能死, 白可染道:「小子受了傷又泡了水 屠山大聲道:「他怎麼了?」 師懷玉與屠山二人奔上前來了! 大車上通通跳下兩個人。 地上躺的高峯心中大駡白可染 師懷玉不知道高峯與白可染遠去 道:「他不能死!

他奪回來!」 他死,咱們也要從閻王老子那裡再把 師懷玉急急的抱起高峯, 他大叫

如果

處。 是的,高峯還在流血:「天爺,看他這一身血。」 ,他傷了

,千萬別被三船幫那批雜碎遇上了! 屠山急急的道:「把他藏進棺材裡 白可染道:「咱們的大車不大,也

只有把他藏進簿棺裡去了!」 屠山嘆着氣,道:「段大姐十分看

,嘴 鬼! 他指着前面 擋路的三個惡漢叫起

來

三個人當然不是鬼

那人已沉聲吼叱, 老子們是人不是鬼!」 三個人 一陣大喘氣之後 道:「放你媽 妈的屁 中間: , 的

鬼! :「操死你親姥姥, 另一 個也駡,不駡他覺得吃了 你把爺們 當成

霉氣,少將我們當成鬼,我是你二舅吐了三口吐沫:「呸呸呸,老子三呸去 爺爺的表姑爹, 右面的· 人覺得霉氣, 你算算老子是你甚麼 連着往 地上

三個人這一開駡,白可染反而樂

了馬韁繩,他不能直往前去衝撞那三

車上坐的趕大車人,

他生生拉緊

,原來你們還是人吶,眞奇怪。」 他哈哈笑道:「我的媽呀, 中間那人怒叱道:「臭道士, 無量佛

的甚麼火炮屁,找挨打不是?」 你三位忽然從江中冒上岸,恁誰也會 白可染道:「三位,半夜三更天

是送葬的帶安魂,冲了煞三位會那個 趕大車的道:「三位請讓路, 車

重高老弟,他出刀的手法是奇怪 的

人才呀!」 上車子放入那個簿簿的棺材裡-三個人齊動手, 很快的把高峯抬

蓋子還未蓋上去 ,還未蓋上去,高峯也吁了一口氣三個人吁了一口氣,却不料棺材

是個少年郎!」 全憑火力旺,年輕人挨刀也一樣, 白可染一笑,道:「年輕 一樣,他

龍沒有,他這一身傷眞嚇死人了!」 屠山却急急的道:「不知他遇上水 師懷玉又要趕車了

把水龍的頭切下來,段大姐一定會發 他回過頭來看一眼,道:「如果他

便也會發瘋的!」 他頓了一下,又道:「人若太高興

不料高峯却在這時候又哎唷了

聲 昏過去了。

聲便又昏了過去,引得白可染急忙跳剛才高峯無力出聲,如今一旦出 上大車,道:「快走ー

上大車了。」 道士在前面爲屈魂開道,你怎麼坐 師懷玉提醒白可染道:「喂,老白

麼道士不道士! 白可染道:「救人要緊,誰還管甚

粗聲道:「對,快救人要

N 92

懷玉把大車調轉頭, 不疾不徐

> 的往回程走。 突然,

半長的雙股亮叉,叉尖泛着光,比天現出紅色,右手緊緊的抓着一支二尺

了呀,你在幹甚麼,自力救濟不是?

忽然

,

大車上的漢子驚道:「有

上的月亮還要亮。

人一對分水刺

, 齜牙咧

他那暴牙咬着唇

條大道上· 處,濕轆 邊閃出三個人影來 ,濕轆轆的滴着滿身水走上沿江這這三條人影就在大車向左面不遠 江面上有水花飛濺 9 泥岸

, 手 編的招魂咒 **眉頭低,口中又唸上他的那幾句自 站木劍,左手响着招魂鈴,八字步 百可染便又走在大車前,他的右** 當然,大車上的人也發現了

在往外吐,

打着閃光就如同銀河的星星一模樣

可染的心中已明白了

活似閻王殿門的黑門神。 的要吃人的模樣,

右面的一人張着嘴,

右手上托着一把旋手刀一人張着嘴,好像江水

來的那三個人! 前走,就好像根本沒有看見江中閃 大車緊緊的跟着他,那麼靜的 出 往

認出來。

他不抬頭,因爲他眞怕被這三人

聽! 候,白可染立即大聲的唸起經來了。 他唸的是甚麼經,你們仔細的 就在三個人橫身站上路中央的時

不

在偽裝,雖然沒有路通傷的重,

也

他的身上還帶着傷,穿上道士

輕,如果要他現在同這三人交手低裝,雖然沒有路通傷的重,可

他會馬上撒鴨子

他見三人不開口, 便又唸着他的

吧,貧道接引你等上道上,無量壽佛我佛大慈大悲,屈死的水鬼跟在後面屈死的鬼,妳們想搭貧道的送魂車, 「無量壽佛,壽佛無量,龍王不收

面又蹦又跳又唸經,真把三人當成水他老兄在三個濕透全身的怒漢前 鬼上岸了

界呀,好心的人死光死絕了,留的人裡沒人管,看着你完蛋,這是甚麼世他叨着:「我兒死的寃吶,掉下江

捂着面,

口中叨着幾句話。

車上還有個拭淚的人,他還雙手

瞪得圓,從他三人的目芒中已看出三 人是如何的忿怒 迎面三人不開口 却是六隻眼睛

天吧,天國裡面沒有爭奪,有福的人你死了,便也永遠脫離苦海了,你升都是狠心腸的王八蛋,唔……兒呀,

快些去,你老爹我也不想再活了呀!」

大車停下來了,車上的人沉聲道

器刀與槍,更非正派的劍或寶刀。 那三件兵器也特殊,既非傳統武 左面的是個披頭散髮嘴唇翻開來

:「怎麼停下了

, 老道士你怎麼不唸經

了

這要是換了別人,早就被你三位嚇死把三位當成鬼,只因爲貧道專捉鬼,

的!

個? 右面怒漢冷冷道:「甚麼叫那

話不明說! 趕大車的道:「那個就是那個 ·,醜

N 93

那漢子冷笑,道:「老子們百無禁

趕大車的道:「倒楣, 三位不怕倒

三人發出的聲音就好像江上的野 另外二人也嘿嘿冷笑不已。 那人忽的仰天冷笑

鴨在呱呱叫! 趕大車的不開口, 便道士也楞然

道:「追不到那個小王八蛋, 那人忽然住口不冷笑,他咬咬牙 老子們

趕大車的道:「三位原來在追人

是追我三人吧?我們這兒沒有你們追趕大車的笑笑,道:「你們總不會中間那人道:「不錯!」

們可曾看到甚麼人從江中爬上來?」 帶只有你們三個人,我們要問 「雖然沒有我們要追的人, 可是這

趕大車的也火了。 道士立即道:「有,看到了!」

士,道:「人呢?」 他還未發作,三個漢子已衝進道

位從江中走出來的嗎?難道三位不是 道士指指三人 ,道:「不就是你三

中間怒漢抖手要揍人,他怒駡:

他叫道:「怎麼,打人吶, 那道士只一旋身便躱過迎面一掌 打出家

三個怒漢嘿嘿笑,中間那人戟指 他叫着閃到大車邊

「車上放的是棺材,還有個送葬的可憐 大車,道:「統統下來,快!」 趕大車的猛然掀起車簾布,道: 那怒漢擺動一對分水刺,道:「老 趕大車的道:「幹甚麼?」

放着一口棺材……棺材好像很簿。 人,有甚麼好檢查的?」 三個人走過來看,不錯,車上是

人不怕鬼,因為這年頭鬼也怕惡人!把墓挖了,盜寶的人太多了,盜寶的人也擺揚,只不過有一樣,容易被人也擺揚,只不過有一樣,容易被人也擺場,只不過有一樣了,有錢人用的錢人的棺材就不一樣了,有錢人用的

三個人都是在江面上混的人,誰也不會有問題,那年頭行船的人最迷信,三個人彼此點點頭,覺得車上不 願意去打開棺材細查看

他手一揮,沉聲道:「滚, 了爺們好多寶貴時間!」 一揮,沉聲道:「滚,王八操的誤中間那人又往大車下面看一眼,

> 好人倒楣了,那個凶狠便是爺, 這正是打狗不成反被咬一口 道士嘆口氣,道:「時代不同了 爺的

聲道:「道長,你唸經

開始往前動了。

的高峯便也被顯得大聲的哎唷一聲 巧車輪在石頭上撞過去,便也使得大的停着,不料大車突然一晃動,也正 車上的棺材一聲「咚」,在棺材中躺着

「他媽的,棺材裡面是活人!」

:「聽聲音,一定就是那個逃走的臭小左面的那人抖着手中尖叉,吼道

何必一定找麻煩,我看算了吧!」

老子先修理你!」 「去你的施主,你這道士不誠實,

*

車的道:「我親愛的師老兄,你們說那

是省油燈,只不過他三個的力氣也放趕大車的道:「我看三個沒有一個 的差不多了,你說是不是?」 一個是我老白的?」

道士道:「我也看他三個在喘大

雙手捧着快要斷了的脖子往江

聖

方立刻死。 這二人交上手, 雙方都恨不得對

石飛的一雙分水刺上擊下削,

屠山的雙刃尖刀早就揮着幹上

屠山邊殺邊厲聲道:「他奶奶的

勁,打從明天起,改寫『三江八怪』成『三江八怪』來了三個,咱門今夜使把 『三江五怪』・哈……

他是說今夜非宰掉三江八怪這三

陸上來搗蛋,爺們正是收伏水怪的人還開黃腔:「我操,水怪升天上了岸, ,他仍然罩得住,而且綽綽有餘的屠山出刀如電,敵人雖然兩件兵 石飛厲吼,道:「誰宰誰言之過早 你小心我的穿胸一刺吧!

嘲笑邊出刀,而且不斷的搶攻。 屠山與師懷玉還眞輕鬆,二人邊

馬上叫你們完蛋!」

,只因爲他身上帶着傷。 只有扮道士的白可染有點慘兮兮

於敵人的旋刀並不怕,只不過他身上 白可染遇到「江怪」李大山 , 他對

藥,叫他千萬別再動刀子,這才兩個 時辰多一點,他又動刀了 「龍記客棧」中,劉大夫爲他上了

很窩囊,因為他大部份都在躱閃。 他一連繞着大車轉了三大圈,一 兩個人繞着大車殺,白可染自覺

白可染邊殺邊叫喊:「我的徒兒小

老尹老石,用點力殺了他們,這棺材 神大振,他高聲道:「你們聽到了嗎? 不料他這一叫喊,李大山立刻精

他的旋刀變了樣,忽斜忽直的罩

說出棺材裡是高峯,敵人一心要殺高白可染大是後悔,他不該這麼就 筝,當然先要殺掉自己

倒下的必然是你們,老子有預感!」 師懷玉却冷哼一聲,道:「看吧

刀了呀!」 「高老弟, 快醒來呀,你師父我就快挨

有機會,一定去拉高峯站起來!

棺材蓋在移動了。 其實不用他去掀棺材蓋 ,因爲那

棺蓋在移動,立刻把敵人引開五 白可染爲了高峯的安全, 他看 丈 到

棺材中坐起一個人! 通」响連聲,大車上的棺蓋被推開來, 三撥人正殺得狠,猛古丁一聲「噗

他不但站將起來, 而且 一聲喊:

高峯站起來了。

已往李大山殺過去。 他認得很準, 短刀半旋之間,人

過來,他的旋刀急忙的迎上去。 ,只回過頭一半,忽見一團黑影買 李大山背對着大車,他聞得這聲

高峯的短刀削斷,而高峯的短刀並未好厲烈,也很嚇人,他的旋刀被 仍然往敵人的脖子上抹去

出來一樣 那一聲「砌」, 幾乎與「颯」同時發

是李大山的呼叫聲 「唔!」

聲呼叫。 人在中刀之後本能的會發出那麼

刀了 久經殺戮的人只一聽便知道是中

*

還抖出一片血雨,他不等高峯再追殺是的,李大山不但中刀,而且他

子要殺頭。」 一邊奔一邊叫:「快退, 姓高的小

仍然捧着自己的頭,真怕脖子掉下來他躍入江中,真奇怪,他在江中 功夫真高明,一直往江心中踩去的上半身幾乎就在水面上,他踩水的 ,雖然李大山的雙手捧着脖子,但他 ……還眞快。

染看得發呆,便是高峯也覺得不可思 他這一手水中功夫,不只是白可

李大山捧着腦袋逃了

也往江中跳,刹時之間,三個人逃了李大山躍入江中的時候,他二人奮力 對半。 那一邊,尹浪與石飛吃一驚,當

「噗通」

他若是不受傷, 他是拚着一口氣殺出來的 高峯一跤跌在地上了。 石飛三人一個

指向屠山 高峯無力的萎坐在地上,他的刀

「你……你動手吧!」 他的眼中露出憤怒的眼神 道:

甚麼?」 屠山哈哈一笑道:「高老弟, 你說

高峯憤怒的道:「我認識你

話放屁也是香噴噴的呀

趕大車的沉

道士又開始手舞桃木劍,吧,死人等着你超渡了。」

那大車

只不過也該出事, 本來大車靜靜

大當。」 另一個怒叱道:「老子們差一點上

那道士無奈何的道:「三位施主

道士退了一大步,他抬頭對趕大

時候他不動刀就得挨刀,他當然不想他本來不打算動刀的,只因爲這

咬牙 ,抖手忍痛迎着旋刀狂幹了。

高峯,爲師爲你就要兩肋插刀了。」

裡果然是姓高的小子,殺!」

甚麽東西,只可惜他傷處已流血,他如果白可染不受傷,李大山又算 只有招架之功了

也不 -知屠山駡的是那個,他只駡:邊殺邊駡:「王八蛋!」

白可染仍然在躱閃,他又叫道:

他叫一遍,又叫第二遍,如果他

浪 不錯,三個人正是「水上瘋子」尹。」

還有個「河神」齊升已經從對岸追

當然,坐在棺材一邊的屠山也下道士與趕大車的跳到一起站定 三個人併肩站在石飛三人對 面

月光下雙方一瞪眼,便立刻彼此認出 的熊,原來是你們三個潑皮呀!」 石飛噴飯似的咒駡,

道:「他奶奶

屠山大聲笑起來!

豬人了。 他只要換個模樣,便立刻變成殺 師懷玉沉聲道:「爺們不想佔便宜

悶雷,道··「操,你以爲你佔便宜了 悶雷,道:「操,你以爲你佔便宜了,玉的話,立刻向師懷玉逼近,沉聲如 超渡你三人,啊哈,那就别怪老子你們三個不想活,一心要我這位道兄 在你們累個半死的時候出刀 尹浪是個瘋狂殺手,他聞得師懷 ,可是

老子先送你上路了。」 ,只一出招就是不要命的幹起來! 他的尖叉直往師懷玉的胸前搠去

着潏溜溜的轉,便也撩起一陣叮噹向的一連削出十七刀,他的人已側旋雙刃尖刀橫着削,師懷玉不同方

N 95 坡前我還同你交過手, 我給了你 刀

到十字坡的那件事,不由得全身起雞 屠山不由得伸手摸摸後頸, 他想

盡方法也要把高峯留下 一次是段大姐設下 ·的計謀 就

大姐很激賞高峯的刀法。 一聲苦笑,他看看高峯

說的。」 認得我。」 「高老弟,你的記性是一流的,你還 高峯道:「你是三船幫的人, 是你 道

屠山道:「是我說的,也是我騙你

高峯 不悅且吃驚的道: 「你騙

屠山道:「騙了你也幾乎把我的頭 ,高老弟,你的刀法真辛辣。」

太多了 也冒充三船幫的人。」 屠山隨口而編的道:「三船幫的 高峯道:「你爲甚麼要騙我?」 ,我有時候爲了方便事情, 便 人

息之後走近高峯,道:「徒弟, 便在這時, 白可染已走過來 他的傷處又在流血, 他在一陣喘 · 你救了

力氣,而且也流了太多血。 師父一命。」 高峯仍 然無力站起來 他用盡了

他的身上是濕轆轆的,

那是江水

與血 水的混合,很不好受。 他甚至連回答的力氣也是軟弱不

堪的

客氣。 他苦兮兮的一笑,道:「師父,

白可 染道:「怎麼辦, 咱 們去那

裏? 高峯道:「這 時 候 再 進 城可

嗎?

師懷玉走過來了

上 也裝滿了 他的褲子也濕了,一雙薄底快靴師懷玉追那跳水的追到水邊沒追 他的褲子也濕了

朱增加大麻煩的。」 ·「不可以,咱們不能進城, 老朱當然是「龍記 他聞得高峯的話, 立刻搖頭, 客模」的 那會給老 朱掌 道

櫃 道:「我們本來是幹甚麼來

的? 師懷玉道:「不就是爲了尋找高老

弟嗎?」 高峯怔了一下, 道:「找我?」

早 的 你的衝動,幾乎要了我的命。」 就太平的睡大覺去了,我的高老弟 白可染道:「不是爲了找你 高峯道:「原來你們三位是來救我 我們

了能時 候 出招然後再逃入江中,實在太幸運 ,却也令段大姐爲自己擔下心事 高峯想到自己在水龍的 他低頭嘆了一口氣 那麼多的刀劍罩上來,自己還 大船上 的

白可染忽然蹲在高峯面前 9 激動

船去了?」

白可染道:「你怎麼會知道那是水

一隻大蔴袋中, 才上得水龍的

船。 他此言一出 9 白可染三人大吃

把冷汗

人。

自家人。」

高峯道:「不打不相識,

原來你是

屠山道:「我們都是段大姐

住的?」

我們都是段大姐的殺手。

高峯一聲淡淡的笑,道:「是的

他往大車上爬着,又道:「老兄

就死了 我如果不想被他們捉住,那三個人早

是將計就計,因爲我想殺水龍。 只不過你一定吃了不少苦頭。 師懷玉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姓

0

道:「說了半天忘了告訴你我的名和

來 高峯道:「我被他們揍得死去活

名

0

又道:「我叫屠山

,

屠山就是我

的

他雙手把高峯移進車上的薄棺上

怕我出刀。」 們先廢了你,你如今怕是早死了 高峯道:「他們不敢輕易打開網

我早就領教過了,我差一點掉頭。 高峯道:「你爲甚麼要冒充三船幫

如果他

的問道:「高老弟,你上了三船幫的大

高峯道:「我是被他們用網捉住裝

白可染道:「你是怎麼會被他們捉

高峯冷冷道:「他們休想捉住我

你姓……

屠山

哈哈笑,瘦皮的面上不起皺

白可染叱道:「太危險了

屠山道:「如今咱們已相識,又都

「是的,我上去了

三個人彼此瞪着眼, 也爲高峯捏

他頓了一下又喘幾口氣, 道:「我

船幫的人

屠山笑道:「我只殺人,

而

且

叫屠山?

高峯當然知道屠山

殺三船幫

是段大姐的人,以後你總不會砍我的 頭了吧!」

四週,道:「你們都上車去,

屠山伸手托起高峯,

笑呵呵的

,

我打自內心

的 高道 他哈哈笑了

師懷玉却

抬頭看看

我送你們

去個地方。」 :「爲老弟服務

屠山道:「高老弟的刀法是一流的

的 人?我也受了你的刀傷。

人, 們二人的名字不和諧。」 :「我的名字叫高峯, 他聞得屠山的話,笑哈哈的又道因為屠山他們者歌舞 段大姐他們均在設計殺三船幫的

姓苗 的, 正是段大姐的殺手苗太 面,

雜貨店 三船幫的人總喜歡從這條道上去江岸 他等着水龍的出現。 苗太平就是負責偵察監視的任務 苗太平就在這小街頭上開了 這個地方 有個方便 開了一家

灶,

入口還放了

個糞桶

房中放有一張床,

另一面有一

光景吃拉睡山有一個小鍋

白

可

染道:「比我們挨刀好多了

三步遠,

全在裏面了。

如今床上橫着個胖子

胖子在打

呼嚕

有福氣的人嘛!

只這麼一會兒,

劉胖子又睡着了

「起來!起來!

峯宰了

,是換個方向往南馳

只不過我屠山不成

不過我屠山不成,却差一點被高屠山道:「所以頭一回見面打一架

平

兄

你平日裏幹些甚麼大事情?」 高峯又問身邊的屠山,道:「屠老

「我殺豬。

原來屠山

是個殺

不出現。 只不過他等了好幾年 水龍就是

大車上困 大車的尾部對着雜貨店的正門 難的下來兩個人。

上

他還推了一把。

劉大夫挺直身子,

他看看高筝

苗太平一掌打在劉胖子的肥屁股

二人吧! 已對苗太平道:「你想知道甚麼 (苗太平道:「你想知道甚麼,問他當白可染與高峯剛進門,師懷玉 當然是白可染與高峯二人。 苗太平道:「你沒有受傷?

又看看白可染。

「嗨!你好。」

高峯簡單的打個招呼

忽見

最末端有家雜貨店

師懷玉把大車停在雜貨店

一個中年漢子拉開門露出個人頭師懷玉把大車停在雜貨店外面,

江陵城外還有一條半大不

的

街

師懷玉

趕着大車繞過城東往北

馳

如今從一

條

Щ

道上折回

家去睡覺

屠山今天沒殺豬,

他折

騰了

一夜

這輛大車, 派出不少人 日子就不太平了。」 苗太平道:「你不進來喝兩盅? 師懷玉道:「三船幫吃了虧 苗太平道:「怎麼說? 師懷玉道:「我要進去喝兩盅, 師懷玉沉聲道:「你少咒我 我得走了。 ,四下裏在打探 你

「劉胖子在裏面

,

他想睡, | 呶了

直

道

師懷玉道:「眞快,

消息立刻送來

那人用嘴往裏面

上,師懷玉道:「老苗

,

打

擾你

看

便又往左右瞧

苗太平道:「那就快走, 我不留你 尤其是

這間雜貨店圖哥。上不見人,苗太平又不是真的指望着上不見人,苗太平又不是真的指望着,路 這間雜貨店過日子

N 96

他嘆口

氣

道:「累了

一夜沒收

穫

麼。

當然,

師懷玉也明白他在問甚

他的意思是殺得如何?

姓苗的道:「熱鬧不熱鬧?」

睡 劉胖子道:「好個屁,覺也沒法好

吧! 的怎麼了, |麼了,那麼喜歡去挨刀,你找我||劉胖子對高峯吼道:「你年紀輕輕

麻煩嘛!」 高峯笑得不好看,道:「王八蛋才

喜歡挨刀,我只喜歡殺頭。 劉胖子呵呵笑道:「不錯,

老小子的人頭切下來沒有? 人的頭,我問你,你這一回把水龍那

怎樣了 人頭才受了傷,而且我的內傷更重。」 劉胖子道:「我只要知道水龍的 高峯道:「我就是去取姓水的項上 你是否殺了他?」(未完・十



——靈門,專利用 藥物,催眠術之類向"信徒"搾財。 邪教害人匪淺,瓦解它刻不容緩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

屈臣氏、萬寧及星島中心有售

且看奇俠可馬洛怎樣大顯身手…… 每本港幣\$15.00

N 97

,方恨少挺身而出,

、「霜鶴腿」,未被打倒……

悲、吳一廂、霍一想全都成了殘廢,因爲他們都中了毒,無法抵 和任怨過招,有點不敵,但能避過他的「竹葉 第一奇女子方試妝所創的身法,只要 他攔下來。 方恨少已開始避,任怨就沒有辦法把 「白駒過隙」步法畢竟是昔時武

裏。 可是又突然掉入了天羅地網般的殺氣 方恨少避開了任怨要命的一擊,

更加要命

失措的臉。 刀起的時候, 映照着方恨少失驚

安

刀落了一個空。 刀落的時候

方恨少已不在了

「不在了」呢? 可是他偏偏就在刀落下的刹那 好端端偌大的一 個人,怎會

「不行了, 晃丈外,就已閃了出去。 他一面閃動,一面向溫柔大叫: 他們,狠得很。

說到這裏,他就看到了一片不狠

親切的刀

人的吻-這使得他不想閃躱:那 誰會去躲避情 一刀就像

क्रियान

ADDIOLA

所以蕭白這一刀就要了方恨少的

幾乎

施援手克敵制勝

感覺到溫和的刀意。

自保呢?

來 溫柔像一隻燕子般掠向方恨少 可是也有一人如黃鶯般掠了過 而是要替方恨少解圍。 她不是要自保。

那女子亦不發言,還刀 溫柔也不打話,出刀 而且居然也是用刀的

對溫柔而言, 感覺上如同是下了

便是這樣一場黃昏雨 微雨燕雙飛

間最快的速度最短的距離最輕的力道 已一擊得手,即刻身退,連想跟她 如果是攻對了 對方以最少的時

來不與人約好時間地點的

可是那有什麼辦法?死亡從

刀,實在是太快了。 因爲他已來不及。 方恨少沒有害怕。

方恨少的「白駒過隙」相距太遠。

不過她的輕功却很不錯,只怕跟

件事,首要便是用心和專心。

一個要學好一件東西、

做好

因爲她學的時候太不用心。 她的刀法却學得不太好

如情人的吻,一如索命的魂

莫名其妙的就死在這裏的

他當然不想死。

方恨少是從來沒想到會不明不

白

手

溫柔一見方恨少遇

危

她

就

所以他只有死。

刀也就同時到了

方恨少一旦受制,

蕭白和蕭煞的

方恨少已不能動。

得」的人

雖然他現在極希望自己是「殺

不

這連方恨少都不明白

爲何殺不得?

能動就是不能閃躱

裏無聲無息潛匿着的虎

任勞的出手,就像是一

頭在雪地

「殺不得」?

無奈地道:「殺不得。」

緩的搖了搖頭,指了指方恨少的頭

任勞只慎重地向他們搖搖頭,又

可是他們臉上充滿了不解與疑

蕭白和蕭煞是住了手

出招和收招都那麼詭異迅疾, 如果是攻錯了 對方已馬上收刀 令

溫柔的每一刀 剛發出 就給她

面大叫:「小石頭,不行了,你快來 她一面豁了出去,狠命出刀 反正都接不住,她只有拚了

呀。」 她本來也想叫喚白愁飛 可是那個死鬼見愁又不知窩

口氣。 叫鬼見愁來救,不如省了這

容 所以她只大叫王小石 她的對手當然就是「女刀王」兆蘭 溫柔一面叫,一面出刀。

兆蘭容是當年「權力幫」中「八大天

利的方法。 何把運使到極致能夠打敗敵人獲得勝 用一把刀,而真正的好刀法,便是如 了真正的好刀,其實是如何好好地運 刀」慘敗在蕭秋水的「心刀」,從而領悟 王」之一兆秋息的獨女。兆秋息的「手

爲「權力幫」而犧牲了 爲「權力幫」而生,爲「權力幫」而死 他仍

兆蘭容却憑了乃父告訴她的這

刀法才重要。

兆蘭容無法練成「手刀」 因爲她

的兩大刀五:蕭白蕭煞也聯手夾擊。

他終於還是大意中伏。

惑

同時對他出手,還有「八大刀王」中

朱月明的兩大愛將,任勞、任怨

地

五」上吃了

終於還是在任勞的「虎行雪地梅花

也是女子

陣雨。

落花人獨立

對方每一刀,一出,便收

拚箇兩敗俱亡的機會也沒有。

根本無法發現她的空門 即刻警省,把錯處和破綻補正過來 也無從閃

截住了 然而她發刀却浮移不定、 鬼神莫

N 98

方恨少就要人頭落

但又不能不停。 停不住。

任勞忽吆喝一聲:「住手!」

可自保之境。

紅袖神尼見溫柔無心學刀 因爲沒有人能傷得了她。

,便哄

只要學得一二成,在武林中至少已

紅袖神尼的「瞬息千里」身法

刀光陡頓。

所以刀只有互擊,震出星花。

只差

星火濺在方恨少臉上。

着逼着也要她學成「瞬息千里」的輕

打不過人時至少可以逃命。

可是在這種危局裏,溫柔能不能

功

溫柔截不住

林 刀已切入方恨少的肌裏

刀鋒畢竟是寒的

刀傷畢竟是痛的

這一寒一痛,使方恨少驀然而醒

及時一扭身。 方試妝的身法「白駒過隙」,

住。 只要是開避施展, 就沒有辦法可逮得 方恨少在生死之間打了一個轉回

來

血,已開始從頸側流 但已受了傷。 他仍是避過了

入他的

胸

際。 ,天啊, 他恐懼起來了,怪叫: 他一怕,步伐便亂了 我受傷了……」 「我受傷了

精的老人。 他沒有注意到後頭。 後頭有一隻老虎。 ……一個比虎還殘暴但比狐狸還

任勞一 任勞。 方恨少再想閃躱,已無及。 出手, 就制住了他五處要

死在方恨少的死穴上。 像變成五隻,五隻手廿五隻手指就釘 他只有一雙手 可是一動手就好

方恨少「敗」得並不冤

也接不住。

在什麼地方辦他見鬼的公事去了

刀法。 可是兆秋息已來不及再創悟任何

在當時武林動亂的時局裏,

點,創了「陣雨廿八」刀法 刀已不重要。

永遠不可能有蕭秋水與天地共一息的「巧」刀,她也無法去練「心刀」,因她 她也無法去練「心刀」,因她秋息一般逼使天下名刀而成

她唯一可爲的是:以招式取勝

巨人望得更遠一些的。 -站在巨人的肩上,總是能比

她便少走了許多迂迴曲折的冤枉路。 她創下了這一套刀法,使得她成 因爲「刀王」兆秋息是她的父親

她早已想跟天山派的「紅袖刀」一

爲能擠身入「八大刀王」的唯一女子。

她很快的便佔了上風。 所以溫柔一出手,她便出刀

逃走,「紅袖刀訣」精巧綿密的特性反溫柔一旦無法戀戰,隨意發刀,志在快,如同驚風驟雨,控制全局;可是快。如同驚風驟雨,控制全局;可是 而盡露,她也一時取之不下。

使「紅袖刀訣」的人武功練得太不濟事 是「紅袖刀法」不如「陣雨廿八」,而是 上風,心中正喜,但突然發現,並不 本來,她輕易能以刀比刀,佔了

得

刀法盡情發揮…… 如果換作另一强手,把這套

個原因 兆蘭容無法把溫柔砍倒 , 還有

溫柔的身法

—瞬息千里。

這身法居然比她的刀法還倏忽莫

測

粒石頭般的「扔」了過來。 溫柔一叫,立即就有一個人像一

偏是這人衝過來的姿勢就像是一 人是人,不可能像一粒石頭。

粒石頭。 一粒被人「擲」過來的石頭。

溫柔一眼便看出他不是王小石 一把可憐的刀。 那人手上居然也有一把刀。

柳拂堤岸一般無依。 溫柔在百忙中封刀一格 這人竟然還一刀砍了進來, 就像

這一刀是架住了。

可是那人的頭一低,一頭就撞在

她懷裏。

起,眼淚鼻涕齊出,兆蘭容已擬 溫柔一時痛得五臟六腑似全絞在 那人的頭直比石頭還硬。

對準溫柔的脖子就砍下去

就在這時,忽有人沉聲道:「殺不

溫馴的漢子。 的人是一名眉粗目大、但樣子却十分 一時錯覺,手下一頓,這才發現說話 由於任勞曾叫過這句話,兆蘭容

漢子手上拿着一件衣服

.因忽然着了「五馬恙」便不能動彈,這人倒似是本來還在縫着衣服, 衣服上還有針、也有綫

當然也不能繼續縫衣了因因忽然着了「五馬恙

漢子難道是來壽宴上縫衣的? 兆蘭容的手,只頓了頓。

她發現叫停的人不是任勞, 頓一頓就是停一停的意思。

刀便逕自砍下去了。

似一顆石頭般飛了過去。 同時間,那像一粒石頭的人,

這次是飛向那縫衣的漢子。

刀」蔡小頭。

兆蘭容和蔡小頭「兵分兩路」 局勢分明不過。

*

局面的變化也很簡單

在他頭上,他登時天鳥地暗,手舞足 蔡小頭一刀砍空, 一件衣服便罩

那漢子挾在腋下。 **兆蘭容只覺眼前一花,溫柔已給**

頰上,有

一個小紅點,

緩緩淌下一條

-這本來是葉枯發的壽宴, 這

她的 又

小頭。 這像一粒石頭的人,當然就是蔡

蔡京麾下 ,「八大刀王」中的「伶仃

*

個要對付那縫衣的漢子 個要殺溫柔。

而且也很突然。

空中 對掠而過 縫衣的漢子乍然而起,與蔡小頭

蹈的落了下來,摔得碟碗菜餚齊飛

痲 兆蘭容立即出刀 但左眼下

兆蘭容在震恐之下, 然後是一陣刺痛。 舞刀疾退

> 各迎向那漢子。 同時間,兩片刀光 一狠一親切

那漢子左手仍挾着溫柔

右邊展刀的是蕭白。 人却掠往右邊。

得握刀的手,像給什麼東西粘住了似 ,一動,便有一種割肉似的刺痛。 他一驚,立刻跳開。 蕭白正要給他迎頭痛擊,忽然覺

了綫絲。 這才發現,他的右手五指都纏住 以蕭白武功之高,刀法之精

何時纏在自己手上的。 反應之速,竟然也不知這條線是在 蕭煞的刀,在背後追擊那漢子

那漢子腋下挾着的溫柔。 那漢子也沒轉身,手却伸了過來 他眼看刀劈不着那漢子,便去砍

的刀便被抝斷了 像摘花折枝一般, 那漢子兩指一彈,把斷刃飛彈而 勃的一聲,蕭煞

來勢,急急一起一伏,飛身避開。出,任勞任怨正要截擊,但一見那刀 待再要追擊時,

那漢子已不見

白蕭煞 只見任勞任怨,全都面面相 當蔡小頭甩掉罩在頭上 ,正怔怔發呆,兆蘭容左邊臉

的衣服時 觀,蕭

溫柔也不見了

血河來。 她是給針刺着的

廷效命 了藥, 是不喝——你們都有家人,親人,效命,我們便會依時給你們解藥,了藥,你們要是沒有貳心,只爲朝也補充道:「要是喝了,裏面當然 他等葉枯發和溫夢成的答覆 ,敢不喝嗎?」

又是那漢子

見了」。

就站在門口,他腋下的溫柔已「不任勞任怨霍然回身,又見到那漢

忽聽一人道:「等一等。」

什麼。」

任勞道:「少一個溫柔,那算不上

任怨道:「他只救走了溫柔。

的控制之下。」

任怨道:「這兒的局面還是在我們

們的事。」

任勞道:「幸好,他不似是插手

任勞道

:「是他?」

任怨道:「是他!」

任怨悚然道:「小桃花手?」

任勞駭然道:「大折枝手?」

們已放你一馬,你怎麼又來……」 任勞笑得已有些勉强:「朋友,我 * *

們的事,我只跟你討回一個人。」 道:「你們沒有放我,我也不想管你 那漢子依然左手有綫,右手有針

自勝的樣子:「所以那兩杯酒仍在我們

任怨又回復原來弱不禁風、羞不

惻惻的樣子:-「所以……」

任勞自驚惶後又漸恢復了他那陰

那漢子用手指了指無力地倚在牆 任勞這才神色稍定:「誰?」

你不會只救溫柔不救我的。」 角的方恨少,道:「他。」 漢子道:「錯了。」 方恨少笑嘻嘻地道:「我早就知道

大家的。」

任怨道:「另一杯是我們現在要敬

任勞道:「還有一杯呢?」

任怨道:「要是敬酒大家不喝 任勞陰笑道:「這是敬酒囉。 大家都已喝過了。」

任怨道:「一杯是有『五馬恙』的酒

任勞故意問:「兩杯酒?」

方恨少一怔:「甚麼錯了?

娘要我救你,否則,她不願跟我走。」漢子道:「才」,她不願跟我走。」 是你要救我,而是溫柔要救我?」 漢子也怔了一怔,詫然道:「你不 方恨少道:「誰要你救!」 漢子道:「誰要救你?」

N 100

發:「如果我敬你酒

張順泰、霍一想、吳一廂和龍一忠等

任怨指了指在血泊中的趙天容 任勞接道:「那只有喝罰酒了。」

人道:「他們喝的正是這種酒。」

然後他很溫和的問溫夢成和葉枯

想活啦? 方恨少道:「你要救就讓你救

不是很沒面子?

,

我

要り 漢子問:「面子重要還是性 命

命了 ,荒唐!」 漢子爲之氣結:「那你是要臉不要

臉的人了,無耻!」 方恨少道:「那你想必是要命不要 漢子嘿聲道:「好,愛走不走

你要是救不了我,怎樣向溫柔交代!」 你,你不走,我可走了 漢子道:「我跟她說,你不讓我救 方恨少倒有點急了起來:「慢著

封是爲了溫柔,沒她你交不了差!」 走,她也不會離開的。我知道你來開 恐嚇他道:「我深知溫柔的爲人,我不 「溫柔和我是甚麼交情!」方恨少 漢子淡淡地道:「你這可錯了。」

我又有甚麼辦法!」

差 0 我點了她的穴道送回去一樣可以交 漢子道:「反正我已找着了溫姑娘 這次輪到方恨少奇道:「錯了?」

心是善意的,就不必計較用甚麼方式要爲一個人好,要救一個人,只要存 不是誤解你 使甚麼手段,也不必太計較別人是 他居然向方恨少說教了起來:「你 去理會旁人會不會原諒

然後他又補充道:「還有, 剛才你

> 微虫蛄螻,有大如羊者……獸名猛,見。『雲笈七籤』裏曾有記載:『皇帝得 於仇家毒手之意。」 恙」,應該便是『安然渡過危境,倖免 告訴溫姑娘『恙』字的出處,我有點意

怕蟲,便故意嚇唬她,說恙就是蟲。」 他冷哼一聲又道:「你明知溫姑娘

:「我只是沒把書讀好而已!」 「故意嚇唬她?」方恨少叫了起來

自己肯承認:讀書不精,怨不得人。」 難怪淪落爲縫衣漢!」 賢書的,不肯救人於水深火熱之中, 方恨少索性撒賴到底:「你這讀聖 那漢子這才有了點笑容:「總算你

激動:「你再說,我就刺瞎你!」 那漢子臉上突然出現一種少有的

,也不覺暗自驚心,强說:「不說就不抽搖起來,倒是眞跟「恙」上了臉一般 都救了, 說,有甚麼了不起, ,還只是個補衣縫褲的 方恨少看他激動得每一根臉肌都 不然就算把大伙兒都刺瞎了 有本領就把大家

那漢子大吼一 聲 , 手 中的針

劍氣撲面而至

但這樣一口細針,竟發出超過丈

氣御劍,成了「氣劍」 這種「劍」,已不是以形成劍 而

那漢子使的正是「氣劍」!

害 ,也都知道那漢子決未曾中恙。 任勞、任怨、蕭煞、蕭白、蔡小 兆蘭容等人,都知道那漢子的属 這樣的人,還是少招惹爲

眼看他救了溫柔就走,心中正舒

了一口氣,卻沒料他又倒了回來,原 來是爲了方恨少。

是目標,讓他救走了也好。 恨少,也姑且由他,反正, 他們心想,就算那漢子要救走方 方恨少不

向方恨少驟施辣手一 ,忽見那漢子與方恨少一言不合,便 出手相救座中羣雄,任勞等正感困擾 但卻甚有俠氣,千方百計要激那漢子 卻不料方恨少看似嬉皮笑臉的

覺了 却自己動手, 自是最好不過的事! 任怨正想袖手旁觀之際,忽然發 敵人「鬼打鬼」互相殘殺,免

這一折,使得劍氣更盛! **则氣突然一折**

劍不能折。 劍是直的。

的性命,卻易如反掌。」 壽帳微微搖晃。

壽帳裏推了出去。

他沒有戰勝的把握。

但他只有行險一試。

因爲除此之外,已別無良策。

逗卻是形勢使然。

他知道壽帳後有極强大的敵人。

那漢子也僵在那裏。

自後頸滑落背脊。 廳裏的人都能感覺到他的冷汗正

懼 丈餘劍氣, 可是他現在顯然感到畏 聽聞的地步了,他可用寸餘短針發出 那漢子的武功, 已高到駭人

「勢」使他非捨棄手上的兩個人質不「勢」必要他動手,「勢」使他出劍

敵手在那裏? 因爲有更可畏怖的敵手

誰是敵手?

縫」未出手前已失了勢?

帳後的是甚麼人,竟能使「天衣有

敵手是誰?

以極迅疾的速度,已掠入壽帳之 就在這時,倏地, 掠起一道人影

任怨同時「衝」入帳後

這電光火石間,方恨少、任勞、

不同的是:方恨少是自己掠進去

聲:「我替你把他揪出來!」 他已來不及喝止 那漢子急得大喝一聲:「別 這人掠入壽帳之前,還高呼了

的

掠入帳後的人當然就是方恨少。 只有出手制止。

方恨少的穴道。 他在制住任勞任怨的同時已解開

先不替他解穴了一 他當方恨少是他的朋友 早知方恨少如此莽撞,他就

生的:

覺到三件事情,而且幾乎是在同時發

就在這一刹之間,「天衣有縫」感

漫天紅絮飄飛。 壽帳已成碎片。

所以他要全力挽救。 尤其不願見到朋友爲他送命 他當然不想見到朋友死。 刹時間,他把任勞任怨都一齊往

只有以氣所馭的劍才能曲折

劍氣竟急取任勞-

掌 身而起,扭身急退。 心兩下刺痛, 任怨大叫一聲,雙掌一封 情急一個霜田鶴, 但覺 騰

心多了兩點紅,正在冒血,而 當他落地定神之際, 才發覺他手 他的夥

在那兒。 蕭氏兄弟、蔡小頭和兆蘭容全定

任勞已不能動

他的下巴被一物頂着

一口比劍還可怕的細針。

事物,都比庸手手上的殺人武器更可 的話:「一個眞正的高手,他手上任何任怨這才深深體會到朱刑總說過 細針就拈在那漢子的手裏。

怕更難應付。」

任勞臉上再無陰笑。

看他的樣子, 倒似巴不得趴在地 只有驚惶。

話都說不出口,點頭也勢所不能。 偏是細針抵住他的下頷,使他連

那漢子道・「解藥。」

任勞很想回答。 可是他不能開口。 一張口,咽喉就多了一個洞。

所以只有任怨回答:「甚麼解

右頸上。

退了半步:「廢話! 感到一股煞氣逼來,使他不由自主的

他的手只微微地動了動 任勞痛哼一聲,求饒地看着任怨

不答。

他已沒了

走方公子,亦無妨無礙,何苦要跟我親非故,閣下要走,大可自如,要帶他强自鎭定的說:「這干人與你非 ,也覺咽喉有點發麻

誰? 那漢子忽問 :「你們?

呀。」 詰問,只道: 品問,只道:「我們?就是我們任怨沒料自己的一番話反引起他

人正是任勞! 一撮,竹葉手正待穿出,驀然發現來任怨急使連環「霜田鶴步」,雙掌 陡地,一陣急風急撞而至!

躍開丈餘,身子微蹲,正要觀定戰局把攔腰抱住任勞,並藉任勞冲來之勢 不料只覺頸邊右側微微一凉。 他把要攻出去的竹葉手一收

那漢子就在他的右側。

任怨只好竭力把時間拖延:「你要 那漢子也沒叱喝,但讓任怨陡然

滿目盡是哀憐之色。

他登時整個人僵住了

那漢子右手的針,正點在任怨的 貼得那麼近,但全無聲息。

們是 主意。 怨,兩人盡皆受制於那漢子 而他左手的針,仍抵住任勞的下 漢子問:「你們是不是朱月明派來 任怨汗涔涔而下, 漢子問:「你們到底是誰?」 只不過在瞬間的交手,任勞、 反而震了一震 他已知道自己應該先集中向誰發 任勞睜着眼睛看任怨, 可是他並沒有立刻發問

門賣了給你。」 地道:「我不應該貪功搶攻,以致把空 「我太大意了。」他深痛惡絕也似 深深地。 他歎了一口氣。

說些甚麼,也不知道他在跟誰說話 那漢子剛才驟把任勞推撞向任怨 大廳上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在

微微招揚。 紅絨燙金壽字幔帳,猶被急風激得 任怨扶着任勞藉勢壽開,已近壽帳

右頸,左手針,仍然頂住任勞的咽喉那漢子右手針,依然住住任怨的 ,卻不容易,可是我要取你兩個夥伴,沉聲道:「你是佔了上風,但想殺我 卻不容易,可是我要取你兩個夥伴

劍氣。 然後他,只感覺到一件事。 三,驚呼, 背後羣豪的驚叫

一種勢所必殺的劍氣一

*

(敵人原來是在後面!) (敵人竟在背後!)

(對方未出劍前已完全佔了先勢! (自己的「氣劍」完全空發!)

這是什麼劍術?)

這是什麼劍?) 這是什麼劍法!)

他已來不及回頭。 「天衣有縫」不回頭。」

他整個人全力全身全心全意全神

全速向前飛撲而出。 他的雙針自左右脅下回刺

氣劍暴射! 劍氣暴長。

銳氣疾射,破空而出!

同時間,「天衣有縫」的雙針交錯

任勞和任怨是被「推」進去的。

「氣劍」!

來 已穩了下來,但仍晃了晃,才定了下 似要停下來,但仍多走了幾步,看似 十尺、丈一、丈二、丈三……之後 ,卻又往前踏了一步。 但他始終沒有回頭。 然後他一直衝出去,八尺、九尺

個灰色的影子,灰色地站了起來。 徐徐地站了起來。 這時候, 原在他背後人叢裏, 有

> 是個非常高的人。 搭上去一般,其實不單是很高,簡直 待他完全站立了之後, 骨節似才一路

而且瘦。 不但高。

臉目陰森而冷

第二眼。 任何人看了他一眼,都不想再看

因爲寒。

他的存在,

令在席數百雄豪,

都

感到不寒而悚。

獨是「天衣有縫」,他沒有回頭

高瘦個子手上沒有武器

只有一個包袱

又老又舊又黃又破的包袱

這包袱原來是掛在他肩膊上的 一堆垃圾

現在已卸了下來,拿在他的手上 他的手瘦長有力,十分乾净 當你看到這樣的一雙手,

就像鬼魅一般的寒魂!

個樣子!

簡直不能置信,這對手的主人竟是這

成了冰。 這人竟似沒生命的,連靈魂也結

出了 無匹銳烈的劍氣。 可是就在剛才的刹那之間,他發

的生命! 劍氣之盛,足以掠奪一千條蓬勃

劍氣是透過那包袱發出來的

(未完・十二)

N 102

這人一站起來,初以爲他頗高

幾乎都是在一瞬間裏形成的。

的背後。殺氣的轉移,凝聚、發生,

、毫無迹象的、奇蹟般地消失了。

壽帳後的殺氣,已經遽然的

二,殺氣忽然到了背後,就在他

上文提要: 獵鷹會總舵嚴岩出言侮辱綠衣教,被綠袍老祖教

於態度囂張,翁皓出言諷刺 家喝酒,喜又遇上「不醉翁」翁皓, 解了這場風波,這位名叫不愁僧的和尚,與余顧南 其解圍,與綠袍老祖交戰,余顧南正感不支,一名和尚及時出現 |名叫不愁僧的和尚,與余顧南一見投緣,齊往酒||交戰,余顧南正感不支,一名和尚及時出現,排||訓,嚴岩不敵,余顧南看在方正天份上,上前替 五鬼不敢招惹他 三人正在痛飲, 却挑余顧南出來比 挑余顧南出來比武山西五鬼亦至,由

不當攻下

哭喪棒威力盡展,

刺、挑

、戳



翁皓心中暗道:「這小子果然有兩下子 難怪能得和尚青睞, 《穩得很,只防五鬼會一湧而上。 《越來越緊密,反應越來越快,心不愁僧和「不醉翁」翁皓見余顧南

地如此雜?哎,是 要急於反攻,五鬼棒法詭異多變,不愁僧如同蚊吶的話音:「小夥子, 多 的神龍刀法 與此同時 奇怪奇 ,接下這一招可就差勁得 五鬼棒法詭異多變,正帆的話音::「小夥子,不,余顧南耳畔突然响起 怪……」他邊看邊喝 這一刀又似是信水君 咦,這小子的刀法怎靑睞,唔,魏忠德看

着

才攻出一招兩式 余顧南又喜又愧, 一愁僧說

得很,正需借機考驗改善,

否則難成

好用來餵招!

你那些自創的刀法還差

得有理,是故依然緊守門戶,只偶爾

如恒沙 紅花仙女見他年紀輕輕, 有此

中安穩得很,只防五鬼會一湧而招式越來越緊密,反應越來越快

絶學。」 深覺不

亦覺詫異,尋思道:「中原能人多 ,此話果然不錯!這小哥的師 本

左掌却挾風印出果然兇悍,他採品 命 ,一是棄棒 風印出,欲以一掌換對方一,他採取後面那個辦法,但棄棒,二是斷腕。但魏忠德

愁僧更呼道: 旁邊雙方助戰者都驚呼起來, 小心!

聲過後,伴之而起的,是 手刀交給左手,烏光一閃 一攤鮮血! 的慘叫聲!地上已多了一隻手掌和 說時遲,那時快 但見余顧南右 一道錐心刺 ,「喀嗤」一

白駒過隙, 魏忠仁兄弟方醒覺! 這幾個動作寫來雖慢, 直至余顧南抱拳道聲承讓 實 (則疾如

傷口 愁僧道:「阿彌陀佛,施主們又食言 !適才令弟說過, 但見四鬼分出一人替魏忠德包紮 ,另三人把余顧南緊緊圍住, 死傷不論, 如 令 不

初生之犢不畏虎, 初生之犢不畏虎,何况剛才創了招魂幡首先向余顧南捲去,余顧 是以揮刀撩去! 魏忠仁當然無話可說, 余顧南乃 魏忠

忠義和魏忠道雙雙搶前,一個揮幡 一個揮棒,分左右襲擊余顧南! 翻一沉,招魂幡便將刀裹住!魏 魏忠仁暗道:「你這是尋死!」

中不出 ·及防 股酒泉,急射魏忠道,凸一凹,呼地一聲巨响 翁皓喝道:「不長進!」但見他肚 ,但覺五內翻騰,氣血浮沉不濟泉,急射魏忠道,魏忠道猝酒泉,急射魏忠道,魏忠道猝

> 競步,而魏忠義也被不移 胸膛更是疼痛,雙脚站立 雙脚站立不 · 愁僧 穩 袖

脫困而出 南 孺子可教也!」 街頭瀰漫着酒 玄鐵寶刀已割開魏忠仁的 奇 功 猛聽屋頂上有人叫道:「眞 都詫異不已 香 旁觀 却不 者 招魂幡 知余顧 翁皓

感覺到 寞冷淡 魚皮硝製的,那漢子神情瞧來甚是落 神光,腰上掛着一把刀,刀鞘乃以鯊 着一條瘦削清癯的漢子, 自主抬頭向屋頂望去。只見屋頂上站 這叫聲响亮而又沉實 一股子霸氣! 似甚潦倒, 但那柄刀 但雙眼隱含 ,衆人不 却讓人 由

晚辈找得你好苦!」 但聞余顧南歡呼一聲:「信叔叔

見令師?」 子有出息,刀法頗有進步哩!爲何不 只見他雙眼含笑, 讚道:「你這 那漢子正是與齊雲高齊名的信水 小

話家常,全不將山西五鬼放在眼內 魏忠仁要發作,多虧魏忠信沉得住氣 當!」余顧南道:「家師說要到處走走 不斷向他打眼色,示意他冷靜。 不與晚輩一道!」他倆一問一答,閑 「多謝信叔叔盛讚,晚輩愧不敢

乃道:「施主便是南龍信水君信施 不愁僧聽他倆的對話 ,已知其身

主?久仰久仰,今日實是幸會。 信水君也不見如何作勢,他人已

躍落街頭,拱手道··「信某浪得虛名

八師常懷抱打 常懷抱打 不平之心 實在慚愧得很 才教 人佩是

地溜掉了: 連面門話也不敢丢下 山西 一聽來者是「南龍」信水 一一句,便悄然 悄 德

進店痛飲一番。」 慚愧慚愧的了, 幸好如今多了一位舊相識,正好再 **翁皓笑道:「你們不必久仰久仰** 適才讓五鬼敗了酒興

張羅,酒家又塞滿了人,好不熱鬧。 的手進店,羣豪重新入席,小二忙着 遇,果眞須痛飮幾杯!」他拉着余顧南 是翁兄,一別廿載,不想今日在此相 信水君目光一及, 歡聲道:「原來

綿綿的酒別端上來。」 人說過酒有軟綿綿的 紅花仙子「噗嗤」一笑, ,有否硬巴巴 道:「未曾

道:「不管酒質好劣,一定要『兇』,軟

掌櫃過來問要喝甚麼酒,信水君

是紅衣教教主了 的?」 便軟綿綿。」 信水君瞪了她一眼 ,這也難怪你 道:「你大概 甜酒

下說『難怪』是甚麼意思?」 紅花仙子臉上的笑容不見了 ,「閣

族人學習漢文的情况,自然清在遼國呆過好幾年,又教過書,加上苦研,否則不容易瞭解!」信 可及, 異族人除非長期在 上苦研,否則不容易瞭解!」信水君 「因爲中土文化悠遠, 非其他文化 中土生活 楚明

> 好夢未必能……」 也不知是那一位高人!嚴敬重的

余顧南見他變招如斯快速,心

頭

忖道:「難怪大師要提醒我!」

心翼翼應付。魏忠德見他只守

魏忠德揮棒擊向余顧南腰側。

非不愁僧提醒他,把魏忠德作為餵招越鬥越順,信心越强,揮洒自如,若應對方的奇招,不時遇險,而需輔以應對方的奇招,不時遇險,而需輔以應對方的奇招,不時遇險,而需輔以應對方的奇招,不時遇險,而需輔以 倏地聞魏忠德 他早已反攻了

用。紅衣教弟子對余顧南都有好感圓,另一端尖,可作短棒和短槍

可作短棒和短槍使

見狀都替他捏了把冷汗

致

。原來他這哭喪棒另有乾坤,一端

擊、打六字訣,發揮得淋漓盡

子?武功又雜又精,只怕老五最後 是其對手!」 [。「老大,這小子是那個門派的魏忠信心頭詫異,轉頭低聲問 不弟魏

0

再不行老五也能自保,你說話老是 魏忠仁望着場內 ,邊道:「不 會吧

大家切磋切磋,千萬別太認眞!須為事實!」魏忠信提高聲音:「老五 他剛成年,勝了也不光彩!」 「但小弟所擔憂的 ,後來很多都 知

話! 魏忠德喝道:「老三 你 少廢

自己那 進棒網 腕 德猛吃一驚, 刀刃貼着哭喪棒滑下 彈開,不過他變招 話音未落 写哭疼棒滑下,衣长下一个過他變招,余顧南亦變招,介
一驚,連忙振棒,欲將玄鐵刀一驚,連忙振棒,欲將玄鐵刀一點,
一點, 但見余顧南擰腰 刃 閃 突 過

魏忠德在這刹那間 只有兩個辦

瞭

窺門徑。 點有理之至, 紅花仙子臉色稍霽,頷首道:「這 小妹學習良久, 只能略

天下至毒!」 必是被情所困, 唏, 心事,若貧僧老眼未花者, 不愁僧忽然道:「施主, 情之一 估計施主 你似乎有 ,

來,「老和尚胡說!」 紅花仙子又在旁席格格地笑了

杯急飲。翁皓見來了對手,酒蟲蠕動虛!」紅花仙子一笑置之,信水君則擧 女施主仔細嘴嚼一下 亦放懷而飲,連叫痛快不已。 不愁僧正容道:「貧僧絕非胡說 當知此言不

開口 拔,很想安慰和開解他 神比幾年前更差,亦可說更加不能自 太急,先吃些菜吧。」他覺得信水君精 余顧南低聲道:「信叔叔, 9 却不知 別喝得

勝昔日,一兩罈酒下肚,絕醉不倒! 你大概還不知道,信某如今之酒量遠 誰知信水君轉頭微笑道:「小余

暴殄天物!」信水君奇怪 不愁僧嘆惜道:「牛嚼牡丹,當真 地望着

現? 見 僧 首不見尾 **翁皓問道:「信兄近年來** 9 如 今怎 會 突然

「翁兄何必明知故問 信水君喝了 口 酒 哈哈笑道:

翁皓誠懇地道:「酒鬼一 向萍踪飄

N 104

內情,尚盼告知一 內裡原因,聞信1 是順路經過,絕1 杭州,方知杭州羣英畢集順路經過,絕無其他目的 去到那裡喝到那裡,來杭州純粹 因,聞信兄之語氣,似乎頗知,方知杭州羣英畢集,却不知經過,絕無其他目的,只是到

典,是以泡來奏奏表見識要成立,廣邀各地邪派高手參加盛問,方知杭州城近日有一個龐大的組問,方知杭州城近日有一個龐大的組造!信某是在無意中抓了一名嘍囉追 是以跑來凑凑熱鬧!」

麼名稱?是正是邪,誰是幫主?」 余顧南忙問:「未知那個組織喚甚

主持人十分神秘,出頭露面的則是『毒 尚未正式定名,暫時喚作『興魔會』, 却慢條斯理地道:「聽說那組織的名稱 口氣問了幾個問題, 信水君

落在丁鶴手中,便是被嚴敬重的兒子 在他耳畔輕語,「信叔叔,小郡主若非 余顧南輕「啊」一聲,探頭過去

「她幾時來宋國的?」 這次輪到信水君發出一聲驚叫:

「據說來了半年了

來,這趙信某亦無來錯。」的經過說了一番,信水君道:「如此說 查清楚了否?」余顧南遂將耶律玉失踪信水君連盡三杯,續問:「你到底

她!」余顧南剛說畢,門外忽然走進一 名大漢來,却是高立,乃招呼他,「高 「晚輩正愁人單勢孤, 待小弟介紹幾位前輩與你 救不了

你發生意外,派人到處找你一 你怎地到此時還不回去,常幫主恐 高立人未至,聲音先至,「余老弟

前輩和『湖海釣叟』胡前輩的義子無弟 ·人介紹一番。「這位是『浮雲樵夫』焦故此躭擱了回去……」當下他替翁皓 余顧南道:「小弟因遇到三位高人

高立叫道:「原來你便是神秘的不

事? 不愁僧淡淡地道:「施主找貧僧有

巴! 不不 高……晚輩只是慕名而

是由誰操縱的。」 不愁僧喃喃地道:「不知這興魔會

鶴主持麼?」 翁皓道:「你沒聽信兄說,是由丁

職位! 量, 他充其量只能當個總堂主之流的 不愁僧輕哼一聲:「丁鶴還不夠份

重! 來杭州……」 」不愁僧頷首表示此人有此份量。 余顧南輕聲道:「難怪他父子帶人 余顧南脫口道:「也許是嚴敬

相迎, 相迎,高立不管他肯不肯入席,已嚷谷帶着兩名丐幫弟子進店,他忙長身 主來了!」余顧南轉頭望去,果見常處 小二添筷加座 心念未了 忽聞高立叫道:「常幫

余顧南道:「常幫主,待小弟替你

謙虛一番才坐下,那兩名丐幫弟子有 用問,你必是丐幫幫主常虛谷了, 輩,這位是不愁僧前輩,這一位……」 介紹一下,這位便是南龍信水君信前 大幫,當眞是英雄出少年。」常虚谷 翁皓快口道:「『不醉翁』 翁皓!不 常幫主年紀輕輕,便掌管天下第 嘿

嘿

何? 主,必有過人之處,但不知酒量如翁皓擧酒碗道:「天下第一大幫幫

自知之明,坐到別處去了

學杯虚敬一下,一口將那杯列酒喝乾 您喝幾盅,還望前輩手下留情。」當下 無人可出前輩之右,不過常某倒願陪 說 ,臉不改色氣不喘。 ,教常某坐立不安,論酒量,天下 常虛谷微微一笑,道:「前輩這樣

得更痛快 來。」常虛谷含笑盡三杯,翁皓當然喝 連盡一碗,道:「無三不成禮,再來再 翁皓喜道:「有意思有意思!」他

卑, 道他能得丐幫弟子擁戴!」 學止談笑得禮,心中都暗道:「難 不愁僧和信水君見常虛谷不亢不

子正要去找你,快把人交出來!」 忽然又聞高立嚷道:「好極了 ; 老

呵呵笑道:「想不到這間小小的酒家 進店來,嚴敬重只當沒看見高立般 居然容納了天下英雄,眞是異數。」 轉頭望去, 頭望去,却見嚴敬重父子三人走余顧南恐他魯莽,一把將他拉住

高立叫道:「嚴敬重 ,你別假惺惺

快把我師妹交出來,否則誓不罷

好欺侮的麼? 小子,你呼喝甚麼!你道嚴家父子是 嚴敬重的小兒子嚴慎之喝道:「渾

在杭州, 誤會!」 **令師妹與老夫何關?** ::「高少俠,老夫實不明你說些甚麼 嚴敬重連忙止住兒子,溫聲問道 你須說個明白 今日天下英雄 免嚴某令 盡

留有一個字:嚴!當然是指出擴走她 高立道:「敝師妹被人擄走 桌上

絕對,因爲也有可能有人使插臟嫁禍 疑咱們?倒要聽聽你的道理。 之計,且世上姓嚴的不少,爲何獨懷 嚴慎之截口道。有此可能,並非 高立呆了一呆,才道:「咱們到東

供了,你還狡辯!」 三巷永盛糧店林老闆家査過,他已招

般見識, 勇的 商賈, 有何作用?再說,林茂盛是個無拳無 假意招供一番的麼?」 又非老夫仇家之後,試問老夫擄她 嚴敬重哈哈笑道:「老夫不與你 令師妹又非富貴中人之掌珠 給你恐嚇,還不順你之意

子好色?他垂涎敝師妹美色……哼 故擄走敝師妹欲獻給他! 不論你如何狡辯, 高立漲紅了臉,道:「誰不知你兒 也許你爲了討好丁鶴,是 始終脫不了嫌疑!

嚴謹之怒道:「放屁 天下美女多

對他說話,態度十分友善。 調查。」到底人的名、樹的影, 已跟隨同伴回契丹了, 魔同伴回契丹了,不信大可以去嚴敬重道:「信兄來得不巧,她早 嚴敬重

何須費手脚去擄她?丁鶴他雖薄有名如恒沙,你師妹又非天仙化人,少爺

氣,但我父子也不用去巴結他。」

翁皓忽然道:「這句話酒鬼倒相信

說不定丁鶴反要巴結你!

嚴敬重臉色微微一變,看了他幾

信水君再問一句:「是你送她回國

本份,但高少俠的師妹失踪事,與嚴回遼國,則甚難預料,嚴某但求盡了自送他們出城,至於她是否能平安返起兩國交鋒,却要苦了百姓,因此親 某實無關係。 傷了一名小郡主於事無益,若因此引 嚴敬重坦然道:「不錯 ,嚴某認爲

□ · · ·

,未知此話何意?」 眼,道:「這位大概是『不醉翁』翁兄了

地道:「彼此心照,何必要酒鬼宣之於翁皓又喝了一杯酒,這才笑嘻嘻

高立道:「咱們明明問過,你帶了

還能叫不醉翁麼?」

地話越說越糊塗?」

嚴敬重道:「翁兄莫非喝醉了,

翁皓不悅地道:「老夫若喝得醉

方姑娘若在甚麼地方無意中得罪過你

余顧南直至此刻方道:「嚴前輩

,請你原諒她年少無知,請您高抬

也將她送回去,」嚴敬重目注余顧南,可!她曾逃跑,後來被尋回來,嚴某「不錯,一是小郡主,另一個是雅異族人和兩名少女離開。」 「小哥不會反對吧?」

拉高立,道:「高兄,是非黑白,終有對嚴敬重的話却半信半疑,是以拉一 一日會水落石出。」 余顧南臉上發熱,無言可答, 但

若連你也相信他的話,老夫實無話再

小二,快端酒來。」

嚴敬重搖頭道:「小哥一向明理

貴手,放回她吧!」

雖忿忿不平, 熱鬧!」當下雙方各自坐下喝酒,高立 羣英畢至,忍不住多逗留幾天 到兒子,本想回家,只因近日杭州城知道伊下落,必會通知汝等,嚴某找 「正是如此!」嚴敬重道:「老夫若 却也拿嚴敬重沒法 ,凑凑

句公道話?當初令郎在酒店裡已有意

不愁僧道:「嚴施主,貧僧可否說

擄方姑娘,

高立懷疑你,

絕不奇

下弟子離店,常虛谷亦起身告辭:「常 某幫內事務繁瑣,也得回去處理一下 紅花仙子首先率門

> 臉!」原來天已朦朦亮了。 , 今晚再由常某作個小東, 諸位賞

不宜舖張浪費,你請客翁某喝得不痛 喝兩杯! 幫主,實乃因爲貴幫比少林寺更窮, ,今晚咱們去天香樓,你有暇便來 翁皓揮手道:「不是翁某看不起常

拳道:「前輩對本幫愛護有加,常某感 聽教益。」 激之至,今晚若能撥冗,定當前來聆 却有道理,幸好常虚谷氣量宏,抱 這席話說得不大客氣,但細思之

找個淸靜的地方。」 道:「小余,信某有話跟你談談,咱們 信水君向余顧南打了一個眼色

隨常幫主去吧,小弟再來找你。」 余顧南知其意,乃道:「高兄,你

救了她,你們之間的婚事得回來,尋回師妹全靠你 身上!」言畢用力拍胸。 余顧南又好氣又好笑,道:「小弟 來,尋回師妹全靠你啦,只要你 高立緊張地道:「余兄弟, 就包在我 你千萬

不與你瞎扯了!」當下趕緊隨信水君出 信水君臉上神情頗爲複雜, 雙眼

高立胡說!嗯,咱們去何處談話?」 紅顏知己了,願你倆早偕連理!」 望着遠處,喃喃地道:「原來你已找到 余顧南急道:「信叔叔,千萬莫聽

步伐逐漸加快,向城郊走去。 信水君道:「自有好地方去。」他

此時,天色漸亮,晨風微拂 9 令

> 的景物,就連信水君的心情亦輕鬆了 到此,割掉三千煩惱絲,從此不問紅不少,忽爾輕嘆一聲:「信某幾番都想 歌,余顧南心情愉快,不斷望着兩旁 人精神爲之一振。轉眼間來至西湖畔 再繞路而行,山路兩旁晨鳥正在唱

靈隱寺出家?」 余顧南一怔,問道:「信叔叔想到

笑:「你放心,不會在今天。」 「正是靈隱寺,」信水君苦澀地一

内。 煩惱仍在,身在紅塵外,心在紅塵 余顧南囁嚅地道:「只怕剃了度,

包括令新!,我與你說的話,你不可告訴別人,為何,信某一直把你當作多年老友般為何,信某一直把你當作多年老友般 門淸戒,豈非更添煩惱?是故未能下 「信某正怕如你所說的,屆時又得受佛 信水君伸手拍拍他的肩膊,道:

道:「你與家師有心病? 余顧南受寵若驚, 却又忍不住問

年紀,仍爲兒女私情苦惱,必然會失然亦無仇恨可言。令師若知信某如此然亦無仇恨可言。令師若知信某如此:「我與令師只屬彼此慕名,因地位武・「我與令師只屬彼此慕名,因地位武 女人,樂得清閑,又能專心於武笑!嘿嘿,像他那樣也好,終生不沾 技……東鴻西雁 信水君哈哈一笑:「他是他, 、南龍北虎 那是二 你是

N 106

信水君道:「方姑娘扁姑娘的事,

我只想知道小郡主如今在

信某不管,

解釋麼?

証據, 硬要派老夫的罪名,

老夫還須

嚴敬重憤憤不平地道:「你們沒有

N 107

難分高下……但時至今日,信某必被事實上,咱們四人武功亦各有千秋,十年前武林中好事之徒凑合的,不過 拋開矣!」

也未見得會被拋開!」 「信叔叔天份高 即使就誤了幾年

况學武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和技藝, 重要,但天下間沒有不勞而獲的學問 信水君哈哈笑道:「學武天份雖然 不勤學苦練,豈能有成就?

驅!」信水君大笑,連聲謂爲時已晚。 已在打掃山徑,余顧南見那古刹巍峨 練它兩年,必乃可與其餘三人並駕齊 未幾已至靈隱寺外,寺內的僧侶 余顧南又道:「信叔叔抓緊時間再

壯觀,寺前有堵山壁,表面凹凸不平

石階寬闊,進了山門,大雄寶殿已在

甚是奇特,嘖嘖稱奇不已。寺門前

眼前。 減 清靜,每晨聽僧侶們念經誦咒,煩惱道:「信某在此已住了兩個多月,喜其 寶殿後面的廂房客舍,推開一扇門 南瀏覽,拉着他自過道走去, 3覽,拉着他自過道走去,到大雄信水君似有急事要辦,不讓余顧

你若住下去,此處亦方便得很,稍候出我來,極力挽留我在此客居,是以持乃信某同鄉的一名親戚,小時候見持乃信某同鄉的一名親戚,小時候見 客舍的佈置十分簡單,僅有兩張 一張桌子、一張櫈子, 不過打

> 吃飯時,信某向知客僧說一聲便行 氣,似要留自己在落僧部一整個行門

望着他, 『神龍刀法』傳授與你,未知你意下如神不守舍,忘記告訴你,我想將全套 余顧南聽其口 一段時期,不由一怔,呆呆地 信水君微微一笑:「信某近來

若驚,只是……」 余顧南抓抓頭皮,道:「晚輩受寵

___ 彼此關係依舊。」 則不會勉强你,二則不是收你為徒 信水君似知其意, 微笑道:「信某

個愛徒?」 余顧南囁嚅地道:「信叔叔何不找

惜我命運多蹇,怕沒這個福份,且江如你般的資質,信某自不會放過!可難求,却不知佳徒更難尋,若能找到 我學過刀法,他有何意見?」 傳!」他稍頓再問:「令師當知你曾隨 湖風險,吾等朝不保夕,實恐絕技失 (你般的資質,信某自不會放過!可求,却不知佳徒更難尋,若能找到信水君哈哈一笑:「世人但知良師

見不深!」 到您,要當面謝您,他老人家門戶之 「家師也替晚輩高興,還說他日見

變, 細指撥! 致意了,當然以後有暇,信某會再 悟記熟, 信 信某授藝,速度必快,你能否領 不過杭州如今龍虎混雜,爲防有 水君喜道:「如此還有甚麼顧 當然以後有暇,信某會再仔便得視你之資質及是否專心

, 拉着余顧南出房, 直走至後院,

一股腦使出來,包括方道:「拔出刀來,包 包括你自創的!」 將你所懂的刀式

還下了不少苦功!」 余顧南不敢怠慢,抽刀先行禮再

家師常在旁指點。 余顧南赧然道:「晚輩練習刀法時

道:「你先看一遍!」言畢揮刀,將「神道:「你先看一遍!」言畢揮刀,將「神龍刀法」既是武林絕技,自不可能看兩遍便能有所得,亦幸好信不可能看兩遍便能有所得,亦幸好信不可能看兩遍便能有所得,亦幸好信不可能看兩遍便能有所得,亦幸好信不可能看兩遍便能有所得,亦幸好信不可能看兩遍便能有所得,不見人 ::「你果然沒令我失望,我本打算在三,甚感慚愧,信水君輕拍其肩膊,道訣,到午時,余顧南方勉强記下兩招 個月時間, 教曉你全套三十六招 信水君哦了一聲,也抽出 時間完全可以縮短!」 刀 來

方。 余顧南道:「這多虧你教導

只准素食,恐你不慣!」 高帽給我,咱們去吃飯吧, 信水君心情似較愉快, 道:「別送 今看來,

余顧南道:「信叔叔吃得慣,雁

拉定

也可以將就 着他走向後面齋堂。 更加開胃解脾。」信水君哈哈大笑, ?一座齋堂,坐了百數十人,一:尚人數不少,加上一些香客,單看寺內齋堂的規模,便知道 ,何况換換口 味,說不

共歷患難,今來尋我,擬在寺內住半道:「智通大師,這是我忘年之交,曾五十歲左右的和尚迎上前。信水君忙大的一座齋堂,坐了百數十人,一位內和尙人數不少,加上一些香客,偌 盡波折 「這位小炧生餐質」是一个一個調整着余顧南,不斷頷首: 與人方便,貴友若不嫌棄者,何妨多智通合什道:「施主客氣,出家人 個月,望你恩准!」 「這位小施主資質上佳,只是自小便歷 ,日後必成大器,恭喜恭喜 寺

當大師盛讚!」 但望小施主日後多造福百姓。」 余顧南赧然道:「晚輩遲鈍,不敢

主先去吃飯吧!」言畢出廳而去, 拉着余顧南在角落坐下,兩人一邊 智通伸手摸摸他後腦,道:「小施 一邊拉扯別後的情况 信水

是住持智無禪師的小師弟,武功甚高 莫看輕這智通只負責管理知客僧,他 成就不大,是以在寺內的地位不高。」 爲人也熱心,只因無心研究佛學, 最後,信水君忽低聲道:「小余

的功力十分深厚,遠遠超越其年齡!」 余顧南道:「適才雁兒已感覺到他

機會不妨向他討 信水君道:「他似乎甚喜歡你, 教,天下間藏龍伏虎

又是住持的故友,貧僧怎會不識。」

我開解心中的死結!」余顧南知他心中愚叔要去找住持智無禪師,他每夜爲信水君微微一笑,道:「你先睡, 床,他忙累了一天,一倒的死結乃情鎖,不便多說, , 一 倒 頭 便 睡 衣 上 何處?」

叔叔,

如此說來,

這靈隱寺隱藏了

不

余顧南暗吃一驚,脫口問道:「信

少高手矣!

,甚多

在武林中

武功不

一定是最高的!

最高的!這個智通, 、江湖上盛名超卓的

信某雖未與他交過手,

但自忖論眞材

非其敵手一

出房門,院子門不見信水君, 在院子, 客和 南 看 見紅日滿窗, 了,是以他不在意,抽出刀來,就心想,信水君大概是被智無禪師挽看天色,尚未至吃午飯時光,余顧 待到余顧南醒來 香客都躱在房內, 香客都躱在房內,不見一人,再門,院子裡陽光燦爛,寺內的房信水君,於是胡亂披上外衣,走日滿窗,他一骨碌坐了起來,却待到余顧南醒來,已是次日,但 中練習起來

邊有淋浴的地方,可到那裡洗去,不有一名和尚經過,見狀道:「施主,那發覺自己渾身上下已為汗水所濕,恰熟了許多,心中甚是高興,收了刀, 勁 過記得先將汗拭乾,免得惹疾病!」 頭亦越大,把信水君昨揮舞起來,心無旁鶩, 一在手 他精神全都

請分日傳授吧,雁兒一口氣那記得那分顧南頭昏腦脹,乃道:「信叔叔,你了熟之後,然後又將後面那些招式的背熟之後,然後又將後面那些招式的

成

,信水君臉色才稍霽。

慢背誦口訣,

雖不流暢,

過一餐飯便忘記了

余顧南正襟危坐

聚

但仍記得九然精會神,慢

適才教你的口訣背誦一次,

2才教你的口訣背誦一次,別因爲吃,」信水君突然扳起臉孔道:「快把「信某亦還未摸清底細,也不想探

麼多?」

唸了兩遍,

·!」他不管余顧南接受能力如何

然後道:「好,咱們再出去官余顧南接受能力如何,又

信水君沉聲道:「能記多少便記多

練刀法,下午你得學曉兩招

,

晚上學

曉一招,

須得專心看, 凝神記!」

兩人重新進庭院裡,

幸喜無人

可否問你幾句話?」 余顧南向他行了一禮,道:「師傅

話但問不妨,只恐貧僧不知矣!」 那和尚甚是和氣,道:「小施主有

「未知師傅認識住在此間的信水君

N 108

法。信水君道:「今日辛苦了,再背誦口訣,最後又再傳授

你早點 招飯

,最後又再傳授一

本上掌握之後,又至晚飯時分,飯後信水君再傳授兩招刀法,待余顧南基

歇息吧-

余顧南訝然問道:·「信叔叔,您不

否?!

和尙笑道:「他在此住了兩個月

余顧南再問:「師傅可知他如今在

過他!嗯,也許他到住持那裡聽禪!」 不會有事發生。」 貧僧帶你到齋堂!您放心 《僧帶你到齋堂!您放心,在本寺絕治好意地道:「小施主可是肚餓?待 「這倒不知道,這兩天貧僧都未見

如雷鳴, 余顧南練了半天刀法 乃道::「如此有勞師傅帶路南練了半天刀法,已餓得腹

,留下無數古跡和傳說,他一向喜歡隱寺的歷史,方知此寺建在六百年前,極具好感,在路上問了許多有關靈 聽故事, 已!」余顧南見寺內的和尚都親切慈悲和尙笑道:「貧僧也要去,順道而 道:「小施主可以隨便找座位坐。」 奈何齋堂眨眼即至。 和尚 問

知 是, 小可想聽師傅講故事 **,**

畢找他的同伴去了。他知道的故事最多,也講得最好!」言 和尚笑道:「貧僧不 最好請圓一師弟講給你聽 懂得講故事

過却 **教他的佛號。當下吃飽了飯再回他走了之後,余顧南醒起尚** 仍不見信水君 又放 心得很, ,心頭甚是詫異 ,因為他相信靈隱心頭甚是詫異,不心頭甚是詫異,不

顧南,今早忘記請教師傅的佛號, 那和尚又來了。余顧南忙道:「小可 下午 他在練刀法的時候,今早 實余

在孟浪。」

僧通知你,信施主今早已下山了!」 「貧僧圓元,」和尚道:「住持着貧

處?爲何不告訴我?」 余顧南吃了一驚,急問:「他去何

辦 快則一兩天,慢則十天八天便回「信施主只告訴住持,說有急事要 快則一兩天,

辦甚麼事麼?」 余顧南續問:「信叔叔可有說要去

問。 「沒有,做住持見他不說 ,也不便

找小可,請他到丐幫杭州分舵找我 來打探消息,若信叔叔提早回來 師傅了, 余顧南略一考慮, 小哥也要下 山了, 道:「如此多謝 - 回來,或 0

傳授刀法 左思右想, 別 余顧南揮揮手便下山去了, 「貧僧記得,」圓元也無挽留之意 , 只估計他早有此念, 估計他早有此念,是以匆匆,都想不通信水君何事不辭揮揮手便下山去了,一路上

喧嘩聲,余顧南十四行人如過江之鯽,知 看 -分奇怪,乃上前本 已臨近傍晚, 街上 查 陣

餘的男人。那男人身上穿着一件紫袍有駱駝,是故路人圍觀如堵,駱駝背上尚撐着一把陽傘,遮着一個蓄着三絡長髯、臉如冠玉、但却給人一種一一個大個大個大學,一個大學,一個大學,一個大學,一個大學,一個大學,一個大學

· 鄭學鴻喝道:「快讓開,打破東西

自會賠你!

掌櫃依然苦着臉道:「但如此一來

,閃閃發光,有股令人窒息的氣 手上戴着一隻翠綠的戒指 ,在紅霞

N 109

聖?」 :「此人氣勢不凡,到底是何方神 余顧南一見 心中即翻上一 個念

天香樓! 「停!」目光落在招牌上,却原來到了 駱駝上那名長髯紫袍漢子忽然叫道: 竹竿,名爲趕駱駝,實是趕開路 駱駝之前有四名異族漢子 手提 人

又害怕,對於是否跟着進去,猶疑不 他進入天香樓,看熱鬧的路人既好奇 漢子留下來料理駱駝,其餘的人跟着 自然俐落, ,唯余顧南毫不考慮,抬步跟進。 駱駝上的男女紛紛跳落地,動作 紫袍客雙眼一瞪,那四名

聲音:「我道爲何有駱駝屎味,原來是 踏上階級,但聞樓上傳來一個熟悉的 西方鴻鳥帶來的!」 紫袍客等人登上二樓, 余顧南剛

來:「未知師傅是否也是在杭州? 人便是西鴻翦仲台?」忽然又想起師傅 余顧南吃了一驚, 忖道:「莫非此

「不醉翁」翁皓、「不愁僧」和高立一 就難怪!」余顧南趕緊上樓,果見上面 張小桌坐着三個人,都是熟人 此放厥詞……哦 又聞紫袍客冷哼一聲,道:「是誰 ,原來是醉鬼,那

余顧南見他情切,甚是感動,忙上前 你昨夜去了何處?俺找得你好苦! 高立一見余顧南便喜道:「余兄弟

> 與他們打招呼,「不愁僧」着他坐下 翁皓喝了一碗酒, 道:「翦西鴻

你甚少到江南, 翦仲台淡淡地道:「今日羣英齊集 今日因何破例?

怕血淹西湖!」 你一個人,杭州將更添熱鬧,貧僧只 「不愁僧」苦着臉道:「說得好, , 豈能少得了翦某一份?」 多

頓又問:「未知杭州來了些什麼大人 愁和尚?翦某只是閑着無事,出來走 要欺侮咱,翦某自不甘任人魚肉!」 動走動,絕無爭鬥之意,當然若有 翦仲台道:「『不愁僧』幾時變成憂

句話教人難答一 有高矮肥瘦之分,並無大小之別 「不愁僧」道:「同爲武林中人 , 這只

虎和南龍,可有人在此?」 翦仲台輕哼一聲,再問:「東雁北

落 裏!」他目光望着余顧南,徵詢其下 **翁皓道:「信水君昨日還在這**

何處,晚輩也想找他! 余顧南道:「信叔叔今早不知跑去

他徒弟? 翦仲台看了他幾眼,問道:「你是 余顧南挺胸道:「家師乃人稱『獨

飛鐵雁」齊雲高一 翦仲台目光一亮,脫口道:「原來

有你這樣的徒弟!」 你是齊雲高的徒弟!嘿嘿, 想不到

余顧南不覺有氣,反問:「家師有

也是好事, 畏虎,好極了 此態度, 老夫欣賞得很! 嘿嘿 年輕人心高氣傲 敢情是初

屬罕見的美男子,只是狂態令人難受,生得唇紅齒白,在異族人之中,實一名二十三四歲的靑年來,衣着華麗同,心頭均是一怔,又見他身後閃出 :「小子報上名來。」

不答腔!」 酒敬翁皓。那青年怒不可遏, **翁皓冷冷地道:「此間的人全是大** , 異族人 踏前1

到底是異族人!」 「你們漢人又有什麼了不起?」

人?因何說話如此失儀?嗯 人物,沒有小子。你是翦西

巴結還恐來不及,怎敢再提携他!」 名叫學鴻,武功必盡得你眞傳,旁人 翁皓連聲道:「翦西鴻的侄兒

這樣的徒弟, 犯着你什麼?你徒弟

余顧南故意不理睬他

斟了

「漢人沒有像你這般不知禮儀

他平時不 **翦學鴻** 識見識,還請諸位日後多多提携!」 因知他不 何必爲難一個後生小子?這是敝侄 翦仲台乾笑道:「翁兄是成名人物 ,跟老夫學了幾年武藝,只怪 長進,是故特地帶他出來見 專心,學不到什麼東西,正

翦仲台怒道:「齊雲高對老夫也不 生之犢

,心頭均是一怔,又見他身後閃出衆人聽他說話,前後意思截然不

少爺與你說話,你憑什麼 喝

又

看不起老夫! 必是料定敝侄不堪造就了 翦仲台沉着臉道:「翁兄這樣說 否則便是

「豈敢豈敢 只不知令侄大呼小嚷

量! 方的徒弟下場玩玩,就怕他無此胆雲高幾番爭鬥,難分軒輊,理應讓 **翦學鴻指指余顧南**, 道:「家叔與

但齊施主不在場,不公平 「不愁僧」道:「施主有師父在場

武功,二來他也有你們幾位押陣, 說不公平?何况彼此只是點到即止!」 老夫會下場?放心 翦仲台冷笑道:「你担心敝侄不 一來只是印 怎 證敵

紀雖然較大,但遠來是客,由你出 兄準備怎樣比?在下都可奉陪!你年 余顧南慢條斯理地離席,道:「翦

使無双刀,閣下……」 麼規矩?比拳脚比兵刄,任君選擇!」 某便讓你先出招!印證武功,還有什 余顧南略爲沉吟,方道:「在下情 翦學鴻道:「既然你自認年輕,

不宜用無刄,難免傷了和氣!」 的是劍,你却用刀!而且印證 1是劍,你却用刀!而且印證武功「慢!」翦仲台突然喝停。「齊雲高

有點猶豫。 間都在浸淫刀法,丢棄了拳脚, 「這有何奇怪?」余顧南最近的 不覺時

翦學鴻哈哈笑道:「如何?你怕了

翦仲台問道:「余少俠,你跟令師 影响小店的生意和聲譽,這如何賠

畢翻起一腿,向掌櫃踢去。不料那掌 了個沒頭觔斗翻開! 櫃雙肩不動,雙脚一蹬,突然向後打 翦學鴻怒道:「你給少爺滾!」言

家師的臉! 武功,在下學不到

翦仲台叔侄聞後,心

頭放下一塊

學了幾年藝?」

余顧南道:「只有四

年,

家師十成

一成

,是以恐丢了

極多, 謂中土到處都有藏龍伏虎之輩,能人 尅扣,若不夠的,翦某自不會虧待你 **鈴黃金先存在你那裏,屆時再視情况** 別胡鬧!」他拋出一錠黃金,道:「這 若咱們發現你言過其實,翦某也不 翦仲台心頭微微一凜,忖道:「人 看來不虛!」當下道:「鴻兒,

關?」心中有點失望:「這小子只跟齊

一下武功,增長閱歷,勝負與師長何

翦仲台哈哈笑道:「彼此年輕人, 四年時光也學不到什麼好東西!當下 大石,心想你這小子就算天縱奇材

印證

別無他求! 老漢但求有口安樂飯吃,於願已 掌櫃接過黃金,抱拳道:「這個當

你先發招吧! 翦學鴻道:「如今無人阻擋了

佔你便宜 余顧南道:「你遠來是客,我不願 ,還是由你發招!

摘日掌」起手式的姿勢

· 寫學鴻尋思道:「這小子才學了四

今日我若超過百招才勝得了他

讓你先發招!

余顧南不動聲息,抱拳道:「請翦

」隨即立下門戶,擺出「飛

話在先:點到即止。少爺痴長幾歲

翦學鴻笑道:「不必害怕,

咱們有

南,摸摸齊雲高的底。

麼絕技,也不會敎他!」他想透過余顧 雲髙四年,看來齊雲高新近若練了什

你還不 虚發一掌,然後標前道:「我已發掌 翦學鴻道:「小子,你好狂!」他 動手

真能沉得住氣,齊雲高果然沒有選錯

徒弟!這一場鴻侄要取勝,

可也不容

變,以後發制先發。 ,余顧南雙臂翻起, 余顧南仍不發招, 緊守門戶 報以一 決定以不變應 翦學鴻雙拳 招「霧鎖 齊

去。若撞破枱椅,老漢實在虧賠不哀求:「兩位好漢若要比武,請到外面哀求:「兩位好漢若要比武,請到外面旁邊瞧熱鬧的人,紛紛長身離座

「快出手,莫浪費光陰ー

也不算英雄!」主意打定,

大喝道:

哀

以節省氣力來有促進血液 學鴻使的自然也是「駝駱拳」, 翦仲台以「駝駱拳」成名西 液流通之效, 使其他拳法三百招 最厲害是 ,是拳,可可使朝

> 上五百招 能已吃不 而悟出來的, 那是翦仲台師父長期觀察駱駝生活五百招,而且其背功更是獨步武林已吃不消,但使「駝駱拳」,却可使 雖然實用, 但使來却不

此滑稽,都暗自好笑, 翦學鴻攻得甚急,仍然佔不到便宜 拳」的路數變化,加上他不貪功 食客見翩翩風度的翦學鴻動作 余顧南曾由 父口 中略知 是以

半年(26期)一年(52期)

南守得雖緊,仍然被迫退幾步, 翁皓眼睛却看得一眨不眨。 喘、臉不紅,攻勢有增無減 翦學鴻一口氣攻了十七八招, 但「不愁僧」和 高余

用怕,你一反攻,他便完蛋!」 鬥得十分燦爛,圍觀的人越來越多。 樓上兩個青年一來一往,一攻一守 旁人在說些什麼,他根本沒聽見, 叫道:「余兄弟,這小子沒甚本領 未露破綻,心中暗暗詫異:「這小伙子 翦仲台見余顧南守了五六十招 余顧南心神都放在翦學鴻身上

於是暗 反而翦 依然不變,一百招之中, 對他來說, 學鴻越來越急,一百招仍未能 中下決心,不但要打敗對手, 但他心中越來越有信心 一百招已經屆滿 無疑是一種耻辱! 余顧南只攻 形勢

一年港幣\$577.00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260.00 一年港幣 \$ 52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289.00 訂閱價目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346.00 一年港幣 \$ 691.00

上文提要: 漢留的活動經費,其實是將南明福王的財產,和獨孤虹騙小屈、琴格格去押送十二箱珠寶,說是

王妃……鐵貝子救王妃不成被捕,爲了博小朱歡心,和心腹郭榮廷密 法參與教王妃的事,幸一勺大師將這批不義之財劫走,馬士英瓜分,發國難財,不單是利用兩小爲他們押運, 幸一勺大師將這批不義之財劫走,勸兩小回去救財,不單是利用兩小爲他們押運,還阻止兩小無漢留的活動經費,其實是將南明福王的財產,和



兩個 像他們這等人物 班最少要有

即到 不值班的高手, 至於「八 隨時支援。 中 也住在外院 物 最 少要四 ,一呼

道貝子的腦壳掉不了,自己卻朝不保府,見過王妃,印象良好。可是他知禮烈親王府當差,自然也去過義郡王禮在沒有把握把人救出。他過去在郭榮廷心頭疾跳,手中雖有鑰匙

就看到了 郭榮廷在院門外一探頭 道:「郭榮廷 , 幹甚麼 姜化文

戒備的情形據實回報…… 道:「老神仙外出有事,叫在下來看看 郭榮廷已編好了一套詞兒 , 笑笑

來

氣哩。手一伸,道:「巡按大人,裏面姜化文一聽,這小子比他們還神 郭榮廷陪笑道:「姜爺 你多擔待

我來……」 正好老神仙要出門看到了 這差事王八蛋才願意幹, 姜化文道:「不必客氣, 看吧!」 我,就叫是我倒楣

身 兒還有宇文超和阮哲,本來應該還有 個,也許有事離開了 手,連一個都收拾不了。旣然如此就算只有三個好了,以郭榮廷的 就算只有三個好了 郭榮廷往裏走,邊走邊打量, 這

N 112

就只有施

可是三個高手

施襲也不簡單。

鎖長一尺有餘。 定臨時建造的,鐵欄比鵝卵還粗,郭榮廷打着招呼走向牢房。這牢

姜化文在和兩人耳語 9 顯然十分

樂廷使眼色。王妃實在想不通,郭榮妃看了他一眼正要低下頭去,忽見郭 妃看了他一眼正要低下頭去,忽 郭榮廷站在牢房外向內望去 廷爲何會救她? 9

妃的樣子……」 之嫌,但尚未判刑,仍應好好照料她 俠 這牢中的一切,似不像對待一位王 ,依老神仙的意思,王妃雖有犯罪 郭榮廷指指牢內的床榻道:「阮大

他這麼一說,三個人也就走了過 一齊向內望去。

宇文超後頸上猛戳。 同時兩手中各有一把短匕,向阮哲及 郭榮廷一脚踢向姜化文的背部

戳人是能分出先後的,姜化文慘嘷聲 中跟蹌奔出五六步倚在牆上。 儘管他想一氣呵成 ,畢竟踢人和

臟。 六寸。六寸。有窩被戳了 深入姜化文背中三寸餘,已傷及內 而宇文超也稍慢了 因爲郭榮廷在鞋上裝了兩柄小刀 一刀, 一步, 深達五 一閃而

只有阮哲身手較高,經驗老到。

的匕首 來,所 阮哲懷疑李柏舟怎麼會派郭榮廷 所以頗有戒意。一挫身奪下了他

作人質索取鉅金 其實到了 罷了 銷英氣, 足證明他不像個近六旬的人了 溫存和情調,衣服一脫,燈 告過,照詞兒說話 疾」而已 勝板橋寄春之夢… 仍然照玩不誤 雲卿被劫來此 或者:翠海香天, 像李柏舟 酒濯清腸, 這 ,郭榮廷的任務已達到了十 光景 這老殺才

身

和弄那小相公有關的,貝子爺再,我們作得再隱秘,還是可以猜

郭榮廷道:「貝子爺,王妃一

旦脫

鑰匙就是…… 鑰匙丢入牢中道:「王妃, 但郭榮廷還不服輸,突然把一串 最大的那把

免得押運北京困難重重。 以爲他是奉命誘她逃亡而予以猝殺 王妃雖懷疑郭榮廷的 動 機 9 甚至

個高手 稍 縱即失的 但是,這畢竟只是忖測 ,這會是演戲嗎? 况且郭榮廷已 重 機會會

不遠處,伸手可及 阮哲也自鐵欄外去搶 一妃去撿那串鑰匙。 因 爲丢

在

畢竟還是王妃先搶到了

的事?」 借 了膽子給你, ,膽子給你,居然敢幹這抄家滅祖阮哲獰笑道:「姓郭的,是甚麽人

有兩個血洞淌着鮮血 此 高手。自腰上撤下了十三節亮銀鞭 刻姜化文忍痛撤出雙筆, 郭榮廷不敢說話, 也怕招來其他 他的背上

故事。 劍。 注 身子帶得馬步不穩 這兩人是强弩之末,不得不虛應 宇文超也差不多, 只有阮哲似瘋獅狂虎撲了上來 可能已傷及肺部, 的筆和劍 ,却也拔出了長 把他們自己的

點穴鐝挑點着無數寒星向郭榮廷的要 郭榮廷實在不是他的對手 但阮

榮廷也就在這夾縫中挨時間 哲很傲, 妃能打開牢房的鐵門 硬是不肯吆呼叫人來,而郭 以便王

立刻驚爲 滿室幽 匙。 自然,更重要是王妃的牢房上的鑰 鑰匙已到手了 這包括押鐵貝子的屋門上的鑰匙

顎時, 這老殺才心身俱顫 臥室經過一番打掃裝設, 只是李柏舟入室,托起雲卿的下

天人了

香。

有。 一個女人有這等姿色已是世上少

牆上的掛衣鈎。

在衣

鈎下的牆已鑿穿

自另一

室內

可神不

知鬼

因爲這香巢臥室內無衣架,

只有

孌童。 早就有了, 稱爲「相公」, 但却貴在她不是 這種人妖本爲「像姑」 名稱也不一 [稱也不一樣,却盛於清這種人妖在中國歷史上 女人, 而是 ,叫白了 一個

不覺地取走鑰匙。

現在,

郭榮廷來見鐵貝子

伸手輕輕弄破了春宮畫即

上面貼了些春宮圖畫

高雅: 箇中有紅拂。行乎其所不得不行。 儘管有人把玩「相公」描寫得十分 發乎情 止乎禮。 金樽檀板,花 世上無伯牙

匙。

「貝子爺

尚幸不辱使命。」他出

示鑰 道

去放人吧,

可千萬別功虧一簣。」

鐵貝子道:「榮廷,你幹得好

快

事到如今,

我還要再……」

郭榮廷道:「我會小心的

0

貝子爺

鐵貝子揮手打斷他的話

,道:「快

盡棋亭睹韻之歡 入妖當

去吧!

要用點機智。

郭榮廷道:「貝子爺,你想不想出

作朋友?只當作發洩變態性慾的玩物事實上那會把相公堂子的人妖當

的禁臠,李柏舟也不會懸崖勒馬 就算雲卿說她是安記,不可實話實說。

坐實,

會不可收拾的。

鐵貝子道:「我如果逃走了

罪名

李柏舟對於這玩藝豈僅是「寡人有

說不 一 吹, 上甚麼

> 郭榮廷只好遵命 鐵貝子揮手道

·「快去快回

物 是指朱紹基、李信及伍彦青之流 經常有三四名高手輪值 上官行和呂殿英自然也要算上 押王妃之處戒備森 嚴) 青之流人

十分不方便。 雖然銬子上沒有鍊子, 只可惜王妃雙手上還有銬子 開鎖仍然

身子閃避 由於姜化文和字文超已堪堪支持不住 東搖西晃地 郭榮廷拚命抵擋 郭榮廷就 ,被踢倒兩次 利用他們 的

鎖 可 是王妃還未 打 開那尺長的大

出欄外 了限制 多 大銬子 郭榮廷 一部份 絆住 在冒虛汗 使她 使她的雙手只能 開鎖的 王妃 動作受到 也差不 伸

是不叫人來 這責任誰也負不了, 了。而阮哲也知 生死成 就 道, 在這 可萬 瞬間 是託 是託大的他了 可 以决定 他硬

窩囊的事了 他們已身受重傷 而王妃又脫逃了 逃走,早就倒下了 但宇文超和 傷,要不是爲了防王^叔 ,那眞是太不值也太了,萬一自己犧牲了 妃

上。 是嚴重內傷的跡象, 用力,已是鼻中冒出血泡了, 宇文超呼叫了兩聲, 而且已坐在 雖然不敢太 這自 地然

姜化文吼 叫了 **一** 9 就順壁倒

聽到 外院即爲諸高手的住處 雖然這兩聲呼叫聲音不大 9 已有少數人

只不過巧的是, 這是晚膳過後不

N113 動的久 時刻, 查看,一個是李信,另一個是伍 ,二更不到這段時間,是戒備最鬆 這工夫就有兩個聞聲在院 因爲夜行人大多在三更出 門外

才不辜負貝子的期望。 望自己這條命送上了而能達到目 郭榮廷知道自己是死定了 見狀大驚立即奔入。 的却 希

事, 叫道:「王妃快點……」「奪」地一聲,叫道:「王妃快點……」「奪」地一聲, 台穴」之下,雖不在三十六大穴之內, 却因靠「靈台穴」太近,點中即不省人 一鐝點在他的「至陽穴」上,此穴在「靈 稍重也能致死。

念頭 廷的身手和地位 他爲何要救王妃?無人撑腰,以郭榮 阮哲是想留他的活口, 以便瞭解 ,誰也不信他會興此

持竹杖在外對她冷笑,而李信則在救 。她也知道希望不大了 王妃見郭榮廷倒地不起, 伍彦青 聖

巨鎖開了。 絕的是就在這刹那,「卡」地 「噹郎」聲中巨鎖落地,王妃已推

開了巨大的鐵門。只是她雙腕上還有

巨型手銬 起了宇文超手邊的長劍。 彦青攻出一杖時,她就地一滚,已抓 事 到如今不能半途而廢, 就在伍

和刀本來不同 ,而雙手握刀的打 雙手握刀的打法,但她慣用的窄

類似東洋人的劍法,她也學過。

寒氣逼人,劍劍不離自己攻擊的死角 不禁連退三四步。 「刷刷刷」一連七刀,伍彥靑只感

彦 探

念俱灰,反而定下心來悟出了幾招水一戰,有進無退,而被押期間, 住王妃的凌厲攻勢。 李信揮劍迎上, 兩人居然也擋不 這是由於她是背 武萬

吆呼 伍 李兩人自知不敵,同時大聲

自己頭上 的死傷的傷,這責任可不能落在他們這也是他們的聰明之處,今夜死 ,要負責也要大家來負。

等人先後來到。加上阮哲是八個。 東、鐵博古、李大度、李笠、齊劍宏 一會,上官行 、呂殿英、 閔振

湧入院中,而伍、李二人乍見這麼多 氣焰大振 的人都來了,精神一振,反守爲攻 正要逼退他們逃走,乍見這麼多人王妃力戰伍、李二人,佔了上風

望去,果見上面站了一個幪面怪客, 極可能就是失踪已久的屈一塵。 誰都會猜想到極可能是救王妃的,也 李笠忽然大叫「廂上房上有人!」衆人 那知道在這工夫,院中的「火神」

因此,上官行沒有動

佼者 齊劍宏自詡身手在「八友」中是佼 但是這時鐵博古却又大叫道:「幪 ,「刷」地一聲上了屋頂

面怪客又來了!」

而 怔,王妃一連七刀把他們逼回院中。因此,屋內動手的伍、李二人一 也不願落後,紛紛上屋。 院中的人見齊劍宏上了房子,大家

這幪面人最值得重視。 上「八友」一二人即可拿下王妃, 上妃,還是

豈知這是有計劃的行動。

幪面人向王妃招招手。成了一聲被震開,只見一個穿黑斗篷的人又被王妃逼到院中,此刻後門「匡 院中的人大多上了屋面, 屋中的

處又出現了一個幪面人。 李信大叫道:「又一個幪面人,大

家要注意了。」

來斷後 似乎是指出逃走的方向,而他自己却只好走後門,而那幪面人伸手一指, *走後門,而那幪面人伸手一指 王妃此刻實在不便由前門硬闖

震了 道:「這個幪面人才是真的……」 差點被人把劍奪去,不由駭極急退 回 去,李信首當其衝, 一劍刺出

人也就往後院湧去 而後院有人吆喝那個才是真的

他們大多以爲,有伍、

和一個幪面人動手, 伍、 李二人已看到很多人在屋上 而現在正屋後門

首先撲上的是伍彥靑。

六招就繞着屋頂游走,衆人看出手底原來屋上那個只和齊劍宏接了五

,這廂房上的趁機溜了

事,可是既然我娘 麼? 道的是甚麽?想要告訴我們的又是甚

9

知道,家叔附敵,他不會搬磚打脚 直在設法營救王妃, 而鐵貝子也被關起來了……」 對方又戒備森嚴,甚麼辦法都想了 朱烈道:「晚輩受琴格格之託 可是兩: 位前輩也

件十分困難的事。」 劉培元道:「姑娘說的是,這是一

腹,偶爾出來通通消息,此人就是『八朱烈道:「鐵貝子被押,他有個心 託郭榮廷告訴鐵貝子,在裏面是否還 府當過差,對鐵貝子忠心耿耿。晚輩 能想點辦法?」 大錘』中人的郭榮廷,以前在禮烈親王

激不盡……」 琴格格詫然道:「朱姑娘, 我是感

柏舟寡人有疾,尤其偏愛孌童……」 謬的法子,他素知星宿海陸地神仙李 朱烈道:「於是鐵貝子想了個很荒

所好,就是有此怪癖。 高燁道:「不錯,這個老雜碎別無

無人的別墅中,然後再通知李柏了安兆堂的孌童雲卿,送到安家另一榮廷去鎭國公安兆堂的小別墅內劫走祭廷去鎭國公安兆堂的小別墅內劫走 舟

穴道,朱姑娘怎知道如此詳盡?」 朱烈道:「郭榮廷把雲卿劫到另 高燁愕然道:「郭榮廷已被阮哲點

別墅中,

一切就緖還未去通知李柏舟

和李大度同時撲上也同時被逼回來,而後院這個把李信嚇退,呂殿英 這工夫王妃已越牆而去。

點苦頭使之不敢再纏,右手長刀突然 自斗篷內掃出。 閔振東再雙雙撲上時, 這幪面人見目的已達, 誠心讓他們吃 在阮哲和

以「金鯉倒穿波」上了牆頭。 哲傷臂,閔振東傷了胯骨,幪面人已 這一刀出乎意料, 就在這時,朱紹基也到了,一馬 招式又怪,阮

當先道:「別讓他跑了!快追!」他首 地回來了, 先追了出去。 結果大多數追出的人都垂頭喪氣 非但那厲害的未追上,連

本沒有關連,只是巧合而已。 人和郭榮廷有甚麼關連?也許他們根 那個幌子也被溜了,這顯然是一眞一 ,一正一副的聲東擊西之計。 但是,誰也不知道,這兩個幪面

就是高燁和劉培元。 撥人來得稍遲, 但在這混亂的局面之中,還有一 看到了一 個結尾, 那

他們簡直樂歪了。

當中,一定有一位是屈伯伯了。」 道:「高大叔、劉叔叔,這兩個幪面人 和琴格格,琴格格最焦灼也最興奮,一盞孤燈。那是高燁、劉培元、小屈在一幢民房的小廳內,四人圍着

「但願如此,但有個很怪的現象,一高高、劉兩人互視一眼,高燁道:

也不易下手。 事太冒險 就算郭榮廷弄 已告訴了 算郭榮廷弄到了牢門的鑰匙,聽說看守王妃的高手每班告訴了晚輩,晚輩也知道這

斗篷的幪面人連鐵貝子及郭榮廷也都 不知道是何許人了?

朱烈道:「可能如此。 不知兩位前

高,刀路不同,他作屈一塵的徒弟還能灼不安,但又不能不據實回答,道無灼不安,但又不能不據實回答,道無灼不安,但又不能不據實回答,道 高、劉兩人很不願當面回答這個輩是否以爲其中一位有屈伯伯在內?」 不夠格哩!」

是屈伯伯,那會是誰?」 朱烈道:「如果兩個幪面人之一不

最好再和鐵貝子連絡一下 前未打個招呼, 以猜出來。」 劉培元道:「自己人很多,只是事 頗令人費解。這件事 ,也許他可

恐怕也是白問。」 朱姑娘,這件事問一個在押的人, 高燁道:「鐵貝子肯幫忙,全是爲

許他能猜出是誰。」 琴格格道:「問一下總是好的

幫忙,我們都十分感激。」 朱烈,不論成敗,你和鐵貝子的熱心 小屈道:「問一問是有益無害的

朱烈像未聽到,她幫琴格格

他隨手在一兩招內即可擊退。」 當高絕,像伍彥青和李信那等人物 塵的身手却有限,不似屈一塵的却相 手高的人身材不高?」 矮的兩個幪面怪客,身材極似屈一 小屈道:「高大叔,你是說這個身 燁 道:「應該說是個矮胖的 已被救出來了 行呀!」 琴格格道:「晚輩以爲

琴格格立刻又愁眉不展了,道:

事。敵方的人還會冒此大險去救人:「人已脫困,總是一件值得慶幸的 「那又是誰呢?誰又會救我娘呢?」 、劉二人互視一眼,劉培元道

對劉培元的解釋,高燁沒有說甚

烈好

麼

關在牢中,如無內應,王妃如何能脫高手有二十餘人之多,而王妃又必然

妳一定有甚麼重要的事見告。

小屈道:「高前輩,你看到王妃脫 高燁點點頭,但未出聲

, 如

想來探聽一下。」

小屈道:「王妃被兩個幪面人救走

何?家叔也沒有回來,我放心不下

朱烈道:「我不放心救援行動結果

困離開那宅院了?」 「王妃手脚上任何桎梏也 沒有

朱烈陡然一愕

9

道:「兩個幪面

,

其中一人武功高

小屈道:「兩位前輩,王妃被押 劉培元道:「手上有巨型銬子。」

手 出禁錮?而這內應又是甚麼人呢?」 高、劉互視一眼 又有巨銬,如無內應,如何能脫 ,似乎猜到是誰

N 114

但却不說出來。

絕。 人的事。朱姑娘,妳今夜來此想要知 高燁道:「好好!先不談兩個幪面 會有兩個幪面人呢?」 朱烈喃喃地道:「這不對呀!怎麼 小屈道:「是的

我娘在甚麼地方呢?總要找到我娘才 弄清王妃在何處藏身。」 站在小廳門外。 人應聲道:「高大俠,是我……」人已衆人一驚,還未聽到聲音,却有 友在外面? 劉兩位長輩。 的手進入小廳,朱烈重行見過高 ,快請進來。」琴格格走近,牽着朱 高燁道:「這是當然。我們要盡快 就在這時高燁揚聲道:「哪一位朋 琴格格道:「朱姑娘,深夜來此 琴格格也道:「朱姑娘,妳來得正 小屈激動地道:「朱烈……」 她竟是很少出門的朱烈。 ,總是一件好事,

的話,她很不是滋味。 在是爲了小屈,小屈說這些不關痛癢

有說幾句 小朱走時,兩小去送她。 朱烈沒

N 115

也沒有追上,以爲潛入宅內,立即越在巷口一閃而沒,兩小左右包夾追逐 回來時, 忽然發現 人影

留』這邊中計自相殘殺?」 劉培元道:「師兄,屈大俠當年派往淸 底是身份暴露被清方狙殺 方卧底, 這段公案迄今沒有弄清, 聽到高、劉二位正在談論昔年的事 巡視一周仍未發現可疑 人物 還是『漢 到 却

方和『漢留』的高手夾擊。」 「據我多方蒐集的消息, 大致是清

「這麼說果然是『漢留』中計了?」

底身份 留』也有的是高手予以狙殺。雙方合擊 是屈大俠叛了『漢留』投降清廷,『漢 就不單純了。」 r分,他們會自己全力逮捕他,要「當然,如果是清方知道了他的卧

經不低了。」 方卧底之前,在『漢留』之中的地位已 劉培元道:「據說屈大俠被派往淸

在卸任之後,南七省舵主是李信,北舵主,獨孤虹是北六省的舵主,他們由殷洪盛擔任,屈大俠已是南七省的 劉培元道:「全國總舵主不是獨孤 高燁道:「不錯, 那時全國總舵主

虹那老雜碎嗎?」

, 以費 ,他和他的一干屬僚推薦了三個人物以領導反淸復明,但不適合作總舵主費周章,經殷洪盛的自白,認爲他可費問章,經殷洪盛的自白,認爲他可以與於其一缺,頗 在當時都是一時之選。」

吧? 虹 一高燁道:「另外兩位是獨孤

劉培元道:「可能有朱紹基在內

之意見 佔大多數。」 兩小互視一眼,尤其是小屈, ,結果贊成屈大俠接總舵的人一塵。經徵求『漢留』所有人物

激動。
親在「漢留」中有這麼高的地位,十分前從未曾聽到這件事,想到自己的父前

位顯赫,爲甚麼要派他到淸方卧底?」 劉培元道:「屈大俠在『漢留』中地

了 人 機警武功又高, 「是他自願去的。」高燁道:「他爲 自然是理想人選

沒有幹上總舵主呢?」 劉培元道:「可是,爲甚麼屈大俠

時, 高手夾擊屈大俠的事……」 數人决定,要召回屈大俠接任總舵主 高燁道:「事情也極凑巧, 不久就發生了清廷及『漢留』雙方 經大多

不由默然 屋內寂然, 在屋上偷聽的兩小也

章地坐上了總舵主的寶座? 劉培元道:「於是獨孤虹就順理成

所得的支持差不多, 高燁道:「不,

但朱紹基讓賢了……」

高燁吶吶而止。

爲? 要是弄錢的話,自然是個肥缺了……」 子以及有兵權的人都會賣總舵主的帳 而不知有利無利?據說南明的

天再去辦。」

培元的確高出很多。

查了一 兩小去休息後,高、 匝,並無所見。 劉在四周巡

小屈剛躺下, 窗外有人輕敲了三

「我是阿琴

小屈道:「阿琴,

明天再談吧!」

夕,應該由抽籤决定,當時由於和朱紹基

劉培元道:「朱紹基有此雅量

該有今日之叛離才對

劉培元道:「幹總舵主有甚麼好處

因爲『漢留』的消息最靈通。總舵主 高燁道:「正人君子只知當不 主 當

::「下來吧!時候不早了, 有甚麼事明

兩小不能佩服高燁的功力 ,比劉

查, 叔 沒追上,本以爲潛了進來,才上屋搜 巷口有個人影一閃而沒,追了半天也 ,我們送朱姑娘回來時,看到左邊 却也沒找到。」 兩小進入小廳, 琴格格道:「高大

高燁道:「如果是眞的 , 這兒並不

小屈道:「誰?」

量……」已推窗竄入屋中。 琴格格道:「有要緊的事要和你商

9 似 呀?

小屈突然心中一動,只聞高燁道

安全,夜裏要小心。」

不論有甚麼事?

小屈坐了起來,道:「有甚麼急事

沒有甚麼感想? 「剛才聽了兩位前輩的交談 9 你有

得懷疑?」 琴格格道:「你不以爲獨孤虹很值 小屈道:「妳有甚麼感想嗎?」

「找到他也許就能找到我娘。 「到哪裏去找?」 小屈道:「値得懷疑又如何?」

心我娘的安危。」 琴格格道:「能伸, 你似乎並不關

些。 琴格格道:「難道你就不以爲獨孤 小屈道:「我相信我比妳還要關心

虹那老賊有嫌疑? 小屈道:「妳說說看他的嫌疑在哪

裏? 琴格格道:「我也說不出來 只是

動,居心狠毒。顯然,他恨王妃也恨用我們,且企圖躭誤我們救王妃的行哩!第一,咱們見過那老賊,他曾利小屈低聲道:「還是讓我告訴妳好 以爲他很值得懷疑罷了。 \sqsubseteq

之一似是個矮胖的人……」 位前輩說,今夜救王妃的兩個蒙面 小屈道:「其次 他身材矮胖 人兩

琴格格道:「只有這些了?

三……」二人一驚, 窗外有 人道:「不 立即聽出是朱烈 , 還 有 的第

北 摩一番之後,就離開了寧津,一路往把信交給朱烈身邊的丫頭,她叮

夜半天路也不疲累!立刻化裝易容 他們於午牌時到達。 到各客棧吊門子找人 年輕人趕了

私向清廷洩露屈伯伯的身份,然後再以此人的人格,有可能出賣屈伯伯而

談過,好像在南皮縣。」

於清廷逮捕行動中參與行動。」

小屈和琴格格都以爲小朱的推斷

方?

琴格

格道:「南皮縣

在甚麼地

雖然大膽了些,却不無可能。

如果獨孤虹叫他們押運的十二個

附近。」

小屈道:「由此往正北的一個縣就

朱烈道:「我也不知道,反正就在

然大多數人都擁護屈伯伯當總舵主 會花錢賄賂過不少的『漢留』份子。旣 昔年獨孤虹爲了爭奪總舵主的寶座

口音,急忙開了門迎了進來

患。」

朱烈道:「據我打聽的一些消息

,

情就貫串起來,也大有可能了。可是妳的思慮周密過人,這麼一說,

可是事還

琴格格拍拍前額道:「朱姑娘

我們到何處去找這老賊?」

朱烈道:「我聽叔叔和上官行私下

了也未找到。 這辦法很笨,但非常徹底 但這縣城內有七八家客棧, 找遍

的 質把屈伯伯引出來,不應該一路往北 不對勁,那老鬼救了人 琴格格道:「朱姑娘,這件事才是未找到

「往南。」 朱烈道:「應該往哪裏?」

尖人物,

總不能……

爲篡奪帝位,曾求助滿淸大將兀良哈

小屈道:「妳太健忘了吧?明成祖

琴格格道:「獨孤虹身爲『漢留』頂

藏在此鎮,在南皮倒是十分可能的。」

琴格格道:「老賊救了我娘不可能

朱烈道

:「可惜那老鬼太棘手

放棄朵顏三衛,遼東、宣大兩大重

而中間隔絕不能應援,種下亡國

獨孤虹出賣一個『漢留』高手

鎭因

之禍根。

又算得了甚麼?」

朱烈道:「的確,此人能利用你們

乃是大奸之學,此

嫌疑重大。」 爲他押運珠寶,

他救我娘幹甚麼?」

朱烈道:「這不是很簡單嗎?如果

琴格格道:「朱姑娘,我還是不明

來。福王的,這種人就能作得出那大箱子的確是他和馬士英勾結,

這種人就能作得出那種事

是南皮縣。」

劫了

不會往客棧,以兔招搖。」到各地去找,由於帶了一位王妃,他在去猜他的動機還早了些。我們設法 去猜他的動機還早了 小屈道:「這倒不一定。總之,現 些。我們設法

房人家,這怎麼個找法?」 琴格格道:「城內少說也有一千來

有『招租』二字。 朱烈道:「招租的房子也許門上貼

道 甚麽樣的人在此租屋,他們一定知候應順便問那兒的伙計,有沒有幾個小屈道:「其實我們到客棧去的時

個人找兩 人找兩家就成了。」 朱烈道:「這是個主意 反正只有七家客棧 申時初就被他們 咱們分頭 9

問題,而是兩位前輩不會讓我們去。」 琴格格:「把這事告訴兩位前輩如 小屈道:「我以爲不是棘不棘手的

他們在明天午後或後天才知道我們去煩,就是要告訴他們,也留封信,讓燒,就是要告訴人們,只會添麻 何處。

朱烈道:「對!馬上動身, 小屈道:「我們馬上動身?」 叫她後 你寫一

自後面走了 一下悄悄

問出來了

招貼。是一幢舊的四合房 一條胡同口第一家,門上倒無「招租」 三小大喜, 循北找去,是後街上

嗎?. 其餘的貨色,咱們三個人擺弄不了口音。朱烈道:「說不定老鬼不在家,個男人談話,但未聽到獨孤虹老鬼的 三小貼在門上聽了 會, 有兩三

他運大箱子那個姓湯的。 琴格格道:-「一 定行,說不定是爲

和他一起去救人的另一哥呢?必是是老鬼的心腹,怎會留在身邊?必是 多的高手攻擊下脫身,也絕不是二說那一個身手不太高,但是能在那和他一起去救人的另一個蒙面人, 眼貨色。」 也絕不是二二 五麼雖

哩!這樣吧,派個人在這兒按個樁(派能還要別人來救咱們,那就劃不來朱烈道:「的確,萬一弄砸了,可 靜就通知住店的人。」 人看守),另兩人在附近落店 , 一有動

是女的,雖然化了裝,老油子一 可以看出來,看不出來也會聽出嗓音 小屈道:「這主意很好,妳們兩個 眼就

平安客棧去落店。」 還是由我在這兒按樁吧!」 朱烈道:「好吧!我們就到附近的

緞福字團花馬褂, 聽到那大門開啓,走出兩個人來。 個一身華服,古銅色貢緞大衫, 小屈一直等到日頭都快落了 青緞瓜皮帽 靑 頭才

條烏黑油光的大辮子,胖嘟嘟地,

穿的却是短褂子,脚上是二踢脚沙 後面那個細高挑,約三十五 一六歲

了,心眼一動,到了店家,眼見兩人投宿的平安客棧。這下子小屈就省事兩人一先一後向左拐,逕奔兩女 上了樓, 就去找帳房先生。

內的帳房哈哈腰道:「掌櫃的,您老能小,却不是在大街面上。小屈向櫃枱原來這家客棧兼營餐飲,門頭不 不能幫幫忙。」

「甚麼事?

果用人……小的不必回家……把一張日子不太好過,小的是想……貴店如日子不太好過,小的是想……貴店如一個妹妹,家有老父和一個妹妹,

實人,道:「小兄弟,此地能找到保人睛,鼻子是鼻子,一看就相信是個老下打量小屈,長得挺順眼,眼睛是眼帳房就是掌櫃的,走出櫃枱,上嘴帶出來總能減輕家裏的負擔……」

熟……小的沒有辦法……」 小屈道:「掌櫃的…… 人生地不

過薪水不多,一年只有七両銀子……」 三天,能吃得了苦,你就留下來,不 小屈連連打恭道:「掌櫃的, 掌櫃的道:「好吧!我先讓你試

好心有好報,小的不計較薪水, 能帶 您是

一張嘴來就不錯了。

可以到樓上去冒充食客。 在樓下吃東西,朱烈沒和老鬼照面 綻,尤其琴格格見過老鬼,暫時可 ,然後叫她們儘一切可能別露出破 就遺壓說定了, 小屈先去通知兩 以

着抹布, 小屈安排好了就上了樓, 腰上繋着圍裙。 肩上搭

幾乎同時,樓下走上兩個人來。

相邀入。小屈急忙再添兩副杯筷,道雙方只抬手作了兩個手式,立即 :「兩位貴客是一起的嗎?」 獨孤虹道:「酒菜都叫了!不必張

「是……」小屈一邊去抹桌子, 又

是五旬年紀,一個紫臉膛,一身紫衣這工夫小屈打量剛來的兩人,都 一個沉重的紫色長包袱, 小朱道:「這位貴客要叫茶嗎?」 這應該是紫臉膛者兵刃才對。 包括紫衫和紫褲。另一個身上背了 顯然是兵刃

份較低,是紫臉老人的下屬。 這個背兵刃者衣着隨便,顯然身

脆開門見山。那個傢伙並未亮相,依獨孤虹道:「咱們也不必客套,乾 在下看來,傳言不可盡信。」

有三五人親眼目擊。」 獨孤虹道:「就算真的還健在,在

紫臉人道:「可是那怪客之出現,

咱們面前,他敢亮爪子嗎?」 紫臉人道:「說的也是, 咱們還是

言歸正傳吧!貨呢?」

款 可,在下總要親眼看到貨色才能付紫臉人點頭道:「這檔子買賣非同

必須是一手錢一手貨。」 虹道:「當然, 但看了之後

五百両,可惜這一筆獎金勢將原封不了另外一個的獎金,二千両、計三千両都已籌備好了。甚至於我們還帶來 動帶回了。」

多出了五百両黄金。 然是指屈一塵了,他的懸賞比王妃還

耻的像伙 所謂全國總舵主竟是這麼一個無

地方?」 獨孤虹自嘲地笑道:「貨款在甚麼

到。」

賣馬上進行吧!

烈遠遠盯着。 老人丢下一錠銀子, 人下了樓。

三人都在四旬以下,另兩人三十多歲只見這條街口處有五個人,其中 特製的馱架,架上是銀鞘子(即銀元而這兩人各牽了一匹馬。馬背上馱

「保證活蹦亂跳

紫臉人道:「這個放心 一千五百

兩小心頭怦然,所謂「另一個」自

原來這老賊在作生意。

紫臉人道:「一出此門就可以看

獨孤虹道:「事不宜遲,咱們的買

八丢下一錠銀子,四人下了上的菜才吃了不到一半, 由紫臉 朱

> 子上蒙了一層馬褥子 四人走過去,這五 人一齊向紫臉

寶插上後不會掉落的運銀裝備),

銀鞘

老人敬禮。

馬鞍下的毛毯)看了一下,道:「錯不 了!咱們不過是先小人而後君子。」 上前撩開銀鞘子上蒙着的馬褥子,(即 紫臉老人微微伸手一讓,獨孤虹

個 了住所附近 人在躑躅, 然後獨孤虹帶路,走向住所。 ,在另一小街口處, ,這當然是獨孤虹的人在另一小街口處,有五級虹帶路,走向住所。到

黑吃黑 這工夫三小可緊張了 雙方雖是公平交易,却都怕對方 量,如何在

還極端興奮,他們緊急商量,

致雙方的合擊,三小連一方面都拾掇 這雙方頂尖高手交接中搶人。 商量的結果,馬上搶人可能會導

這紫臉老人手中搶人。」 老賊得款離去,咱們再研究個辦法從小屈道:「等交易成了之後,獨狐 不了,雙方合擊豈非以卵擊石? 小屈道:「等交易成了之後,

辦?我看該派出一人,急速報告兩位臉老者廢了我娘的武功後再押運怎麼

利得手。我們可以自己救人。」 加上高 朱烈道:「琴格格 、劉兩位前輩,也未必能順道:「琴格格,若以實力而言

有餘,經驗不足,有兩位前輩的領導小屈道:「朱烈,我們三人是衝勁

咱們的身份一暴露,人家就不會上當

事瞞着他們兩位是非常失禮的。

成功的機會就多些。再說,這等大

這兩個人不是來回走動嗎?」 ,在上風頭迷倒獨孤虹這邊兩個人 朱烈道:「我身邊有『見風倒』 麻藥

上作暗記,以便我們隨後追上。」發生事故,或已押人北上,請在路線

琴格格立刻南下寧津縣。

「我回去報告兩位前輩,在這段期間若

朱烈自然不便堅持,琴格格道:

粉可及十步以內,十五步以外的人就力快,時間是一個時辰左右,撤出藥 朱烈道:「不會,這種見風倒的藥 小屈道:「別人也會被迷倒啊!」

小屈道:「迷倒之後呢?」

一邊以爲另一邊尺間域人一類起雙方的誤會,讓他們互相猜忌

朱烈道:「小屈,我以爲我們可以

邊以爲另一邊只想要人而不想給

錢。另一邊只想要錢而不放人。」

形如何,就無從得知了。

兩小根本無法接近,裏面交易情這工夫那民宅門外有雙方的人戒

的人也會聽到。 可能立刻動手,即使不動手,屋內,最好也重傷其一二人。雙方一嚷 「再用鐵蓮子向紫臉老人的部下施

小屈道:「妳是哪裏弄來的『見風

砸了,王妃的性命就會發生危險的。」

小屈道:「這又談何容易?要是弄

朱烈攤攤手不再出主意。

小屈道:「朱烈,我雖然不贊成太

吧? 朱烈道:「『百毒居士』你 知

「當然。」

冒險,却願聽聽妳的妙計。」

朱烈道:「我有甚麼妙計,只是邪

家叔,家叔說,他再不肖也不會使用「他爲了巴結家叔,送了這玩藝給 這種下五門的迷藥。」

小屈衡量情勢, 的確, 若要硬搶

而且不會是甚麼了不起的高手對朱烈道:「這門外不是有雙方的人

行之正即爲道,反之即爲魔。」

小屈道:「道魔根本就是一體的兩

之變不可勝窮也。 這種事兒非出奇兵不可。 加上高、劉兩位前輩也未必有把握 正是所謂:戰術不過奇正 ,奇正

肇 施襲,你先繞到宅後去,一聽到打鬥 ,就設法数王妃,也不必等我。」 小屈一點頭,朱烈道:「我在這兒 小屈道:「朱烈,妳也要小心,可

都不是好惹的人物啊!」 別落在這雙方主持人的手中, 他們可

去吧! 鬥心眼, 年紀大的可未必有用 .眼,年紀大的可未必有用,你快「放心,講武功,咱們相差太遠,

藏身處不過五七步。 十來歲漢子來回巡視。最近的距朱烈 朱烈的位置是上風頭 小屈捏捏她的手,向宅後繞去。 ,有兩個三

兩人回頭才走了三四步搖晃着倒下。 朱烈適時撒出「見風倒」後不久

也發現了,正自錯愕間,靠後邊的兩上查看,這工夫另一邊的獨孤虹的人 人哼一聲塌了下去。 這兩人一夥的大驚之下,正要奔

叫了起來,道:「看,那不是咱們的人獨孤虹的人過去看了一下,忽然有人有點亂,這工夫還沒互相猜忌,所以 這也正是朱烈所期望的。雙方的人但是,這邊的其餘諸人竟未覺察

起了疑心,以爲是紫臉人的部下暗算臉老人的人,獨孤虹這邊的人就不免由於在這個呼叫的人身後仍有紫 的

秘 敢在這兩撥人身邊撒野。 不可能有其他人知道,因為他們的交接行動作 也沒 **没有人**

「朋友,手脚可眞俐落呀」

個弟兄無緣無故地躺下了,我們還沒可別像瘋狗一樣見人就咬,我們的兩紫臉老者一個部下道:「朋友,你

有講話呢!」

的。」 人在這邊,二百五也知道不是我們幹「你們的人在那邊倒下的,我們的

人。」 「那可不一定 9 你們背後也許還有

的了?」 麼我們這兩個中了暗器的人是你們 ?們這兩個中了暗器的人是你們幹「這麼說你們還有人在附近了?那

「放你娘的春秋屁……」

先入爲主的成見。 人亮出了兵刃,只要有人領先 這句話引起了火爆場面 元,這種

而朱烈已經繞往宅後。

千両帶回,仍馱在牲口背上。百両黃金由獨孤虹的人點過,其餘二日此後宅內的交易已完成,一千五

會,請回告貴上,在下仍有把握把那 人物誘出來,作第二次生意。」 今後常來常往,一定還有合作的機 獨孤虹道:「第一次生意尚稱順利

財本能十分折服。」

基語、以不知尊駕弄了這麼工是皆大歡喜。只不知尊駕弄了這麼 以大發利市,我方也可以銷此懸案 紫臉老人道:「但願如此,尊駕可

獨孤虹 道:「不外乎『勤儉』二字而

小人以勤勞圖利,這是有所不同的 紫臉老人道:「君子以勤儉立德,

N 118

們以爲是對方暗算而出手動粗

再把另一邊的人迷倒一兩

個 1 5 9

夏使兩面他個

「咱們把某一邊的人弄倒

就可能也會幹起來。」

小屈道:「我不明白怎麼個弄法?

外面起了衝突。」 忽見奔進一個大漢道:「啓稟老供奉 獨孤虹老臉一紅,正要反唇相譏

袋,正是他的兵刃「屠龍剪」。 松。在酒樓上一個漢子背了個沈重長淸門行走」大內供奉之一的「屠龍剪」艾 紫臉老人果非等閑之輩, 乃是「乾

3,道:「對方的人向我方施襲,已這回報的人當然要撿對自己有利 艾松道:「是怎麼回事?」

地 方向我們的人施毒, 也奔了進來, 有兩人負重傷倒地…… 昏 艾松霍然站起, 這工夫另 道:「啓稟獨孤前輩, 現在雙方已動上了毒,已有兩位弟兄倒 一漢子 對

帶來的 深算 會發生這種事? 獨孤虹也站了 人都是經驗豐富的角色,怎麽論心計比艾松要深沈,他以為孤虹也站了起來,這老鬼老謀

不支了 進了內院。正好是艾松這邊的人已經再說,忽見雙方的人有兩對已邊打邊他正要向艾松打招呼先出去看看

麼幹的 成了跋扈性子 嘿嘿獰笑道:「原來母駕總舵主是這 艾松在大內供職, ,見此情况已按捺不 身份超然 9 住 養

先不要急躁, 獨孤虹深信有誤會,道:「艾大俠 這件事透着有點怪。」

那部下已遞過屠龍剪。這是一種外門 艾松可不去研究這些,手一伸,

> 兵刃,並非像剪刀一樣,却像剪刀的 一半,紫銅打造,重逾六十 多斤。

生 紀和身份的人,可不能像年輕人 不希望招搖,他連連搖手道:「艾大俠總舵主蒙羞,以秘密進行爲妙,絕對 總要先弄清事情起因再……」 這其中 意就有這份膽子, 獨孤虹並非怕艾松, 一定有誤會……你我這等年 只是作這生意使 一樣

有甚麼缺德事兒幹不出來?」 連你們主子福王的私產都敢搶劫 夫心目中 二楚,你和馬士英及阮大鉞等勾結 艾松冷蔑地道:「獨孤虹, 是塊甚麼料子,早就一清 你在老 還

私利, 不以爲這可能是有人暗中煽火嗎? 獨孤虹老臉有點掛不住, 艾松道:「你想收了款而不放人 也只好忍了, 道:「艾大俠 但爲了 , 你

的緬刀 眼哩! 黑黑! 這麼 弟兄們,上!」 你恐怕是猴子吃芥末 也就是軟劍, 來, 獨孤虹只好 雙方部下 也都 腰上 乾瞪

而知 找對頭 一個是大內供奉, 幹了起來。 技藝之高可想

會是浪得虛名 另 個是「漢留」的總舵主,自不

誰也不會罷休。 這兩個人一動上手 不分出勝負

部位還能鎖緊敵人的兵刃 型兵刃之一種, 屠龍剪長四尺 可作刀 , 單刃 劍 9 把手以上 是屬於重 誇虎攔

等兵刃用

路 流高手都十分忌憚它, ,動向難測。 因它不走正

他當然知道他的動向了

有鍊子, 交給了艾松?鍊子拴在樑上。 王妃在正屋中, 但鑰匙不知是否已由獨孤 手銬與脚鐐上都

角瓶子 會倒下一太半。」於是她又掏出了小牛 中撒『見風倒』, ,道:「有了,風是自後門來的, 小急得團團轉, 但朱烈看看風

屋 向

就在這工夫,院中雙方的人幾乎流人物搖搖倒下,而不是中了暗器也一鶴沖天就上了屋頂。獨狐虹大楚,一鶴沖天就上了屋頂。獨狐虹大學,一鶴沖天就上了屋頂。獨狐虹大學,這次不太靈了,當五個次

劍,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殺得十歲跌跌撞撞,你刺我一刀,我刺你全倒下了。未倒下的也像宿醉初醒 殺得十分

只要脫困,王妃雖無必勝這兩大高

用盡了力氣也拉不斷時, 一陣衣袂 就在兩小抖著那銬、鐐上的鐵鍊 軟劍難使也難精, 但精了之後

事實上在使這種軟劍的人來說

虹

院中搏鬥的人至少 在

爲了使效果好, 全部撒光

但屋上兩大高手不善使毒, 一時

乎哩!

却不敢下來

手的信心,脫身一定可以辦到 屋內兩小和王妃眞正是焦灼萬分

月光可以看出,來人是個女人,背上 此刻屋內早已熄了燈, 借淡淡的

飄風之聲傳來,屋內已多了一個人。

有劍。小屈道:「甚麼人?」

來人道:「你娘!」 小屈道:「又是妳!」原來是錢如

水這個女人

不肯叫聲『娘』,我就不救人 寶刀寶劍,而我身上正好有這東西 兩小大喜, 錢如水道:「如果想救王妃 但錢如水道:「你如果 ,必須

怪事 朱烈道:「叫娘還有强迫的 ,眞是

麼樣?叫不叫? 錢如水道:「我就是這樣的人。 怎

小屈道 7我 叫 妳 聲 阿 姨 好

討厭妳這個女人。」 錢如水道:「妳少和我搭腔, 王妃道:「是錢姑娘嗎? 我最

錢如水道:「妳嚐了甜頭當然不在 王妃道:「錢姑娘恨我,我並不在

昔年蒙了不白之寃,若他真的還在人怕他們以我作餌,把一塵誘來,一塵 世,妳不在乎他再次遭人暗算嗎?」 者甚多,錢姑娘, 自重。至於昔年的事,眞相如何 王妃道:「在晚輩面前, 本宮並不怕死 請錢姑娘 9 却知

教妳了? 錢如水道:「這麼說來,妳希望我

果真的 不救是本份 王妃道:「救是情份, **郊真有兵刃,不過是舉手之勞而的重視一塵的安危,就該援手,是本份,也無怨尤,但錢姑娘如** 永誌不忘

要是妳真有兵刃

來幹甚麼?」

免太便宜妳了

朱烈道:「要救就快點,要不

聲阿姨吧!

錢如水道:「就這樣救了妳

也未

雨

辰 書

報

社

戳郵局辦經

經辦員

武俠世界

呼吸才能身免,其餘的全部躺下了 功力深厚, 甚麼高手 由於這見風倒太厲害 又發現較早, 都無法抗拒, 這 及時閉住了 兩 個老賊

果能早聽在下的話……」 下來商量對策,獨孤虹道:「艾大俠如 再被暗算, 但他們也不敢停留在屋面上,怕 拚命往上風頭趕,然後停

的人,在下會不信任你嗎?」 比較光榮的歷史,不是一位重視財貨 艾松道:「如果你獨孤大俠有一段

真正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這等窩囊事 能意氣用事, 閉住呼吸就不要緊。 只要隨時站在上風頭, 倒」的麻藥粉,是『百毒居士』煉製的 這不是甚麼毒,而是一種叫做『見風 他才不幹哩!道:「在下 獨孤虹肺都差點氣炸, 人丢了,錢也拏不到 發覺不妙立刻 倒想起來了 但目前不

他不是你們的人嗎?」 獨孤虹道:「原來是『百毒居士』

的絕不是他……」 艾松道:「不錯, 藥是他的 ,使藥

一塵的事以,透了王妃, 服之下 刻錢如水在王妃的凜然大義說 ,好像是王妃破壞了她和屈有點動搖,昔年失意,她恨 王妃道:「就讓能伸叫

N120

可是這是爲

我馬上就動手。」

錢如水道:「好好

9

你叫吧!叫了

小屈實在喊不出

口

救人哪。張了幾次口才叫了一聲「阿 ,錢如水這才自背上撤出長劍 出鞘, 閃閃霞光, 兩小不由

救妳?」 喜極,那知錢如水道:「妳眞以爲我要 王妃淡然道:「即使妳要殺我也請

在手, 快動手。」 即是我的不共戴天的仇人!」 小屈和朱烈大驚之下, 小屈道:「誰敢動王妃一根汗毛 各自兵刃

妳只要走錯一步, 你成嗎?」 錢如水道:「小子,稱稱自己的斤 小屈道:「成不成是另外一 ,走到天涯海角我也不成是另外一回事,

是一塵的朋友,我却得不到同樣的待 會放過妳!」 」說著一 錢如水忽然悲聲道:「爲甚麼同樣 劍砍去,屈、朱兩小在她

鐵鍊應劍而斷 身後一左一右擎著兵刃戒備著。 「嗆郎」一聲, 王妃脚鐐上的粗大 (未完・ 十五

¥存欵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開

98-04-43-04

新

臺

98-04-43-04

址住名姓人欵寄

收據號碼:

單欸存金儲撥劃政郵

小屈道:「妳再不快點

,我可要駡

錢如水道:「看熱鬧也不成嗎?」

號帳欵收 0013165-3

新 名戶欵收

臺幣貳仟叁佰 元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整 戳郵局心中 52

局先以電話通知翻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

請注意:

= -

0013165-3 名戶欵收 經辦員

號帳欵收

幣貳仟叁佰元整(52	(武俠世界)
期	戳郵局辦經
手續奏	一 元
戶帳交寄後帳登心中撥劃經聯本、 斯勿謝但寫填必不聯此紮存人本戶帳、	

單知通欸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欵寄

可請存欵

次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查存心中撥劃由歸本

期

上文提要· 躱進賀娘娘的屋裡。胡中玉則去會見那假冒金雷四海村,二人潛入茅屋偸聽,金雷得回碧血劍, 四海村,二人潛入茅屋偸聽,金雪导回島山則,胡中玉從查大海手中奪回碧血劍,等候金雷來到

的崔小 奇偷了藏經閣達摩祖師手書自傳, 用劍將駱大嘴殺死 Щ 跟他轉入地洞中, , 揭穿他是殺害胡中奇的兇手, 其中很多招式 ,崔小山發覺搶奪 原來胡中



奇那件衣衫是那裏來的?你怎會有那 與你真的沒半點關係 3 我問你 9 胡中

擇誓不兩立的途徑了,既然你今日非 我倆旣不能合作同行江湖,便只有選 崔小 可,我便實話實說 山條地說道:「好, 胡中玉

乾脆的人 胡中玉冷冷地道:「你還不愧是個

為師, 合得來, 道 為師,胡中奇他為了造就你成為天下合得來,只是我比他幸運點,拜赤眉林寺都是不受重視的人,平常我倆最權小山沉思道:「我和胡中奇在少 第一高手, 道破而已……」 暗暗傳給你, , 殊不知我早就發現了 知我早就發現了,只是我不給你,這事他自以為無人知,天天强記博聞的偷窺武功

中玉冷笑道: 「你 好 像更

拿了一 我的房中,他似乎沒料到我在房裏,有一天,胡中奇突然面色蒼白的奔進 突然和我翻臉的爭吵, 進房之後便又要跑出去,我看他手中 便攔着他要他把那本册子給我 本黄册子, 山仿如置耳未聞 知道他闖了什麼禍 不肯……」 一樣 道: ,

功而 胡中玉怒聲道:「你一定是自恃武 要奪那本册子……」

然是天下 上功, 我不 崔小山點頭道:「不錯, 最聰明的人, 一掌把他打傷倒在地的人,却不懂半點武 胡中奇雖

> 中奇非死不可是不是?」 胡中玉恨聲道:「那一掌已註定胡

我要奪過那本册子的時候,少林寺的 出 他們一見我把胡中奇打倒地上,俱露 老俱說我大義滅親,追回那本幾乎失 怕極了,以爲闖下禍了,殊不知各長 藏經閣不空禪師和各長老同時追來, 去的達摩祖師手書的自傳。」 一絲笑容,把我圍起來了,當時我 崔小山嗯了一聲道:「不 錯, 正當

了英雄,而胡中奇却送了命!」 胡中玉愈聽愈氣,大吼道:「你成

但 深 那個機會……」 功寫在上面 傳』偷偷藏起來,以至使我失去學習更 我 是達摩祖 武功的機會,那本『達摩祖師傳』不 倒後悔沒及時把那本『達摩祖師 山冷笑道:「什麼英雄不英雄 ,而我, 唉, 而且把他 竟白白失去 一身武

仇 個大混蛋在搗鬼,這樣說起來真正的羣僧幹的事,沒想到這其中還有你這 人該是你?」 我本來還以爲胡中奇之死是少林 胡中玉目中含着淚水 ,道:「崔小

奇的仇人是少林寺。」 崔小山嘿嘿地道:「你錯了 , 胡中

能力和 寺的追擊……」 姓崔的中途攔着他, 智慧,他一定有辦法躱過少林 -」胡中玉道:「假如 以胡 中奇的應變 不 是你

崔 山點 頭道: 「這點我 倒承

傷心塔別有洞天 攻勢, 上。 脚 面,言明以五腿為準, 和挑逗,一怒之下, 果然

落赤脚大仙,

逼使赤脚大仙

和她動

赤脚大仙經不起她的嘲笑

妙

,拍拍手便轉身飄身而去

自此江

裏糊塗的給踢中了

9

他敗得莫名其

赤脚大仙整個身子被吳姑那

當着天下

倒羣 在地之

敗的聲譽,因此江湖腿也從這一仗後,在

因此江湖上提起吳姑腿無

在江

湖上奠定了

定了不

湖上再無赤脚大仙這號人物,

人不知

崔小山

一聽胡中玉說

不禁霍然

挑戰並不十分在意,

[吳姑當着數派武林高手的面,奚|| | 並不十分在意,他也沒多大興趣|| 當然赤脚大仙對吳姑這個少女的

過去。

沒見過這種怪招,

一時居然沒法閃避

赤脚大仙雖見過天下不少的腿法, 獨創的絕招,攻擊之下竟有好幾處

也

大仙一較腿法,終於在煙台碰上

了。

個

大名人,以赤脚爲名,

,吳姑指名要找赤脚脚爲名,腿法天下第脚爲名,

脚已經乘虛攻擊而

來

這

知他這個念頭未了

吳姑 招是吳姑

煙台在魯東,

,但吳姑當着數派武林高手的面

四海村探索出路

是殺手: 說道:「前兩招都是虛招 却無一腿攻到她身上 而吳姑却胡亂的踢出兩腿之後

七八步

的理由麼?

死你更可怕

0

胡中玉大笑道:「這就是你要殺我

四海村,但你頑而不化,

留着你比殺

這身武功,

我眞捨不得你就這樣死在

變色,駭得退了數步,大聲道:「看你

果然是名傳江湖的吳姑腿,

過

0

,可是我難道連她一腿也接不下,呸己,不禁忖道:「我雖然五腿沒勝過她聽她大言不慚的要在最後一招勝過自便踢着玩的,並無什麼精妙之處,一 我不相信她真能 一招擊敗我……」

有什麼關係?」

胡中玉恨聲道:「如果胡中奇的死

腿攻出之後,吳姑僅僅是退了 ,但赤脚大仙這五腿擊出之後,他的,無論那個部位都是那麼凌厲和狠毒這五腿當眞是集天下脚法之精華 神情突然變得蒼白和頹唐,因 腿來,赤脚大仙在被激怒之下 變成沒脚大仙, 吳姑却以三腿爲準,要赤膊了。 一連五腿擊去。

最後一招才

麼要殺你

胡中玉冷笑道:「你可知道我爲什

崔小山點頭道:「不錯

崔小山

一怔道:「這個我倒沒有想

中奇報仇

胡中玉滿面殺機的道:「我是爲胡

崔小

Щ

一楞道:「胡中奇的死跟我

劍, 道 :「紅 鼻子 叔 叔 這 是吳 王

長劍擊在吳王劍上,發出一聲輕響 黑黝黝的洞 隨着他的 何中撲了 中聲, 進來 個 八科科 中的 的自

小山,你怎麼不早說?」 斷去的長劍,楞在地上道:「吳王劍 往半空中射了過去, 但聞喳的一 聲輕響 ,紅鼻子拿着那坛響,半截斷劍末 柄直

已經來不及了。」 崔小山驚魂甫定的道:「我告訴你

長劍一劍砸斷, 胡中玉的吳王劍雖然把紅鼻子 但他的吳王劍却因 被 的

洩,吳王劍急忙收回手中。 紅鼻子的長劍一擊,而使得他眞氣 了,我相信那位餵了一輩子驢尿的醉 獅向來不分離,你紅鼻子既然已經來 他雙目寒光大湧道:「紅鼻子和醉

人……」 獅也差不多快到了。」 好,你姓胡的還能記着我醉獅這個 遠處,突然響起一聲大笑道:「好

的 賀娘娘 醉獅爲首 胡中玉冷笑道:「四海村以紅鼻子 9 不 手下還有一名風騷絕代 知那位騷大娘可 也來

娘還抱着小白臉睡大覺呢! 醉獅緩緩行來道:「我們那位騷大

駱大嘴善食人肉和人心 胡中玉瞥了各處一眼,道:「久聞 ,他怎麼沒有

起來 崔小山哈哈大笑道:「這話應該是 胡中玉全身衣袍突然隆隆的鼓將 ,大聲道:「因此我要殺你……」

我說! 聲繚繞的傳滿洞中,良久不散。 只聽洞中銅鈴遍傳開來, 他突然照着洞中的 一角拍 嬶嬶的鈴 出 ___ 掌

,我要你死!」 胡中玉大吼道:「在你助手沒來之

柄短劍一拔出來,陡地泛射出一股冷 冽寒光,照得洞中灰濛濛的一片…… 他突然自腰中抽出 ----柄短劍 9 那

了出去。 崔小山大叫道:「吳王劍 一閃之下,那柄短劍突然憑空飛

刃 駭得拔起身來後退, 見 :拔起身來後退,閃避那射來的短當眞幾乎把他的膽給駭破了,他 他久聞吳王劍之名,今日親眼所 他

不殺死你,心中永遠不會安寧! 胡中玉凝重的斜馭長劍道:「我若

避的崔小 高法門駕馭着那柄吳王劍,疾追着閃他此刻至憑一口眞氣,以劍道最

着深洞遊奔 崔小山額上冷汗直 冒,恐怖 的

但見半空中一 擊而下, 突聞洞中傳來一 直往那吳王劍劍身上點了 柄寬厚的長劍突然 聲沉喝道:「小

過來,這一劍快得使人難以相信 崔小山身子倏地在地上翻滚而去

N 122

人殺了? 崔小山大叫道:「什麼?駱叔叔給

醉獅嗯聲道:「這個人還在四

崔小山低聲道:「一定是胡中玉

個老管家! 他怨憤 的 道:「咱 們 把姓 胡的

得今日這 己手中這柄吳王劍恐怕是無法衝出這 加 進了 排成半圓形的把他困在中間 · 醉獅和崔小山這一胡中玉見這石洞-1 七八個不 一戰將相當的艱苦 不知名的黑衣配劍高手小山這三大高手外,還 之中 是 外,還除了紅鼻 9 單憑自 0 他曉

我有件事不太了解!」 他腦海中念頭一轉, 道:「崔小山

很樂意答覆你, 說吧!」 崔小山嘿地一聲道:「在你死前我

的方向趕來。」 胡中玉瞥了紅鼻子等一眼道:「據 怎地鈴聲一響,他們便能從不同知,剛才他們這幾位並不在這洞

中有通道嗎?那你就大錯而特錯了 四海村有多少房屋,便有多少地道 村高明之處, 山哈哈大笑道:「這就是四海 你認爲這地洞僅有我屋

胡中玉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這

三個漢子筆直的穿了過去。 他那個「樣」字的字音尚未消逝

他自 醉獅怒吼道:「你敢偷襲」 背上突然取出兩個渾圓的

球, 着胡中玉的身上擊了過來。 在空中一揮,化着兩道白光, 照 鐵

向胡中玉 蝴蝶,刀刄兵器自數個不同的角度 猛攻 在這裏,情形便不會這樣狼狽了。」 刹那間, 那飄晃的人影有若翻騰的 但他心中却在忖思道:「如果金雷 ,逼得胡中玉凝重的應付着。

金雷還在那溫柔的被褥裏,

金雷在那裏?

娘娘共枕而眠嗎? 與賀

*

此刻却還像個樣子,蓋着被子怔怔的凄凉的色彩,她雖然赤裸着身子,但茅屋裏,賀娘娘眸子裏透過一絲 望着屋頂

更加寂寞。」 賀娘娘噢了一聲道:「不但空虚 金雷冷冷地道:「你很空虛……」 9

人老珠黃,年歲更長,你會更感到寂活過於淫蕩,精神上沒有絲毫寄托, 寞空虚,這是你自甘墮落的下場 金雷長吸口氣道:「那是因爲你生

> 對着金雷,道:「我該怎麼辦?」 賀娘娘突然翻個身, 赤露着上身

賀娘娘惶惑地道:「我的身體真的

就像是個花瓶。」

「你……」 你 覺得甚麼是羞恥。所謂知恥近乎勇, 如果現在重新做人,也許下半輩還 金雷冷冷地道:「我說這話,你該

,她突然掩着臉倒在床上嗚嗚的哭起幾乎僵化的心,突被誘發出一絲良知字一句擊進賀娘娘的心中,使她那顆 他那低沉而富於磁力的話聲,一

根性並不重。」 金雷嘆道:「你還知道哭, 可見劣

金雷一楞道:「爲甚麼?」

不出來。」 希望,不幸是我掉進了泥沼 善良的少女,與你們同樣有着夢想和 永遠爬

甚麼關係? 金雷淡淡的道:「這與我們男人有

一個男人,那個男人拋下我又去賀娘娘大叫道:「怎麼沒有關係,

先穿起衣服來!」 金雷急忙把頭轉過去,道:「你該

金雷不屑的道:「沒靈性的東西

賀娘娘氣得全 一身發抖 9 道:

有個好收場。」

來。

賀娘娘怒聲道:「我恨你們這羣男

賀娘娘怨憤的道:「我本來也是個

帶走了我全部的愛,使我由一個純愛另一個女人,他奪了我的身體, 的少女變成個淫婦。」 一個純眞

金雷哦了一聲道:「你自甘墮落

,但結果沒尋着他,我自己却給你們,當那個男人拋棄我後,我便一個人骨頭並不是輕得沒有二両重,告訴你們頭並不是輕得沒有二両重,告訴你麼淫蕩,那麼低賤?呸,我賀娘娘的 這羣男人毀了。」 賀娘娘冷笑道:「你真認爲我是那

要聽你的過去,更不要聽你的歷史。」 賀娘娘長嘆的道:「我只不過想告 金雷翻身躍了起來, 道:「我並不

就有新的生活。」 訴你,關於我本身的苦悶。」 金雷道:「穿上衣服振作精神, 你

穿了起來,道:「你說的也許很對。」 金雷鄭重的道:「你只要能恢復以 賀娘娘不知怎的果然依言把衣服

前的良知,就可脫離苦海。 ,面色蒼白的道:「他們召集全四海賀娘娘聞言一震,身子平空躍了起 人要殺死胡中玉。 突然,那茅屋中響起一連串鈴聲

賀娘娘指了指地下 金雷緊張的道:「在那裏? 道:「在下

金雷一握 碧 血 劍 9 道: 我

賀娘 道:「移開那張床便可

我愛一個男人

口 憐妳自己無法自拔

來,淚珠串串直流。 頓大駡,只把賀娘娘鈴 頓大駡,只把賀娘娘鈴 頓大駡,只把賀娘娘給駡得抬不起頭出心中的悶氣,因此他淋漓盡致的一快的把賀娘娘打駡一頓,便無法發洩快的把賀娘娘打駡一頓,便無法發洩

果見階道石級沿着伸展下去,

, 却可聽見厲喝陣陣,怒吼連階道石級沿着伸展下去,那洞中金雷依言將那凌亂的木床移開,

黑

:「你下去幹甚麼?

怔道:「幫胡中玉

他正要奔下去,

賀娘娘寒着

臉

新要靠自己的雙手去做,莫等良機逝都要靠自己的雙手去做,莫等良機逝去空白頭······」 賀娘娘泣道:「好 莫等良機逝

看,江湖雖大,何處能夠容我。」時我在四海村也待不下去了,你想想,他們一定知道是我放你進去的,那賀娘娘冷笑道:「如果你這樣下去

, 你想想 去的,那

楞的站在地上,直等淚乾方始清醒。 樓身影刹那間消逝而去,賀娘娘楞他說着一個轉身往那洞中躍去,

情 等 有 要他數招之內, 愈來愈厲害,雖然他攻的招式幾乎沒 一的高手,總是件不太容易的事 一招不是天下最怪最厲的招式,但 胡中玉手中的吳王劍愈來愈狠 傷着這許多黑道間

個女流,如何能抵擋江湖各派對我的進來這個村子就不要想再出去,我一江湖上對四海村的人恨之入骨,只要賀娘娘苦笑道:「這個談何容易?

地方,或是找個歸宿。」

金雷楞楞地道:「你可找個隱蔽的

壓力

肯收手麼?」 醉獅嘿嘿地道:「胡中玉,你還不

個 那麼容易的事, 傳千古的吳王劍了, 本回來,也太對不起我手中這柄名麼容易的事,我胡中玉如果不撈幾 胡中玉一抖吳王短劍,道:「那有

沉淪下去,我反正是沒希望了,乾脆救不了我,就不要再管我爲甚麽這樣被不失道:「所以說,你旣然

惡爲善。」

金雷一呆道:「這……」

有人會再留難你。」

金雷冷冷地道:「你一心向善,

沒

賀娘娘茫然的道:「有誰相信我遷

吳王劍留給我好了!」 醉獅大笑道:「不會,不會,那柄

鋼珠,逼得胡中玉差點喘不過氣來。出鬼沒,攻擊之厲不下數十個飛飄的 他手中那兩個渾圓的鐵球眞個神

> 更顯得處處受制,只因紅鼻子和崔小敵,而他不但無法發揮體中的潛力,場中圍繞着他的全是一流高手,數人場中圍繞着他的全是一流高手,數人 山不時攻他防不勝防的地方。 胡中玉髮絲散亂,沿着洞壁和這

手中。 他忖道:「我難道眞要死在這幾人

已不若先前那樣充足。

數大高手對抗,額上汗珠直冒,

眞力

他大吼道:「給我閃開!」

攻擊而來 的光芒, 醉獅那兩個大圓球猶若電光閃耀般的是當胡中玉的身子在躍身撲出之時, 2芒,紅鼻子被逼得退了數步,可吳王劍在空中劃起縷縷寒凝奪目

的奪魂珠!」 他短劍一揮, 紅鼻子哈哈一笑道:「困獸之鬥尙 忖道:「先毀了醉獅

圖掙扎! 一定倒下!」 醉獅嘿地一聲道・「沒有十招 他

輕響,一個大圓球斜斜的飛了出 中他那揮出的 話聲未落 球鍊子, 球鍊子,但聞喀地一歌,胡中玉的吳王劍已歌 丢 整點

廻音不絕,那球的力道當眞不小 中 那渾圓的大球刹那間沒進洞壁之 震得大洞嗡嗡直響,石屑濺落

器! 醉獅怒吼道:「你敢傷我的兵

> 球, 我還要殺死你!」 胡中玉喘聲道:「莫說毀不了你的

崔小山大叫道:「這個人頑劣不化

醉獅剩下一個圓球, 一抖而至

道:「我要一珠砸扁他!」

後揮來,迅速而凌厲。 躍身而退,但崔小山突然一掌自他身 威裂金石,胡中玉那敢硬接,他嚇得 這一球是由正中射來, 勁道之足

着胡中玉的腰間點來。 的紅鼻子,他覷準機會, 最使胡中玉寒心的是那悶聲不吭 突然一指 照

,還沒有象今日間是不過一人,還沒有點心寒膽裂,他自踏進江湖是有點心寒膽裂,他自踏進江湖中玉今 是有點心寒膽裂,他自踏進江湖以來着一變,無可諱言的,胡中玉今日却,他望着這三大高手的身影,面上隨當真是危機一髮,隨時都有性命之險 胡中玉被這三大高手三面攻擊,

那方,不若雙目一閉,乾脆死去。的攻擊,深知能躱過這方却無法躱過他當眞自知沒有希望避過這三面 他暗嘆道:「我命休也!

拚命一劍揮出, 但求生的意志在他心中跳躍, 一劍是在萬般無奈, 道:「我們拚了!」

鼻子和崔小山被逼得倒躍而去。 歸於盡的情形下的孤注一擲, 果然紅

直敲胡中玉胸前! 可是醉獅那個鐵球却勁射而來

這一球,立將死於非命 眼見胡中玉難以避過 墮落到底。」

給你辦好,自己一點也不努力,只想敢面對現實,總想把人家甚麼東西都金雷冷嗎這

金雷冷哼道:「你畏懼、恐怖、

不

海村僅會依多勝少 就在這時,突聞一聲怒吼道:「四

劈成兩半,朝左右飛去 一道强光,陡然將醉獅擊來的鐵球 而那劍光絲毫不停的 但見半空中直如銀光瀉地樣的 _ 閃而沒 射

化太快也太使人寒心了,鮮艷的血噴 着傳來的 活生生的一個人, 血淋淋的劈成兩半,這個 醉獅的大叫道:「哎 被一柄冷劍自 變

金雷跨前一步道:「我姓金。」 崔小山楞在那裏望着道:「你!」 濺在場中每個人的身上。

鬼嚇人,欲命胡大哥殺死我,沒想到沒想到我還活着吧?在少林寺,你扮金雷斜馭碧血劍,道:「不錯,你 我詐死,居然瞞過你!」 崔小山道:「你是金雷?」

疏忽了! 崔小山垂頭喪氣的道:「當時我太

可在少林寺得寵,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是太興奮,只因爲這下除了我, 我活得還很硬朗! 金雷冷笑道:「你並非是疏忽, 你便 而

中玉定了 神神 道:「你來的正

金雷道 -- 「只 不 過 是趕 得巧 而

便栽 劈了醉獅 胡中玉一揮吳王劍 在他們手 躺在地下的可能是我 可能是我,唉不是你那一劍

我這次是初嘗失敗滋味!」

難 駱 道真要栽在這兩個小毛孩子的身大嘴、醉獅全都先我而去,四海村 紅鼻子突然一聲怒笑道:「好呀,

仇 他轉身朝崔小山道:「給他們報

仇 崔小 山寒着臉道:「給他們報

一齊上 我得告訴二位,我金雷的碧血劍是齊上,全憑二位的决定,不過有句人還多於我們,咱們是單個比還是金雷一擺碧血劍,道:「現在你們 人還多於我們,

的手裏,可是我紅鼻子依然有辦法叫還唬不住我們,雖然醉獅不幸死在你這唬不住我們,雖然醉獅不幸死在你不見鮮血永不歸鞘,你們衡量衡量!」 你們橫屍於地!」

我要割下你那個紅鼻子!」 胡中玉突然一劍劃去道:「紅鼻子

,搗出一拳,道· 心中便是一寒,i 次 搗出一拳,道:「這機會還是留在下中便是一寒,他飄身一晃長嘯一聲」

們俱是行動迅速,走得相當快子那聲長嘯,突然朝着暗中買 聲長嘯,突然朝着暗中隱去,只見四海村的那些高手隨着紅 他鼻

陣晃動 ,金雷的神情突然 陣隆隆之聲, 洞中突然一 一變, 身子

這洞全封死了!」

胡中玉一呆道:「這怎麼辦?」

轉了一圈,只見每個可出去的地方全兩人心中大急,在這寬敞的大洞 一道厚厚的石板封死。

要動手,他只要不給我們食物,我們關在這裏面,紅鼻子和崔小山根本不胡中玉顏然一嘆道:「我倆如此被 便要活活餓死!」

金雷點點頭:「不錯!」

倆找着通風的地方也許便可出去!」 道:「你看這洞中空氣淸新, 我相信這裏必定有通風的地方,我心:「你看這洞中空氣淸新,流通舒暢他用碧血劍朝着洞中一指,繼續

走 . , 那清新的空氣便是從那小孔中流一會兒,他果然發現洞頂有個小他的身形一動,在洞中不停的遊

還是出不去!」

獅遺落的那個渾圓鐵球, 他把那鐵球不停的撞擊着洞壁

暗之中射去,只聽篤地一聲,空洞中他突然一鬆手,那大球陡然朝黑 突然廻盪

音不同?」

金雷問道:「怎麼不同?」

人工造的,裏面好像中空!」

朝前一撲,大聲地道:「不好,他們把

進來的。

金雷看了一會,長嘆道:「洞太小

胡中玉却若無其事的 在手中揮動

胡中玉一呆道:「這個洞壁怎麼聲 起一連串回音。

胡中玉凝重的道:「這道石壁像是

起那個大球運足勁道 他像是突然發現了一線希望, 一聲那洞壁突然被擊開一道 一擲而去,

只

口聽拿

髮絲和鮮麗的服飾却使人直覺她是個少女側着身子坐在地上,她宛如一尊少女側着身子坐在地上,她宛如一尊進來,胡中玉和金雷朝那石縫中一望 相當美麗的少女。 (面金碧輝煌,光影四射,一個胡中玉和金雷朝那石縫中一望) 縷光影自那裂開的石縫中透了

胡中玉忖道:「她是誰?」

宛如不見。胡中玉身子穿壁進去,道女彷彿根本沒有聽見一樣,坐在那裏呼地一聲,登時破裂一個大洞,那少呼地一聲, :「姑娘,你是誰?

神情却隨之大變,顫聲道:「是她,是飄洒過來,宛如一尊泥像,但金雷的那少女不言不動,滿頭髮絲隨着

突然頓了 ,變得蒼白無色,道:「是她,是然頓了一頓,他面上有着很大的慘然可之。」

她。 金雷恐怖的道:「傷心塔的仙女姊 胡中玉一楞道:「她是誰?」

心塔,自己無意之中發現塔中一 和古軍, 姊……」 刹那之間, 他腦海中浮現出自己 初次踏進烏蒙山 時, 一個美

厭男人的女人,一見胡中玉說得那麽,也不知傷心塔的主人,是世上最討他尚不知傷心塔那段傷心的往事 凝重,登時激發起他心中的好奇

塑般的少女,與那日所見的少女長得艷少女,幾乎着魔,今日驟見這個泥

一模一樣,不禁驚呼出聲

胡中玉面上隨着一變,

道:「傷心

玉身形飄退, 道:「你先跟我

蔴 應都沒有?」 的紅粉魔女,胡兄,她怎麼一點反個這樣美麗的少女,會是個殺人如金雷凝身不動,道:「我真不相信

中的仙女姊姊

胡中玉哦了一聲道:「與她長得

金電點頭道:「不錯,我曾見過塔

宛如老僧入定,居然對身旁的兩至今猶沒有一點反應,她坐在那 絲毫也不理會 那個端坐在地上 的 州 那 少 個 裏 女 人 ,

白玉,嵌上兩顆黑寶石一樣,漂亮奪是却始終都沒轉動一下,就像是一塊 ,像是在對金雷訴說着甚麼一樣,可她眼瞼不眨動一下,烏溜溜的眸子中 目 女雙眸, 0 金雷朝她臉靨上 烏溜溜的閃爍着智慧之光,朝她臉靨上一望,但見這少

速走!」

金雷一愕道:「爲甚麼?」

今日乍然相見,依然使他不能克制 長得那秀麗的艷容,至今猶未忘懷

胡中玉霍地退了半步,

道:「

咱們

是面靨如花,使人欲醉欲迷。

金雷雖然是和她陌不相識,

但她

動着那略翹的唇角,微微而笑,當真

小巧的玉鼻,

梨渦浮現在面頰上

, 牽

她長得鳳目柳眉,菱形的唇角 金雷嗯聲道:「正是她!」

候,

上的身手,也是要他遠遠逃去,這遠離那個怪塔,現在以胡中玉在江安後,古軍也是這種口吻,要他速,兩人自從銅鏡面上發現這個神秘,兩人自從銅鏡面上發現這個神秘。 甚麼?」 中大寒, ,楞楞地呆立在地上,胡中玉看了 金雷被她那雙眸子和 上前拍了拍他,道:「你幹 神情吸引住

我 金雷突然揮手拍去,道:「不要管

其中的事情便非他目前所能了解了

速遠離那個怪塔,

少女後,古軍也是這種口吻,

他沉吼道:「金雷ー 金雷身子一顫道:「幹甚麼?」 胡中玉凛然道:「他竟着魔了

> 去的魂魄立時轉了回來,機凜凜的無法自禁之時,突聞這聲大吼,那: 顫失

比真實猶勝數籌。」 女能使人生,也能使人死, 每 邪,怪不得江湖上傳言,傷心塔之雖然不言不動,也能使人自動着魔 胡中玉道:「這少女果然有點門道 他長吐口氣, 道:「我怎麼啦?」 看來傳言

村? 金雷收回 眼神道:「她怎會在四海

剛要回頭,胡中玉突然一扯他,道:他產生了再看一眼那少女的慾望,他控制住,但留存在他腦海中的影子使控制的。

這裡,甚麼事也不再去想,變成沒有,否則你便會和她一樣,永遠的坐在胡中玉道:「你决不可再看她一下金雷道:「我們沒地方可走。」「咱們快點離開這裏!」 生命的……」

金雷 一楞道:「你是說 她 已 死

魄的樣子,便可發現她的魔力是何等水决無疑問,就憑剛才你那種失魂落曉得,但這少女是天地間的尤物和禍

金雷羞愧的道:「我……」

胡中玉大吼,無異是當頭一棒, ,正注在那少女身上 招一式,殺人却比逢則則了體歷便是不去看她一下,此人雖然不用 胡中玉道:「對付她的唯一方法 殺人却比鋒劍利刃還要厲

害!」

是… 金雷 金雷冷哂道:「你又想再看她一眼 - 嚅 嚅 的 道 : 可可 是 可

的慾望?」 金雷點頭 「確實有這 種 慾

望。 道:

機立斷 便要毀在她的手裡。」 立斷,把那個虛幻的影子拋開,,在你心中已生了根,如果你不 胡中玉長嘆道:「這是因爲她的 你當

金雷瞥了這洞中一眼道:「她怎會

人行徑大多不依常理,也許她改變了胡中玉輕笑道:「像這種怪異的女離開傷心堪來至」,就 而要換換環境……」

遠不離傷心塔一步, 個塔,我看這其中定是大有文章。」 金雷搖頭道:「不會, 斷不會輕易遠離 她曾發誓永

魔力却絲毫未減,和這種人少沾為離開這個地方,她雖然是個死人,但我們不需要再去追究原因,還是快快我們不需要再去追究原因,還是快快 魔力却絲克

得是個女人香閨之地。 光在碧灯 杉雕製 個 輝 個地下房間,銀床牙牌玉牌的洞中無意一 的 几 處處都顯

金雷突然道:「你看那扇門

胡中玉和金雷雖然不知道那門後隱藏 一扇紅紅的小門,密密的封住

N 126

人能逃過傷心之女的手中。」

定神

不

相

金

雷全副精神

非

,把他折磨而死方休?世上沒有一個傷心塔的女人,只要遇上男人,便胡中玉緊張的道:「你難道不知道

着甚麼東西,可是由那講究的門檻上 可看這門後一定有甚麼東西

金雷一步搶去道:「咱們進去看 胡中玉凝重的道:「以傷心塔主人

這屋主爲建造這地下之屋,也曾大費這間屋子佈置更加豪華和堂皇,屋中息之中,兩個人旋身飄奔進去,只見則輕輕的推開,一股腐朽之氣飄進鼻 一番心血 們這樣硬闖進去恐怕會遭她的忌怒。」的行徑,最忌別人偷窺她的秘密,我 金雷此刻已在呀然聲中,將那扇

中玉 驚道 :「地 底之

說甚麼?」 「甚麼?」金雷霍然吃驚的道:「你

試想在當今武林之中, 無一不是當今之世, 又有誰能建築此屋?」 財可通神的富婆寒瑶瑶有此能力外想在當今武林之中,除了富能敵國 胡 這裡擺設精雅, 突然想起江湖傳言的地底之城中玉凝重的道:「我看見這屋中 別出 名貴非凡之物, 心裁,幾乎

金雷道:「寒瑶瑶不是已故數十年

屬實,相傳她花了畢生心血,造了一之時,曾將大量金錢埋設地下,確是近年,名聲才漸漸沒落,不過她臨去一門顯赫之時,世上無人不知,直至 之時, .顯赫之時,世上無人不知,直胡中玉嗯了一聲道:「不錯,寒 寒家 至

> 座地底之城,以壯其死時聲勢。 金雷道:「你怎麼知道這屋子便是

不是有個『寒』字麼?」 胡中玉笑道:「喏 你看這石壁上

力 個斗大的『寒』字,那個『寒』字蒼勁有 書寫之人手上定有過人之勁。 果然在那石壁之上 揮毫寫着

面參觀也是不錯。」 四通八達,我倆不妨進去 通八達,我倆不妨進去看看,如果金雷道:「這裡門戶重重,一定是 咱倆能在裡

朝另一間屋中行去。他們兩人在這屋 胡中玉道:「好。 兩人在這屋中看了一 會

,

又

婢,或坐或卧,或笑或鬧的在那來,在那燈影之下,但見數個綠現那屋中人影晃動,縷縷光影透出。當他倆推開另一扇門時,陡 着 個白衣少女。 那裡統方出

胡中玉道:「死人……」 金雷道:「有人

之人 的 但却無人在那裡活動, 動也不動, |却無人在那裡活動,俱如泥那些少女雖然擺的姿式個個 0 原來她們是已死去很久 塑不般同

去?」 金雷 詫 異的道:「她 們 怎 會 死

胡中玉道:「中毒!」

的情形?我看這些人死時,一定是沒使人在死後,猶能保持當時那種嬉鬧 金雷凜然,道:「中毒?甚麼毒能

有一點痛苦。

是這裡的小姐……」

之時 中俱中怪毒,才會這樣死去。 環嘻笑胡鬧 而在不 知 不

才 「怎麼又是她? 顫了一顫,面上神情陡然一 突然落在那白衣少女身上, 觸及那少女的臉靨之時, 變,

明 他登時陷於一片迷惘之中,剛才金雷道:「傷心塔那個少女……」胡中玉一怔道 明看見她,坐在前面那個屋裡

裡來?

長得一模一樣? 誰?難道說她有個同胞妹妹或姊姊 見的那 個一般無二, 不是 , 是才

對 那間困惑了這個少年,

,會有這許多K 會有這許多不可 胡中玉道:「我也不知道 0

胡中玉嗯聲道:「那白衣少女一定

金雷道:「不錯 她一 定是在梳粧 覺

他繞着那些丫環看了一 宝身突然 思,目光

刻怎會又換了白衣坐在這裡呢? 她不是已死了麼?怎麼會跑到這

看她面上那嬌美的神情 她與又剛

回 迷惑的向胡中玉問道:「這是怎麼怪困惑了這個少年,他愈想愈覺不這種種使人百思不解的問題,利

眼前的事實, 又使他苦思不出 金雷突然覺得有股冷森之氣, ,又使他苦思不出一個更多不可解的怪事,但擺在上,雖然他不相信這世上

> 還有個妹妹吧? 他緩緩啓開兩個門, 金雷道:「再看看另一個屋子。」 道:「她不

會

屋子裡漆黑一 當他踏進另 中玉突然亮起一個火摺子 片, 同屋子 伸手幾乎不見五指 只見這 , __

個握着兩顆琉璃彈珠,一個抓着上俱流露着天真無邪的笑意,毛個僅有五六歲的孩童,這兩個孩了根根白骨,在那白骨之上,坐 彈弓,彷彿這兩個孩子玩得正個握着兩顆琉璃彈珠,一個抓 骨,屋當中只有一 縷光影照滿屋中。 ,只見這屋子內 胡中玉和金雷同 一條通路,兩邊堆港 于玩得正起勁,一個抓着一柄的笑意,手中一個抓着一柄 一顫 白

金雷怒聲道:「孩子何辜?慘遭毒在不知不覺的情形下中毒死亡。

手?

恐怕 事呢 101 1不止此,也許還有使你更憤怒的胡中玉淡淡的道:「使人髮指的事

時,整個身子又泛起一連串抖顫,縷進另一間去,當他朝這間屋子一瞥之金雷不忍再看這幕慘景,轉身跨 露,彷彿春意正濃之時一劍被人殺子,床上兩個男女抱卧而睡,全身赤樸實端雅,僅有一張床、兩個檜木椅 進另一間去,當他朝這間屋子金雷不忍再看這幕慘景, 死 縷髮絲隨着豎了起來,只見這間房子時,整個身子又泛起一連串抖顫,縷 0

男女進行房事之時, 穿進女的小腹,殺人之人像是在這 柄青濛濛的長劍自那男的脅下 偷偷一劍刺 去以宣對

手上已乾涸的血漬,像是非常驚懼一滿面恐怖的舉着他的右手,愕愕望着 在床前站立着一個粗壯大漢,他 像是非常驚懼 愕愕望着

仇 胡中玉道:「這漢子一定和他們有

沒想到殺死他們之後,R 機會,把這兩人同時殺F 戴了一頂綠帽子,他觀測 金雷點頭道:「也許他的妻子給他 把這兩人同時殺死 他覷準他們偷情的 又遇上了下毒 , 但是他却

胡中玉笑道:「雖有可能却未必 正

無名之毒,這整個地下之城已沒有一同的地方,那就是這些人全中了一種間的情形都不相同,可是也有一點相間的情形都不相同,可是也有一點相 個活人。

出去。 金雷長嘆一聲道:「我們速速找路

有出路。」 胡中玉苦笑道:「可能這裏根本沒

四個小孩子,頗像是祖孫數代歡聚一格上坐着一對面現慈祥、富貴雍容的格上坐着一對面現慈祥、富貴雍容的短几俱是皇親貴胄中的裝飾,在那長短几俱是皇親貴胄中的裝飾,在那長 堂, 享盡天倫之樂。

怪了

立 一個少女穿着紅裳 女粧

N 128

看,

可能的 胡 守玉也是變色道・「這簡直是不登時失聲叫道・「又是她!」 事

金雷倒退半步道 裡難道 有

長幼之序,一個是么妹,一 個女兒 屬實, 們 景連我也被搞胡塗了,白衫,三妹便穿紅粧, 長幼之序,因此大姊穿綠粧,個是么妹,只有從她們的衣服們父母都不容易分淸那個是長個女兒,長得都是一模一樣, 胡中玉苦笑道:「 不要節外生枝才好……」 只盼我 唉, 一樣,就是他 一樣,就是他 是長姊,那 這裏的情 物穿別

狠手辣!」 金雷嘆道:「那下毒之人當眞是心

幽冥,是那麽飄浮而不可捉摸,不論的嘆息,當眞是使人汗毛豎立,脚底的嘆息,當眞是使人汗毛豎立,脚底突然響起那麽一聲輕微而幾乎不可聞 是誰聽了都會搖頭輕嘆。

金雷一怔道:「你嘆甚麼氣?」

金雷 剛才明明是你嘆氣 中玉一呆道:「我那裏嘆甚麼 瞥了那少女一 眼 , 道:「那就

道:「你不要又着魔了。」心中突然砰砰直跳,一 得離開那少女秀麗的臉靨, 當他向那 少女的面靨一 色的臉靨,胡中玉一雙眼神再也捨 瞥之時

道:「不會 不

會……」

個轉身,目光齊朝那發聲之處望去 回來,突聞身後響起 幾乎是在同時, 他急忙將那幾乎失落的眼 胡中玉和他同時 一聲低沉 的長嘆 神收 0

顫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緩行了進來 情看在兩個青年人眼中,心,滿含怨毒的眼光望着他倆 2了進來,這頭不知從何而來的花只見一頭斑紋有若金錢的花豹緩 弦不 , 那 覺 種

死, 牠怎麼活下去。 金雷搖頭道:「不會, 此 地主人已

還會餓着牠麼? 金雷大鷲道:「你是說牠能活着是 胡中玉大笑道:「這裏死人無數

吃死 人?」 胡中玉點頭道:「不錯, 弱肉强食

在 這是定然的現象。」 人的談話, 那 個凶厲的花 流轉,突然,牠搖搖尾巴,露着凶光的眼睛不停的 偶的花豹,似乎是能聽懂

倒在地上, 頗像是要睡覺 至少有一個是活的。」 兩人身上流轉, 金雷突然道:「這裡一定還有活人

金雷道:「此地雖然遍屋子死人 胡中玉一怔道:「何以見得?」

說這裡 一定有一個活人,每天餵一個人被這花豹囓過,也就 一定有一個活

聞聲一凛, 屋子裡突然響起 隨着那尚未完全消逝的哼!突然響起一聲冷哼,兩人

> 種情景,根本沒有半個活人。聲轉過身去,只見屋子裏還是剛 胡中玉大叫道:「誰!」 才那

金雷怒聲道:「閣下何必躱躲藏藏

有本事便滚出來。

之人 個活人在這裡。」 在這裏活着的人, 胡中玉滿面恐怖的道:「這唯一能 ,否則斷不會下過毒之後,還裏活着的人,一定便是那個下 ,還留下毒

死這許多人並不算是本事。 金雷冷笑道:「用這種雕虫小技毒

指着那個紅衫少女。 大變,連退數步,好 他的目光無意又瞥向那 退數步,好半晌才伸突然,他的目光一凝 個紅衫少 , 面 手目

子

中冒着一 茶是剛剛倒過去的一樣 他則聲到他則對不 面上已隨着變得蒼白 杯杯杯

否真的是個死人?」 胡中玉朝那少女一望 金雷道:「這不是怪事麼?」 9 道:「她是

胡中玉奇道:「這杯熱茶將作何種 金雷道:「確實是死去很久了

最快的手法給她倒了一杯熱茶, 然是這裡隱藏着一個絕世高手,他以 金雷沉思道:「毛病就在這裡,

《通訊》 中國科技大貢獻 拓展醫學新里程

中國一大醫學發明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地的讚譽:

- 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
 - •瑞士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
 - •《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青春常駐的神奇作用。"
 - 北京中央電視台新聞發佈中讚譽和肯定其功能和價值。

這是甚麼呢?就是——天安 851 超級營養液。 天安 851 營養液是中國管理科學院集中多位著名專家教授,採用 生物工程技術研製而成的一種營養液,故其功效神奇,廣受稱讚。

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 , 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 年益壽,增强免疫能 力,增强體質。



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天安 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每瓶 500 毫升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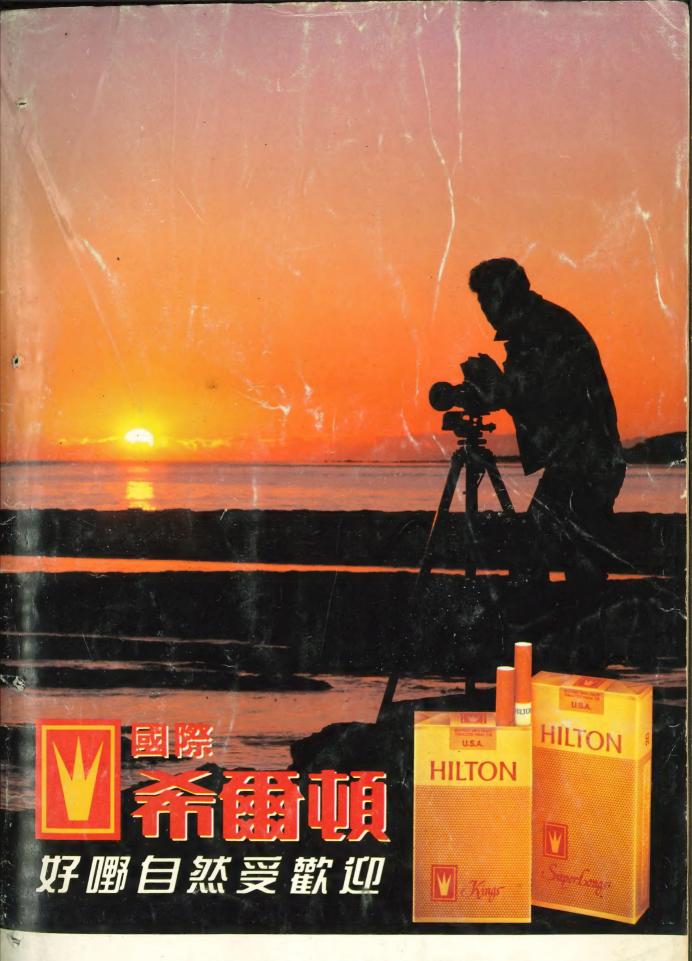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總經銷:

華聲醫藥 (香港) 有限公司 電話: 5-483811 電掛: 3516 H.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 77 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 A 座





香港政府忠告市民: 吸煙危害健康 焦油含量中